平暴英雄谱

——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英模事迹报告集

0 0 5 2 1 4 6 2

平暴英雄谱

——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英模事迹报告集

光明日报出版社编辑部编

厦门大学图书馆
藏書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9

901320

目　录

讴歌“共和国卫士”的革命精神……（1）
——首都戒严部队制止动乱、平息
暴乱英模事迹报告提纲
慷慨捐躯报祖国……（18）
——“共和国卫士”刘国庚烈士的英雄事迹
烈火炼真金　热血铸忠诚……（27）
——“共和国卫士”王其富等六位烈士的英雄事迹
以死醒民……（38）
——“共和国卫士”崔国政烈士的事迹
壮士报国　血洒京华……（47）
——“共和国卫士”马国选烈士的事迹
从军大学生　魂系共和国……（57）
——“共和国卫士”王锦伟烈士的事迹
血染方向盘……（64）
——“共和国卫士”某部战士张震
为党为国不畏艰险，勇敢机智完成任务……（69）
——“共和国卫士”参谋安卫平
为保卫共和国奉献自己的一切……（77）
——“共和国卫士”某部班长余爱军
把真诚的爱献给共和国……（84）
——记“共和国卫士”某部排长游德高
舍生忘死，当好开进尖刀连……（91）
——某部5连事迹报告

坚决迅速地捣毁"高自联"指挥部……(98)
——某部侦察营侦察1连的事迹
一往无前，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勇当开路先锋……(106)
——某部侦察营
经受政治关生死关的严峻考验，做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13)
——武警北京市总队
卫士热血洒京都……(124)
——记"共和国卫士"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李国瑞烈士
平暴为国捐躯　热血染红年华……(132)
——"共和国卫士"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刘艳坡烈士
发扬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　誓做党和祖国的忠诚卫士……(139)
——武警北京市总队1支队
百折不挠　一往无前……(148)
——武警北京总队5支队8中队
捍卫社会主义共和国尊严……(156)
——武警北京总队6支队11中队
箭楼前的战斗……(163)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
机智果敢斗暴徒……(171)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警队
保卫天安门的特殊斗争……(179)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天安门派出所
坚守在首都的南大门……(187)
——北京市公安局崇文分局永外派出所
斗智斗勇　保护军车……(196)
——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右安门派出所

激战安河桥……(203)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
在血与火的平暴斗争中经受考验……(213)
——北京市海淀区政府羊坊店街道办事处人武干部　韦培平
勇敢机智保护解放军……(220)
——北京市140中学　马骁民
慈母心　骨肉情……(224)
——北京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北空后家属委员会　陈喜珍
生死度外救亲人……(229)
——北京市西城区西兴盛胡同居民代表　赵绍武
白衣战士和子弟兵心连心……(234)
——北京同仁医院党委书记　王适文
在平息暴乱中救护子弟兵……(243)
——北京急救中心　韩　陆

讴歌“共和国卫士”的革命精神

——首都戒严部队制止动乱、平息暴乱英模事迹报告提纲

1989年6月3日，首都北京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动乱之后，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我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同武警部队、公安干警密切协作，依靠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一举平息了反革命暴乱，捍卫了几千万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制止动乱、平息暴乱这场特殊斗争中，戒严部队广大干部战士用自己的忠诚和热血，创造和发扬了可歌可泣的“共和国卫士”精神。这种精神主要表现在：誓死保卫党、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鲜明立场和坚定信念；忍辱负重、慷慨赴死，以血醒民的高度自我牺牲精神；勇猛顽强、连续奋战，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慨；艰苦奋斗、秋毫无犯，无限热爱人民的子弟兵本色。

下面，我们就从这四个方面向大家介绍一下戒严部队在制止动乱、平息暴乱这场严峻的斗争中，实践和发扬“共和国卫士”精神的简要情况。

一、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广大官兵毫不动摇地执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表现了高度的

政治觉悟和坚定的政治立场

4月中旬以后，极少数人策划的学潮，迅速发展为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政治动乱。随着动乱的不断升级，北京处于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为了制止动乱、稳定局势，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赴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最早的是在5月18日接到命令的，当时部队处于训练、生产、施工的紧张阶段，人员高度分散，要在20日到达北京，任务非常紧急，困难确实很多。但是，各级领导和广大指战员深深懂得，这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特殊斗争，一定要以实际行动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任务。许多部队当天接到命令，当天组织出发，边收拢、边动员、边开进。有的部队从方圆几百里内紧急集合，干部战士带着训练场、施工点上的泥土和汗水，匆匆踏上征程。有的从执勤点、生产地返回，下了汽车就上火车，连营房都没有进。各部队日夜兼程，赶赴北京。

紧急出动就象考场，检验着每个干部战士对党的忠诚，也锤练着军人“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舍得一切”的崇高思想。有的刚刚接到亲人病危的电报，有的妻子儿女刚到部队探亲，有的刚刚被批准休假探家，有的刚领了结婚证准备当新郎，然而为了共和国的召唤，许多同志深深地珍藏了自己的感情，毅然决然地上路了。这期间，部队中出现了许多难以忘怀的动人情景：一个刚刚失去母亲的11岁的男孩，跟军人爸爸挥手告别时说：“爸爸，您走吧，您放心地走吧，从现在开始，我努力学会独立生活”；一位准备给当兵的儿子操办婚事的老母亲，对接到电报的儿子说：“去吧，孩子，家事国事，国事为大，把北京的事情办完了，你再回来办喜事”；一位刚刚作完手术的妻子，用自行车推着一岁半

的女儿赶回家，坚毅地对军人丈夫说："别惦念我，别惦念家里，北京是大家的，是全国人民的主心骨，要是这根主心骨不稳，这几年改革开放的红红火火的好日子就完啦！"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的某部代理排长、烈士马国选，在赴京前一天，未婚妻来队，准备结婚，领导要把马国选留下，但马国选谢绝了领导的关心，毅然随部队奔赴首都。在向天安门开进时，他对全排同志说："现在是国难当头，党难当头，再大的困难，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天安门。"他用忠贞和热血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他没能与自己的心上人结婚，但是人民共和国将永远记住他不朽的功勋。

由于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出于他们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在宣布戒严令的前两天，就把这个机密泄漏出去，使非法组织"高自联"抢先在19日晚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召开前宣布停止绝食，同时策划和煽动群众堵截戒严部队。他们窜入大街小巷和居民院落，颠倒黑白，蒙蔽群众，叫喊什么"解放军要进城，大批坦克要到天安门碾压学生"，甚至假作可怜巴巴的说："伯伯叔叔们，解放军要对北京实行军管，镇压学生啦"，等等。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半夜起来上街的。"高自联"一伙为了达到阻止戒严令实施的罪恶目的，对戒严部队施展了种种反革命伎俩：一是堵截围困。他们在部队前进的主要路口设置了重重路障，把军车的轮胎放了气，不让前进。同时围住一辆一辆军车，几天几夜不让部队下车，不让吃饭、喝水、睡觉，企图把部队拖垮。二是造谣诬蔑。他们在军车上刷标语，把反动传单扔进车内，进行反动演讲，胡说什么"你们不要为伪政府卖命啦"，甚至把所谓"新华门血案、警察打死学生"等等无中生

有的事，说得有鼻子有眼。三是拉拢策反。有的对着我们干部战士煽动说："你们总不能当一辈子兵，要为自己后路想想"，有的公然宣嚷什么"掉转枪口，功垂千秋"，等等。

面对这些围阻堵截、讽刺挖苦、谩骂殴打、拉拢策反，部队官兵无论是在记忆里还是想象中都是没有的，是无论如何也始料不及的。干部战士在被围堵的军车上反复学习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冷静地分析着动乱制造者所提出的口号，发现他们作为精神支柱的谣言破绽百出，有些谣言，只要稍有点常识和政治经验，就能予以戳穿。特别是大家亲眼看到了首都这样混乱，看到象征着伟大首都和可爱祖国的天安门广场，变成了混乱不堪、臭气熏天的垃圾场，变成了传播各种政治谣言、肆意谩骂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集散地，变成了放肆抵毁糟踏伟大祖国的政治动乱源。干部战士更加擦亮了眼睛，坚定了信念：那些动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绝不是在搞什么"爱国"、"民主"运动，他们的言论和行动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干部战士更加坚信党中央的决策英明正确，我们执行戒严任务，履行保卫党、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义务，理直气壮，义不容辞，无尚光荣。戒严部队官兵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斗志，对一些人的煽动性演讲，大都以沉默的方式表示嗤之以鼻；对一些荒谬离奇的谎言，据事论理加以戳穿；对极少数人恶毒功击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反动宣传，则针锋相对、义正辞严地予以驳斥。广大指战员在一小撮坏人的种种伎俩面前，表现了坚定的政治立场。

某部一千多名官兵被堵在京郊沙河车站，"高自联"煽动组织了十多所院校的学生向部队进行反戒严的宣传。整整两天两夜，部队官兵忍饥挨饿，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等歌曲，用歌声伸张正义。到站台上走正步展现军容，帮助车站打扫卫生，清洗车辆。同时派出大批干部战士到群众和学生中去，宣传党中央的指示和4·26社论，宣传戒严的必要性。部队领导还把学生请来座谈，对他们说：“你们口口声声要民主，要自由，可眼下你们不让军人吃饭、喝水、休息，连军人的起码的人身自由都不给，你们要的是什么民主、什么自由呢？”学生们哑口无言，许多人惭愧地走了，临走时说了真话，“现在我们相信解放军了，是‘高自联’布置我们来的，完不成任务要受处罚。”在石景山和六里桥地段被围困的部队，三天三夜下不了车，部队极度疲劳，干部战士毫无怨言，他们理直气壮地向群众宣传，部队赴京执行戒严任务，协助维护首都秩序，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是宪法赋予的神圣任务。官兵们的坚定态度，使极少数人妄图分化瓦解戒严部队的阴谋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就连一些十分嚣张的暴徒也垂头丧气，不得不承认“校官顽固不化，尉官滴水不进，战士一言不发”。

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那些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日日夜夜，戒严部队之所以能以良好的政治素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经受了这场严峻的政治考验，就是因为我们的队伍向着党，时刻不忘肩负着人民的希望，把祖国的嘱托看得重似千钧，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正因为这样，当首都告急，当人民政权面临严重危险的关键时刻，当党中央一声召唤之时，广大指战员才能够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赴汤蹈火。

二、面对少数暴徒和不明真相群众混在一起的复杂情况，广大官兵忍辱负重，慷慨赴死，表现了以血醒民的高度自我牺牲精神

6月3日，反革命暴乱发生后，为了迅速平息暴乱，戒严部队奉命向市区强行开进。暴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纠集了一伙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刻骨仇恨的人，收买流氓地痞，并且分发了带钉的木棍、菜刀，准备了大量的石块、钢筋、燃烧瓶等凶器，在通往市区的十几条公路上，肆无忌惮地阻拦军队开进。他们时而明火执杖，疯狂地进行打砸抢烧杀，时而裹胁一些人在前面作掩护，把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推到第一线。

如此尖锐复杂的情况，是我军几十年来进行任何一次战役和战斗所不曾遇到过的。由于少数暴徒混在群众中间，为了避免误伤群众，戒严部队许多断然措施难以出手。不然的话，荷枪实弹的解放军谁能阻挡住？坦克、装甲车那有突不破的障碍？正是为了保护群众，部队官兵忍受着屈辱，流着泪，淌着血，甚至牺牲了生命。6月4日凌晨，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的某部二连战士崔国政，随连队乘车在崇文门受阻，车掉头时被马路牙子卡住熄火。暴徒们蜂拥而上，汽车被点燃，12名干部战士下车突围，崔国政等同志被迫撤到天桥上。暴徒恶毒地把3个老太太推到前面，在相距几米远的地方，三个老太太害怕他开枪，突然跪下，崔国政见此情景，下去搀扶她们。这时暴徒乘机而上，崔国政惨遭毒打，暴徒把昏厥中的崔国政扔下天桥，又向他身上泼洒汽油，活活烧死。一名群众抢回了崔国政的冲锋枪，战士们看到，出发前发给崔国政的子弹都压在弹夹里，一颗不少。崔国政以宁亡自己、不伤群众的牺牲精神，谱写了一曲新时期爱民的壮歌！

流血不易，忍辱也不易。我们的年轻战士，他们的人格不比任何人低，他们生命价值不比任何人轻，但为了保护和教育群众，为了揭露暴徒的罪行，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他们采取了许多忍耐的措施。一些战士为了控制自己有可能爆发出的激愤情绪，在随身携带的挎包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忍”字。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的某部排长游德高，率领全排在木樨园立交桥遭到围困，一个50多岁的妇女硬挤到队伍面前，指着游德高的鼻子谩骂，并朝他的脸上吐唾沫。游德高忍受着这有生以来从未受过的莫大污辱，默默地擦去唾沫，没有还口。突然，骚动的人群把这个妇女挤倒在地上，此时后面的人群还在往前涌，眼看要把这个妇女踩伤踩死，游德高一个箭步冲上去，用后背拼命顶住涌上来的人群，伸手把这个妇女拉了起来。这个妇女得救了，羞愧地走了，游德高的手被踩掉了皮，渗出了血。在继续行进时，一个暴徒趁他不备，抡起铁棒朝他头部猛打过来，他后脑勺被打出一条四五厘米长的口子，踉跄地走了几走，差点摔倒。为了自卫，他拔出手枪，转身对准只有几步远的暴徒，但看到暴徒身后的许多围观群众，就又默默收回了枪。这时，迎面飞来一块砖头，重重砸在他脸上，他用手一捂，两颗门牙落在手掌里，上嘴唇被砸豁了，脸被砸出3厘米长的血口子。又有人对着游德高腰上打了一棒，他倒下后，木棒、钢筋条、石头、砖块劈头盖脑向他打来，他遍体鳞伤，血肉模糊，昏死过去，残忍的暴徒又扒光了他的衣服，继续毒打。后来，多亏两名警察冒死救了他。游德高在医院昏迷了7天7夜，身上17处受伤，仅头上和脸上缝了14针，留下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游德高醒来没有后悔，他说，如果自己的一点血能唤醒群众的觉悟，是值得的。这就是我们子弟兵的胸襟，这就是我们子弟兵的心声。

为平息暴乱，开进部队在忍无可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鸣枪示警，即使在这时，官兵们仍然尽最大努力避免误伤群

众。某团从六里桥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先头部队冲向广安门桥头时，随着暴徒们的阵阵狂叫，砖石倾泻而来，第一批冲上去的同志全被砸倒，第二批又立即冲上来，用血肉之躯组成人墙，挡住密集砖石，抢救第一批砸伤的同志。这时，一位满脸是血的战士跪着扑向团长、政委，声泪俱下地说："开枪吧，下命令吧，他们太狠毒了，要不然，我们全完了"。"开枪吧，开枪吧"，几乎是同时，战士们"扑通""扑通"跪倒一片，他们抱住团长、政委的腿，抬起血泪交流的脸，齐声哀求。团长、政委何尝不恨暴徒，但看到了黑压压的围观人群，他们弯腰扶起跪倒的战士，坚定地说："忍着点，快速前进，我们决不会垮"。这个团到达指定地点时，上至团长下至战士，100%挨打，85%受了伤，其中重伤149人。面对砖石齐飞，铁棍乱扫，面对伤亡的危险，我们克制忍让，是我们理屈吗？绝对不是！我们是理直气壮地为着恢复首都秩序而来的。是我们胆怯吗？更不是！无论冲锋杀敌还是抢险救灾，我们军队从来都是毫不畏惧、一往无前的。在过去几十年里，我军曾打败过国内外的强大敌人。那么，这次又是为了什么？就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场特殊的战斗。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的十几位烈士，他们在牺牲前，手中都有枪，枪里都有子弹，但他们都是在成千上万不明真相群众的围堵中，在没有向人群开枪的情况下，遭到暴徒残酷杀害的。他们用年轻的生命，殷红的鲜血，昭示了我们军队是党领导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昭示了"共和国卫士"精神中极为感人的一页。在整个平息暴乱中，我戒严部队伤5000多人(不包括武警部队、公安干警的受伤人数)，牺牲数十人，被毁车辆1000多台，这高昂的代价既是暴徒无比残忍的铁证，也是人民军队为保护人民群众而克制忍让、无私奉献的

不朽记录！

平息暴乱后，一位省报记者致信戒严部队，信中说："委屈是比死还难受的刑罚。你们把泪流在心里，这是何等残酷的精神折磨呵！伟大的中国军人啊，你们在这一点上创造了整个人类的奇迹！"在一支戒严部队的驻地门前，曾贴出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驱日寇打蒋匪抗美惩越 何坚不摧"，下联是"卫首都爱人民荷枪挨打一拳不还"，横批是"以血醒民"。这副对联尽管对仗并不工整，内容也不够全面准确，但它却是我戒严部队官兵在执行这次特殊任务中忍辱负重、慷慨赴死的真实写照。

三、当部队遭到反革命暴徒的疯狂袭击时，广大官兵毫不畏惧，勇猛顽强，展现了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慨

暴乱分子知道，戒严部队到达天安门广场和其它指定位置之日，就是他们的灭亡之时。为此，他们疯狂地围阻、堵截、砸烧军车，穷凶极恶地抢夺武器弹药，极为残忍地欧打、绑架军人，丧心病狂地残害已经负伤被送到医院或在途中的伤员，特别令人发指的是，他们在残害至死的军人遗体上浇汽油，纵火焚烧，暴尸街头，惨不忍睹。一时间，北京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在部队严重受阻，前进道路上遇到重重困难时，干部战士勇往直前，闯关破障。从西线开进的先头部队，担负着为后续部队开路并到天安门广场清场的艰巨任务。当时，十里长安街上，暴乱分子四处造谣煽动，一小撮暴徒在各个路口猖狂肆虐，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阻塞街头，主要路口布满了层层路障给部队的开进造成极大困难。各级领导指挥部队下车，在车辆两侧结队，以人护车，车随人行，首尾相顾，整体开进。干部战士高唱着雄壮的军歌，呼喊着"暴乱不平，决不

收兵"的嘹亮口号，前仆后继地向前挺进。部队行至复兴门，暴徒们往早已横在马路中间的公共汽车、卡车、拖车上浇汽油，放火焚烧。顿时，浓烟滚滚，烈焰腾腾，灸烤得人们不能靠近。干部战士置生死于不顾，争先恐后扑向随时都可能爆炸的汽车，用手推，用肩顶，用棍撬，有的还钻到驾驶室打方向盘，许多人的衣服被烧着，手、脸、胳膊被烧伤，忍着伤疼坚持战斗，终于把一辆辆燃烧的汽车推到路边，保证了部队的继续开进。特别是担负开路先锋的杨子荣生前所在侦察分队，边反击，边排障，步行18里，战斗18里，48名官兵人人受伤，无一人下火线。他们途经新华门时，看到一些暴徒疯狂地残害武警战士，冲击中南海。这个侦察分队以娴熟的擒拿格斗技术，制服暴徒，抓获了6名为首分子，解除了新华门前的危机。尔后，他们又继续开进，经过5个多小时的艰苦奋战，终于胜利到达指定位置。在各个方向上的部队也冲破重重路障，层层火障，胜利实现了这次意义重大的艰难开进，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战争年代曾荣获"渡江侦察先遣连"称号的某部侦察1连，于6月4日凌晨接受了捣毁盘踞在天安门广场的非法组织"高自联"指挥部的任务。全连官兵尽管一天一夜没吃没睡，但战斗情绪非常高昂，在兄弟连队配合下，仅用30分钟就捣毁了"高自联"的指挥部，整个行动迅速、坚决、利索、稳妥，为顺利清场做出了特殊贡献，也为平息反革命暴乱在政治上赢得了主动。接着，先后到达广场的各部队分兵把口，连续战斗，粉碎了暴徒用燃烧瓶、汽油瓶烧毁天安门城楼的企图，阻挡了各个路口妄想再次冲进广场的暴徒，在滞留广场的学生和平撤离的情况下，迅速完成了清场任务，使天安门广场结束了被非法组织、反革命暴徒盘踞的局面，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3016320

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我们的许多干部战士在身负重伤、面对死亡的威胁时，仍然毫不畏惧，顽强奋战，为尽快到达指定位置，为抢救武器、营救战友、保护群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的某部排长刘国庚，乘坐汽车顶着暴徒的疯狂袭击，绕开路障，冲出重围，到达人民大会堂北侧时，已两处负伤。他听说后面还有3台汽车、82名战友和一批枪支弹药、电台需要营救，又自告奋勇，义无反顾地冲了回去。在遭到暴徒袭击时，他奋力突围，不顾一切地接应后面的战友和武器装备。他身负重伤后，暴徒用汽油将他身体点燃，他毅然扑过去要与暴徒同归于尽。刘国庚为了保护战友和武器装备，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的壮烈凯歌。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的某部司机张震，在6月3日深夜驾车行驶到永定路口时，突然遭到一伙暴徒的袭击，驾驶室的4块挡风玻璃全被砸碎，他的头部被砸开一道5厘米长的口子，颅骨受伤，鲜血直淌。带车的干部用急救包给他包扎，但仍血流不止。他服下几片止痛药，振作精神，继续驾车前进，由于流血过多，头晕目眩，疼痛剧烈，他就走一段路喝一口水，一步一滴血地坚持了5个小时。车行至西单路口时，又遭到暴徒的火枪袭击，张震胸部和肩部受伤11处，身旁的干部问他还能否坚持，他吃力地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车开到目的地！”他让干部抱着他，自己用两臂趴在方向盘上，带着重伤又坚持开车半小时，终于保证了这台车和车上37名同志安全到达了预定地点。当同志们告诉他，你的任务已胜利完成了，张震一下子昏倒在方向盘上，座位、靠垫和脚下留下一滩滩殷红的鲜血。

在这场血与火的考验中，我们的干部、党员身先士卒，

模范带头，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部队被围时，干部和党员站在队伍的最外层，保护战士的安全，保护部队不被冲散；在部队开进中，干部党员站在第一排，坐在第一车，组织部队勇猛前进；在执行艰巨任务时，干部、党员哪里困难就往哪里冲，哪里危险就出现在哪里。某机械化师副师长佟喜刚大校和某部装甲兵部副部长谢双喜大校，乘坐首车率装甲车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因后面车辆受阻，他们单车英勇前进，先期抵达广场，对暴乱分子起到了震撼作用。在调转车头准备接应后续部队时，装甲车熄火，暴徒蜂拥而上。有的砸车，有的点火，这两位领导干部先后下车，宣传群众，揭露暴徒，惨遭毒打，身负重伤。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的某部班长、共产党员余爱军，率全班担负连队后卫。途中，余爱军见一名军医被打倒，满脸是血，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把军医救出，让班里战士架着前进。这时，全班8名同志都受了伤，情况非常严峻。余爱军一面鼓动大家顽强开进，一面组织收容掉队的伤员。突然，战士王桥被一块砖头砸在膝盖上，一下子跪倒在地，钢盔被甩出两米多远。他救护王桥时，又一块砖头重重地砸在他的右眼上，顿时他眼前漆黑，血流满面，为了不影响战友，他一声不吭转身将钢盔扣在王桥头上。他捂着右眼，带着全班艰难地继续前进。路上，他又指挥大家救出了被4名暴徒欧打的一名战士，夺回了被暴徒抢去的冲锋枪；组织全班推开了堵在路中间的大客车，为后面部队打开了通道。就这样，余爱军摇摇晃晃地带领全班8名战友相互搀扶着快速前进，共抢救、收容了9名伤员，终于到达了天安门广场。后来，战友们把他送到了医院，因右眼穿透伤，被摘除了眼球。第二天上午，徐爱军从昏迷中醒来，觉得右眼眶塌下去了，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右眼没有了。一个风华正

茂的23岁青年，失去眼睛将会有多大的痛苦，我想，大家都会理解。但徐爱军在经过短暂的痛苦之后坚强地说："军人的职业就意味着牺牲，为了保卫共和国的安宁，不要说失去一只眼睛，就是献出了生命也值得。"象这样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戒严部队里数不胜数。在平暴斗争中，由于干部站在最前面，而暴徒主要又是打"当官的"，许多领导干部惨遭伤害，甚至有些高级干部、将军也负了伤，这种情况就是在过去的战场上都是少见的。某集团军副政委张堃少将，今年57岁，参军40年。他率一个师徒开赴步天安门广场。当时，师的领导考虑他年纪较大，路程较远，劝他留在后面，他说什么也不肯。他头戴钢盔，脚穿胶鞋，带领部队步行两个多小时，突破了21道障碍。行进中，他及时组织干部战士宣传群众，鼓舞大家发扬勇猛顽强精神，尽快到达指定位置。途中他的两只鞋被踩掉，脚板被碎玻璃扎破，脚趾头被踩得血肉模糊。后来，他被暴徒投来的石块砸成重伤，左腿被砸断，一下子扑倒在地。暴徒又对他拳打脚踢，有的还站在他的身上猛踢猛踩，他当时就昏了过去，多亏一位女工把他背到了急救中心。他的三根肋骨被打断，头被打破，肾脏和软组织严重损伤，外伤10多处。这位老战士参加过湘西剿匪，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他立过战功，但没有负过伤，可在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在他手下有上万持枪官兵的情况下，却负了重伤。这是反革命暴徒们疯狂肆虐的铁证，也是我军干部、党员为捍卫共和国的安宁不惜流血牺牲的缩影。

四、身处繁华都市，面对种种困难，广大官兵艰苦奋斗，秋毫无犯，显示了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精神风貌

在清理天安门广场、取得平息反革命暴乱初步胜利后的几天里，北京的形势仍然比较严峻，一些暴徒还在焚烧军车，

并不时向部队、群众打黑枪，市区交通瘫痪，道路堵塞，政府和有些单位支援部队的物资难以运到天安门广场，部队的后勤保障遇到极大困难，只能靠直升飞机运送数量很少的干粮。当时，从将军到士兵，每天就靠啃压缩饼干、嚼方便面充饥，渴了喝一点自来水，有些部队直到6月11日才吃上热饭热菜。在那最艰苦的日子里，部队忍饥耐寒不违纪，风餐露宿不扰民。大家有饭分着吃，有水传着喝，干部让战士，党员让群众，机关让连队，后勤人员让战勤人员，一块压缩饼干掰成两瓣，一袋方便面几个人分。有个营每8个人分到一个面包，通信员想到营的领导非常劳累，再也不忍心让他们挨饿，悄悄留下两个面包。营长和教导员发现后，硬是把这两个面包送给了受伤的同志，自己只吃了一把分剩下的面包渣。有个连队从人民大会堂排队打回两壶水，仅够每个班泡一袋方便面。泡开后，全班传了一圈，谁也不忍心吃。有个连队分到一小截香肠，干部让全连战士每人咬了一点。战士们激动地说："危难之中见真情，尽管我们没有尝过上甘岭上那一壳水、一个苹果的味道，可今天在天安门广场上这口香肠的滋味，一辈子也忘不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没有一个人违反群众纪律。在广场附近执勤的一支部队，官兵们已一天一夜没有喝上水，在他们哨位旁的个体食品商亭外面，堆放着一大垛汽水，由于暴徒袭扰，店主闭门锁户，他从窗口看到解放军秋毫无犯，受到感动，主动打开汽水请战士们喝，被婉言谢绝。经过协商，作价卖给了部队，渴极了的战士才将几十箱汽水一饮而光。

那几天，数万名官兵露宿在广场及附近的街道上。6月初的北京，昼夜温差较大，又遇连续降雨，官兵无处躲避，时常几个人挤在一起，靠体温暖干衣服。有支部队到附近学校借

了十几块铁皮给体弱患病的战士挡挡风雨。第二天送还时，要按价付给磨损费，学校执意不收，部队按战争年代规矩，留下了欠条。由于运送被装的车辆大多被阻或被烧，许多官兵没有被褥，夜间只好以钢盔作枕头，和衣躺在冰凉潮湿的水泥地面上。此情此景，与40年前解放军在大上海露宿街头的情景极为相似。有位老工人看到这种场面，感动得哭了。露宿广场的某旅还流传着“一条棉军被”的故事。有个连队的一名战士被暴徒打散后，绕小路，穿胡同，背上来了全旅带进广场的唯一的一条棉军被。尽管它浸满了汗渍，染上了血斑，被雨水淋得潮乎乎的，但到夜晚，仍算一件御寒的“宝贝”。大家你推我让，谁都舍不得盖，有的建议把棉被给连长盖，连长却想到教导员八处负伤，还是让他盖上被子暖暖地睡一觉，可教导员又把被子让给了其他伤员。就这样，传来传去，这条被子在几天里盖过负伤的同志，盖过年轻的新战士。如今这条签满一百多名官兵姓名的被子，成了对首都人民秋毫无犯、赤诚奉献的见证。在当时，就是那些暂时能住进房子的部队也很艰苦。某部近万名官兵挤在人民大会堂二楼有限的房间、走廊的地板和楼梯上，战士背靠背坐着睡觉，度过了八个不平凡的夜晚。由于人多地方小，干部战士上厕所都成了难题。机关只好按编制人数进行分配，每500多人才能分到一个便池，平均每人一天仅有近3分钟时间，上趟厕所就得排队十几分钟甚至半个多小时。如果不是身临其境的话，谁也想不到住在大会堂里会是这么艰难。北京是文明古都，平息反革命暴乱后，由于任务的需要，一些部队临时住进了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天坛公园等古建筑群。他们根据公园的管理规定，制定了保护文物的“十不准”等纪律。为使古建筑免遭污损，部队就睡在长廊上，或选空地搭起帐篷居

住。为了减少火灾隐患，部队划定了禁烟区，会抽烟的同志自觉控制吸烟数量；有的部队连续几天不生火做饭，以干粮充饥，一直坚持到撤离。

我军这种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来自于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无比热爱。戒严部队从受领任务一开始，就响亮地提出了“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热爱青年学生”的口号，并自始至终付诸行动。在取得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初步胜利后，官兵们还来不及休整和清洗自己的衣物，就立即走上街头，清除路障，清理垃圾，打扫卫生，协助有关部门恢复交通。出动车辆和人员为市民运粮、送菜、拉液化气罐等生活必需品。在亚运会场馆、首都钢铁公司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工地上，指战员用辛勤的汗水，为首都建设增砖添瓦。

军队爱人民，人民爱军队。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戒严部队广大官兵亲身感受到了党和政府、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关怀。不论是干部、群众，还是青年学生，不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系着红领巾的少年儿童，纷纷以各种方式表达对戒严官兵的深情厚意，从各个方面为完成戒严任务给予了大力支持。北京市和全国各地向戒严部队派出慰问团1300多批次，发来慰问信、慰问电15万多封。许多单位和个人还给我们送了大量慰问品以及一部分捐款。在这里我代表戒严部队全体官兵向各级党政机关、向首都和全国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事实雄辩地证明，平息反革命暴乱是一场正义的斗争，它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她得到了广大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戴！

上面我简要地汇报了戒严部队官兵发扬“共和国卫士”精神的事迹。这种“共和国卫士”精神，是广大干部战士坚决贯彻军委邓主席一贯倡导的“五种革命精神”的具体表现，是与

我军历史上闪闪发光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老山精神等一脉相承的。这种“共和国卫士”精神，既是60多年来人民军队优良传统的综合发扬和继承发展，又是新时期我军本质特征和思想情操的集中体现。这种“共和国卫士”精神，为我军的优良传统增添了新的风采，在我军光辉史册上又谱写了新的篇章。

同志们，平息反革命暴乱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个胜利的取得，靠的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英明领导和正确决策，靠是的首都和全国人民紧密配合和共同奋斗。当前，彻底清除暴乱分子，消除资产阶级自由化长期泛滥造成的影响，还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邓主席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称赞解放军是合格的，这是对人民军队在平息暴乱这场血与火的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高度评价，更是对我军在新时期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巨大鞭策。我们戒严部队全体官兵，决心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再接再厉，戒骄戒躁，与首都和全国人民一道，为取得这场斗争的彻底胜利，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戒严任务而努力奋斗！

慷慨捐躯报祖国

——“共和国卫士”刘国庚烈士的英雄事迹

今天，我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向各位领导和同志们汇报刘国庚烈士在参加平息反革命暴乱斗争中的英雄事迹。刘国庚同志是我部通信4连1排少尉排长，1965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莱阳县城关镇的一个农民家庭。1983年入伍，牺牲时年仅24岁。今年6月4日，他在参加平息反革命暴乱斗争中遭受到灭绝人性的暴徒的残害，为捍卫人民共和国、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人民的利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刘国庚烈士被暴徒残害的情况在电视上报道后，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无不为之悲痛，对反革命暴徒屠杀人民子弟兵的暴行无不表示极大愤慨，首都许多群众纷纷来到烈士殉难的地方，以各种方式来表达对烈士的悼念和敬仰之情。广大人民群众称赞刘国庚烈士不愧为共和国的坚强卫士，不愧为人民的忠诚儿子。部队党委根据刘国庚烈士生前的要求，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今年7月1日，中央军委授予他“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下面，我分三个部分向大家介绍他的英雄事迹。

一、在家事、国事面前，刘国庚同志作出了以国事为重的抉择，毅然决然踏上赴京执行任务的征程。

5月10日，经领导批准，刘国庚同志回家看望病重的母

亲和残疾的父亲。他回到家里后，二位老人是多么希望儿子能在身边多呆几天啊！然而，刘国庚同志人在家中住，心忧国家事。因为在他回家之前，北京等地就发生了动乱。在家里的一段时间，他一有空就打开收音机，收听新闻广播，晚上必看电视。当他了解到北京的形势日趋严重时，一种革命军人特有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他再也住不下去了。于是，他把提前归队的想法告诉了两位老人，身患重病的母亲打心眼里舍不得儿子匆匆离去，父亲也想趁这几天把他的婚事商量一下。但深明大义的老人看着儿子那股坚决劲儿，也就点头同意了。就这样，他为了国事，舍弃了家事，告别了年迈多病的父母赶回了部队。人常说:“人类最伟大的情感莫过于母爱”。我们可以想想，是刘国庚同志不想在家中多照料几天母亲吗?是他不想为双亲多尽一点孝心吗?决不是！他所以离开病重的母亲，是因为他有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丹心！是革命军人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刘国庚同志回到部队的时间是5月19日上午8点多，中午12点部队就要出发。假如他不提前归队，他就不一定能来北京执行戒严任务。他一回到连队，就看到干部战士在整理行装，准备出发，他放下提包急忙找到连长。连长告诉他，部队要去北京执行维护社会秩序的任务，马上就行动，考虑到你假期未到，组织上决定让你留守营房。刘国庚一听就急了，他说:“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这么大的事，我怎能不去！”连长告诉他这是团里决定的。于是，刘国庚又立即到团里找到政委尹春生，坚决要求进京。尹政委关切地说:“留守营房也是工作需要，再说你不是快要结婚了吗?也需要准备准备，等我们回来好吃你的喜糖。”可刘国庚坚定地说:“我个人的婚事是小事，到北京执行任务是大事。我已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志愿书，这正是考验我的时

刻。还是让别的干部留下，我去。”团领导见他态度非常坚决，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回到连队，他见到从驻地附近赶来看望他并商量婚事的女朋友，他怕刚见面就分离伤了女友的心，故意隐瞒了领导安排他留守，而他主动要求去北京的情况。他对女友说：“我要外出执行任务，结婚准备的事以后再说。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我还要领着全排做准备工作，来不及送你了。”尽管营房距汽车站不过三、四百米的路，他还是请通信员张正宏替他送走了女朋友。决不是刘国庚同志对女朋友缺乏感情，他们恋爱已经两年了，俩人志同道合，互相帮助，互相体贴，感情是很深的。他为了帮助女友报考学校，经常利用节假日给她补习文化。他们早已定好“十·一”结婚，渴望早日建立起一个小家庭。然而所有这些，在刘国庚同志看来，比起国家大事，都显得不那么重要，都顾不上考虑了！我们的好战友刘国庚同志，归队不到4个小时，就踏上了赴京执行任务的征程。

部队开进到京郊休整期间，刘国庚同志经过认真学习人民日报“4·26”社论，看着首都事态的发展，深感北京处于危急之中，人民共和国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执行戒严任务就是以实际行动捍卫共和国、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人民利益。他代表全排在连队军人大会上表示决心：为了制止动乱，维护国家的安宁，革命军人要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指挥，坚决完成戒严任务。这时，刘国庚同志自觉地把报效祖国的热情，倾注在完成戒严任务上。为保证联络畅通，他主动担负起在连队普及电台技术的训练教学任务。他加班加点认真背课，精心施教。就在他的辛勤努力下，仅一个星期，全连70%战士掌握了技术。战士们看到他眼睛熬红了，脸颊明显消瘦了，心疼地劝他好好休

息一下，但他总是不肯。他在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中写道(大意)：这几天是我当兵以来最紧张艰苦的一段日子。我们已经做好执行戒严任务的一切准备。为制止动乱，维护首都社会秩序，保卫人民安全，我决心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他万没想到，这封信竟成了他留给父母的最后遗言。

二、刘国庚同志牢记人民解放军的宗旨，时刻想着人民利益，把子弟兵满腔的爱奉献给了首都人民。

在了解刘国庚烈士事迹时，他对人民的无限热爱之情，深深地打动着我们的心。据战士们讲述，在部队开进中，刘国庚同志针对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对部队的对立情绪，反复教育大家一定要注意把极少数坏人和广大群众区别开来。他还要求大家对有过激行为的群众，要克制忍让，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用实际行动争取群众的理解。他多次向战友表示，为了保卫首都人民的利益，哪怕献出鲜血和生命，他也在所不辞。在部队到达京郊受阻期间，他目睹北京出现的动乱，严重地破坏了人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工人不能正常上班，学生不能正常上课，市民的生活必需品供应难以保障，连老人孩子喝牛奶都遇到了困难。看到这一切，他心忧如焚，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急切盼望着早日把这场动乱平息下去。充分表现了他对首都人民群众的热爱之情。

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是一场十分复杂的斗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极少数阴谋策划者躲在背后，一伙反革命暴徒混在群众之中，挑拨军民关系，使部队执行戒严任务遇到了很大困难。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许多战士一度心中非常憋气，对有些人的围攻、辱骂，甚至动手殴打军人，感到很不理解。面对这种情况，刘国庚同志一面耐心地做战士的思想工作，一面积极地向群众进行宣传，反复

讲解子弟兵决不会镇压人民的道理，用事实揭露策划动乱的阴谋分子制造的种种谣言。在部队开进中，他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在京郊良乡受阻时，有几个青年学生扒到汽车上向战士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刘国庚同志诚恳地向他们解释，我们是人民子弟兵，来京执行戒严任务，是为了维持首都社会秩序的，请他们不要上坏人的当。他一遍又一遍地向学生和群众宣传，把嗓子都喊哑了，使围堵军车的一些学生和群众对军队的行动有所理解。

刘国庚同志对人民群众的爱，还表现在他能够忍辱负重，冷静克制地处理问题，宁可自己受伤流血也不误伤群众。6月3日晚，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动乱发展为反革命暴乱，刘国庚同志随部队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参加平息暴乱的斗争。一路上，部队不断遭到暴徒的袭击，砖头、玻璃瓶等纷纷落在他们的车上。刘国庚同志为了保护战士，一直坐在车的最后边，身上多次被砖石打中。当他乘坐的军车行到电报大楼时，有人上车抢夺他手中的喊话筒，有的要把他拉下车，刘国庚同志紧紧抓住车后的档板。这时一个歹徒用砖头狠狠地向他手上砸来，他的手顿时鲜血直流。战士牛宗福看到排长被暴徒砸成这个样子，实在忍受不住了，端起冲锋枪想要射击。刘国庚看到后，急忙将牛宗福推到后边，大声说："不要乱来！暴徒和群众混在一块，开枪会误伤群众的。"小牛说："你被砸成这样，还不让我们自卫？"刘国庚说："我个人受点伤算不了什么，无论如何，不能伤着群众。"我们的刘国庚同志就是这样在个人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心里仍然想到的是人民群众。说实在的，刘国庚同志才二十几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在那种情况下，为了避免误伤群众，不知道忍受了多少痛苦，可以说是泪往肚里流，血向心中滴啊！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无限热爱人民的好同志，在他被暴徒残害后，有人还造谣说他杀了多少人，往他身上泼污水，使烈士的在天之灵蒙受不白之冤。这是多么的恶毒、卑鄙！事实完全戳穿了这一谣言。据刘国庚烈士生前所在连队干部战士证实，刘国庚在向天安门广场集结地域返回六部口救护战友时，怕暴徒抢走武器，危害人民群众，就把手枪和子弹交给了文书郭志才。有一位目击者和一位报社副总编一起到附近一个派出所反映当时情况，说刘国庚当时手中根本没有枪，怎么会枪杀人呢?现在，可以告慰英灵的是，人民群众对刘国庚烈士已作出了公正评价，他生前热爱人民，死后也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三、面对凶残的暴徒，刘国庚同志宁死不屈，以英雄的壮举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刘国庚同志对人民充满了无限的爱，而面对疯狂残忍的反革命暴徒，他挺身而出，英勇搏斗，表现了一个革命军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慨。6月4日凌晨3点多，刘国庚所乘坐的卡车在不到10公里的路段上，艰难开进5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上级指定的集结位置——人民大会堂北侧。这时，他得知本团的三辆军车遭到暴徒破坏，无法行驶，被围阻在六部口附近，85名战友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车上还有3部电台和部分枪支弹药。枪弹一旦落入暴徒之手，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团领导准备借用兄弟部队的装甲车去拖回被围的军车，并找来了拖车用的钢缆绳。谁都明白，再返回六部口，要冒极大的危险。面对这生与死的考验，刘国庚自报奋勇，先与司机班长樊立华一起去送钢缆绳，以便等装甲车一到就把车拖回。为了行动方便，出发时，他们脱了军上衣。当他俩来到新华门西侧警戒线时，执勤哨兵上前劝阻说："西面太危险，不要

去了。”可刘国庚心里惦记着战友和武器装备，硬是和小樊冒着生命危险，向西奔去。

刚到六部口，就见一伙暴徒手持棍棒迎面走来，樊立华紧张地说：“排长，怎么办？”刘国庚把手一摆，说了声“走”又继续前进。突然，暴徒发现了他们，叫喊“看当兵的！”“抓住他！”随即，一哄而上，将他们分隔包围，大打出手，樊立华当即被打昏在地。就从这时开始，万恶的反革命暴徒向刘国庚同志实施了惨无人道的暴行。据一些目击者揭发和我们的调查，从凌晨4点到5点半，刘国庚先后遭到暴徒的多次殴打，两次火烧。在这期间，他与暴徒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刘国庚冲出暴徒的围打，寻找战友和车辆，他走到电报大楼前马路中央，不慎被暴徒设置的路障绊倒。这时，又有一伙暴徒将他团团围住，问他是干什么的，还有的说：“是当兵的也不要紧，只要说一声不再当兵了，就饶了你。”可是，刘国庚同志始终置之不理，一言未发，用沉默来表示对暴徒的蔑视。于是，这伙暴徒就拳脚齐上，砖块、棍棒劈头盖脸向他打来。一块砖头砸到他的头部，鲜血很快浸染了他身下的路面。在场的一位目击者说：“你们这位解放军真是条硬汉子，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只要他说一句我不是解放军，完全可以死里逃生。但他一字也没说”。刘国庚同志就是这样，宁死也不愿玷污解放军这崇高而神圣的名字。

过了一会儿，有几位好心人想把他抬到医院去。刚抬出不远，一群暴徒又追了上来，扬言谁要救他就打死谁。一个自称是政法大学的青年从刘国庚身上搜出那封写给父母的信，确认了他的身份，暴徒们更加疯狂地残害刘国庚同志。他的脸和双臂上的肉被打翻了出来，顿时变成了血人。这时，一个坏蛋造谣说，他亲眼看见这个兵开枪打死三个人。

于是，暴徒们狂叫："不能让他活着，烧死他！"他们在刘国庚胸脯上浇上汽油，用火柴点着，火焰立刻燃烧起来。刘国庚被火烧醒了，突然站了起来，向暴徒扑去并紧紧地抱住了一个歹徒不放，准备与暴徒同归于尽。另一个暴徒凶狠地用砖头猛砸刘国庚头部，他又一次昏倒在地上。凌晨5点半左右，刘国庚同志已经被暴徒们折磨的奄奄一息了，但暴徒们仍不放过他。有的用隔离墩上的拦杆，架在他脖子上，从两头踏压；有的举起自行车向他身上猛砸；有的在他身上又一次浇上汽油焚烧。刘国庚同志就这样壮烈牺牲了！

在他牺牲之后，暴徒们还残忍地将他的遗体吊在公共汽车上暴尸街头。有个叫张建忠的暴徒丧心病狂地剖开他的腹腔，把肠子掏了出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反革命暴徒是何等凶恶，何等残忍，何等灭绝人性！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刘国庚同志用他的鲜血和生命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及时作出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正确！同时告诉广大的人民群众，对这伙穷凶极恶的暴徒，决不能心慈手软，必须同他们斗争到底！

刘国庚同志所以能够在党和国家危难之际，在平息暴乱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无私无畏，英勇献身，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坚实的思想基础的。刘国庚无限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制度。他生长在一个农民的家庭，父亲刘志荣在解放战争中光荣负伤，为建立人民共和国做出了贡献。刘国庚从小受着父亲的教育和薰陶，深深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就是抱着保卫人民江山的信念参军入伍的。他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别人，对战士亲如兄弟。有的战士家里有了困难，他悄悄地寄去钱款，训练中遇到险情，他身先士卒，主

动排险。在这次进京途中，他把自己的干粮和水分给战士；晚上为了让战士休息好，他主动上机值班；就是在他牺牲的前几天，他还给全连多数同志理了发。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见义勇为，先后两次只身抓过流氓小偷。他热爱本职工作，刻苦钻研，精益求精，是团里有名的尖子。大家都为失去这样一位好干部、好战友、好兄弟感到无比悲痛！

在他牺牲以后，许多同志失声痛哭，泪如泉涌。在烈士殉难的地方，部队和人民群众络绎不绝地前来悼念他，寄托对烈士的哀思。刘国庚曾设法援救的85名战友，每人亲手制作了一朵小白花，缀在烈士遗像的周围。集团军党委决定，在全军广泛开展向刘国庚烈士学习的活动。广大指战员表示，要继承烈士的遗志，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圆满完成戒严任务，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为夺取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烈火炼真金　热血铸忠诚

——“共和国卫士”王其富等六位烈士的英雄事迹

首长、同志们：

在平息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中，我们旅5营有6名同志惨遭暴徒残害，壮烈牺牲。他们是：营部无线班班长王其富，2连1班战士李强，2连3班战士杜怀庆，2连4班副班长李栋国，2连4班战士王小兵，3连有线班班长徐如军。为了表彰他们的英雄业绩，弘扬他们的革命精神，1989年6月30日，中央军委分别授予他们“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下面，我把他们的英雄事迹向领导和同志们作一简要介绍。

6月3日，首都北京的局势十分严峻，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一起交通事故，煽动群众，蓄意挑起事端。他们围堵军车，殴打军人，为所欲为，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就在这天晚上，我部接到集团军命令，做好从集结地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准备。王其富等6名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后，振奋不已。在大部队即将开进的时候，集团军命令五营派人去领运防暴器材。王其富等6名同志听说有任务，心里非常高兴。为了争取这次出去执行任务的机会，纷纷找到营、连领导要求参加。副班长李栋国当时正在洗漱室洗澡，听到这一消息后，连忙穿好衣服，跑到连长跟前说：“这次任务先让我去

吧。”连长说:“这次要去的人很多，没有你的份，下次再说。”但他象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磨团长那样，缠住连长说:“这次就让我去吧！我去比较合适。第一，我是共青团员，是副班长；第二，我的身体素质好，是经过训练的防暴队员；第三，我没有对象。”连长被他磨得没办法，最后只好同意。战士王小兵3日那天感冒发烧，晚饭都没吃，还坚持站了4班岗。连队一开始也没有打算让他去，他从班长、排长一直找到连长、指导员，非要领导批准他去不可。临行前，一位战友怕他饿，在他衣兜里塞了一块压缩饼干。就这样，王其富等6名同志各讲各的理由，各摆各的条件，硬是挤进了执行任务的行列。

王其富等10名战士所乘的车辆由集团军王参谋带车执行任务。一到大街，气氛骤然变了，到处都是乱哄哄的人群。战士杜怀庆和大家开玩笑说:“狼牙山有五壮士，如果我们这10个人同车牺牲，就会成为北京戒严十壮士”。他们想到牺牲，更想到执行戒严任务是神圣的职责，即使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值得的。

到达仓库后，他们立即跳下车来，迅速装载防暴器材。由于院子比较狭小，停车的地方离仓库100多米。为了抢时间，争速度，早一点把器材运送到执行清场任务的部队手中，他们使尽全身力气干，本来需要两个人抬的，他们一个人扛。还在发烧的王小兵也和大家一样，一人扛起100多斤的器材包。他身体掌握不住平衡，一摇一晃，差一点昏倒，战友们劝他到驾驶室休息，他坚决不肯。装完车后，他衣袋里的一块压缩饼干全被汗水浸湿了。由于大家都有一种“如果在这里耽误一分钟，前面大部队就会增加一份危险”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满满的一车物资，他们仅用20多分钟就装好了。车

装好后，累、渴、饿、困交织在一起，非常疲惫，但他们顾不了这些，连一口水都没有喝，又急急忙忙往回返。车开出没多久，便遇到了“麻烦”，不时地受到暴徒袭击和一些不明真相群众的拦阻。当车行至定慧寺东边路口时，聚集在那里的暴徒一拥而上，将车团团围住。有人叫喊着：“把他们拖下来”；“揍死他们！”暴徒们边喊边打，顿时，石块、砖头、酒瓶、棍棒雨点般地向他们砸来。为了使车上的器材不让暴徒们抢走，车上10名战士不顾暴徒们的袭击，用自己的身体紧紧地护住车上的器材，不知挨了多少砖头、酒瓶。10名战士都受了伤，有的受伤十多处。班长王其富没有戴钢盔，受伤最重，左脸部被砸出一个拳头大的血疱，左眼肿得看不见东西，几颗牙齿也被砸松了，说话都困难。同时，汽车右前胎被歹徒扎破放了气。情况万分火急，危险步步升级。战士陈祥小声问班长：“咱们还手不还手？”坐在小陈两旁的王其富、李栋国、王小兵、李强不加思索地说：“咱们千万不能还手，宁肯自己受伤，也绝不能伤了群众。”由于他们的克制忍耐和苦苦劝说，感动了部分群众，闪开了一条小道。就在司机起动车辆的时候，车尾爬上一个50多岁的老头，拽着车厢后面的铁链死死不放。车厢上的战士见到这种情景，一面告诉司机不要起车，一面苦口婆心地向他劝说：“老大爷，快松开手，让我们走吧，我们决不是去镇压学生的。”老头被他们真诚的话语感动了，这才下了车。由于车的右前胎被放了气，车跑起来倾斜得厉害，不断地左右摇晃，坐在车厢内的战士也一摇一摆，难以坐稳。好在司机驾驶技术熟练，处理情况得当，途中没有出啥险情。直到晚上11时45分左右，才返回到了集团军指挥部。

集团军首长当即指示，将这车器材尽快运送给已出发的

大部队，他们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当首长看到他们全都负了伤，便决定让他们休息，换其他同志去。但他们说什么也没松口，只是跑到卫生所处理了一下伤口，又齐刷刷地回到首长的面前。营、连领导见王其富伤得厉害，心里十分难过，决定他留下养伤，换其他同志去。他执意不肯，说："现在外面情况非常紧张，我已出去过一趟，熟悉情况，再说我左眼不行，还有右眼，说话不行也不妨碍执行任务，完全能顶得住。"没等营长、教导员再开口，他就跑到其他9名同志的队列中去了。快要离开驻地时，王小兵的一位同乡好友焦岩，看到他累得不成样子，就坚决要求替他去。王小兵开始是劝说，后来见劝说不行，就"翻脸"了，说："你懂得什么，你知道外面的情况吗?还不给我赶快回去！"领导和战友们见他们一个个态度都是这么坚决，也不好再劝阻了。营长、教导员同他们10个人一一握手道别。2连连长给他们每个人点着一支烟，其他战友们也纷纷围上来，为他们整理衣装和携带的物品。驻地大院内的一些家属也跑来叮嘱，要他们一定注意安全，多多保重。

其实，王其富等6名同志和同时执行任务的另外4名战友，也预感到了这次出去会有生命危险。他们和战友互相托咐："如果我牺牲，你到我家看一下。"副班长李栋国对同乡战友马孝刚说："好老乡，假如我回不来，请你到我的家中多多安慰我的双亲，莫让二老为我过分悲哀。"不过，他们想得更多的是怎样执行好任务。出发前，他们向各级首长表示："这次执行任务，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器材送到天安门广场。"一名和徐如军是老乡的战士对徐如军开玩笑说："遗书留下了没有！"他说："这个不用，你就听好消息吧！"6月4日凌晨1时许，他们带着首长的重托，带着战友的

情意，怀着完成任务的坚定信念，又一次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执行任务的征途。

由于车上装的东西多，10名战士除在车厢尾部蹲着5人外，王其富等另外5名同志只能趴在器材和车篷顶布之间。车一出大门口，一些早有准备的暴徒们就狂叫“军车来了，准备截车”，并不断地用石头、砖块砸打车辆。当车行至翠微路口时，整个路口人山人海，叫喊声、谩骂声响成一片，刺痛着战士们的心。路口东侧以远方向，火光冲天，映红了大半个天空。路口两侧已有4辆军车在燃烧，周围硝烟弥漫。混在人群中的暴徒一边狂喊，“截住军车，烧死他们！”一边往车上乱扔石块、燃烧瓶和火把。由于人群已拥到马路上，车速不得不减下来。本来，车辆一进入路口就应马上向右拐弯，但司机为了躲开群众，便行到路的左侧再向右拐弯。就在这时，车的左后轮胎被暴徒放置的三角钉扎破放了气，造成车身严重倾斜，向左翻倒，车上10名战士全被挤在车内。这时，一伙穷凶极恶的暴徒蜂涌而上，更上疯狂地向车上投掷燃烧物，车的蓬布以及车箱很快被大火燃烧。当坐在车后的4名战士奋力从烈火中爬出来的时候，一些暴徒仍然狂叫着：“烧死他们，烧死他们，别让他们出来！”石头、砖块和燃烧物象冰雹一样落在他们的身上，打得他们抬不起头来。与此同时，带车干部和司机也先后爬出。他们一边高呼，“请大家让开”，一边奋力抢救被大火焚烧的战友。爬出来的营部侦察班长、共产党员王山同志，命令同时爬出来的战士陈祥、任放对空鸣枪示警。暴徒们猖狂已极，一面继续往车上扔燃烧物，一面殴打已爬出来的4名战士，阻挠他们抢救烈火中的战友。火越烧越大，越来越猛，加上油箱发生爆炸，不一会儿，整个车身便被大火吞没，6名战士活活被烈火烧死。

车在燃烧，4名战士的心也在燃烧，他们恨不得端起手中的枪，猛扫与自己相距还不到10米远的暴徒们。但不能啊，这些暴徒混杂在群众中，如果打死一个暴徒，很可能就要伤害许多群众。因而他们始终按捺着自己一颗愤怒的心，而眼泪却涮涮地流了下来。在无法靠近车体抢救战友的情况下，他们准备冲出人群回去报告，但由于暴徒们阻挠，一时很难迅速冲出去，他们只好不断对空鸣枪，一个面朝前、一个面朝后相互掩护着后退，一步一步慢慢撤出。烈士遇难地点距通信兵大院门口相距不到100米，可他们撤回到大门口时竟用了10多分钟。翠微路消防队得知情况后，派了两辆消防车前去抢救，也遭到了暴徒的围阻和砸打。暴徒们疯狂地叫喊："不准他们灭火，把他们扔进火里烧死！"并把水管截成数节。消防队员几次冲到大火旁边，又几次被暴徒拦阻围攻，致使烈火越烧越凶。后来，火被扑灭，但被暴徒们又一次点燃。据现场一位目击者讲，王小兵烈士从大火中挣扎着爬了出来，全身都是火，衣服全被烧光，一些暴徒还幸灾乐祸、丧尽天良地向他砸石头，他爬到离车2米多远的地方就再也爬不动了。我们6名可爱的战士，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被一伙反革命暴徒活活给烧死的。

英烈们走了，默默地走了，他们走得那样的早，死得是那样的惨。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刚和我们握手告别半个多小时，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这6名烈士当中，最大的只有22岁，最小的才19岁。有2名还是才入伍一年多点的新兵。清晨，部队根据集团军指挥部的指示，出去抢抬另外五名烈士遗骨时，大火仍在燃烧，整个汽车只剩下了一些铁架，钢盔烧得变了形，一个个健康魁悟的躯体被烧得残缺不全，每个人只能抬到二、三尺长的尸骨，分不清谁是谁。后来拍遗

体像片时，只能给每个人仅有的尸骨套上一件军装上衣，在头部位置安上军帽。火化留取骨灰时，也分不清是谁的骨灰，只好依照名册顺序，根据火化的先后在骨灰盒上放上他们生前的照片。烈士李栋国的老母亲到北京后，只能吻着儿子的生前遗像号啕痛哭。留在通信兵部的2营、5营干部战士听到6烈士牺牲的消息，看到6烈士被烧的情景，心里有说不出的悲痛，许多同志失声痛哭。我们的好战士，在多少次扑灭山林大火和为民救火中，都没有烧死，而在北京，在首都，竟被一伙反革命暴徒活活烧死。这怎能不让人痛惜，不让人愤怒！

王其富等6名同志在党和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做到舍生忘死，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们所以有这种英雄行为，是有着坚实的思想基础的。

他们平时就有一颗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无限忠诚的赤子之心。王其富等6名同志都生在“十年动乱”的年代，都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年代参军入伍，亲身体会到了党的关怀，人民的温暖，他们懂得动乱的危害，懂得今天中国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参军后，他们都立志做一名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时时处处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北京发生动乱后，他们看在眼里，忧在心头。如果让动乱继续下去，不仅人民得不到安宁，而且会波及到全国。当他们得知部队要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消息后，有的不顾个人家庭的沉重负担，有的放弃报考院校的机会，有的打消探家的念头，一个个递交决心书，坚决要求参加制止这场动乱的斗争。班长王其富姊妹6个，上有体弱多病的父母，下有4岁的妹妹，哥哥还是残疾，他是家中唯

一能挑大梁的男孩。当时，营里考虑到这些情况，加之他又在新兵连负责新兵训练，便决定让他留守，而他却三番五次找领导说："自己家里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才是大事，关键的时候怎么能留下呢！"战士李强参加地方高考时，仅差7分未被录取，根据他的文化基础和平时表现，领导决定让他参加今年的军校招生考试，他自己也有这个愿望。然而在复习考试与执行戒严任务两者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副班长李栋国，参军前谈了个女朋友，由于种种缘故，两人关系一直不很和谐。原准备今年45、月份利用探家的机会把关系正式确定下来，不料部队马上要进京执行任务。他毅然决定，先随部队执行任务，后回去处理个人事情，向连里提出了推迟回家的要求。直到他牺牲后的第5天，他的对象还来信催他回去。6位烈士就是这样，为着党和国家的崇高利益，为着首都的早日安宁，凭着对党、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之心，与其他战友一起满怀豪情地踏上了进京执行任务的征途。

他们平时就能自觉地遵守部队的纪律。在日常生活和互作中，注意做到条令怎么规定自己就怎么行动，上级怎么要求自己就怎么去做。在首都执行任务中，他们所以能够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面前，对谩骂、侮辱一忍再忍，同样靠的也是严明的组织纪律。班长徐如军进京执行任务前，在决心书中写道：这次执行任务，自己一定做到服从命令，严守纪律，令行禁止，决不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5月20日部队刚进城那一天，他坐在车厢后边，并被指定为车厢里的负责人。当他们所乘的车辆在公主坟被围堵10多个小时中，他5次冒着危险下车对群众做宣传解释工作，以取得群众的理解。6月3日晚，他们在领取防暴器材返回途中，任暴徒们砸打，也没有动用防暴器材。6月4日凌晨，当他们第二次出去

执行任务时，每人携带一支冲锋枪，弹匣内装有30发子弹。但当他们在行进中被一些人投掷的砖头、石块砸打时，为了不误伤群众，一直没有开枪。就是在6位烈士遇难前的10多分钟，他们还在一起议论，如遇一些暴徒袭击，危及生命时，鸣枪示警是打连发还是打单发，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说："还是打单发好，打连发容易误伤群众"。从车中爬出的4名战士，在遭到一些暴徒的袭击时，尽管手中有枪有自卫能力，但他们脑海里始终有一个信念。就是不能向人群开枪，事后他们十分气愤地说："反革命暴徒们造谣说，部队进城是镇压学生和群众，这完全是恶意中伤，颠倒黑白。6烈士壮烈牺牲的事实，就是对这种谣言最有力地驳斥。当时，如果我们紧靠板机的手指向后挪动一厘米，打一个连发，很多人都会丧命。当时我们真想来一梭子，为战友报仇，但那样做我们就给党添麻烦了。"

他们平时都有爱军习武，争做一名合格义务兵的良好愿望。"当兵不习武，不是合格兵；练武不精武，不算尽义务"这是他们共同牢记的一句名言。为了练就一身过硬杀敌本领，他们刻苦训练，严格要求。班长徐如军入伍3年，先后3次参加上级组织的大比武，获得8个名次，是全营公认的技术尖子。战士李强，个子比较小，体质比较弱，为了弥补这个不足，他不怕苦和累，自觉强化训练。去年7、8月份，部队在宣化驻训时，他除每天将30多公斤的炮弹装镇500次外，还坚持每天利用业余时间训练1小时。两个月下来，他的体重下降了，手磨起了血泡，但终于取得了优异成绩，被评为"优秀技术能手"。战士杜怀庆入伍后，先后干过炊事员、饲养员和炮手，无论干哪项工作，他都做到了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今年3月，他从后勤班调到战斗班后不久，就赶上

轻武器训练和实弹射击。为了不影响全班成绩，他坚持每天比别人多练习一小时，射击技术迅速得到提高。实弹射击时，8发子弹，他发发上靶，每发不低于9环，取得了优秀的成绩。牺牲的6名同志，不论是老兵，还是新兵，都是连队专业的尖子。其中有4名同志曾被评为技术能手，有3名被评为军事训练标兵。他们牺牲后，我们为连队失去了优秀的技术骨干而十分痛惜，同时，他们有这么好的军事技术却被暴徒残害，也很发人深思。如果在炮火连天的战场，凭着他们良好的军事技术，何致于牺牲得那样悲惨?!

王其富等6名同志平时虽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事迹，也没有多少豪言壮语、但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同志在牺牲之前也许没有想到什么“自我价值”，但他们死得光荣，死得壮烈，死得重如泰山！他们用自己的牺牲，为平息反革命暴乱做出了贡献。没有他们和其他同志的流血牺牲，我们的首都，我们的国家就难以赢得今天的安定。对于他们的突出贡献，党永远不会忘记，共和国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牺牲后，部队党委追认他们为中共正式党员，军委邓主席签署命令授予他们“共和国卫士”的荣誉称号，总部、军区、集团军首长亲切看望了来京的烈士家属，并对烈士亲属们今后的生活作了妥善地安排。他们以年轻的生命教育了群众，赢得了人民对戒严部队的理解和爱戴。正如外地来京一青年在挽联中写的那样：“当代可爱的人，首都映丹心，牺牲你一个，唤醒十亿人”。在烈士遇难的翠微路口，数不清的党政军领导机关、人民团体、工矿企业、商店、学校等单位和数万名群众前去悼念。花圈无数，挽联无数，翠微路口，变成了花圈的海洋；长安街头，充溢着对烈士的哀思。从河南农村专程到北京悼念烈士的两位老人，哭着要将100元钱请部

队转给烈士的父母。在烈士的家乡，从省、市到县、乡各级领导，都专程到烈士家中慰问，并派人来京参加了悼念烈士的活动。西安市一位因遭车祸被王小兵救过的女工，听到他牺牲的消息后，专程到王小兵遇难的地方献上一朵白花，沉痛地下跪哀悼。在烈士所在部队的驻地附近，一些熟悉他们名字的群众，在自己家中设置灵堂，表达哀悼之情。6烈士在捍卫共和国的斗争中，用自己的献血和生命填写了一份合格的革命军人的答卷。他们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以死醒民

——“共和国卫士”崔国政烈士的事迹

首长和同志们：

我是崔国政烈士生前所在团的政委。今天，我把崔国政烈士的英雄事迹向首长和同志们作个汇报。

崔国政是我们团榴 炮2 连战士，1968年1月 出生 在吉林省辉南县一个工人的家庭，入伍才两年 多时间。今 年5月20日，我们部队奉命赴京执行戒严任务，崔国政积极报名，坚决要求参加。6月3号傍晚，部队奉命乘车向城区开进。一路上，我们多次遭到一伙反革命暴徒的疯狂袭击和成千上万不明真相群众的围攻拦堵，车窗玻璃几乎全被砸碎，车队也被分割。4日凌晨3点多钟，崔国政乘坐的那辆车和其它两台车行驶到崇文门外大街与西大街交叉路口，又一次遭到上万人的围堵。前面的两台车调头往回走了，崔国政乘坐的那台车由于后面挂着炊事车，转弯时被马路牙子卡住，熄火了。车一停，暴徒们就狂呼乱叫，先是用石头、砖块、汽水瓶砸，接着就蜂涌而上，有的用棍子从车窗往里捅司机，有的拉开车门往下拽人，用石头砸，用钢盘、铁条抽。当时就把司机李景民和带车的连长王峰打得鲜血直流。李景民的头颅骨被歹徒用石头砸成粉碎性骨折，腹部被一个歹徒捅了一刀，肠

子被刺穿，肝被刺破，倒在血泊之中。后来他被好心的群众救到天坛医院。连长王峰的头上、手上、腿上到处是血，后来到医院检查，全身一共17处伤。当时，崔国政和指导员等人都在车上，连长爬上车和指导员研究怎么办。这时，暴徒们往车上扔汽油瓶，轮胎被暴徒点着了。连长和指导员决定下车突围。他们12个人，连长在前，指导员断后，竭尽全力冲上了崇文门过街天桥，两头派人把守，其他几个人在中间，与桥下的暴徒相持了一段时间。这时，有3个老太太手拉着手，从东北口往上走，边走边喊："孩子们，千万别开枪啊！"桥下的歹徒见战士们果真没有开枪，就狂叫："不要怕他们，他们不敢开枪，顶多朝天开枪，不要怕他们！"一帮人跟着就往上拥。战士们就喊："老大娘，你别上来！"可是，这3个老太太不管你怎么喊，仍然往前走。走着，走着"扑嗵"一声就朝王峰他们跪下了。这一下跪，战士们受不了啦。老太太和我们战士父母的岁数差不多，怎么能叫她给咱下跪呢？两名战士抢前一步，也跪下去搀扶她们。这时候，暴徒们就趁机而上，隔着老太太就来抢战士的枪，揪战士脖领子，要往死里打。战士们没办法，就往后撤，他们撤一步，暴徒们就簇拥着3个老太太往前逼一步。人往桥上拥得越来越多，我们的阵地越来越小。连长、指导员一合计，天桥守不住了，突围吧！这回是指导员开路，连长断后，冲下天桥就往一个小胡同撤。后面的歹徒拿着钢盘、铁条、棍棒、石头、汽油瓶在后面追打。连长他们趁着天黑，冲出胡同，到了一个单位的大院外。大院的铁门锁着，进不去，后面追上来的人越来越近。他们正组织战士翻过铁门进院子，一个穿便衣的年轻人拿着一支冲锋枪跑了过来，边跑边喊："别开枪，这支枪是你们战士的，我是给你们送枪来的。"原来，连长、指

导员组织战士们撤离天桥的时候，崔国政为了掩护大家撤离，被暴徒团团围住，惨遭毒打，枪也被暴徒夺走。这个好心的青年就是从暴徒手中夺回了这支枪，追上来送给部队的。这时，连长和战友们尽管想把崔国政营救出来，但已经力不从心了。一方面，胡同口被追上来的暴徒堵得死死的，根本冲不过去。另一方面，冲出来的同志不少也受了伤　连长王峰由于伤势过重，翻铁门的时候是上面的战士拉，底下人推才进院子的。王峰进到院子里以后，一下就瘫在地下起不来了。

后来经过多方调查，以及一些目击者反映，崔国政被暴徒打得遍体鳞伤，昏厥过去。暴徒们就把崔国政抬起来，喊着“一、二、三”从天桥上扔下去。当时，还有一口气，四肢还在抽搐。穷凶恶极、惨无人道的暴徒就往崔国政身上浇上汽油点着了火。暴徒们把人活活烧死还不放过，又用绳子把焦糊的尸体吊在天桥上……

我们的好战友崔国政，就是这样被暴徒残酷杀害的。同志们可以想一想：那些动乱的制造者，那些反革命暴乱的策划者，不是口口声声高喊“民主”和“自由”吗？他们的所作所为，哪里还有一点点民主的影子?!他们心狠手毒到这种程度，哪里还有一点点人性?!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的首都、我们的共和国会变成什么样，难道还不清楚吗?!

崔国政同志牺牲以后，连队的干部战士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大伙儿一连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大家缅怀烈士的英雄事迹，更感到他可亲可敬。

崔国政的身体被烧焦了，同时被焚烧的还有一封电报，上面写着：“父病重速归”。这封电报，是在部队开赴北京前接到的。营连领导考虑到崔国政的父亲1984年因车祸留下后

遗症，久病在床，想准假让他回去看看。但崔国政懂得国事、家事、个人事，哪头轻、哪头沉。做儿子的不能为父亲尽一片孝心，崔国政内心非常痛苦，晚上躲在被窝里还偷偷抹过眼泪。今年年初，他父亲病重，连来3封加急电报，团里给他10天假，他只呆7天就返回了连队。现在父亲的病又重了，他多想再回去看老人家一眼啊！但是他懂得部队的这次行动关系到首都的安危，关系到共和国的安危，他不仅悄悄地收起了电报，而且积极报名要求随部队出发。崔国政万万没有想到，年初与父亲的见面，竟成了永别。

崔国政的身体被烧焦了，同时被烧的还有他随身携带的那个小本子。这个小本子，是崔国政自觉发扬艰苦朴素优良传统的见证。平时，崔国政生活非常节俭。他买一块香皂、一管牙膏、一本信纸，甚至花8分钱买一张邮票，都要一笔一笔地记在这个小本子上。崔国政的家境比较困难，全家5口人的生活只靠父亲不足百元的退休金维持。家里唯一的奢侈品就是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为了给父亲买药治病，为了让弟弟妹妹把书念下去，他不抽烟，不吃零食，不下饭馆，省下津贴费往家邮。平时，崔国政在不违犯军容规定的前提下，常常穿着旧军装。这次到北京来执行戒严任务，他才特意穿上了放在纸箱子里叠得板板正正的新军装。6月3日，部队进城之前，他仍然穿着那条旧裤子。他说："坐在车上别把新军装磨坏了，等进了北京执勤时我再穿。"结果，我们的崔国政就穿着这条旧裤子被暴徒残害。战友们为了替崔国政了却生前的这桩遗愿，火化的时候，想把一套新军装给他穿上，可是，他的遗体被暴徒烧焦以后已经变腐，衣服都无法穿了，战友们只好流着眼泪把新军装盖在他的身上。

崔国政是带着对人民的爱、对战友的爱离开我们的。可

是，崔国政同志牺牲以后，有些人还制造和散布谣言，说崔国政开枪打死了3个人才被别人打死的。这纯粹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往烈士身上泼污水。了解崔国政的同志都知道，崔国政是个心地善良的好青年，他热爱人民如同热爱自己的亲人。1987年4月，崔国政入伍才三、四个月，就随连队到江南某县草场沟执行任务。部队驻地附近有一家老两口，70多岁了，子女都在外地工作，生活上有许多困难。崔国政得知后，就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去为老人挑水、劈柴、洗衣服、种园子、打扫卫生、请医端药，风雨不误，坚持了一年多。连队离开时，大爷大娘恋恋不舍地说："多亏了你，孩子，我儿子闺女也没象你对俺老两口照顾得这么周到哇！"部队向北京开进途经秦皇岛的时候，一群头扎布条、扯着各种标语的大学生拦车演讲，当时还不知这场动乱会变成后来那样一场暴乱的崔国政，对他们还是善意相待，以诚劝说。我们部队的军车在那里一堵就是十几个小时。烈日当空，战士们闷在车蓬里，被蒸得口舌生烟，一滴水没喝，一口饭没吃。有的战士受不了啦，要下车和他们试把试把。为人忠厚的崔国政却一个劲地压火，让战友"冷静点"。部队在京郊驻扎时，崔国政还和战友们商量，将来进城以后怎么文明执勤，制定了30个怎么办。这样好的战士怎么能向人民开枪呢？和崔国政一起在崇文门过街天桥上被围堵，后来突围出来的战友们，至今也忘不了暴徒们拥着那3个老太太围打部队的情景。当时，崔国政手里不仅有枪，而且有子弹，但是，崔国政不仅没有开枪自卫，而且宁可自己牺牲，也不开枪误伤群众。那个青年把崔国政的枪从暴徒手中抢回来送到连队以后，战士们在验枪的时候看得清清楚楚，发给崔国政的子弹都在弹匣里，一颗也不少。崔国政是喝人民乳汁长大的，无论什么时

候，他都是人民的好儿子。

崔国政死的时候，没有留下半句遗言。但是，他给战友们留下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回忆却很多很多。战士鲁太平记得：在向北京开进途中，天下起了雨，是崔国政把身上的雨衣脱下来披在他身上；排里的战友们记得，部队住在京郊的时候，驻地没有水源，是崔国政每天一声不哈地背着十多个水壶，到2里地以外的村庄给大家打水；6月3日晚上部队向北京城内开进的时候，与崔国政同坐一台车的战友记得，由于出发紧急，一些战友没来得及带水，是崔国政把自己的水分给大家喝，自己却滴水未沾；连长王峰记得，4日凌晨自己被歹徒打伤以后，是崔国政冒着危险，用自己的急救包为他包扎了伤口。不久前，上级组织戒严部队到天安门参观，许多同志兴高采烈，喜笑颜开，可是，崔国政的战友们却心情沉重，眼含泪花。他们说，崔国政生前有一个愿望，就是等动乱平息、首都秩序恢复正常以后，要痛痛快快地到故宫玩一天，在长城合个影。可如今，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斗争胜利了，但崔国政却再也不能亲自看到北京的风光了。

崔国政牺牲后，我们派人到他家报信。他们家从电视里已知道那个烧死的战士叫崔国政，开始怕重名，半信半疑，后来又听说崔国政是吉林省辉南县人，父亲有病，家里困难，才确信那具焦糊糊的尸体就是他们的亲骨肉。崔国政从小就非常懂事，对父母非常孝顺。家里一个月才6斤细粮，他从来不吃，都留着给有病的父亲吃，自己吃苞米碴子、啃窝窝头，穿的衣服也是父亲穿过的工作服。所以，他母亲来到部队以后，总是关心儿子死的时候吃没吃上饭，穿没穿上新衣服。当时，我们实在没法回答。因为，这两条我们都没做到。我们是6月3日傍晚出发的，到4日凌晨崔国政被害，最

后一顿饭确实没有吃上。新衣服不是穿在身上的，而是盖在遗体上的。他母亲对我们说："儿子去了，我们受到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接见，够抬举我们了。对党和政府，我们除了感激没啥说的。我难过的是国政在家时吃没吃上、穿没穿上，从小长这么大，吃了一肚子苞米碴子，从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她母亲到北京十几天，一直应付采访、慰问的人，没顾得上好好哭一场。那天到崇文门过街天桥，老人家看到人们送的花圈、挽幛和准备的祭品，触景生情，把十几天来积压在心头的悲痛和泪水都哭出来了。离开北京之前，她和国政的父亲到八宝山看儿子的骨灰盒。当看到儿子的骨灰盒、遗像、花圈、党旗，就又哭开了。她说："孩子啊，你爸看你来啦，你妈看你来啦！孩子啊，你死的太惨了，暴徒们太凶残了……"当时，在场的同志都泪流满面。

崔国政同志牺牲了。但是，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正是他们以坚定的政治信念、高度的政策纪律观念和一往无前无私无畏的英雄行为，履行了一个共和国卫士的神圣职责；正是他们，在群众和歹徒一时分不清楚的情况下，忍辱负重，强压住满腔的愤怒，以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误伤群众的壮举，戳穿了极少数人编织的所谓"部队进城是镇压学生和群众"的谣言；正是他们，以自己被烧得焦糊糊的血肉之躯，震撼了千万人民善良、正直的心灵，使一些曾经受了蒙蔽的群众幡然醒悟；正是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向人民展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极端必要性，使那些标榜"民主斗士"的画皮不撕自破，使反革命暴徒惨无人道的罪恶行径暴露无遗，使极少数人策划动乱、制造暴乱的险恶用心大白于天下。

崔国政同志牺牲了。但是，他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英

雄形象将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里，他那颗爱党爱国、爱首都爱人民的赤诚之心，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理解和敬仰。人们用各种方式寄托对烈士的哀思，反映对暴徒的憎恨，表达对烈士亲属和戒严部队官兵的慰问。

崔国政烈士牺牲的第二天，家住崇文门地区的一位女同志就给北京市委办公厅打电话，反映一小撮暴徒残害崔国政同志的经过，驳斥一些人制造的谣言，尽管她当时还不知道这位被害的战士叫崔国政。

在崔国政烈士牺牲的地方，人们自发地前往悼念烈士。悼念的人群中，既有高校学生，也有普通市民，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戴着红领巾的儿童。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崇文门过街天桥，献上花圈，别上自己制作的小白花，摆上精心准备的祭品，告慰烈士的英灵。北京市朝阳区有个姓崔的女工，第一天带着500元钱找到我们部队说，开始对有些谣言还信以为真，从电视里看到崔国政被暴徒残害、焚烧、吊尸，整整哭了一夜。她说，崔国政是为了北京人民而牺牲的。她和爱人商量，决定用这500元钱慰问烈士的亲属，表达一个北京市民的一点心意。第二天，这位女工又领着她的爱人和孩子来到我们部队，送来了她们一家三口亲手精心制做的两个直径约30厘米的绢织花圈。四条白绸挽联上分别写着：名烈千古永垂不朽，吊唁国政烈士；永垂不朽功载千秋，悼唁人民英雄。还有一位退伍军人，从家乡保定特意赶到北京。由于他没带身份证，我们的哨兵不让进。他把钱拿出来就给哨兵跪下了，他说：我在北京找了两天两宿才找到你们部队，我是来给崔国政烈士的亲属捐款的呀。哨兵听说这个情况，就把他带到团部。他一听说崔国政的母亲也在部队，说什么也要见一见，并且要把带来的两千元钱当面交给她老人

家。他与崔国政的母亲一见面，就眼含热泪地说："我是脱了军装的老兵，你儿子为保卫祖国死的这样惨，一点心意，请你老一定收下。"象这样来我们部队捐款、慰问的，仅十来天就达上千人，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有十几万封。我们很多同志对暴徒的袭击，甚至受伤流血，没有掉过一滴眼泪，而面对这些慰问我们、理解我们的群众，特别是当小学生把红领巾系在我们脖子上的时候，我们不少同志掉了眼泪。

崔国政同志牺牲以后，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6月30日签署命令，授予崔国政烈士"共和国卫士"的荣誉称号。集团军党委根据崔国政生前的愿望和申请，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目前，我们部队正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广泛深入地开展向"共和国卫士"学习的活动。作为国政生前的部队，作为国政生前的战友，我们一定要继承烈士的遗志，深入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贡献出我们的全部力量。

壮士报国
血洒京华

——“共和国卫士”马国选烈士的事迹

首长、同志们：

在6月上旬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涌现出了一批忠心赤胆、为国捐躯的热血男儿。在这些共和国卫士的行列中，有一位忠诚卫国、视死如归的英雄，他的名字叫马国选。

马国选烈士是河南省禹州市人，1967年8月出生，1985年11月入伍，1989年2月入党。生前是我部6连班长、代理排长，上士军衔。6月3日晚，他在奔赴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的途中，全副武装而高度克制，舍生忘死救战友，忍辱负重护弹药，被惨无人道的反革命暴徒活活打死，为保卫共和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曾是马国选所在营的代理教导员，为了不让6月3日那惨烈的一幕在中国大地重演，为了告慰九泉之下的烈士忠魂，我含着眼泪和战友们一起追思、回忆、整理了烈士那感人肺腑的英雄事迹，今天向大家作个报告。

今年四、五月间，在人民共和国的大地上，一时黑云四起，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首都蓄意制造了一场动乱。为了制止事态的继续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我部担负了进京执行戒严的任务。

这时，马国选的未婚妻任素霞刚刚来到连队，再过两天就是他们结婚的日子。今年春节，马国选探家和小任商定了结婚的事，姑娘精心做好了准备，马国选也攒钱买了一些东西。这次小任让姨妈陪着来到部队，带着乡政府开的结婚证明，带着糖果、花生、香烟，带着一些结婚用的物品。这种情况，对马国选是个严峻的考验。一边是共和国对军人的召唤，一边是未婚妻对恋人的企盼。马国选的思想反复了几个回合。他同素霞结识四年多来，姑娘为自己付出了多少爱，对自己寄托了多少情啊！她兴冲冲地来和我结婚，我怎么能当头泼她一盆凉水！远在家乡的父母，已是年逾花甲，风烛残年。因为家里穷，年长的哥哥至今还没找上媳妇。自从自己和素霞定了结婚的日期，两位老人天天盼着儿媳妇过门，盼着早日抱上孙子，他们多么需要照顾和安慰！但是，保卫人民、保卫共和国的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军人使命感，使马国选毅然做出了割舍私情，服从国家的抉择。他向未婚妻解释说："素霞，我们已经相爱了四年多了，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但我是个军人，现在首都需要我们去保卫，我肩上负有责任啊！"马国选紧紧握住未婚妻的手，诚挚地说："等完成了任务，咱们再举行婚礼。"听着马国选的话，姑娘沉默了好一会儿。她知道，马国选是个超期服役的老战士，这件事只要向组织上提出来，是会照顾的；但她更清楚，国选不会这样做，他自从穿上军装，从未向组织上提过个人要求。四年来，他先后受团嘉奖3次，营嘉奖4次，连嘉奖15次。他把人民的利益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三年前，他为了救火，保护国家财产，从七、八米高的草垛上摔下来，右腿摔成了骨折，伤还没好就出了院；一年前，他为了抢救国家的一个粮仓，来回搬运200斤重的麻袋包，在雨水中浸泡了两昼夜，没叫一声

苦。姑娘想，这些年来自己爱国选，不就是爱他的这股劲吗！而对未婚夫的选择，她没有抱怨，只是深明事理地说："部队上的事我懂，我在家等着你。"说完，姑娘从提包里取出了一对亲手用千针万线绣制的绣花枕套，递给了马国选。谁能想到，这对寄托着幸福美满的绣花枕套，竟成了这一对恋人诀别的遗物。姑娘来部队的第二天，马国选依依不舍地把未婚妻送上了汽车。临别时，姑娘充满着对未来幸福的憧憬，拉着马国选的手，深情地说："我回去再把家具什么的准备齐全，等着你早日回来。"马国选也笑着说："等着我，等我带张喜报回来……"

马国选送走了恋人，接着就随部队摩托化行军来到了京郊集结地域。这期间，他抓紧时间组织全排同志反复学习人民日报"4．26"社论，学习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讲话，一个一个地找战士谈心，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他针对这次执行戒严任务的特殊性，积极主动地开展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带领全排为驻地群众植树、修路、清除垃圾，抽出时间帮助房东搬砖修房子，并用自己的修理钟表技术免费为群众服务。他还三次代表全排同志和全班战友、代表党小组的同志，向连队党支部表决心：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誓死捍卫共和国。他和全排18名战士充分做好了执行戒严任务的各项准备。

6月3日晚，我部由集结地域迅速向前推进，到了丰台区六里桥一带待命。突然，上级下达了向天安门广场紧急开进的命令。我部首长立即决定，全体官兵成六路纵队沿广安门外大街、广安门内大街、骡马市大街、南新华街、前门西大街的路线，徒步强行开进。在行进中，马国选适时地对本排战上进行动员，他说："国难当头，党难当头，这是真正考验

我们的时候，咱们要团结奋斗，再大的困难，再大的艰险，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天安门。”他还提醒大家把鞋带系紧，把钢盔戴牢，把枪背好。马国选前后奔跑，一边进行宣传鼓动，一边检查有无掉队人员。当部队行至广安门外大街时，马国选发现落在后面的本排战士李保国被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团团围住，几个歹徒正抢夺着他的枪，情势十分危急，便顶着砖头、石块，不顾一切地冲过去，奋勇地把李保国连人带枪拉了回来。他看到本排战士杜银生由于肩扛着子弹箱，成了歹徒们袭击、追打的目标，有个暴徒高声叫骂着：“打死那个扛子弹箱的！打死他！”马国选见小杜汗流满面，十分吃力，也十分危险，就一把夺过子弹箱扛在自己肩上。这一下，立即把歹徒们吸引了过来。小杜和排里其他同志，乘机一下子就冲了过去。落在后面的马国选成了攻击目标，瓶子、石块、砖头雨点般地砸在他的身上、钢盔上。不一会儿，马国选的胸部及腿上就被砸伤多处。他不顾这些，脚上一加力，迅速冲了过去，赶上了队伍。

当部队行至广外大街铁路公路交叉道口时，歹徒开过来一列火车死死挡住了道路。火车没有熄火，部队又无其他道路可走，如果从车厢底下钻过去，万一车体滑行，后果不堪设想，而这时歹徒砸过来的砖头、瓦块越来越猛，部队只能强行越过铁路。但是，谁第一个翻过去，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谁就有被乱石打伤甚至打死的危险，对身负重载的马国选来说，保险性则更大。但他已经置生死于度外，一心只想着如何赶快把全排同志带到天安门广场。他迅速地从车厢底下把子弹箱推过铁轨，接着又从两节车厢的连接处闯了过去。在马国选的带动和指挥下，全排战士也迅速地穿过了铁道。在这个关口，马国选的身上又添了几处伤口。

部队继续向前跑了不到200米，遇到一片建筑工地，路两旁堆满了从旧房子上拆下的砖头、瓦块。这些东西成了暴徒们向部队疯狂袭击的凶器。一阵猛砸，只听见我们钢盔上“砰砰”乱响。一些歹徒还带着木棍、钢丝条冲上街，煽动群众堵住部队，不让前进。在这种情况下，马国选一边接应受伤的战友，一边组织全排准备继续开进。他简单检查了一下，全排18个人，人人挨了打、个个负了伤，有的还多处负伤，血流不止。突然，战士小杜紧紧抓住马国选的手，使劲地摇着，大声地请求：“排长，发子弹吧，不开枪我们今晚都要死在这里。”另一名战士跑过来，伸手就要夺马国选肩上的子弹箱，大声喊着：“排长，让我把子弹箱启开吧！”面对越来越疯狂的暴徒，看着受尽屈辱的战友，马国选何尝不想自卫啊！他和战友们完全有能力自卫！要知道，我们所在的部队，是一支有着“铁军”称号的英雄部队。从南昌起义到全中国解放，从抗击印度侵略者到教训惩罚越南小霸，我们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国民党的围剿没有围住我们，泸定桥头敌人的火力封锁没有封住我们，天险腊子口没能挡住我们！我们部队的刘老庄连，82烈士抗击日军三千！什么艰难险阻都没有难倒过我们。可是，现在我们却被堵住了。这不是我们冲不过去，而是因为情况特殊，暴徒与群众混在一起，我们无法下手，我们不能下手！战士们心里实在难忍啊！但是，我们牢记我军的宗旨，满怀对人民的爱，对敌人的恨，只有流着泪挨打，咬着牙忍受。马国选硬是把满腔的屈辱和痛苦强压下来，拉住战友的手，耐心地劝导：“我的好兄弟，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忍着点吧，前边就是天安门广场了，冲过去！”马国选说着就站在了全排的排头，果断地高呼“一、二、三，冲啊！”第一个迎着石头、砖块冲了过去，顿时打开了个缺

口。可是，就在这时，一块十多斤重的石头重重地砸在了马国选的头部，钢盔被打得凹进一个深坑，头上被砸开一道口子，鲜血顺着钢盔扣带流下来，染红了军装和弹夹带。在这种情况下，马国选全然不顾自己，忍着伤痛带领全排继续向前冲。

当队伍挺进到菜市口附近时，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暴徒们的袭击也就越来越猛。马国选忍着剧痛，一面向前冲，一面带领大家高呼“热爱首都人民，誓死保卫党中央”等口号。暴徒们见马国选是个领头的，还扛着子弹箱，便更加疯狂地围攻、追打他。一名穷凶极恶的暴徒竟用一根钉着几根大铁钉的木棒朝马国选猛打。利用歹徒向自己围来的时机，马国选毫不迟疑地指挥全排迅速冲向前去，而他自己却落入包围之中。接着，其他战士也陆陆续续被暴徒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分割包围，大家互相难以照顾。为了避免枪支弹药被暴徒抢走，马国选镇静地把枪背在肩上，把子弹箱紧紧地抱在胸前。就在这时，一名暴徒窜上来凶狠地打掉了马国选的钢盔，一块砖头砸下去，就在他的头上打开了一道长长的伤口，接着一个歹徒又用凶器把他的颈部左侧动脉血管砸断裂。马国选再也支持不住了，他一头栽倒在地上，昏迷了过去。但是，他仍然把枪支弹药紧紧地抱在怀里。曾有位同志听了我的介绍，不解地问我：为什么小马抱着枪支弹药却不使用弹药，为什么不使用它却又死死地包着它呢？其实，这很明白。枪支弹药是军人的第二生命。在战场上，靠它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人不离枪，枪不离人这是铁的纪律。在平暴中，马国选的手中有枪有弹，而且是整整720发子弹。凭着这些弹药，不要说保护自己，就是守一个山头也可以抵挡一阵！他所以忍辱负重、慷慨赴死，就是因为歹徒和群众混在一起，他下

不了手！而且，他还为了不让弹药散失，不让歹徒拿去伤害群众，拼死也要护住。我们的英雄想得多深多远啊！他确是对人民有着一腔忠诚啊！

马国选昏死后，歹徒们还要残害他。幸亏有四位群众挺身相救，把他抬了出来，在一位老人的带领下，他们绕道长椿街，准备送往宣装医院。当他们走到下斜街61路公共汽车站时，突然一名暴徒站在台阶上扯着嗓子喊："是当兵的，截住他！"一伙暴徒闻声围了上来，声嘶力竭地吼叫"打死他，打死他！"带路的老人一边阻拦一边哀求："解放军没有罪，你们不要再打了。"刚刚苏醒过来的马国选强撑着身体，用十分微强的声音说："乡亲们，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进城不是镇压学生的，也决不会向人民开枪……"话没说完，就又昏了过去。可是，丧心病狂的反革命暴徒，对这样一个已经伤痕累累的战士还不放过，继续大打出手。马国选脸上、身上到处是血，渗透了衬衣，渗透了军装，成了一个血人。医护人员看着这位奄奄一息的战士，在昏迷中仍背着冲锋枪，抱住子弹箱，十分感动。他们虽然全力抢救，但终因伤势过重，没能把这个年轻的生命救过来。

马国选同志牺牲了，他为之奋斗，为党献身的共和国却更巩固、更加坚强了。当我们带着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胜利喜讯，来到烈士的遗体旁时，禁不住失声痛哭。暴徒们太凶残了！马国选同志死得太惨了！他的头上缠着一层又一层绷带，绷带浸透了殷红的鲜血。他那身绿色的军装，已被浸染成暗红色。在给烈士换衣服时，我们看到：马国选同志的头上、背上、胸部、腿部有七条深深的撕裂伤，他的头上有两道4厘米长的口子，他的颈部，有一道4厘米长、3厘米深的伤痕，他的浮肿得比正常的粗一倍，浑身上下紫一块，青一块。更让

人痛心的是，他的身上还有21个血洞！这是歹徒用带铁钉的木棍打的。尤其让我们揪心悲痛的是，马国选同志的一双眼睛还在睁着！他用了多么大的毅力，承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巨大的痛苦，压制着心头的无比愤怒啊！被马国选救护过的战士李保国扑在马国选的遗体上，一个一个抚摸着排长身上带血的洞眼，哭诉着："排长，你是死不瞑目啊！你的身上有填不实的血洞，有抹不平的钉眼啊！"战士杜银生抚摸着马国选的右腿，泣不成声："排长啊，三年前你为了救火保护国家财产，摔断了右腿。今天，你又为保卫首都、保卫共和国献出了生命！"望着马国选那双不肯闭上的眼睛，我们禁不住又想起了他送走未婚妻的情景，想起了在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前一天晚上，他把未婚妻的照片，从口袋里掏了出来，一往情深地凝望着。调皮的年轻战友们抢过照片，并让排长说出让大家喝喜酒的日子。马国选和大家开着玩笑，自信地说道："等我们凯旋回来，让大家喝个痛快！"现在，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马国选推迟的婚礼却再也不能举行了！我们含着眼泪，轻轻地将马国选同志的双眼合上，并给他换上了一套新军装，在他的身上复盖上一面鲜红的八一军旗，与烈士作了最后的诀别。马国选虽然牺牲了，但他留给人们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追悼会上，马国选的父母来了，这两位年逾花甲的老人，还在盼望着把未过门的儿媳妇娶到家呢。可是，现在国选却牺牲了！烈士的母亲泣不成声地说："选儿，早就盼着你把素霞娶回家，没想到，你让娘盼了一场空啊！"烈士的父亲马成龙老人硬咽着说："孩子，你是为保卫国家牺牲的，为国尽忠，值得！值得啊！"刚强的老人当即向部队首长提出要求："让国选的弟弟接过哥哥的枪！

马国选的未婚妻任素霞也赶来了！自从5月20日与马国选依依分手之后，姑娘一直怀着无限美好的憧憬等待着。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等来的却是未婚夫血染京都、壮烈牺牲的噩耗。她带着撕心裂肺的悲痛来到北京，眼泪已经哭干了，肃立在群众为马国选搭的灵堂前。任素霞向部队首长表示：国选是为国家牺牲的，这不仅是他们全家的光荣，我作为他的未婚妻也感到无比地自豪。我们四年多的相爱也是我一生中的荣幸！她有一个要求：国选去了，我要继承他的遗志，用他的钢枪保卫千千万万有情人，使他们不再被暴徒拆散！

烈士永远地去了，但烈士的爱国精神却鼓励着人们，教育着人们。在宣武区牛街十字路口，人们自发地为马国选烈士搭起了灵堂，前来献花圈、致哀的工人、学生和各界人士络绎不绝。花圈的挽联上写着："慷慨赴死烈士血洒京都，从容就义英名永垂青史"，"子弟兵荷枪挨打英勇平息，马国选以血醒民忠心报国"，"千言万语说不尽，英勇仁义子弟兵"。许多群众眼含热泪久久地在他遗像前默哀。一位退休老工人沉痛地说："我们的战士手中都有枪，但他们宁肯挨打流血甚至丢掉性命，也不向人群开枪，天下去哪找这样好的军队呀！许多人沉痛地说："马国选让我们明白了！明白了暴乱的事实真相！"是的，当时马国选忍辱负重、荷枪挨打，不一定想到他的牺牲会产生这样大的影响，也不一定会想到他这样做，对党、对政府、对人民共和国的重大意义。中央军委邓主席非常深情地说："我感谢解放军指战员用这种态度对待暴乱事件，尽管损失是令人痛心的，但可以赢得人民，使是非不明的人改变观点。……使我们取得了主动。"烈士永远地去了，但他的精神不死！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宣武区牛街民族小学和丰台区大瓦窑小学少先队，分别

命名为“马国选中队”。孩子们庄重地在烈士遗像前宣誓：“要以烈士为榜样，做共和国的忠诚 后代！”现在，烈士 的未婚妻小任和弟弟国锋已经穿上军装，走上了保卫共和国的战斗岗位。共和国忠诚卫士的精神，正在变为强大的精神力量，激励着我们前进！

从军大学生　魂系共和国

——“共和国卫士”王锦伟烈士的事迹

各位领导、同志们：

王锦伟烈士生前是我们团后勤处战勤参谋，中尉军衔。今年6月4日，在参加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他临危不惧，忍着伤痛，镇定指挥，保护了弹药，保护了战友，后遭暴徒袭击，壮烈牺牲。他是我们的好战友、好兄弟，是党培育出来的优秀大学生，是共和国的忠诚卫士。今天，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向各位领导和同志们简要汇报一下王锦伟烈士的英雄事迹。

王锦伟入伍前就是一个大专毕业生，他怀着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投笔从戎来到部队。入伍后，他把一个大学生的价值与共和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经常对战友们讲：“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青年上大学，就是要让青年成为共和国的建设者，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不能辜负了父老乡亲，不能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四月中旬，北京部分高校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提出要“民主”、要“自由”。对此，王锦伟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在党小组会上说：“大学生这样闹，很容易被坏人利用。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应该与共和国的价值溶为一体，否则，必将堕入极端个人主义的泥坑。”

“4.26”社论发表后。他对这场斗争的性质认识得更清楚了，立场更坚定了。他主动给在大学就读的朋友写信，劝告他们提高警惕，站稳立场，不要辜负党的培养，警惕上坏人的当。他还联络几名已经参军的同志写信，劝告广场上的青年学生尽快回校复课。在党和国家的命运遭受到严重威胁之时，王锦伟作为一个军营中的大学生，做好了随时效命共和国的一切准备。

部队接到赴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后，王锦伟坚决要求参加。为了保证部队迅速开进，他拟制了后勤机动计划，协助各业务股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出发的准备。出发前，他告诉司机多准备点辣椒、生姜、清凉油。这些东西果然大派用场，一打瞌睡，大家就咬生姜、啃辣椒、抹清凉油。路上，他利用停车加油或休息的时间，一辆车一辆车地告诉司机，要振作精神，不能走神。从准备开进到摩托化行军至京郊集结地域，王锦伟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保证了行车安全。

部队进驻大兴县休整期间，王锦伟一面抓紧做好后勤物资保障准备工作，一面协助协理员做好后勤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他给战士们讲课，找战士们谈心。他说：“罢课、绝食、冲击新华门和大会堂，搭什么‘女神像’，这决不是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应当干的。我们一定要分清是非，保持清醒头脑”。他和全处同志一起，拟制了三套后勤保障方案，研究了进城戒严后勤工作可能遇到的14种问题的对策。为了做好群众工作，他还组织后勤人员成立了为民便民医疗服务队和农机具修理服务队，一边服务，一边宣传戒严的目的意义，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他对后勤处的领导说：“看势头，这场斗争不会轻松，我决心接受严峻的考验，为保卫共和国贡献自己的一切。”

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发生了。6月3日晚，我们部队接到向天安门广场西南侧前门西大街开进的命令。“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作战准备中，向来都是粮草官最忙。王锦伟按照处长的指示，迅速跑步通知后勤处所有人员，要求各业务部门必须在半小时内做好一切准备。然后，他就重点帮助军需股装满三卡车干粮、服装等军需物品。这时，他虽然累得满头大汗，但是，当他看到弹药还没有装好车时，又立即协助军械助理员组织装弹药。王锦伟这个大学生军官从来干工作不分份内份外。他觉得大学生不能好高骛远，自己学得的一肚子知识，只有在与部队实际工作结合中才能发挥作用。在他的督促下，整个后勤准备仅用20多分钟就完成了。全体后勤人员整装待发，按时随部队开进。

暴徒们为了阻挡部队进城，用大客车和隔离墩作为路障横在马路上，把前进的道路拦死。车队行驶到右安门时，再也走不动了。这时，暴徒们又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军队包围起来，一些歹徒还窜上汽车驾驶室，辱骂、殴打战士。王锦伟在驾驶室里，看到这个场面，深知形势的严峻。他告诉司机：“不要慌，沉住气，没什么可怕的”。说完，就跳下车，逐车一个司机一个司机地交待：车与车之间紧靠，不要留空隙，防止暴徒逐个把车分割，保护好手中的武器和车上装载的军需弹药，千万不能让暴徒抢走。他的行动引起了歹徒的注意。8个暴徒围住了他，向他挑衅，追问他：“你们为什么要进城？”王锦伟坚定地说：“我们执行戒严任务，维护首都秩序，当然要进城！”“那你们为什么要带枪？”王锦伟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学生上学要带笔，工人做工要拿工具，当兵的不带枪还是兵吗？”暴徒们理屈词穷，狂叫着：“跟他没理可讲，放气！”说完，10多个歹徒手持铁角锥，把所有的汽车轮

胎都放了气。见此情形，王锦伟义愤填膺，他大声地向群众宣传："北京市民们，有良知的大学生们，请看看，是谁在破坏军车？是谁在阻碍交通？这到底是爱国行为还是违法行为？我们不能上当阿！"听了王锦伟的宣传，一部分看热闹的群众退出了围堵的行列。这一来，歹徒们凶相毕露，冲进来就要动手。见此情景，王锦伟毫不畏惧。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车上的军需物资，特别是弹药的安全。他立即组织战士形成一道人墙，先把车围了起来，战士们也顺势把王锦伟围在里面，不让歹徒逞凶。

天渐渐地黑了，形势也越来越严峻了。穷凶极恶的歹徒开始了打、砸、抢、烧、杀。我们团的一台新北京吉普首先被暴徒用自制的燃烧瓶点着。见此情形，王锦伟心急如焚。他向领导建议，军需弹药不能再这样集中在一起，必须前送的一定要送到，其余的赶紧转移。后勤处的领导立即研究，并报经上级同意，采纳了王锦伟的建议。小部分弹药留下，大部分由后勤处长率领18台车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事后，许多同志都赞叹王锦伟的这个建议好，否则，几十箱子弹，万一保护不严密，散落到歹徒手中，那后果不堪设想！

后勤保障分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徒步开进了！徒步开进，对于步兵分队来说是艰难的，对于后勤分队来说，就更艰难了。王锦伟跟协理员一起，迅速组织38个后勤战士，成四路纵队前进。他们把带武器的18个同志放在两侧，把扛弹药的同志夹中间。协理员站在右侧排头，他站在左侧排头，他的肩上也背着一个大号的弹药箱。部队就要行进了。突然，他发现战士张建国没有戴钢盔，便立即摘下自己的钢盔戴在了小张的头上，小张不肯要，但王参谋更不让。小张只得十分感激地接受了王锦伟的关怀。要知道，在暴徒们砖

头、石头、酒瓶的袭击下，没有钢盔就意味着负伤！所以战士们称钢盔为自己的“第三生命”。王锦伟在前进途中，又迅速找到一顶钢盔，戴在了头上。但是，由于他站在排头，又紧靠边上，往往先遭受袭击。一块大石头砸到了他的脚面上，鞋子很快被血浸得湿呼呼的。如果他停下来包扎伤口，战士们就可能停下来救护他，这样队伍就要多挨好多石头砖块的袭击。因此，他一声不吭，继续扛着子弹箱，站在排头，奋勇向前。就这样，这支后勤分队迅速穿过了太平街、虎坊路来到了南新华街。这个闻名的中国文化街，在歹徒的糟塌下，此刻也不那么文明了。当这支后勤分队冲到虎坊路转弯路口时，胡同里、楼顶上、路两边红了眼的暴徒，狂叫着把瓦片、砖头、瓶子砸向队伍。他们没挡住前面的大部队，就狂叫着把气出在这支后勤小分队身上。暴徒们不仅用车障挡住了去路，不仅甩砖头、石块，而且动用了燃烧瓶，使用了刚刚抢去的枪支，打了冷枪。在这严峻的形势面前，王锦伟告诉战友们，一定要保护弹药，一定要把弹药带到前门西大街。他身上多处负伤，血水、汗水浸透了军装，但他还是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前跑后，收拢人员，不断地喊：“同志们！要顶住，要跟上！人在弹药在，把弹药扛到前门就是胜利！”当队伍行至南新华街时，冷枪夹在燃烧瓶、石头、砖块中间，不停地向部队袭来。危险更大了，情况更严峻了。为了鼓动部队迅速冲过这段危险地带，王锦伟高喊着：“战友们，大家要挺住，快到天安门了！快到天安门了！”他一边喊着，一边走向队伍的后头，要求大家不要掉队。突然，路灯熄灭，顿时一片漆黑，也就在这同时，从楼上“砰！砰砰！”接连打来冷枪，一发子弹打进了战士扛着的子弹箱里，一发击中了王锦伟，子弹从他的右肩胛内侧穿过脊柱，又从左第二、三肋

间穿出。这是致命的一击！他只是“啊”的一声就倒下了。战士王学宏赶上来抱住王锦伟，连声喊着“王参谋！王参谋！王参谋！”不见回答，只感到王锦伟在抽动，满身粘粘糊糊的。王学宏急哭了，和另外两个战友一起背起王锦伟向前跑，可是没跑几步，王锦伟同志就停止了呼吸。

王锦伟虽然牺牲了，但他带领的这支后勤分队却顺利地到达了前门西大街。他们携行的16箱弹药一发不少。为了表彰他的英雄事迹和崇高思想，中央军委邓主席签发命令，授予王锦伟烈士“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在烈士的追悼会上，在“共和国卫士”的命名大会上，人们传颂英雄的壮举，也在追思着这位大学生走过的一行行光荣足迹，它给了人们很多的启发和思考。

在烈士的家乡，河南周口太康县的领导和他的同学们、乡亲们忘不了，1983年7月，王锦伟以优异成绩获得大专文凭时，他本可以到地团委当干部，他却毅然投笔从戎，加入到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行列。他说：“人民用血汗养育了我，把我培养成大学生，我要把自己的学识献给人民，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在烈士的母校，西安陆军学院的领导和教员忘不了，王锦伟这个大学生能吃苦、肯动脑，是为数不多的“全优学员”。他本可以留下来当教员，也有条件到驻城市的部队去。但是，他却坚决要求到野战部队去，到条件最艰苦的连队去。他说：“大学生只有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才能一展宏图”。

在太行山区的一条偏僻山沟的军营里，干部战士忘不了，王锦伟这个学生官，工作踏实，作风扎实，为人朴实，成绩突出，年年受奖。他运用统筹法，制订出团后勤管理网

络图表；他抓炊事班野炊训练，夺得了全师第一名；他组织后勤处人员冲锋枪射击训练，实弹射击取得了优良成绩；他主动担任战士高考前的文化补习教员，经过他辅导的考生有173名，其中43名考取了军队各类院校。他说："领导和群众爱护我们大学生，我们更应当自尊自爱，努力为人民多做工作，报答人民对我们的厚爱。"

王锦伟年迈的母亲，贤惠的妻子更忘不了，作为儿子，他爱母亲，但他更爱祖国和人民。作为丈夫，他爱妻子，但他更爱他献身的伟大事业。他母亲身体不好，哥哥又患心脏病，母亲希望他早一点转业。他妻子在乡邮电所上班，身边拖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也有许多难处，也劝他早点转业。可是，他一直安心工作，从不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他说："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既要说的在理，更要做的在理。百事当前，国事为大，个人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这些道理，既要用来教育别人，更要用来严于律己。"

王锦伟同志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凡又不平凡的大学生，看似平凡又不平凡的军人。在他的身上，既体现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俯首甘为儒子牛"的高尚品质，又体现了革命军人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王锦伟是一个合格的大学生，是一个合格的军人。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将永远记住王锦伟这个光辉的名字。

血染方向盘

——“共和国卫士”某部战士　张震

我是--名汽车驾驶员，共产党员。入伍6年多来，安全行车10多万公里。年年被评为红旗车驾驶员，连续6年受嘉奖，并荣立一次三等功。这些年来，我驾车跑遍了晋西北的高山和平原，但使我终身难忘的却是6月3日晚至4日凌晨，从永定路到天安门广场的这段10公里左右的路程。就是在这段路上，我先后三次遇到暴徒的袭击，头部、肩部、胸部12处受伤。在伤口流血不止，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我硬是坚持了5个半小时，把汽车和车上37名同志送到了指定位置。我虽然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感到很值得，因为为了保卫党、保卫祖国、保卫首都，我尽到了一名战士、一个汽车驾驶员的责任。

6月3日晚，我团奉命从平安路集结地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执行清场任务。我作为团里临时汽车连的代理排长，心里很明白，这次行动，事关重大。一小撮制造动乱的家伙很清楚，部队清场之日，就是他们失败之时，他们肯定会作垂死挣扎，丧心病狂地阻扰部队的行动。团里编队时，我担任卡车首车驾驶员。我感到，北京的局势已明显恶化，部队这次开进有危险，司机更危险，首车司机算是险上加险了。但

我想得更多的是首车司机的责任重大，我这台车拉着30多号人，后面还跟着25台汽车。我的车能否顺利开进，关系到整个车队的行动，我一定要开好先头车。晚10点半左右，当车行到永定路和复兴路的交叉路口时，歹徒们煽动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向车队涌来，有的暴徒叫喊："快动手打呀！砸呀！"还有人叫嚣："先打掉前头的司机，他们就动弹不了了！"顿时，砖头、石块雨点般的砸在我的车上，驾驶室前面和两侧的四块挡风玻璃全被砸得粉碎。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我没有感到惊慌。突然，从左侧飞来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在我的左耳根部，当时只觉得两耳轰的一声响，眼前一黑，被打懵了。但是，我的手没有离开方向盘，车还在往前走。一阵阵难忍的剧烈疼痛，伤口的血从头上流到身上。当时挨着我坐的军务股长陶祥礼同志，探过身来一看，只见我左耳根部有一条大口子，皮肉外翻，鲜血直流。事后我才知道，我这处伤口长5公分，深2公分，颅骨骨板受损、小动脉血管破裂。陶股长见我伤势很重，就撕开两个急救包给我包扎，但止不住血。不一会儿，血染红了衬衣，染红了方向盘。我的头不由自主地晃动起来，并感到一阵阵晕眩。我使劲咬紧牙关，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陶股长担心地问我："能不能坚持?要不要换人?"车上的战友们也探出头来关切地问："排长，你挺得住吗?"战士小孙还把出发前我让给他的钢盔递了过来，他后悔地说："要知道坏蛋专门打开车的，我说啥也不该接你的钢盔！"战友们的关心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我想，作为一个司机，驾驶室就是阵地，方向盘就是武器，在保卫共和国的关键时刻，只要我能动，伤再重也不能离开岗位！我大声地回答说："大家放心吧，我能行，能坚持，只要我不倒下来，我们的首车就不会停！"为了减轻伤口的疼痛，我抓

起水壶灌了一口水，吞下几颗去痛片，坚持一步一步地继续向前开进。

当晚11点半左右，车队行至公主坟时，我看到情况越来越严重，路上出现了燃烧着的军车，许多公共汽车被当作路障，车队经过时不仅要受到砖块、石块的袭击，还有人向车上扔燃烧瓶。由于人多，障碍阻拦，先头部队疏通后的道路只有3米多宽，只能通过一辆卡车。如果稍不注意方向，车辆就有可能被路边的火障引燃或压伤群众，稍不注意跟进速度，车队就有被暴徒分割包围的危险。可是，就在这危急关头，我的车突然晃动了一下，熄火了。我判断是有人破坏了油路。陶股长急着要下车查看，我一把拉住他说："这个时候，怎么能让你下去呢?再说，你又不会修车。"我忘记了伤痛，一下子跳出驾驶室。坐在驾驶室右边的韩连长和车上的三四名战士，也马上跳下车，用身子挡住我，保护我修车。这时砖头、瓦块、汽水瓶不断向我们劈头盖脸打来。我一查看，果然是油路被破坏了，于是，我迅速修复了油路。就这短短一两分钟内，我身上又有10多处被砸。当我拉开车门上车时，突然"啪"的一声，歹徒从前面向我开枪了，子弹从我左侧穿过，把车门打穿了一个洞。我低头一看弹着点，这是冲锋枪或半自动步枪打的，如果再向右偏那么一点，我就可能"光荣"了。当时，我火冒三丈，"呯"地一下关上车门，迅速启动了汽车。我心里想，歹徒们朝我开枪，他们就是要打死司机，打掉首车，阻拦清场。哪有那么便宜的事！你要打死我，我非要把车开到天安门不可。虽然我心里明白，但由于失血过多，觉得越来越难受，胸口象压了个磨盘，心里一阵阵发慌，呼吸困难，四肢发软，脚使不上劲。为了保持神智清醒，精力集中，我不断让陶股长用水壶的冷水打湿毛

巾，给我擦脸，隔一会儿就抠点清凉油，擦在太阳穴上。为了保证驾驶平稳，我上身前倾，把小臂压在方向盘上，竭尽全力操作。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坚持、坚持、再坚持，一定把车开到终点。

4日凌晨3点30分，我们车队开到了西单路口。这个地方是暴徒阻止部队向天安门开进所设置的一道重要防线。几百米的隔离墩在公路上横七竖八，10多辆燃烧着的汽车挡在道路上。暴徒们在这一带施暴最凶狠、最残忍，打、砸、抢、烧、杀无所不为。一些暴徒从楼上、马路边、人群中，用半自动步枪、小口径步枪、火枪等武器，明目张胆地向部队射击。为了清除路障火障，我们的车队停了下来。当时我的车就停在长安剧院以西20米处，我始终脚踩油门不敢熄火，准备道路一通立即前进。就在这时，“叭”、“叭”几声枪响，隐蔽在剧院二楼门台广告牌后面的暴徒，一连向我开了好几枪。我的左胸、右肩先后被火枪、小口径步枪子弹打中，受伤11处，其中10平方厘米的伤口就有两处。挂在驾驶楼里的军上衣被打得象马蜂窝一样。身边的水壶也被子弹打穿了，水漏得一滴不剩。这时，前边的路障已经排除，后边的车和战友们都等着我，看着我，一种责任感使我不顾一切，用尽全力轰起油门，迅速向前开进。我一边驾驶，一边对陶股长说：“快帮我缠住伤口。”陶股长急忙在我枪伤处缠了两个急救包，又把一条毛巾撕成4条，紧紧地缠住我的胸部和右肩。但是，我每一次呼吸和挂挡都要使伤口的血不断往外淌，陶股长只好又将一卷卫生纸堵在我的胸口上，一会儿，也被鲜血浸透了。此时，我眼前阵阵发黑，感到浑身没劲，方向盘越来越重。我让陶股长搂住我，夹紧我的右臂，支撑着我继续驾驶。由于我右胸和右肩伤势很重，挂挡非常吃

力，我就跟陶股长说："股长，我的手使不上劲，你得帮我挂挡。"陶股长着急地问："怎么挂？"我告诉他："你就按我右手用力的方向使劲就行。"在陶股长的配合下，我用双肘撑在方向盘上，保持身体平衡，用尽全身力气保证车辆行驶。那时，我意识到，自己正处在生命的危险时刻，说不定马上会倒下，必须争取时间把车开上去。于是，我瞪大眼睛，紧紧盯着前方，朦朦胧胧地按习惯动作操作车辆。陶股长、韩连长不断鼓励我，我自己也在心里默默地念着："快到了，要顶住！"、"快到了，不能倒下！"开着开着，突然眼前一亮，汽我进入了部队设置的警戒线以内，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了。一股胜利的喜悦使我增添了力量，又继续把车开到了新华门东侧。就这样，我带着枪伤，又坚持开车半小时。陶股长激动地说："张震，你的任务完成了。"我一听，从头到脚一松劲，再也挺不住了，马上失去知觉，晕倒在方向盘上。后来同志们告诉我，在我晕倒后，陶股长和团李政委立即找到中央警卫局的同志，请他们帮助抢救。同志们打开车门，看见我浑身是血，趴在方向盘上，脖子、肩上、胸前缠着4个急救包，方向盘、座垫下、驾驶室的地板上都是血迹，便很快把我送进解放军305医院抢救。

我在进医院后，医生给我的左耳根部缝了8针，从我身上取出不少豆粒大的火枪铁砂，并从右肩取出一颗小口径步枪弹头。当医生和护士们了解到我身负重伤不丢方向盘，坚持3个半小时完成开进任务的经历后，都称赞我是个"钢铁战士"。我于7月12日出院后，团里领导根据医生的建议，安排我回驻地休养。我当即向领导表示，制止动乱、平息暴乱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我一定要和同志们一道继续努力，为圆满完成戒严任务做出新贡献。

为党为国不畏艰险，勇敢机智完成任务

——“共和国卫士”某部参谋安卫平

首长和同志们：

我叫安卫平，是司令部参谋。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我牢记党的教导，心系共和国的安危，不忘军人的神圣职责，先后28次执行了侦察情况、传递命令、收拢失散人员、粉碎反革命暴徒猖狂反扑和搜捕歹徒等任务，其中有21次是只身一人单独执行任务。下面，我把自己的一些情况向首长和同志们作个汇报。

6月3号，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一时间，风云突变，黑云压城，党和国家的命运、首都人民的安全，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下午5点50分，我们集团军奉命紧急入城。我随军首长一起行动。当时，各部队在开进途中，遭到了一些暴徒疯狂的袭击、惨无人道的欧打和非法绑架。由于一小撮反动分子的煽动，成千上万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拦堵戒严部队，使一些部队被分割，部分官兵被冲散，部队前进极度困难，电台根本无法工作，通信联络一时中断，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冲破重重围堵，到达城区开设了集团军指挥所，接着，军长带着我到天安门广场察看了情况，回来后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这时军长把我叫到跟前，说：“安参谋，现在交给你

一项紧急任务，一是要迅速查明各部队开进情况，二是要传达我的命令，部队要不惜一切代价向天安门广场、建国门立交桥等指定位置开进，确保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顺利完成！”说心里话，我一个人，在这么大的北京城，找那么多的部队，就是平时也是很不容易的，何况现在乱哄哄的，天色已晚，情况又是那么复杂、险恶。但是我想到，我们的党正在遭难，我们的共和国正在流血，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革命军人，作为一个集团军参谋，决不能在这个时候当孬种。别说你扔砖头，抡棒子，就是天上下刀子，我也要闯。我二话没说，换上一套便装，借了一辆自行车，就出发了。晚上9点20分，我赶到了建国门立交桥。这里我们的两支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当时，桥上桥下黑压压的全是人，把部队围了个水泄不通。叫骂声、起哄声就象开了锅一样。为了找到部队领导，我拚着命地往里挤。当时，我的处境是很难的。由于我穿的是便衣，不暴露身份吧，干部战士就不告诉你领导在哪里；暴露身份吧，就可能被歹徒盯上，引火烧身。我顾不得那么多了，反正就这一百多斤，豁出去了！我一次又一次向战士出示自己的军官身份证，向他们打听部队首长的位置，终于在桥的东北侧找到了某团巩政委。当时，巩政委站在一辆指挥车旁，被人群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他正在那里向人群搞宣传。我好不容易才挤了进去。这时，几个青年一边扒拉我，一边问：“你是什么人？挤进去干啥？”我说：“我是大学生，想找解放军对对话，不行咋的？”我边说边往指挥车上靠。车上的警卫员不认识我，以为我是坏人，就使劲往外推，我赶紧从裤兜里掏出军官证悄悄地递了过去，低声说：“我是军里的安参谋，现在情况紧急，快把你们巩政委叫到车里来。”当时，巩政委也十分焦急。我立即向他讲述了天

安门广场附近的态势，传达了军长下达的“固守建国门桥，保证天安门广场顺利清场”的命令。听了上级的命令。巩政委心里踏实多了。我离开指挥车时，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因为，我虽然自称是大学生，可我晒得黑不溜秋的，又留着一头短发，还钻到车里半天没出来，人家肯定以为我不是“大兵”，就是“老便”。我刚走没多远，几个家伙就跟了上来，有个小子一把拉住我的左胳膊，说：“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当时就急眼了：“你干啥，想打架咋的?”趁这小子一楞神，我一甩胳膊，就扎进人堆里去了。由于这里的部队及时接到了首长的命令，他们加强了防守，牢牢控制了建国门桥，牵制了数万涌向天安门广场的人群，减轻了广场部队的压力，有力地配合了清场任务的完成。接着，我又骑车继续往东走，先后找到了三支被围堵的分队，向他们传达了首长的命令，还协助官兵制止了两起暴徒砸烧军车、欧打官兵的暴行。夜里11点半钟，我返回了指挥所。

在指挥所，我喘了口气，嚼了两口干粮，又听说天安门广场形势严峻，我们赶赴广场部队的进展情况还不清楚，就向首长提出到广场侦察一下。到了广场一看，那里人山人海的，一些暴徒手持棍棒，横冲直撞，有的正在金水桥前焚烧一辆装甲车，我感到广场的局势十万火急，立即跟车返回指挥所，向首长报告了情况。接着，我马不停蹄，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侦察部队到位情况。到了历史博物馆门前，我看到有一支部队正与上千人僵持在那里，我想弄清是不是我们的部队，就从人群中挤了上去。我向战士出示证件，说明了身份，了解到这支部队是兄弟军区的一个炮师。这个师的陈师长告诉我，该师是临时配属某集团军执行任务的，部队到达广场后还没与该集团军指挥所联系上。由于他们都身穿军装，没有

便衣，进出不便，他让我出去时，顺便帮助他们找一下指挥所，报告一下他们的到位情况。我想，广场部队的行动分分秒秒都关系到共和国的命运，兄弟部队的困难，也就是我们的困难。便对陈师长说："我一定完成任务！"当我挤出人群往外走的时候，被两个头扎布条的人拦住了，他们问："你到里面干什么去了？"我灵机一动，朝博物馆一指，说："我是这里的工作人员。"他俩还要问，我寻思着，他们要是再问下去，我就要露馅了，可不能跟他们扯了，走人吧。我拔腿就跑，穿过闹闹哄哄的人群，闯出了天安门广场，按着陈师长告诉的位置，七拐八拐找到了指挥所。当时，这个集团军指挥所的首长正在查找这个师的到位情况，一听他们已经开到历史博物馆，非常高兴。一位首长写了个条子，说，你路熟，为了争取时间，能不能再辛苦一趟，告诉炮师"原地待命，并立即派联络员来指挥所"，我说："行。"当我返回炮兵师的时候，陈师长非常感动。我完成这项任务后，立即返回到军指挥所。

4日凌晨，我们军先后有部分部队陆续到达了天安门广场。为了掌握部队完成清场任务的情况，向广场几个不同建制单位明确指挥关系，军长再次派我进入天安门广场。这时，清场刚刚结束，部队封锁了广场各个路口。我到东南口一看，有上千人正围在那里，有的恶毒谩骂，有的往广场扔石头、甩瓶子，进去很难。我又到了东北口，情况也差不多。我一寻思，哪都这个样，放开胆子造吧。刚往人群里一挤，就听有人喊："哎，你疯啦，进去找死呀！"刚过警戒线，又听有人吵吵，"这小子是便衣"。这时，前方的武装士兵也朝我跑来，举枪告警，令我退出。当时的情况还真有点危险性，身后的歹徒发现我是便衣，可能袭击我；前面的战士也可能把

我当成坏人而误伤我。我顾不了那么多了，边走边掏出军官证，并高高地举起，好让战士们看清，战士们查明我的身份后，才放我进去。我立即逐团了解情况，传达首长的命令。就这样，从3号晚到4号上午，我先后六进六出天安门广场。事后，大伙对我说:“你小子可真够虎的啦”。我琢磨着，要说虎还真有点儿，都啥时候了，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没点儿虎劲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我们部队在开进途中，采取了极大的容忍和克制态度，有的干部战士被冲散，下落不明。我从4号下午开始，根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情况，奉命寻找失散官兵，一直找到5号0点30分才返回指挥所。我眯了一会儿，吃了点饭，又蹬着自行车出发了。到中午11点多钟时，终于在空军某部队机关找到了我们集团军与上级失去联系的138名官兵。这些同志在开进途中表现得非常顽强，威武不屈，大义凛然。为了不误伤群众，他们忍辱负重，为了保卫祖国，保卫宪法，保卫人民，他们不怕流血牺牲，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共和国卫士”崔国政就是他们的战友。我决定把他们带到天安门广场归队。大家知道5号这一天，北京市的空气依然是很紧张的，歹徒们打、砸、抢、烧、杀的暴行仍很猖獗。当时，在空军某部队机关驻地斜对门100多米远的地方，就围着近千人，有的砸汽车，有的砸玻璃。为了防止意外，确保失散的官兵全归队，我又骑着自行车详细勘察了几条行进路线，对途中可能遇到的围堵、袭击等情况，做了充分准备。回来后，我通过电话向军首长报告了行动方案。为了便于指挥，我脱了便服，换上了军装，把人员集合起来，我说:“我是集团军司令部安参谋，奉军长命令来接应大家，现在，外面的情况很严峻，我们随时都有被袭击的危险，大家要提高警惕，听从指挥。”

之后，我们编成了四路纵队，将两台没有被烧的军车夹在队伍中间。当时，由于人员步行，军车跟进，行军速度较慢，为了保证战友们的安全，我在前面第一个开路，并派一名战士穿着便衣，骑着自行车在前面侦察。当我们走到崇文门外大街的时候，发现前面800多米远的崇文门路口(这是崔国政烈士牺牲的地方)围着许多人，有好几辆大客车横在路口中间。我想:这里是交通要道，路障重重，车辆勉强可以通行，部队一旦受阻，后果不堪设想。我命令部队跑步前进，自己带着四名战士，乘坐吉普车到达路口，我们迅速出击，驱散了企图设置障碍的歹徒，部队快速闯过了崇文门路口。当行进到前门东大街时，发现有新设置的路障，车辆根本过不去。我立即带领部队沿东交民巷迂回开进。到了台基厂大街，我们又遇到了一大群人的阻拦，一些歹徒不断往队伍里扔砖头、石块和瓶子，我不顾危险，带着几名战士打头阵，后边的部队奋力冲了过去。下午2点半钟，138名失散人员及武器装备、车辆安全到达天安门广场。这时，我已连续奔波两天两夜了，这中间只睡了两个来小时，要说不累，那是瞎话。可是，当我听说双井地区一家工厂收留了我们部队失散的8名官兵，我的精神头又上来了。我咕咚咕咚喝了一肚子水，把嘴一抹蹬上车子就走。前前后后用了3个多钟头，把这8名同志安全地带了回来。就这样，在平暴期间，我先后找到了失散人员250人，并亲自把146人带回了部队。

天安门广场清场结束后，反革命暴徒不甘心失败，继续制造新的暴行。6月6号凌晨1点多钟，我侦察回来睡了不一会儿，刘参谋就把我扒拉醒了，说是“有情况”。一听“有情况”，我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原来，在和平街北口公共汽车终点站，聚集了数千人，一伙歹徒携带抢夺来的枪支和

自制的武器，灌制了大量的汽油瓶，扬言要焚烧停在那里的28辆公共汽车。他们狂妄叫嚣："谁敢来阻止，叫他们有来无回！"、"要让全市交通瘫痪，要把北京搞乱！"军首长考虑到我路比较熟，就让我为某师张师长带路，去北京市委接受任务。当时，通往市委的建国门内大街和东长安街路障很多，暴徒活动频繁，还时常打黑枪，普通军车难以通过，我们就搭乘兄弟部队的巡逻坦克。由于坦克乘员座位有限，也为了给驾驶员指路，我就搭乘在坦克车外靠近靠驶员的位置。我一只手死死抓住炮管，一只手为驾驶员指路。由于路上障碍物高，坦克颠簸的很厉害，有两次我差点从坦克上摔下来。到了北京市委，陈希同市长和李锡铭书记亲自给张师长交待了任务。返回途中，我们遭到了歹徒的袭击，我当即指挥战士进行还击，击溃了歹徒。2点50分，我们返回驻地后，部队已经整装待发。这时，我已完成了军首长交给我的带路任务。但我考虑到，这场战斗是天安门清场后又一次重大的行动，我对道路又比较熟悉。便主动向军长提出要随部队一起参战，得到了首长批准。由于兄弟部队的坦克奉命执行其它任务撤走了，我们就全部乘卡车前往。我考虑到暴徒手中有武器，途中可能被袭击，就主动要求带第一台车。作为一个参谋人员，我深深知道带首车的危险，但我更加懂得，首车在整个行动中的作用。出发前，我向张师长提出了部队应在距目标50至80米处下车出击，以防止停车过近不利于展开战斗队形，容易遭歹徒袭击；停车过远不利于达成进攻突然性的建议，被张师长采纳。开进中，我慎重果断地处置情况，当距和平街北口一公里，隐约能看到灯光的时候，我让司机闭灯驾驶，隐蔽接敌；当距离目标只有五、六十米远的时候，我按预定方案，命令司机立即停车，张师长指挥部队迅速出击，并带

我和其他几名同志冲在前面。歹徒们看到解放军来了，有的撒丫子就跑，有的点燃汽油瓶，妄图纵火烧车，还有的躲在暗处打冷枪。广大官兵果敢顽强，迅速扑灭已经燃烧的汽油瓶子，保护了28辆公共汽车，并当场抓获了28个歹徒，整个战斗只用20分钟，我无一伤亡。这场战斗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暴乱分子的猖狂反扑，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弘扬了我军的威武精神，赢得了人心，鼓舞了群众。陈希同市长打来电话，代表北京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全体官兵表示感谢，戒严部队指挥部发来了嘉奖令，总参、总政给予了通报表扬。

首长和同志们，在平息反革命暴乱斗争中，我只是作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工作，我决心以崔国政、刘国庚等十位“共和国卫士”和戒严部队广大官兵为榜样，大力发扬邓主席倡导的“五种革命精神”，为夺取这场斗争的彻底胜利，捍卫党、捍卫共和国、捍卫人民的和平劳动成果，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为保卫共和国奉献自己的一切

——“共和国卫士”某部班长余爱军

首长和同志们：

我叫余爱军，下面，我把自己在赴京执行戒严任务、平息反革命暴乱中经历的一些事情，向首长和同志们作个汇报。

我们团是5月20日接到赴京执行戒严任务命令的。经过1100多公里的摩托化行军，到达京郊集结地域。待命准备期间，我们认真学习“4.26”社论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对动乱，我们是看透了，只要有它存在，首都就好不了，国家就好不了。为此，我和班里的战友们都向党支部递交了决心书、保证书。作为红军团队叶挺独立团的新一代，我们决心发扬铁军的光荣传统，为保卫人民共和国立新功，决不让老前辈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毁于一旦。作为一班班长，我比班里其他同志还多想了两点，一是在连队，我们一班是当排头的，有什么急难险重的任务，领导总是交给一班。二是在部队，段长是兵头将尾，干什么都要做模范、当表率。的确，当时我已意识到了任务的艰巨性，做好了为保卫共和国奉献自己一切的准备。

6月3日晚，我们团按预定方案到达六里桥后，又接到了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命令。当时，时间很紧迫，接到命令马

上就要出发。连长告诉我："咱们连是全团的后卫连，你们班担任连队的后卫，负责收容断后任务。"我把班里8名战士叫到一起，来不及说别的，只要求大家把枪背好，把钢盔戴好，把鞋带子系结实。接着，队伍就出发了。部队行进到广外大街铁路公路交叉路口时，一列火车横在道口上，把路封得死死的。车厢上边、道路两旁站满了不明真相的群众。歹徒们狠劲地往队伍里扔石头、砖块和瓶子，当场许多同志被打伤，我身上也挨了两下。为了不让后边的群众往前挤，我迅速把全班集合起来，手挽手地组成一道人墙。掩护大部队通过后，我和全班同志才从车厢底下钻了过去。刚过铁路，就见一个身背药箱的军医被打倒在地，满脸是血，石头、瓶子还在不住地往他身上砸。我一个箭步冲上去，迅速把他拉起来，让班里两个战士架着他前进。这是我们出发后收容的第一个伤员。随着部队往前推进，围阻越来越重，面对这严峻的形势，我告诉班里战友，一是不能掉队，掉队了让歹徒弄去死活难保；二是不能倒下，不倒下有钢盔护着，倒下了就可能被砖头、石块砸破头。我们班跟在大队后面，一边防止后面的袭击，一边收容掉队的伤员。当跑到菜市口过街天桥时，一伙暴徒站在天桥上和路两旁，高声叫骂，用砖头、石块、木棍往队伍里砸。在整个队列中，当前卫的突破难，当后卫的挨打重。不长时间，我们全班8名同志都受了伤。当时，我只有一个心愿，只要不把我打得不能动弹，就要和战友们一起冲到天安门广场。突然，一块砖头砸在我们班身材较小的战士王桥的膝盖上，他一下子跪倒在地上，随即钢盔被甩出两米多远。我一看不好，大喊了一声："王桥，快站起来！"随即我就冲到路中间，左手一把抓起钢盔。就在我直起腰来的一瞬间，一块砖头重重地砸在我的右眼上。我只觉得脑袋

"轰"的一声响，象有一颗炸弹在头顶上爆炸，顿时，眼前一片漆黑。我急忙用右手捂住眼睛，感到粘糊糊的东西顺着手指缝往外流，鼻子里、嘴里也往外淌血。我知道自己伤的不轻，但我怕影响班里战友，便一声没吭，站起来转身把钢盔扣在王桥头上。班里几个战友看我脸上、军装上到处是血，立即围上来要给我包扎。我心里很清楚，在现在的情况下，不用说包扎，就是停一会儿，都要多挨几下砖头石块。我大声说："我没事，别管我，赶快扶着伤员跟上队伍，谁也不能掉队！"说完，我拉着王桥的手，一瘸一拐地向前跑去。跑不了多远，我感到很不得劲。于是，我告诉王桥："你抓住我身后的子弹袋，无论如何不要松手，我拖着你前进。"说完，我右手捂着眼睛，背后拖着王桥，又往前跑了一段。到了三角地，突然，我发现胡同口有四个暴徒在撕扯着一个战士，旁边还有两个歹徒在摆弄着从战士手中抢去的冲锋枪，情形十分危险。我赶紧命令身边四个负轻伤的战友："快去救！"他们立即冲了过去，三拳两脚就把歹徒打跑了，救回了那个战士，把冲锋枪夺了回来。当我们跑到和平门十字路口时，两辆首尾相接的大客车把路堵住了。见此情景，本想绕过去，可又一想，我们虽是团的后卫，但我们团是全师的前卫。不把路障排除，后面的部队就要受阻。于是，我高声喊："大家快去推开大客车！"十几个人加上后面上来的同志，一鼓作气，把右侧的那辆大客车推开了。这时，我只觉得眼发黑，头发晕，站立不稳。战友们见我难以坚持，便劝我："班长，你的伤太重了，我们轮换背你吧！"危难时刻，战友们对我的关怀，给了我巨大的温暖和力量，我看他们身上都有伤，怎么忍心让他们来背我呢？我忍着剧痛说："战友们，我能挺住，大家搀好重伤员，快向天安门方向冲，咱们不能掉队！"我让两个负

轻伤的战士背着一名重伤员，另一名重伤员由一名战士架着，其它同志 相互搀扶着，我仍然带着王桥。就这样，我们班8名战友，收容了9名伤员，艰难地行进了5里多路，终于，在6月4日零时45分，到达了天安门广场的南侧正阳门，全班不缺一人，没丢一枪一弹，没少一件军用物资。

到了天安门广场，连队战友们马上围了过来，连长见我浑身是血渍，半边脸肿得象个馒头，马上让卫生员给我作了包扎。接着，要把我推上急救车。我想我好不容易到了天安门，一定要参加清场。站在天安门广场，我心里非常激动，这就是我们战士朝思暮想的圣地啊！可是，现在却被糟踏得不象样子，真叫人心疼。事实使我更加明白了，我们不来戒严，不把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垃圾”清除掉，党无安宁，国无安宁！连长见我不上车，着急地说：“你不去住 院，眼睛怕耽误了。”我说：“右眼不行，我还有左眼！”第二辆救护车来了，我还是没上。第三辆大客车开过来后，连长和卫生员硬是把我抬上了车，关上了车门。这是一台红十字会用于救护伤员的大客车，车上共有38名伤员，5、6名医生。车开出不远，为了躲避路障，客车撞在了路边的大树上，司机当场被撞晕了。这时，几名暴徒煽动一些群众围了上来。暴徒们用砖头、木棍猛砸车门，狂叫着：“让我们看看车里伤员，是大兵就打死……”我听见砸车门和 叫骂声就站 了起来，大声说：“我们这些战友都是被砖头石块打伤的，都是重伤，决不容许你们再伤害他们！……”这时，几名医生也一齐涌向车门和他们讲理。乘此机会，一位会开车的医生赶快发动车，谁知，汽车没油了。几位医生急得没办法，高声喊着：“同志们，车上的伤员快不行了，请大家帮忙推推车！”话音刚落，许多群众跑到车后，一齐推着车。几名暴徒见围观群众倒向了我们伤员一边，

自知理亏，都灰溜溜地走掉了。我站在缓缓运行的车上，看到车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20多名群众用力推车，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激之情。他们是在救我的命啊！是在救38名伤员的命啊！我的眼泪禁不住涌了出来。暴徒们砸伤了我的眼睛，我没掉一滴泪，眼前这动人的情景，使我控制不住自己了。我由衷地感受到，还是好人多呀！只要讲明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理解我们的，是支持我们的，军民还是一家人啊。这20多名群众硬是用两只手把大客车推到了就近的北京医院。

当晚11点钟，我们又转到了北空后勤门诊所。我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迷迷糊糊觉得医生给我解下了缠在头上的纱布。不一会儿，一个医生说："右眼穿透伤、晶体脱出，马上手术。"接着，我就昏迷过去了。第二天上午，我醒来时，只觉得右眼眶塌下去了，顿时，我意识到右眼没有了。我心里一阵剧烈跳动，这是真的吗？我真的永远失去了一只眼睛吗？不！我不能没有眼睛啊！我是一个战士，我需要一双好眼睛保卫祖国；我是一个炮兵班长，我需要一双好眼睛指挥打炮；我才23岁，我需要一双好眼睛去生活……。住院的头几天，我的眼睛疼痛难忍，心里格外烦燥，心事很多。我是一个超期服役的战士，去年结了婚。由于家里人口多，没房住，我爱人一直住在娘家。今年5月12号，她已怀孕8个月了，匆匆来到部队，打算在部队生孩子。5月20号，部队接到了上北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当时，可把我难坏了。看看妻子，想想任务，觉得哪头也舍不得。思量了又思量，我还是绕了个圈子对爱人说："你看这事真不凑巧，我是个班长，又刚入党……"我的话还没说完，她的眼泪就下来了。她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对我说："爱军，你放心地去吧，我能照顾好自己……"当天

下午，我就把她送上了车。躺在病床上，我老是想着她留下的那两句话，算计着，不知她生了没有？不知是生个男孩？还是女孩？不知谁在照顾她？每当想到这些，我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欠债感。可是，当我回过头来想想，想到父亲的嘱咐，想到部队的教育，想到军人的职责，心里又觉得坦然了。我父亲是个当了20多年村党支部书记的老党员，临入伍时他嘱咐我说，咱家祖祖辈辈很穷，要不是党领导得好，永世也难翻身。现在日子好过了，千万不能忘了党的恩情！入伍5年，我由一个不懂事的农村青年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当上了班长，而且成为全团的“训练标兵”、“神炮手”，亲手和指挥发射炮弹76发，命中71发，16次受到嘉奖。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心里亮堂了。作为一名军人，必须履行宪法赋予的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和平劳动的使命。我可以欠妻子的账，可以欠父母的账，甚至可以欠还未出世孩子的账，但不能欠党和人民的账，不能欠共和国的账！军人的职业就意味着牺牲，为了保卫共和国的安宁，不要说失去一只眼睛，就是失去了生命也值得。这样 想，我心里很踏实。我惦念着父母、妻子，更惦记着班里的战友，惦念着连队，惦念着平息暴乱的任务。我怎么也住不下去了。 第8天，我找到 医生说：“我好了，我得回连队去。”医生把眼 睛一瞪说 ：“别开玩笑了，你至少要住3个月院。”我又找另 一个医生，他也说：“你的伤很重，要多住些时间，如果不彻底治好，另 一只眼睛也难保住。”晚上，我越想越呆不住，又去磨医生护士，我说：“我回连队呆几天，再回来。”经不住我再三请求，医生给我开了一大包药，在手术后的第9天，让我出院了。

回到连队时，战友们 一 下 把 我围了起来。我们班的几个战友看到我回来了，有的摸我的眼睛，有的拉我的手，有

的抱着我失声痛哭。王桥一边哭一边说："班长，你是为了救我才失去一只眼睛的啊……"见到战友们，我的心情也很激动，眼睛禁不住一阵发酸。但是，我怕因自己的情绪影响战友，强忍着没让眼泪流出来。负伤以后，为了不使父母、妻子惦念，出院后的第3天，我就穿上一身头天洗好叠好压在枕头下的军装，戴上墨镜，在驻地天坛公园照了张全身像，寄回了家。我还找到几个与我同时入伍的老乡，要求他们写信时不要透露我受伤的事，免得家里人跑到北京来，影响执行任务。现在，301医院已给我装上了一只假眼睛，我想等完成了戒严任务回家时，再把实情告诉父母、妻子，相信他们是会理解的。回到连队后，我要求上岗执勤，连长说啥也不让。我就帮厨、打水、扫地、整理内务卫生，凡是我能干的，我都尽力去干。我觉得，我是共和国培养出来的一名青年战士，我虽然失去了一只眼睛，但我决不会失去对生活和工作的信心，我要用笑脸对待人生，继续努力工作，为夺取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彻底胜利贡献自己的一切，永远做一名保卫共和国的忠诚卫士。

把真诚的爱献给共和国

——“共和国卫士”某部排长游德高

首长和同志们：

我是游德高同志所在连的连长。我们一同来北京执行戒严任务，一同参加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由于他在开进天安门广场途中身负重伤，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不能亲自汇报。这里，我向首长和同志们介绍一下他的事迹。

一、宁肯舍弃家庭的利益，也要维护共和国的安宁

游德高1982年11月入伍，今年刚满25岁，是军校培养出来的青年军官。4月初，北京的学潮一开始，游德高就十分关注事态的发展。《人民日报》“4．26”社论发表后，他认识到极少数人在蓄意利用学潮制造动乱，对这场政治斗争的性质和复杂性看得更清楚了。他组织全排同志认真学习，动员排里两名战士给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亲友写信，劝阻他们不要参与静坐、游行。作为军人，他准备随时听从共和国的召唤。

5月20日上午，部队接到了赴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游德高第一个向党支部交了请战书，决心站到这场斗争的最前列，完成好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正当他带领全排作出发前准备工作时，收到妻子的来信，得知她不慎摔伤，流产住

院的消息。游德高吃了一惊，心里十分不安。他们是今年2月份结婚的。当小学教师的爱人，很盼望早点有自己的孩子。这次摔伤流产，她不仅伤了身体，心理上也会受到不小的打击。不幸的事情接连而来，正当游德高为妻子担忧的时候，又接到一封“母患癌症速回”的电报，游德高看后，心如刀绞。母亲身体一直不好，但得了绝症却是万万没有料到的。他家住四川省内江县一个山村，母亲长年卧病在床，父亲年近花甲，患有哮喘病和高血压，承包了十几亩责任田，大妹妹只得辍学，操持家务。妻子流产，母亲患癌症，这突如其来的双重不幸，使游德高这个硬汉子落下了眼泪。他恨不得立即回去，照顾病中的妻子，尽到丈夫的责任，守侯在母亲的床前，尽到做儿子的孝心。可是，国事家事不能兼顾，尽忠尽孝难以两全。游德高想到，共和国正处于危难之际，正需要我们军人履行神圣职责；排里新战士多，执行首都戒严这样重要的任务，我作为排长怎么能离得开呢。家里需要我，国家更需要我，家事急，国事更急。有国才有家，国宁才能家安，为了制止动乱，保卫共和国的安宁，家庭这一头只好舍弃。他给家里发了一封：“训练紧不能回”的电报，并寄去100元钱，毅然带领全排踏上了进京的征程。

二、宁肯自己流血负伤，也要保护战友安全抵达天安门广场

6月3日，北京的动乱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当天下午，我们部队奉命由南苑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执行清场任务。到京后的所见所闻，使游德高预感到今天的任务非同往常，自己肩上担子很重。他们排共有35名战士，除3名班长外，其余都是入伍不到50天的新战士，年龄最大的19岁，最小的才16岁。面对这些刚刚离开校门，稚气未脱的新战士，游德

高暗暗告诫自己：我是一排之长，战士的父母[illegible]我，我有责任保护好他们。就是困难再多，危[illegible]自己流血牺牲，也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把[illegible]地带到天安门广场，使他们在斗争中经受锻炼[illegible]

车队一上路就走得很艰难。一些暴徒煽动[illegible]众，设置路障，围堵军车。游德高见车尾没有[illegible]被砸伤，就把新战士推到车厢前部，自己站到[illegible]堡南路。车队受阻无法前进，上级命令我连下[illegible]环路向东伴动，掩护大部队通过。行动前，游[illegible]了周密安排，把3个班编成9个战斗小组，防止[illegible]散；安排5名身体强壮的战士扛物资，4名年小[illegible]量轻装，并由专人帮助，防止掉队；把子弹箱打[illegible]免被暴徒发现、抢劫；他还把全排人员召集在[illegible]班长孙文亮为排长的代理人，假如他自己在开[illegible]外，由孙文亮接替指挥。行军中，他带领3名班[illegible]排。通过木樨园铁道口时，左侧有一伙暴徒趁着[illegible]基上的石块向队伍猛砸，战士们的头盔被砸得[illegible]德高立即冲到队伍左侧，指挥战士拉开距离，[illegible]地段。歹徒们发现他是指挥员，石块雨点般地[illegible]的腰部和左腿被砸得鲜血直流。他没有躲避，[illegible]直到战士全部通过道口，他才离开。在永外大往[illegible]路口，一伙暴徒煽动一些不明真象的群众，推着[illegible]车，从正面冲撞过来，眼看新战士有被撞伤、冲[illegible]游德高带着三名班长迅速迎上去，用胳膊和身体[illegible]朝两边挡开，硬是从车阵中挤出一条路来，保护[illegible]通过。这时，一个穿红运动衫、留着小胡子的暴[illegible]车把一拐，猛地朝走在最前面的游德高撞来。游[illegible]

重地撞了一下，钻心般地疼痛。混乱中，他的左眼
暴徒猛击一拳，眼球充血，眼皮肿了起来。在开始
行军中，游德高为了保护战友，已是三处受伤了。
令返回集结地后，担任旅梯队后卫。4日凌晨零点
再次沿木樨园、永定门一线向北开进。这时战士
时没有吃饭，不少人体力不支，开始掉队了。
气焰嚣张地尾随在队伍后方10多米处，不时投
子。游德高清醒地意识到，此刻一旦有人掉
手中，将有生命危险。他主动向我要求担负后
边大声地提醒新战士："快跟上！""不要停！""不
轮换着帮战士扛机枪、压缩干粮筒。跑着跑
现新战士陈连喜跑不动，要掉队了，他大步跨
挽住小陈的胳膊，拉着他跑。接着他又发现三
士贾庆龙，走路一拐一拐，落到了队伍的后边。
，把小贾的半自动步枪抓过来，背到自己肩
起小贾的胳膊，一手拉一个，跟着队伍往前
的小贾问："排长，天安门广场还有多远？我实在
游德高说："我也没来过北京，但我们要挺住
胜利。"此时，曾在全旅5公里越野赛中获得
高，也累得满头大汗，大口大口地喘气。小
排长累成这样子，不忍心再增加他的负担，恳
你还要指挥全排，我们不能连累你。"边说边
来。这时，游德高火了："胡闹，服从命令，跟我
他凭着对战士的一片火热的心，挽着两个战
整走了两里多路。战士小胡在跳越隔离墩时被
子弹的背包甩了出去。一群暴徒围上来，对他
一个穿着裤衩，光着上身的家伙，用手掂了掂沉

重的背包，厉声说："当兵的，里面是不是子弹？打开看看。"小胡翻身把背包紧紧地压在胸下。紧急关头，游德高冲了去，大喝一声："住手，谁再打，我就对他不客气。"说着拔出伞刀。暴徒们被他的凛然正气震慑住了，一个个呆呆着，不敢上前。游德高趁势一把拉起小胡，拽到身后，用刀护卫着，冲出了包围圈，等暴徒们清醒过来追赶时，他已经回到队伍中。

经过7公里强行军，我连通过了珠市口，前门箭楼的轮已经隐约可见。这时，4排年仅17岁的新战士江小平，因上受伤，在队伍中渐渐落到后卫排的行列里。游德高特意小江走在自己身边，以便照料。在冲过一道路障时，小江暴徒砸来的一块砖头击中左腿，倒了下去，游德高赶紧俯身子拉起小江。就在这时，一伙暴徒向游德高扑来，小江暴徒把排长围住，大喊一声："排长——"，就要奔回来解游德高厉声命令道："不要管我，快赶队！"小江只好含泪朝赶去。在游德高的带领和英勇行为的鼓舞下，全排35名战团结互助，勇猛开进，先后冲破11道路障，两道火墙，日凌晨按时到达了天安门广场指定位置，参加了清场。没失一个人，没丢失一支枪。

三、宁肯自己受屈挨打，也要避免误伤群众

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途中，情况十分复杂。谣言和煽性的宣传，使许多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失去了理智，宣传劝阻都已失去效力；一些暴徒利用围观群众作掩护，疯狂砸打我军官兵。暴徒与群众混杂一起，好人坏人难以区分为了避免误伤群众，部队应当采取的一些防卫措施难以手。游德高明白，在这样的情况下，军人只能以克制、忍的实际行动，甚至用自己的流血牺牲来教育和唤醒群众。

在木樨园立交桥附近，我连被围观群众围困。一个穿蓝衣的50多岁妇女，硬挤到队伍面前，指着游德高的鼻子谩骂，并朝他的脸上吐唾沫。游德高忍受着这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污辱，默默地擦去唾沫，没有还口。突然，后面骚动的人群向前涌了过来，把这个妇女一下子挤倒在地上。此时，人群还在继续往前涌，眼看就要把这个妇女踩伤踩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游德高顾不得多想，一个箭步冲上去，用后背拼命顶住涌上来的人群，伸手把这个妇女拉了起来。妇女得救了，但游德高的手却被踩破了皮，渗出了鲜血。当这位妇女看到冒着危险救她的，竟是刚才被自己谩骂污辱过的青年军官时，拉着游德高的手，含着泪说："多亏你了，你们解放军是好人。"说完，满脸羞愧地走了。

队伍中被砸打受伤的人越来越多，战士们的情绪越来越激愤，纷纷要求排长下命令，好好教训教训这帮暴徒。游德高要求大家必须严守政策纪律，宁肯自己吃亏受委屈，也不能误伤群众。一路上，他跑前跑后地告诫3名 班长："不要误伤群众，""绝对不能对人群开枪。" 班长李洪立 的身上、头上接连被砸伤好几处，鲜血直流。他看到一个手拎酒瓶的暴徒骑着自行车追打战士，"哗"的一声拉开了枪栓。暴徒见势不妙，掉头朝人群逃去，游德高一把拉住他说："这么多人，不能开枪。"

游德高在珠市口救新战士小江时，马路左边树荫下闪出了一个暴徒，趁他不备，举起铁棒朝他头部猛砸下来，游德高的头盔被打飞了，后脑勺被打出一条4、5公分长的血口子，他只觉得头"嗡"的一声，艰难地走了几步，差一点摔倒。为了自卫，他拔出手枪，转身对准只有四五步远的暴徒。他看到暴徒身后有很多围观的群众，这么近的距离开

枪，即使打中了暴徒，子弹穿透力也会伤着后面的群众，想到这里，他收回了枪。正当他转过身准备追赶部队时，迎面飞来一块砖头，重重地砸在他的脸上，他感到嘴巴一麻，用手一摸，两颗门牙落在手掌里，满嘴满手都是血，上嘴唇被砸豁了，左脸颊也被砸了一个3公分多长的血口子。正在这时，人群里又窜出一个暴徒，抡起铁棒，对着游德高的腰就是一棒，几乎同时，几块砖头又接连砸在他的腿和背上，他一头栽倒在地上。暴徒们见游德高倒下去，狂叫："往死里打！砸死他！"一哄而上，木棍、钢筋条、石头、砖块劈头盖脑地向他打来，一个凶残的暴徒还用自行车朝他身上猛撞。顿时，游德高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昏死过去。残忍的暴徒还不肯放过他，又扒下他的衣服，继续毒打，有人还狂叫："找汽油来，烧死他。"后来，多亏两名便衣警察冒死相救，游德高才幸免于难。

游德高在医院昏迷了7天7夜，身上17处受伤，最长的伤口长达5公分，仅头上和脸上就缝了14针。造成了严重脑震荡后遗症，将留下终身的残疾。游德高出于对人民群众深沉的爱，把生的希望让给了群众，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在医院里，人们发现他配发的8发子弹一颗不少，1发在枪膛里，7发留在弹夹里。

我们得知游德高为了救护战士、保护群众，遭到暴徒残害的消息后，全连同志都非常难过，许多被游德高护卫过的新战士都失声痛哭。大家流着泪回忆游德高以往在训练场上两次冒着生命危险救战士，这次平暴斗争中舍身忘死、英勇顽强的一桩桩感人肺腑的事迹，决心以游德高为榜样，热爱共和国、热爱人民、热爱战友，做共和国的忠诚卫士，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夺取平息反革命暴乱斗争的彻底胜利。

舍生忘死，当好开进尖刀连

——某部5连事迹报告

首长和同志们：

我们连是一个具有光荣传统的连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6次被授予“战斗英雄连”、“战斗模范连”荣誉称号，抗美援朝战争中，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二级战斗英雄连”荣誉称号，荣立集体特等功。在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我们全连官兵以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诚之心，凭借优良的军政素质，发扬战争年代那么一种革命精神，威武不屈，英勇顽强，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全连没毁一车，没亡一人，没丢一枪一弹，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出兄弟连队的车辆23台以及部分装备物资，协助公安部门捕获歹徒157名。今年“七·一”，连队党支部受到总政治部的通报表彰。下面，我把连队完成任务情况向首长和同志们作个汇报。

6月3日，由少数人制造的动乱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一时间，北京城内阴云密布，形势急转直下，我们的共和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下午2点55分，连队接受了紧急

入城、平息反革命暴乱的任务，担任全集团军的开进尖刀连。接受任务后，全连同志的劲鼓得足足的。我和指导员作了简短动员。我们对大伙说，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作为尖刀连，担子不轻，任务艰巨，全连同志要发扬"战斗英雄连"的光荣传统，为了保卫共和国，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20分钟后，全连59名官兵分乘3台卡车向指定位置东直门立交桥开进。东直门立交桥是通往东长安街的交通要道，有效控制这个位置，对于钳制和阻止车辆、人群涌向天安门广场，保证广场顺利清场，具有重要作用。下午4点零5分，当我们的车队进到左家庄地区107路公共汽车站时，受到数万人群的拦截，顿时，车队淹没在人山人海之中。一伙暴徒挑唆不明真相的群众，用砖头、石块、玻璃瓶子疯狂袭击部队。车辆的玻璃被砸碎，油路、电路被破坏，很多官兵被打伤。为保证车队继续开进，团长命令我们连强行开路。我带领本车膀大腰圆的17名战士迅速下车，分两路沿着车队两侧插入人群，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哪来那么一股子冲劲，一边高喊"赶快闪开道路"，一边用枪托抵挡棍棒的袭击，用手推、用肩扛，在人群中闯出了一条路，引导载有300多人的16辆车向前又开进了120米。这时，突然从后面冲上来一台大客车，嘎地一声横在路中间，接着，又有两辆客车将道路堵死。成千上万的人又乘机围了上来，一些暴徒纷纷爬进车厢，站在指挥车顶上，狂呼乱叫："进者亡、退者生"，"打死他们，打死他们。"他们用刀子豁开了汽车篷布，对干部战士大打出手。当时率我们开进的有赵副师长和4名团首长，3台指挥车和2台电台车成为歹徒的重点袭击目标，首长和机要人员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我和指导员看到这种情况，心里非常焦急，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宁可我们流

血牺牲，也要保住机关首长的安全。我们俩分别带领二、三十人冲到指挥车跟前，用身体把车辆围了起来。我见到师、团首长被围的脱不开身，便蹦到指挥车篷顶上，手提话筒，对着人群喊道："我也是领导，有话对我讲！"一下子就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在我向群众作宣传解释的时候，一个打扮的挺时髦、象个个体户模样的家伙挤到车跟前对我说："当官的，这兵当的还有啥意思？只要你下令摘掉钢盔、脱掉军装，我发给你们路费，保证你们的安全。"听了这话，我气得火星子直冒，毫不客气地回敬道："你算干啥吃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执行戒严任务正大光明，让我们摘下钢盔，脱掉军装，你算认错人啦。"话音刚落，又有一个家伙扯着嗓子喊："他是指挥官，让他下令交枪，不交枪就打死他。"我义正辞严地驳斥说："枪是战士的第二生命，要命可以，交枪办不到。"那帮家伙见我态度强硬，就在下面声嘶力竭地叫喊："当官的都被共产党赤化了，拉下来打死他。"说着，一伙暴徒一拥而上，把我从车顶上拽了下来，拳打脚踢，有的上来扒衣服，有的手里攥着石头往身上砸，还有个歹徒用匕首顶住我的后背，要我把枪交出来。说心里话，我活了26岁，从来没受过这样的气。1985年，在老山前线作战中，我担任突击队长，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一口气拿下了三个高地，一个人干掉了十多个越南鬼子，立了一等功，被军区树为"奋勇杀敌报国的标兵"。面对歹徒的肆意污辱和殴打，真咽不下这口气，恨不得抡起枪来痛痛快快地干它一家伙。但冷静一想，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混杂在一起，一旦开枪，就会误伤无辜群众，实在是难以下手。我在被歹徒打得浑身是伤的情况下，紧护着枪不放。连里几名战士见我被歹徒越拉越远，处境危险，便奋力冲进人群，把我抢了回来。与此同

时，我们连指导员谢国利，带人负责组织保护师首长的指挥车和两部电台车，面对砖石横飞，棍棒狂舞，我们的干部战士个个都是好样的，谁也没有当熊包。有的战士干脆趴在车上，用身体挡住砖头、石块。战士李锋见师指挥车司机的钢盔被歹徒抢走，就摘下自己钢盔给司机带上，一块石头飞过来，砸得小李头破血流。战士阎立新，在向群众作宣传的时候，眼睛被暴徒打肿了，两颗门牙也被打活了，满嘴都是血。他有泪往肚子里流，把血往肚子里咽，依然不停地作宣传。在全连官兵和其他连队的奋力保护下，师团首长和机关摆脱了围困，减轻了压力，对部队实施了有力的指挥。

午夜12点以后，形势更加恶化。一个身穿血衣的家伙，窜到我们车上，大肆造谣惑众，说部队血洗了天安门广场，死了一万多人，血流成河，有4寸多深，他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三名打着北大横幅的家伙，也紧密配合，极力煽动，人们的激愤情绪达到了顶点，空气紧张得就象要爆炸一样。在险恶的情况下，全连官兵不为所动，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59名官兵车自为战，人人宣传。指导员谢国利，针对造谣者的谎言，大讲我军宗旨和传统，用部队参加抗震救灾、抗洪抢险、大兴安岭扑火等生动事实，教育群众擦亮眼睛，不要上当。暴徒们恼羞成怒，石头瓦块、玻璃瓶子一股脑地向他砸过去，一大块水泥块砸在他的肚子上，疼得他半天没喘过气来。但他毫不退让，捂着肚子，挺起腰杆，继续宣传。由于我们的宣传工作及时有力，部分群众的情绪开始缓和，有的主动帮助我们做工作，维持秩序，还有的给我们送烟、送面包和汽水。我们抓住这有力时机，迅速清理路障，于4日凌晨3点20分，冲上了东直门立交桥。接着，全团陆续到位，按时实行了戒严，有效地减轻了天安门广场清场

部队的压力，为顺利实施天安门广场清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天安门广场清场后，一些暴徒疯狂地进行报复，砸烧军车，残害军人。我们团也有些车在部队被围时遭到破坏，如果不迅速转移，随时都有被烧毁的可能。团首长命令我们连立即查清车辆停放位置、车况和转移地点。指导员谢国利带两人化装成老百姓，骑自行车到东直门地区侦察情况，这时，正好遇到一营长带上来的13台车辆，停在东直门路口，找不到部队的驻地，车辆逐渐被人群围了起来。见此情景，谢国利灵机一动，以围观者的身份劝说群众让开了道路，一营长顺着他的引导把车开到了国防科工委招待所隐蔽起来。4日晚10点，我又带领34名战士赶到6月3日晚被堵的13辆车的停车位置，这时，已有4台车被暴徒点燃，情况十分紧急。我马上命令战士散开，驱赶人群，迅速扑灭了一台刚刚点燃的电台车。随后，将剩余的10台车一台一台的推到了附近的107路公共汽车停车场，使这些车辆免遭焚毁。我们还有一台装有弹药的指挥车被歹徒围住。为了不使弹药落入坏人手中，我们召开了干部会，研究了智取的方案。三排长康卫华带领一名战士穿着便衣，骑上三轮平板车，乘一伙歹徒哄抢军车物资的机会，用斧子砸开车尾厢锁头，迅速用雨衣裹住子弹箱，搬到平板车上，将1440发子弹安全地运了出来。

部队进入城区后，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连从6月5日开始担负搜捕暴乱分子的任务。党支部把完成好这项任务作为彻底平息反革命暴乱，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战役，充分发挥全连官兵军事素质好的优势，积极配合驻地公安干警，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6月8日，我们接到群众举报，一些“高自联”成员不甘心失败，经常深夜非法聚会，散发传单，继

续蛊惑人心，制造动乱。根据这一情况，我和指导员谢国和带领全连在雍和宫十字路口设卡。当晚11时30分左右，一辆出租车驶到设卡路口，见有部队盘查，企图夺路潜逃，我们3名干部分别率领战士从两侧路口堵了过去，终于将其截获。经检查，车上的三人都是“高自联”自由民主宣讲团主要成员，其中一名是联络部长，一名是卫生部长，同时还查获了大批反动宣传品。6月10日，北新桥派出所公安干警反映，“工自联”第三纠察队队长杨福强在暴乱平息后，白天外出潜藏，半夜才回家，打算寻机外逃，公安部门要求我连配合拘捕。我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排长康卫华。他带领7名战士，白天身着便装先摸清了杨福强家周围的环境，选好了潜伏位置，并研究制定了正面威慑吸引，两侧暗中迂回，侧后潜伏堵截的围捕方案。当晚9时他们进入潜伏位置，整整潜伏了6个多小时，第二天凌晨3点多钟，当杨福强一露头，提心吊胆摸到家门口时，康排长一跃而起，持枪逼住了歹徒，两侧的战士迅速扑上去牢牢扭住了杨犯的双手。杨福强还没搞清咋回事，就已束手被擒。6月18日，我们连接到雍和宫武警支队一名司务长的报告，一个叫贺文胜的家伙在天安门清场时，抢获一支冲锋枪和一百余发子弹，一直藏匿家中。接到举报后，为了不打草惊蛇，做到人枪俱获，我带领一个捕俘小组，连续跟踪贺犯两天一宿。在他坐立不安、企图转移枪支时，当场将他抓获。经盘查，他又供出了“市自联”三名首恶成员计划于6月18日晚在北京火车站广场会面的情况。我们便配合公安干警设点潜伏，一举将其全部抓获。两个月来，我们全连共抓获歹徒157人，其中有3名“高自联”主要成员、1名“工自联”骨干分子、5名“市自联”头目、4名“飞虎队”成员、67名打砸抢烧分子和77名刑事犯罪分子。

首长和同志们，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我们全连官兵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为捍卫共和国尽到了我们的一份职责。在新的征途上，我们决心进一步发扬英雄连队的光荣传统，全面加强连队建设，不断提高军政素质，为连队的光荣历史续写新的篇章，为祖国为人民再立新功。

坚决迅速地捣毁“高自联”指挥部

某部侦察营侦察1连

我们连是一个具有光荣传统的连队。在解放战争的渡江战役中，曾荣获“渡江侦察先遣连”的荣誉称号；在1987年对越防御作战中，荣立集体二等功。今年6月4日，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中，我们连和兄弟连队一起，担负捣毁天安门广场非法组织“高自联”指挥部的艰巨任务。全连官兵发扬邓主席提倡的“五种革命精神”，以坚定的政治立场，顽强的战斗作风，严明的组织纪律，在兄弟连队的配合下，仅用30分钟就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上级正确指挥下，整个行动迅速、坚决、利索、稳妥，没有向群众开一枪，也没有伤一名学生和群众，为天安门广场顺利清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为彻底平息反革命暴乱在政治上赢得了主动。上级赞誉我连为保卫共和国立了新功。

6月4日凌晨1时30分，我们连受领了参加捣毁天安门广场非法组织“高自联”指挥部的任务。命令一宣布，全连官兵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进京执行戒严任务以来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集团军首长动员时通报的情况，使大家深深感到，完成好这一任务，意义深远，责任重大。天安门广场是我们伟大祖国首都的中心，是新中国的象征，是全

国各族人民非常向往的地方。动乱以后，非法组织"高自联"指挥部，在极少数人的策划下，凭借国内外、海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占据了天安门广场，他们在这里策划了一个又一个阴谋，指挥并挑起了一个接一个的严重事端，组织了"飞虎队"、"敢死队"。一时间，这里成了北京乃至全国制造动乱、暴乱的策源地，成了颠覆党和政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指挥中心。大家看到，雄伟庄严的天安门广场被搞得乱七八糟，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焦虑万分，对极少数制造动乱、暴乱的阴谋家，对打砸抢烧杀的暴乱分子，深恶痛绝，义愤填膺。干部战士心里明白，"高自联"指挥部是兴风作浪的黑窝子，捣毁它对天安门广场顺利清场，彻底平息反革命暴乱，关系十分重大。特别是6月3日后，北京的形势非常严峻，一些暴徒开始焚烧军车，抢夺武器，残杀干部战士，冲击要害机关，一片恐怖的气氛。天安门广场的"高自联"更加猖狂，他们向一些人发了菜刀、匕首、铁链、燃烧瓶等凶器，并通过他们架设的喇叭，公然鼓噪人们"拿起武器推翻政府"，气焰十分嚣张。面对这种严重情况，全连官兵毫不畏惧，态度非常坚定，一致表示：为了捍卫党中央，捍卫人民共和国，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刀山火海也要冲上去。干部战士人人表决心，要求参加执行任务，参加突击班。13名正在患感冒、拉肚子的同志也坚决要求参加行动。

捣毁"高自联"指挥部，是天安门广场进行顺利清场的关键一着，任务艰巨，要求很高。我们根据集团军首长关于坚决、果断、迅速、稳妥、万无一失的要求，严密组织，周密计划，抓紧时间认真做好行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连队党支部明确提出，这次行动既要把"高自联"指挥部捣毁，又不能伤害学生和群众，部队自己也要尽量避免伤亡，不丢一枪一

弹。为此，我们在政治上要求全体官兵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决策。同时，严格掌握政策，没有上级命令，决不允许开枪。在组织上，全连编成12个战斗小组，每个小组都由班长、党员担任组长，并把任务区分到每个人。在战斗方案上，我们研究制定了一套行动预案，规定了协同信(记)号，还发动干部战士献计献策，研究出了20余种处置情况的办法。通过周密准备，全体官兵达到任务清，行动路线清，出击目标清，遇到复杂情况处置方法清，联络信(记)号清。

4时30分，我们连奉命出发。参加行动的还有集团军兄弟单位的3个连队，现场指挥由集团军侦察处参谋赵勇明同志担任。当时，兄弟部队已经从东西长安街等路段，强行突击到天安门广场，并在北边金水桥一线和东、西、西南侧待命，形成包围的态势；广场四周的高音喇叭反复播送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清场的紧急通告。在强大而反复的宣传之下，学生代表向我们戒严部队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让他们和平撤退或者是自动撤退。戒严部队立即表示同意，并且又通过广播反复向学生说明。这样，就有不少的学生和围观的群众逐渐离去。然而，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高自联"指挥部，仍然大肆煽动，不让学生离去，并纠集一些人企图阻止部队进场。我们从大会堂东门出来后，听到"高自联"的喇叭仍在不停地叫嚣，一个自称是"高自联"头目的女人，用沙哑的声音狂呼："让我们拿起武器与政府决一死战。"他们用大会堂东侧路上的隔离墩、垃圾桶等设置障碍，在纪念碑北侧、西侧、西南侧用被子、大衣等杂物，倒上汽油，点起一堆堆大火。数千名学生打着各自的旗子和横幅，聚集在纪念碑周围。看到这种情景，我们更加感到执行这次

任务相当艰巨、相当复杂，要求我们不仅要有勇，而且要有智，更要有政治头脑。

我们占领出发位置后，两个连队向纪念碑南侧行动，一个连队正面推进，我连向纪念碑北侧出击。前进中，我连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一些人点燃杂物连起的火墙。这道火墙南北长六七十米，火头窜起二三米高。如果从两边绕，就要耽误行动时间。为了尽快捣毁"高自联"指挥部，我们交替掩护，拿出侦察兵的越障本领，选择火势较弱的地方，奋勇跃了过去。穿过火墙后，我们又改变成一线推进的散兵队形，快速前进。这时，个别不明身份的人干扰部队行动，我们不予理睬，继续向前推进。忽然，有一男一女向我们走来，他们一边走一边用恶毒的语言咒骂着。副连长赵军国大声喊道："不许乱说乱动，趴下！"两人见势不妙，只好趴在地上。可那个男的还不老实，一战士上去制服了他。接近纪念碑外围帐篷后，我们按照预定方案，分组对各个帐篷进行搜索。进去一看，帐篷都是用钢管钢筋架起来的，用手根本扯不动。帐篷里一个人也没有，剩下的只有铁棍、木棒和一些破烂衣物等东西。我们边搜索边推进，很快到了纪念碑北侧和东侧。这时，从东南侧人群中砸过来几块石头和一些汽水瓶，打在我们的钢盔上，叮当直响。因为附近人很多，我们采取了克制忍让的态度，继续推进。

提前接近目标后，我们看到纪念碑底座上挤满黑压压的人群，有些人挥舞着旗帜，不断呼喊反动口号。我们立即展开政治攻势，大家齐声高喊："戒严合法！""立即离开广场！"一下就把他们的嚣张气焰压下去了。指导员李相武拿着手提喇叭，对着一些青年学生大声讲："天安门广场是庄严神圣的地方。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你们，你们不好好读书，却

把广场搞得乌七八糟，你们还有良心吗?你们对得起祖国吗?你们对得起人民吗?”5班长朱跃青也跟着讲:“你们这样做根本不是爱国，是误国害国。”在我们的正面宣传下，有的人开始动摇，想离开。但一些顽固分子手挽手不让他们走，恶狠狠地说:“谁走就是叛徒，就处死谁!”这时有两个外国人在“高自联”指挥部中心对着话筒吼叫着，“高自联”头头和刘晓波、侯德健等人也在通过喇叭声嘶力竭叫嚣，给一些人打气。根据这个情况，我们连队几个干部一碰头，立即决定采用撕口子、挖心窝的战术，直捣设在纪念碑底座最上层东南角的“高自联”指挥部。指导员李相武带领二排突击班从北侧向上突击。当突击班上去时，一些人站起来进行谩骂、阻拦。干部战士大声喊道:“蹲下，不准乱动。”在我们的喝令下，他们不得不蹲下来。我们乘机奋力扒开第一层人群，向第二层栏杆靠近。突然，一个家伙窜上来夺枪，战士采取强制手段，将他驱开。突击班迅速冲到第二层栏杆下。因为栏杆较高翻不过去，于是他们就搭人梯上，6班长、党员曾小华、副班长曲继光迅速蹲下，其他战士踩着他俩的肩膀，飞速翻上栏杆，冲上第三层。这时连长刘建军和副连长赵军国带的1排突击班也从东北侧冲了上来。

占领“高自联”指挥中心后，他们的高音喇叭还在哇哇乱叫，连长刘建军见这些喇叭绑在纪念碑主碑3米多高的地方，人无法上去，当即命令战士把喇叭打掉。1班长许团辉、3班长孙涛、5班长朱跃青迅速以准确的点射，将东北侧、东南侧三个大喇叭打哑。4班长朱永军看到北侧灯柱上绑着一组4个小喇叭，他怕开枪打坏灯具，就冲开人群，迅速爬上去把喇叭扯下。3班战士、司机陈志军事先没有分配他捣毁发电机任务，当他先冲上去见发电机还在响，一个箭步过去将

三台发电机全部关闭。接着，战士陈志军、韩谊东、高洪波迅速冲进“高自联”指挥部广播室，将广播器材全部缴获。这时冲上了纪念碑底座三层西侧的兄弟连队，也把纪念碑西北侧、西南侧的喇叭打掉了。“高自联”指挥部宣传工具被捣毁了，在场的人群失去了指挥中心，顿时乱作一团。一些叫嚷很凶的头头趁机钻进人群溜走了。

我们与其他三个连队汇合后，马上对“高自联”指挥部的帐篷进行逐个搜查。进入帐篷后，发现里面用各种箱子隔了许多小间，每间都挂有牌子，有什么宣传部、财政部、卫生部、印刷处、供给处、秘书处等非法机构。我们在“高自联”指挥中心搜出了三本指挥部记录本，虽然其中一些内容已被他们撕去，但还看得出上面写有他们制造动乱、策划暴乱的大事记，内容极端反动。还有四箱没有来得及散发出去的《告北京市市民书》、《告戒严部队官兵书》等造谣传单。搜出了大量的钢叉、铁棍、木棍、竹签、燃烧瓶、成筐成箱的石块、成桶的汽油等凶器。搜出了被他们抢去的军用861电台一部，钢盔、军装、水壶、武装带、军徽军衔等一批军警装备物资。这些实物，充分暴露了“高自联”在爱国、民主、反腐败幌子下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丑恶嘴脸，他们实际上是一伙政治上反动透顶的民族败类。当我们把帐篷搜查完后，学生们也都撤离到广场东南方向；那时还不到5点钟。这时，从北面、东面和西面清场的部队进入广场，侦察分队和武警部队在前面，一一搜索帐篷。随后装甲车从天安门金水桥一线由北向南隆隆地开进广场，把已被战士推倒的那个“女神像”彻底碾碎，把反复搜索过的、里面没有一个人的帐篷推翻。事后，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造谣说：“坦克把帐篷里的人都活活压死了”，“血洗了天安门广场”。我们作为参加

者，对清场过程很清楚，那些谣言是根本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我们连是去年六月份从老山战场上下来的。我们感到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的任务，比在老山打仗还要复杂艰巨。战场上敌我界限很清楚，目标很明确，而在天安门广场，学生、群众那么多，谁是好人、谁是歹徒难以分清。因此，我们执行任务中特别注意掌握政策，严守纪律。我们部队徒手进城时，不少官兵遭到暴徒的辱骂、殴打，十几个人被打成重伤。我们连在人民大会堂门口执勤中，就有五、六人被打。我们还看到兄弟部队数百名官兵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胳膊、腿被打断，有的眼被打瞎，惨不忍睹，全连同志气得饭都吃不下。但我们始终从政治斗争的全局出发，以对党和国家最高利益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完成任务。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干部战士无一人向学生和群众开枪，其他三个兄弟连队也没有向人群开一枪。整个行动过程中，没有亡一名学生和群众。对少数顽固的人，采取政治宣传和强行驱赶的手段。对极个别公开挑衅的，干部战士也能克制自己，没有开枪。学生撤离时，有个家伙跳出来，拍着胸脯对我们高喊：“有胆的向这里开枪！”当时，我们真恨不得把那个家伙击毙，但从斗争全局出发，我们忍住了。只是上去一个战士，用侦察兵动作将其制服，令其离场。当学生撤离到纪念碑东南路口时，有个英国记者在一名大学生的引导下，窜进人群，进行非法采访，一伙无耻之徒对着外国记者乞求说：“赶快让美国出兵！派联合国部队来，赶快来打吧！快和中国断交吧！”卖国嘴脸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我们连干部战士听了这些叫嚣，肺都气炸了，要是在老山战场早就开了枪。但这里人群很拥挤，我们怕误伤好人，还是一

忍再忍，没有下手。后来那名记者和大学生被我们一个兄弟连队抓获。

在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的斗争中，我们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为捍卫共和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成绩的取得应当归功于上级的正确指挥和兄弟连队的大力配合。我们决心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继续发扬邓主席倡导的"五种革命精神"，为夺取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彻底胜利，做出新的贡献！

一往无前，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勇当开路先锋

某部侦察营

我们营是著名侦察英雄杨子荣生前所在单位。战争年代，屡建奇功。1986年赴滇作战中，我营装甲侦察连又以突出战果，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侦察连”荣誉称号。在这次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全营官兵坚定不移地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指示，发扬英勇顽强、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出色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6月3日晚，我营担任沿西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突击、为集团军开辟道路的任务。全营官兵冒着雨点般的砖石，冲开沿途暴徒和不明真相群众的层层围堵，在5个多小时的时间内，边开进边排障，人人都受了伤，但没有一个人退缩。在没开一枪的情况下，连续排除了北蜂窝、木樨地、复兴门立交桥、西单、六部口、新华门、天安门观礼台西侧等关键路段上，由32辆汽车和数千个道路隔离墩组成的重重路障、车障和火障，于6月4日凌晨一点半到达天安门广场，为大部队顺利到达指定位置打开了道路，从而为天安门广场清场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带领我营开路冲锋的师参谋长向戒严部队指挥部报到时，总部和军区领导机关的同志们高兴地说：“你们立了头功。”

我们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以来，非法组织“高自联”就有预谋、有组织地对我们施展了堵截围困、造谣中伤、瓦解策反、疲惫拖垮的一整套反革命伎俩，妄图阻止戒严的实施，破坏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我们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挫败了他们的阴谋。5月19日晚8时半，当我们开进至万寿路时，遭到数千人围堵，几个家伙躲在路边，用报话机联络、指挥；一百多骑着摩托车的“飞虎队”横冲直撞；有的歹徒当众造谣，指着我们车后拖的炊事车叫嚷：“看！当兵的把大炮都带来了，要炮轰绝食学生。”还有的说：“那是毒气弹发射器。”面对这种复杂情况，我们立即组织干部向群众反复宣传，揭露谣言。我们理直气壮地说：部队执行戒严任务决不是镇压学生；保护共和国首都的安全，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是宪法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同时打开炊事拖车，用车内的锅碗瓢盆，当场揭穿所谓“毒气发射器”、“大炮”的谎言。在事实面前，那些造谣的人哑口无言。

5月20日上午，部队奉命转移，行至小屯附近，又被成千上万人堵得水泄不通。当时我们已一天滴水未进。战士们想到渠边喝浇菜的水，受到强行阻拦；解手也不让出去。一伙歹徒呼喊“打倒伪政府”等反动口号，有的向战士手里塞反动传单，有的甚至明目张胆地煽动什么“掉转枪口，功盖千秋”。然而他们打错了算盘。我们立即组织干部和骨干成立三个宣传小组，宣讲《人民日报》“4.26”社论，提醒群众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做有损于国家和人民的事。并明确表示：“人民军队坚决听从党的指挥，谁想搞动乱我们坚决不答应！”教导员还指挥大家挽着手高唱《人民军队忠于党》、《我爱我的称呼美》、《人民是靠山》等革命歌曲。就这样，我们

用嘹亮的歌声，坚定的态度，粉碎了极少数人瓦解部队的企图。

歹徒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组织一些人拿着钢筋、木棒、菜刀气势汹汹地威胁干部战士："谁要敢往前走，就宰了他。"还有的向我们吐唾沫、扔石子，蓄意挑衅。在威胁和污辱面前，同志们的眼里喷出了愤怒的火焰。几个战士找到营长，说咽不下这口气，要求还击。我们召集干部碰头分析，大家一致认为，这是"高自联"精心策划的阴谋，他们就是想蓄意挑起事端，制造流血事件，企图为"解放军镇压学生"的谣言捞取口实。我们决不能感情用事。教导员高中富把全营集中起来进行耐心的教育，他说："同志们，过去，我们这支部队在枪林弹雨中无所畏惧。今天，为了祖国和人民，我们要把羞辱、讽刺、委屈嚼碎了，咽下去，用一身正气，用忍耐、理智甚至鲜血，戳穿极少数人的阴谋！"大家为了戒严的大局，坚决按照上级的要求办事，对污辱、谩骂、讽刺、挑衅不予理睬，不感情用事，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和冷静。为了争取群众，我们还主动与群众展开对话，耐心劝解。我们的行动和说理逐步取得了一些群众的理解，不少老人、小孩和上下班的工人，给我们送来了冰棍、汽水、面包和粽子，还有的端来了洗脸水，拧了毛巾让战士擦脸拭汗。就这样，我们在两次被围堵中，忍辱负重，坚持了6天5夜，战胜了一小撮坏人的各种伎俩，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6月3日，"高自联"制造的动乱已发展为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这时，上级命令我营为集团军向天安门开进开辟通路。受领任务后，全营官兵深知责任重大，我们如果打不开通路，大部队就上不去，天安门广场清场就不能按时进行，后果不堪设想。大家士气高昂，人人表决心，争着当

先锋。出发前，我们组织全营列队宣誓："发扬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不怕流血牺牲，坚决开辟道路。"当时，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为党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晚上8点30分，我们从公主坟出发，刚行至军博东侧，就被少数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堵住，石头、砖块、汽水瓶向我们飞来，打在钢盔上叮当乱响。为了掩护部队集结编队，我们立即下车，一边宣传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尽可能说服劝解群众离去，一边用木棒对挥舞着棍棒、钢筋冲上来的暴徒进行自卫。暴徒们发现营长李连春、教导员高中富是部队的指挥员，就疯狂地喊道："这是当官的，打死他们。"随着石块集中向他俩砸来。他们全然不顾，继续指挥，组织排障。这时，一个汽水瓶飞来，正打在教导员高中富右眼上方，掀起了一大块皮肉，露出了骨头，鲜血把眼睛都糊住了。师政治部主任让他下去治疗，他坚决不去，掏出个急救包简单包扎了一下，就又带着部队往前冲。营长李连春的右腮被砸了一寸多长的口子，鲜血顺着脖子直往下流，整个脸都肿了起来，说话都很困难，他就打着手势指挥。我们顽强地顶住了暴徒们十多次冲击，掩护大部队顺利完成了集结编队。

在木樨地丁字路口，狡猾凶残的暴徒准备了一辆满载砖石的卡车停在路边。当我们经过时，暴徒们突然打开汽车大灯，把我们照射在强光之下。他们却躲在暗处用砖石、钢筋疯狂地向我们袭击，不少战士受了伤。我们当即决定，一部分人正面吸引，一部分人迂回过去打掉车灯。代理排长边平军带着几个战士摸到车跟前，将车上正在向我们砸石块的歹徒驱散。正在这时，一块石头飞来，将他左手拇指盖砸碎，

他顾不上包扎，冲上去，一个击胸绊腿制服了一个歹徒。紧接着扑上去，奋力将车灯砸灭。部队迅速冲了过去。

当行至复兴门立交桥时，歹徒们气急败坏地把横在路上的6辆汽车浇上汽油点着。顿时大火冲天，浓烟滚滚，使人不能近前。汽车的车体烧得通红发亮，油箱随时有爆炸的危险。面对熊熊火海，营长一声命令："冲上去，推开它！"官兵们奋不顾身钻进浓烟烈火，有的用手推，有的用肩顶，有的用棍撬，奋力将燃烧的汽车推到路旁。13名干部战士衣服被烧着了，眉毛、头发烧焦了，手上烫起了黄豆大的燎泡，但无一人退缩。过桥后，代理排长牛进军的身上多处受伤。在和歹徒的搏斗中，他奋力夺过歹徒手中的木棒，飞身一跃，击碎了一个飞向汽车挡风玻璃的啤酒瓶。歹徒从高处抛下一块脸盆大的石块砸中他的头部，"噗"的一声闷响，钢盔被砸出巴掌大的一个坑，小牛顿时昏死过去。几位战友急忙把他抬到车上进行抢救。一个多小时后，他苏醒过来，知道自己是躺在车上时，说啥也要下去，卫生员按着他说："你伤势不轻，不能下车。"他说："我是代理排长，不能躺在这里！"卫生员一把没抓住，他踉踉跄跄跳下了车，加入了开进的行列。

随着离天安门广场越来越近，暴徒们急红了眼，围攻堵截更加厉害。在西单路口，暴徒们狂叫："不要命的上来，谁通过就砸死谁！"当时全营官兵已人人受伤，不少同志流血不止，鲜血浸透了军装。在紧要关头，大家不顾长时间战斗的饥饿、疲惫和剧烈的伤痛，继续开进。在干部的带领下，大家齐声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暴乱不平，解放军决不收兵！"、"冲上去就是胜利！"前边的同志倒下了，后边的同志毫不畏惧地冲上去。战士韩长义和一个歹徒

搏斗时，另一个歹徒用大石块狠命向他砸来。只听“咔嚓”一声，韩长义的右小腿被砸断，当即倒在地上。他拖着断腿，忍着巨痛，边爬边自卫。一个膀大腰圆的歹徒冲上来狂叫着：“我会武术，谁敢上来！”说着就对战士大打出手，战士钟大勇猛冲上去，用平时练就的格斗本领，三招两下就将对手制服。全营官兵英勇的反击，正义的威慑，把暴徒们的嚣张气焰打了下去。他们有的扔下棍子掉头就逃，有的吓得苦苦求饶。

在我们进至新华门时，数百人正在围攻新华门。一些歹徒狂喊漫骂，用砖石疯狂地袭击守卫新华门的武警战士。一些暴徒在黑暗中声嘶力竭地煽动：“冲进新华门，推翻伪政府，建立新政权。”不少武警战士被打伤，形势十分危急。新华门是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决不能让暴徒冲击。我们当机立断：抓住首恶分子，威慑暴徒，解除新华门的危险。于是我们兵分两路，迅速包抄过去。一个头上缠着红布条的家伙呼喊着反动口号，向武警战士扔啤酒瓶子时，侦察兵们象神兵天降一样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这个家伙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抓了起来。另一名歹徒在那里殴打武警战士，装侦连连长王平忠，这个曾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生擒越寇、荣立一等功的第一捕俘手，一个饿虎扑食，将其扑倒在地并擒获。旁边有一名歹徒见势不妙，急忙抽身逃窜，志愿兵李庆海还没等他溜进人群，飞身上前，大喝一声：“哪里跑！”一把将歹徒抓住，一个缠腕别臂，象钢钳一样制服了歹徒。看着侦察兵干净利索的动作，歹徒们吓得四散逃窜。新华门前，我们共抓了6名歹徒，打击了暴徒们的嚣张气焰，驱散了新华门前围观的人群。新华门解围了！几天来受尽污辱、殴打的武警官兵，激动得热泪盈眶，拥上来和我们紧紧握手，高

呼："解放军万岁！"

经过5个多小时的顽强战斗，6月4日凌晨1时半，"我们到达了天安门广场。当看到后续部队沿着我们用鲜血开辟的通道，潮水般地涌进天安门广场时，全营官兵忘记了疲劳和伤痛，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流下了激动的热泪，纵情高呼："我们胜利了！"

经受政治关生死关的严峻考验，做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武警北京市总队

首长和同志们：

4月中旬到6月上旬，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发展成了反命命暴乱。我总队作为一支在首都北京担负公安保卫任务的武装力量，自始至终地参加了处置学潮，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斗争。在4月中旬学潮的初发阶段，我们主要担负了劝阻游行、保卫新华门、保卫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和“亚行年会”等任务。动乱逐步升级后，我总队又担负了劝阻大规模游行，保卫戈尔巴乔夫访华，接应戒严部队第一次向城内开进等一系列重大任务。执勤中，广大官兵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坚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以事实揭穿了动乱策划者散布的武警制造“4·20”血案、“5·20”血案的谣言，粉碎了他们蓄意制造事端，企图把责任强加给政府的阴谋。在6月3日反革命暴乱达到高潮的紧要关头，我防暴分队协同解放军先头部队实施尖刀突击，打开了西线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开进的通道；担负西单卡口任务的部队，奋力向指定位置开进，在不同地域把数以万计的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吸引到自己身边，为戒严部队的顺利开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参加清场的

部队，配合解放军一举占领天安门广场，夺取了这场斗争的决定性胜利。从6月7日以后，我们转入分区作战，抽调兵力进驻8个戒严区，配合解放军和公安干警开展端黑窝、抓暴徒、为民除害的斗争。与此同时，担负固定目标警卫的部队，高度警惕，忠于职守，保证了首长驻地、首脑机关以及同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要害部位的安全，在另一条战线上为平息反革命暴乱做出了贡献。在这场斗争中，两名同志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有一千多人光荣负伤，有的已成终身残疾；李国瑞、刘艳坡两位烈士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的荣誉称号，有40多个单位、700多名个人荣立战功。广大官兵在这场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一、在这场国难当头、党难当头的政治斗争中，广大官兵立场坚定，忠于职守，体现了对党对祖国的无限忠诚。

在4月中旬至6月初的50多天里，首都北京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游行示威不断，政治谣言四起，错误的舆论导向如同火上浇油。每天战斗在执勤第一线的武警战士，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有人拉战士去游行，有人往战士怀里塞传单，有人声泪俱下的搞“演讲”，有人面对面地搞策反。面对这种种挑衅和煽动，我们的干部战士，有时以无言的沉默进行回绝，有时奋起进行驳斥和反击。在天安门广场，一群闹事的骨干分子，把国务院宣布戒严的日子说成“国耻日”，叫嚣“不让伪政府的国旗升起”。面对动乱分子的恶毒攻击，国旗哨兵驳斥说：“你们口口声声喊爱国，如果不让代表共和国的国旗升起，难道不怕亿万人民谴责你们吗？”这些人自觉众怒难犯，只得灰溜溜地走开。还有一次，一伙人逼着哨兵要把“高自联”的星条旗挂在国旗杆上，国旗哨兵大义凛然，当即

回击说:“五星红旗作为我们的国旗，是经过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决定的，是写进我国宪法的，升你们的“星条旗”是经过谁批准的?”这伙人一计未成，又生一计，傍晚降国旗时，他们在天安门金水桥架起一条反动标语，硬让扛着国旗的战士从横幅下钻过去。战士们心里明白，如果这样做，就意味着共和国向黑暗势力低头。他们强忍内心的愤怒，面对暴徒和众多围观的群众，揭露他们这一行径是对国旗的亵渎，是对群众爱国热情的践踏和侮辱。终于，正义战胜了邪恶，这伙人卷起横幅退走了，武警战士高擎国旗，阔步通过金水桥。在这难忘的50多个日日夜夜里，国旗哨兵经受了无数次的围攻、辱骂和殴打，甚至冒着被绑架和残害的危险，与动乱分子斗智斗勇，保证国旗每天随太阳同时升起。在整个广场被非法组织占领的几十天里，唯有国旗下的17平方米的哨位，始终在国旗哨兵的守卫下，成了广场唯一未被污染的圣洁之地。

4月22日召开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时，出现了上万人冲击会场的危险局面。在人民大会堂东门执勤的武警官兵，手挽手，肩并肩同公安干警和解放军一起组成人墙，挡住了长达7个多小时的13次冲击，形成了冲不散，打不垮的坚固防线。由于情况紧急无法换哨，800名官兵从凌晨3点到下午3点连续执勤13个小时，有的部队22个小时没喝上一口水，没吃上一顿饭，一直坚持到追悼大会结束。在遗体运往八宝山途中，人群潮水般的涌向灵车，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扬言要抢走遗体，在前方阻拦灵车前进。担负灵车护卫任务的5支队100名官兵，时而从车上跳下疏导人群，时而飞身上车随队前进。有的同志被人群推向高速行驶的车上撞得头昏眼花。一个战士的皮鞋被车轮压着撕掉半截，他把鞋一扔赤足跑步前进。

在燕京饭店以西两公里的路段上，围观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大家硬是肩扛身挡打开一条通道，保证灵车通过。5月15日，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由于游行队伍占据了广场，欢迎仪式临时改在机场举行。礼炮中队连夜隐蔽开进，紧急转场到首都机场，保证了欢迎仪式的顺利进行。国宾车队向国宾馆开进时，由于交通阻塞，临时改道由南线迂回前进，在情况十分紧急，事先未勘察路线，沿途没有布哨的情况下，他们以70至130公里的时速顽强挺进，途经八座立交桥，三座铁路架空桥，两个转盘路，始终保持威武整齐的阵容，受到贵宾的高度赞扬。

在前线官兵浴血奋战的时候，不少固定执勤目标也不断受到歹徒的冲击。在广播电视部，大门被砸开，执勤电话被砸坏，遮阳伞被点燃扔进卧车，两个哨兵被绑架作人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200多名官兵捡起暴徒扔来的石头，拿起自卫的木棒，把歹徒赶出门外，救回了被绑架的哨兵，保卫了电视部的安全。在一些监狱里，一向平静的牢房骤起波澜，一些罪犯叫嚷："要对话、要绝食、要冲出去大干一场"。执勤哨兵高度警惕，严密控制，在动乱和暴乱期间，没跑一个犯人。在使馆区，平时幽静的场所也涌进了游行队伍。9支队加强了警戒巡逻，动乱和暴乱期间没伤一个外国人。在油库、电厂、水坝，武警战士严守首都人民的"生命线"，一切要害目标安然无恙。广大哨兵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塑造了忠诚卫士的形象。

二、在好人坏人一时难以分清的复杂情况下，广大官兵严守纪律，忍辱负重，体现了人民武警爱人民的子弟兵本色。

这次制止动乱、平息暴乱，是一场特殊的斗争。由于两

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好人坏人难以分清，广大官兵始终保持了极大的克制。执勤中，许多同志常遭到围攻、谩骂和殴打。有的向哨兵扔砖头和汽水瓶；有的人往哨兵脸上吐唾沫；有的人用标语杆扎战士；有的人用自行车冲撞哨兵用身体组成的劝阻线。许多同志被打伤、撞伤、砸伤、挤伤和踩伤。还有人画一条狗，戴着武警大沿帽，在执勤战士面前晃来晃去。面对这种侮辱，大家心里很窝火，但为了不扩大事态，他们以坚强的毅力忍受着这一切。有的战士在十几天的执勤中，先后遭到谩骂和殴打50多次，有的战士为了克制自己的情绪，把咀唇都咬破了；有的在下哨后悄悄抹眼泪。他们把血和泪流在心里，把安全和微笑留给群众。

5月20日是宣布戒严的第一天，7支队60名战士乘车行至和平门时，遭到阻拦。有人砸碎了车灯、车门，有的抢帽子、扒警服，当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向战士张玉峰怀里塞反动传单被拒绝时，他竟伸手打了小张一个耳光。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咬咬牙忍让了，他说："要是在家里，爹娘这么骂我打我，我也不干。眼下为了不当导火索，挨打受骂也认了。"同一天，9支队330名新兵在向五棵松开进时，几千人拦住去路，人群中有人煽动："他们是镇压学生的"。立刻，砖头、瓦块、汽水瓶如冰雹一样砸来，为了防止事态扩大，部队主动后撤200多米。歹徒从立交桥上用砖头瓶子猛砸桥下通过的手无寸铁的战士，当场受伤73人，重伤31人。由于没有接到上级还击的命令，部队自始至终无一人还手。

执勤官兵在前线挨打受骂，回到驻地也受到不同形式的刁难和围攻。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我们有车不能坐，有警服不能穿，部队机关受到冲击，家属子女也受到威协。误解和屈辱是比流血牺牲更痛苦的折磨，部队已经到了忍无可忍

的程度。但是，一想到眼前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一想到少数人千方百计企图制造流血事件的阴谋，战士们擦干血水、汗水和泪水，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忠实地执行上级的命令和指示，用自己的行动，唤醒人们的良知，争取了更多的群众，为党和政府处置动乱赢得了主动。

三、在动乱演变为反革命暴乱的时刻，参战部队赴汤蹈火，浴血奋战，体现了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

6月3日晚，是革命与反革命殊死搏斗的一夜。这天，5支队8中队担负了为戒严部队主力到达天安门广场开道的任务。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暴徒们设置了一道道路障和火障，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在途经木樨地路口时，三辆燃烧的卡车横在路中央，万余名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用卡车拉来的石头和燃烧瓶作凶器，疯狂地向部队袭击。防暴队员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毫不畏惧，组织部队勇猛反击。冲在前面的同志有的腿被砸得露出骨头，鲜血染红了裤子。他们不仅没有后退，反而更勇猛的冲击，在解放军先头部队的有力配合下，一举将暴徒驱散。当防暴队员接近复兴门立交桥时，两侧引桥上人山人海，被点燃的12辆车排成三道路障，将桥头严密封锁。防暴队员毫不犹豫地冲入火海，有的从正在熊熊燃烧的汽车上翻过去，有的从车底钻过去，有的从喷射着火焰的两车空隙间挤过去，从烈火中打开一条大部队开进的通道。经过5小时的激战，他们强行通过8个大路口，攻克了40多道封锁线，长驱30多华里，胜利到达天安门广场。这时一梯队的防暴队员个个负伤，草绿色的头盔都被砸成了白色。军区首长称赞防暴队员“是一支英勇的部队”，“个个都是好样的”。

担负西单卡口任务的各路部队，按照预定计划以各种不

同的方式，向目的地顽强地开进。有的不怕暴徒的围攻殴打，耐心宣传疏导群众；有的乘车无法开进，就下车徒步前进；有的避开大街走小巷，千方百计到达指定位置。1支队560名官兵刚出营门就遭到围堵，他们强行开进指定地点后，被上万人重重包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部队转移到民族文化宫门口，组成一道道人墙，与暴徒们展开了8次拉锯战。凌晨1时许，浴血奋战了近两个小时的官兵们已精疲力尽。这时，催泪弹用完了，一些部队被冲散了，从广场和木樨地方向退下来的人群从两面向民族宫压过来，处境更加险恶。这时，指挥员大声喊到："共产党员们站出来，我们没有退路了，坚持住、拼到底就是胜利。"支队长杨德安身体7处负伤，鲜血直流，仍顽强地指挥部队战斗。他们苦战了3个小时，把大量的人群吸引到自己身边，掩护了戒严部队开进。随后他们又加入了戒严大军的洪流，向天安门进发。许多伤员坚决不肯留下，有7名同志光着脚，踩着火迹和玻璃碴冲向天安门广场，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到清场结束。

这天晚上的战斗是残酷的。在生死考验面前，许多同志做出了"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思想准备。烈士刘艳坡在出发前写给父母的信中说："今晚很可能与暴乱分子交手，我可能受伤，也有可能有别的什么不幸。不过，父亲母亲，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们都不要悲伤，你的儿子是不会给你们捂嘴(丢脸)的。"战斗中，他忠实地实践自己的誓言，哪里危险往哪里冲。他的英勇行为引起暴徒仇视，一名躲在平房上的歹徒，用砖头猛击他的头部，刘艳坡同志当场倒在血泊中。当战友们把他送到人民医院门口时，一中年暴徒用水泥方砖猛砸他的胸部，把已经身负重伤的刘艳坡当场活活打死。2支队1大队部战士李国瑞随部队开进途中，被拥挤的人群冲散。他

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向集结地开进。途经阜成门立交桥时，遭到围攻和殴打，一个歹徒诬蔑他掐死了一个8岁的小孩。凶狠的歹徒们一拥而上，扒光他的衣服，用烟头火柴烧他，用木棒铁锹木棒打他，一根木棒被打成6截，他前额被打破裂，腿被打断，对其残害长达6个小时。那些毫无人道的家伙，还把他捆起来倒挂在立交桥栏杆上，鲜血不断滴到桥下，直到壮烈牺牲。胜利的代价是昂贵的。然而，正是战士的热血和烈士的生命，暴露了敌人的凶残，揭示了暴乱的性质，唤醒了群众的觉醒，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四、在困难和危急的关头，同志之间舍己为人，拚死相救体现了革命队伍内部生死与共的战友之情。和谐的内部关系，深厚的战友情谊，在平时，它是保持部队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战时，它是鼓舞士气，团结战斗的力量源泉。在这次平暴斗争中，革命队伍里的这种优良传统，经过血与火的考验，进一步得到了升华。在战斗中，由于警械不够用，当雨点般的石块打来时，老战士将自己的头盔摘下来，戴在新兵头上；当暴徒从四面八方围攻上来时，有的同志把手中警棍让给其他同志使用，自己赤手空拳与暴徒搏斗；一个新战士跑丢了鞋子，班长连忙把自己的鞋子脱下让新战士穿上。5月20日，在中山公园集结的8支队500名新战士，由于几个大门被封锁，给养线被切断了。支队后勤赶做的3000个馒头，在运输途中被一些人挡截抢光。派出4位司务长购买食品，3个空手而归，只有一个带回十多个面包。这点面包在官兵手中传来传去，谁也不肯吃。这种赤诚的情谊化作无穷的力量。这支新兵部队后来在公园领导和职工的帮助下，在这里风餐露宿，度过了十三昼夜，部队始终情绪饱满。

在部队开进途中，各单位都有明确规定，干部骨干总是

站在前面、护在两侧、守在队后。6月4日凌晨，2支队的部队住车公庄被成千上万的人围攻，老战士站在四周把新战士围在中间。当歹徒把战士从车上拽下来殴打时，副支队长张占亭、主任王作瑞站出来大声说："你们有话找我们讲，不要打战士。"结果他俩被推过来搡过去，受尽威胁和侮辱。暴徒们气焰嚣张地要绑架战士给他们受伤的人输血，中队长王志勇挺身而出："我是中队长，放开他们，我跟你们去"。看到中队长被绑架，3名战士在夜色中悄悄地跟在后面，乘暴徒不备时，在医务人员的配合下脱离了险境。大队长任铁岭看到几个新战士冲散后围在一起不知所措，他不顾个人安危，大声指挥这几名新战士快冲出去。暴徒们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到了他身上，用砖头棍棒劈头盖脑地将他打倒，他艰难地在地上爬行了几步，发现几名新战士还没有脱离危险，又强忍巨痛站起来，再次给新战士指点冲击方向。不容他站稳，暴徒们又打断了他的右腿。正当一名暴徒凶残地举起自行车向他头部砸来时，2中队通信员阮文贵奋不顾身地冲上去，一脚踢开了砸下来的自行车，并扑倒在他身上，用身体紧紧地护住他的头部，使他免遭杀害，而阮文贵同志却被暴徒打得昏死过去。

在第一线战斗中，广大官兵生死相依，并肩战斗，在抢救伤员过程中，广大医务工作者也同样奋不顾身舍身忘死。6月4日凌晨，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总队医院派出救护车冒着被砸被烧的危险到西城一些街道和路口寻找被围困和失散的伤员，有两名医生骑自行车赶到现场，连续奋战7个小时，靠简陋器械为80名伤员做了包扎和伤口缝合手术。凌晨2时，1支队卫生队卫生员王玉文同志，同战友们一起乘一辆面包车沿街寻找伤员时，车被掀翻，王玉文被撞得昏了过去。暴

徒们把他拖下车百般折磨，全身受伤103处，一度成了丧失意识的植物人，永远失去了欢笑。已经送到医院的伤员仍面临着生命危险，反革命暴徒到处找武警伤员，一经认出往死里打。在这种极端危险的情况下，年近半百的卫生队汪克应奋不顾身，6次出入各大医院，寻找运送伤员，经护送运转的伤员达40多人。他不仅自己为抢救伤员出生死，还把老伴韩华荣也动员起来，用“母亲认子”的办法，成功地从地方医院领回3名受伤的战士。

首长和同志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是建国40年来国内空前激烈的政治斗争。我总队广大官兵在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我们清醒地知道，这场斗争的胜利，首先是党中央英明决策和上级正确指挥的结果，是老一辈革命家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结果，是解放军公安干警和武警官兵团结战斗的结果。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取得的胜利是以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为坚强后盾的。在平暴战斗的关键时刻，我们受戒严指挥部直接指挥。在部队刚进驻天安门，每人每天只有2两压缩饼干的情况下，戒严部队首先把直升飞机投下的食品送到武警官兵的面前。在白色恐怖严重，四面八方请求救援的情况下，军区首长首先派出10辆坦克和10辆装甲车，把我围困在民族宫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82名武警伤员救护到天安门，随即用直升飞机把35名重伤员送往医院救治。

在庆祝平息暴乱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在危难之际，顶着压力，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武警官兵的地方政府和首都人民群众。当部队被围困时，很多单位和个人鼎力相助，千方百计地为部队解决困难。当官兵遭到暴徒残害时，许多群众挺身而出，冒死相救。老太太自称母亲从棍

群下领走战士；白衣天使把战士伤员藏在妇产科里，躲过暴徒的追查；许多群众把受伤战士藏在家里，喂水喂饭，端屎端尿；有的为保护武警战士，自己被打得头破血流。数百名被冲散被围困的武警官兵，正是在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保护下，才脱离了险境，返回了战斗岗位。事实再次说明，广大群众是心向正义的，他们才是子弟兵真正的靠山。我们一定要牢记武警部队的宗旨，牢记党的教导，紧紧地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以高昂的斗志，夺取制止动乱、平息暴乱斗争的彻底胜利。

卫士热血洒京都

——“共和国卫士”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李国瑞烈士

李国瑞同志是武警北京总队2支队1大队通信班战士。他1987年11月从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入伍，共青团员。在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0岁。武警总部追认他为中共党员，批准他为革命烈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共和国卫士”的荣誉称号。

李国瑞同志牺牲后，干部战士和驻地群众一说起他，都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6月5日，尽管悼念烈士还要冒很大危险，但一位不知姓名的群众，将一束小白花扎在烈士牺牲的阜成门立交桥的栏杆上，之后，成千上万的人以各种方式进行了悼念烈士的活动。人们为什么要悼念这位素不相识的武警战士，因为李国瑞死的太惨了，他死在特殊的战场上，死于比法西斯还狠毒的暴徒手中。

6月3日，当首都持续近两个月的学潮、动乱最后演变成反革命暴乱后，每一位共和国的军人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一天，奉命进城的戒严部队在市区一些主要街道和路口受阻，军车被焚烧，士兵遭毒打，武器被抢劫。也就在这一天，李国瑞一大早就跟随大队长去远郊县接新兵下连，直到晚上8点半才赶回驻地。这时，大队部已接到命令，和兄弟

部队一起，到西单路口疏导交通，以保证解放军戒严部队顺利进城。由于人员紧张，大队部通信班的战士，除留下一人值班外，其余人员全部编组投入战斗。为便于行动，队部人员全部着便装行进。大队领导编组时，考虑到李国瑞是大队部代理书记，又奔波了一天，连饭都没顾上吃，决定让他在家留守，可李国瑞坚决要求执行任务，大队领导只好同意他的请求。就这样，连口水都没顾上喝，李国瑞便匆匆跟上已经起动的车队。

晚上10点左右，部队行至车公庄附近时，被一伙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拦阻，他们强行上车检查，有人用早已准备好的三棱刮刀扎坏了轮胎，还有人掀开车盖揪断了油管和电路。在李国瑞乘坐的那辆车上，几个暴徒拉开车门，连打带拽硬要大队长下车，大队长忍着疼痛耐心地做宣传解释工作。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围攻、谩骂、殴打中，部队无一人还手，表现了极大的克制。

4日凌晨两点钟，暴徒们狂叫着要烧毁警车。为了及时赶到西单路口，部队被迫弃车徒步前进。暴徒们混杂在不明真相的群众中，用早已准备好的砖头、石块、酒瓶，疯狂地向部队袭击。

奉命下车传递命令的李国瑞，看到同来的两位战友还没有下车，他焦急万分，便拼命挤过人群，让两位战友赶快下车。下车后，他还放心不下，上车检查时，他拾到一个笔记本，连忙揣进兜里，这是大队长被一伙暴徒拽下车时，失落在地上的，幸亏被李国瑞拣到了。当时，李国瑞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笔记本竟成了暴徒们残害他的证据。几分钟后，部队乘坐的汽车被暴徒点燃，车队成了一条火龙，两个战友脱险了，而李国瑞从此与部队失散。此时，李国瑞若是

返回驻地，不会有丝毫危险，但他没有这样做，继续寻找部队。

这时的街头巷尾，到处是黑压压的人群，李国瑞看到的就是手拿砖头、木棍的暴徒，听到的是见一个解放军、武警就往死里打的叫嚣，但他毫无畏惧，他只有一个念头，迅速找到部队。大约在凌晨4点半左右，李国瑞来到阜成门立交桥上，此时，天还没有亮，马路中央的交通隔离墩被拆得横七竖八，成了阻拦军车的路障，一些头缠白布条，臂裹红袖箍自称大学生的人，拦截检查过往车辆。李国瑞刚走近桥头，便被喝令搜身。虽然李国瑞上身是白衬衣，下身是黑裤子，但脚上却是一双地方青年很少穿的解放高腰鞋，走路说话一看就象军人。一个暴徒上前撩开他的衬衣，一眼看见了部队发的制式腰带，与此同时，另一个暴徒从李国瑞口袋里掏出一个写有部队番号的笔记本，便大声高喊："他是武警，打死他！"不容李国瑞辩解，铁锹、棍棒、自行车链条便劈头盖脑地向他打来。随着暴徒们的狂喊乱叫，不明真相的群众一窝蜂似的向李国瑞压来。他没跑多远，便被数以千计的人团团围在中间。几个暴徒用心险恶地煽动说："这个武警刚刚亲手掐死了一个8岁的孩子！"霎时，已被谣言煽动起来的人群，前呼后拥地高喊着："打死他，打死他！"

不一会儿，李国瑞就被打得满脸是血，到处是伤。他就是浑身长满嘴也申不清辩不明。他只是用浸满泪水的双眼怒视着暴徒们，一声不吭。

残酷殴打1个多小时后，李国瑞已经奄奄一息，疯狂的暴徒们仍不肯罢手，有的用铁锹、木棍继续打，有的用点燃的香烟烫李国瑞的面部，烫他的全身。一个暴徒又捡起一截铁锹柄，对准李国瑞的后脑、前额和面部，狠狠地连打三

下，这根铁锹柄被打劈成两截，每截又断成三截。李国瑞的颅骨立刻被打得开了花。随后这伙暴徒又将李国瑞倒挂在立交桥北侧的栏杆上，惨白的脑浆、鲜红的热血，从额头的伤口处一滴一滴地溅洒到桥下。

过了一会，暴徒们又将李国瑞从立交桥栏杆上解下，横拉竖拽，拖到立交桥东边的101路公共汽车总站，横在车站的栏杆上。李国瑞已失去知觉，两腿也被打断，暴徒们看到毒打对李国瑞已没有反应，便将身上沾满血迹的衣服，象撕布条一样，一条一条撕下来，仅剩的一条裤衩也被扒下来。这时桥头饭馆一个心肠狠毒的女人，满脸杀气地高声呼喊：浇上汽油焚烧他。并带人到她所在的饭馆寻找汽油，汽油没找到，这个狠毒的女人又指使一伙暴徒用火柴烧李国瑞的下身。这伙暴徒简直成了发疯的野兽。

如此惨不忍睹的场面，如此丧尽天良的残害。一些围观的群众实在看不下去了，冒着生命危险，纷纷上前制止。香格里拉饭店的一位职工对暴徒们说："人都打成了这个样子，你们别再打了。"就这一句话，暴徒先是质问，接着是一阵痛打。一位居民不惧歹徒的淫威，拾起李国瑞碎片似的衣裳，上前遮住他赤裸裸的身子。

上午八点钟左右，桥上桥下人头仍在攒动。暴徒们疯狂叫嚣着："谁敢来救，就打死谁！我们留着他，就是为了钓别的武警，来一个打死一个。"一辆救护车，赶来救援，人没救成，车上的医护人员，却遭到暴徒的一阵痛打。直到9点多钟，福绥境医院的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和我们战士一道，才从暴徒手中将李国瑞救出来，送往人民医院。此时经过暴徒们长达5个小时的残酷折磨，我们的战友李国瑞，带着痛恨、带着遗憾、带着对母亲和战友的眷恋，已经离开了

我们。

在暴徒残害李国瑞同志的过程中，有一些敢怒不敢言的群众，默默记下了凶手的面貌特征，他们坚信，总有一天暴徒会受到法律制裁！果然，6月14日，李国瑞壮烈牺牲的消息，一经新闻媒介传开，群众便争相举报，不到48个小时，残害李国瑞烈士的凶手便开始纷纷落网。一个叫孟多的暴徒，是将李国瑞残害致死的主要凶手，曾因扒窃，先后被少管两年，劳教3年，今年4月份才解除劳教。这个对党和国家怀有刻骨仇恨，没有改造好的刑事犯罪分子，被派出所缉拿归案后，他交代说："打武警就是为了出一口气。"

李国瑞光荣牺牲了，烈士的过去，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震聋发聩的豪言壮语，但和他朝夕相处的战友，不会忘记他，永远怀念他。在大队部的几个战士中，李国瑞的兵龄最短，可今年3月份，组织上让他代理书记后，几个老兵都很佩服他，因为无论是干工作，还是学习和为人，大伙都挑不出他的毛病。

李国瑞的家在翁牛特旗一个偏僻的村落，四周是一片荒沙，长年干旱，那里的人们，至今还很贫穷。李国瑞因兄妹多，比别的家庭更贫寒，常是哥哥穿剩下的衣服，打上补丁，他接着穿。他的父亲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前年因病去世。母亲长年有病，从舍不得花钱到医院买药。李国瑞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成长起来的。他从小就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入伍到部队后，李国瑞时常挂念着年迈的母亲，他微薄的津贴，除了给母亲买药，购买书籍和其它生活必需品外，一分钱都舍不得花。大队部随被警卫机关食堂就餐，伙食费发给个人后，李国瑞每顿饭都拣便宜的菜买。国瑞牺牲后，清理他的遗物时，战友们发现了一个小钱包，内有一张

400元存折和25个1分2分的硬币，这些钱都是他一点一点从自己的牙缝里挤出来的。

要说李国瑞抠，他的确很抠，但他对自己抠，对同志对战友他却是那样的慷慨大方。有一位同学的父亲生病，托李国瑞在北京买药，他在同仁堂药店，花了20几元买好药寄回去，同学要给他寄钱时，他坚决不要。

李国瑞所在的大队部与某机关幼儿园一墙相隔，李国瑞常去幼儿园为孩子们讲故事。今年"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也就是李国瑞牺牲的前4天，大队部准备买几把花伞送给幼儿园的小朋友。他蹬着自行车，冒着炎热，跑了北京的不少商店，直到在王府井买到称心如意的花伞才甘心。对孩子们充满爱心的李国瑞，歹徒们竟造谣说他掐死了一个8岁的孩子。这怎么能让人相信呢？某公司和大队部比肩为邻，总会计师朱奇云是一位50多岁的妇女，每当她工作忙脱不开身时，国瑞就主动为她打水，买馒头。长期的交往，朱总会计师和李国瑞建立了母子般的情意，从家里带来好吃的东西，总先给李国瑞送一份，每天上班前，她总先到大队部给小李打一声招呼。6月16日，她象以往一样来到大队部，看到桌子上摆放着带黑纱的小李遗像时，一下子惊呆了，头发懵，眼发涩，双腿发软，她扶着桌子，好长时间没有回过神。她怎么也想不到这个与她朝夕相处的战士，会被暴徒活活打死。

首都发生反革命暴乱的前3天，李国瑞给哥哥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他牺牲12天后，才送到他偏僻的故乡。当时家里还不知道他已牺牲。李国瑞的二哥，拿着信念给母亲听时，母亲喜出望外，她那里知道李国瑞早已离开了他们。两天后，地方政府领导来家里慰问，告诉李国瑞在北京平暴中光荣牺牲的消息后，年迈的母亲经受不住这沉重的打击，一

时旧病复发，卧床不起。当部队领导来到家里看望时，刚强为国有来的母亲擦干了眼角的泪花，拉着首长的手说："国瑞是为国而死的。他死的值得，我为有这样的儿子感到光荣。我只有一个心愿，让国瑞的三哥国忠接过他手中的枪，完成国瑞未完成的事业。"这是多么深明大义的母亲啊！

6月18日，李国瑞烈士的二哥李国臣，二姐李国兰、三哥李国忠及家乡政府的领导，来到阜城门立交桥悼念烈士。望着弟弟的遗像，兄妹几个悲痛欲绝。二姐李国兰跪倒在弟弟的遗像前，泣不成声地呼喊着：弟弟，我的好弟弟，我正托人给你提亲，准备让你回去见面，你怎么就这样丢下妈妈和我们不声不响地走了……

今年春节，李国瑞回家探望病重的母亲，他只在家呆了6天，还有3天就春节了，哥哥劝他过了年再走，李国瑞非要提前归队。临走时他悄悄给母亲留下5元钱。哥哥姐姐赌气不跟他说话，几个人默默地走到车站。眼看车就要起动了，李国瑞哭着对当过兵的大哥说："大哥，你该理解我，部队工作确实忙。"他又拉着大姐的手说："妈的病还没有好转，你们要好好照料。"谁知这次离别竟成了诀别。

现在弟弟永远离开了他们，作为亲兄妹，他们怎能不失声痛哭。

李国瑞壮烈牺牲了，在烈士为国捐躯的阜城门立交桥上，从第一个无名花圈出现后，短短几天，便挽幛林立，花圈簇拥，少先队员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来了，古稀老人坐着轮椅来了，年轻的母亲领着孩子来了，成千上万的人们从李国瑞生命旅途的终点，寻找着他留下的忠于人民的足迹。部队驻地附近一所育童小学的孩子们听到国瑞牺牲的消息后，自动把他们平时一分一分积存起来的零用钱集中起来，要求寄

给烈士的母亲。小朋友们还亲手制作了几百朵小白花，扎满了部队营区的每棵树，以寄托他们对国瑞叔叔的哀思。

现在一个学习李国瑞的活动正在整个武警部队和烈士的家乡赤峰市兴起，作为他的战友，我们一定要继承李国瑞烈士的遗志，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保卫好社会主义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平暴为国捐驱　热血染红年华

——“共和国卫士”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刘艳坡烈士

刘艳坡同志是武警北京总队1支队1中队今年刚入伍的新战士，河北省蒿城县人，共青团员。今年6月3日，在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的战斗中，他英勇牺牲，年仅18岁。武警总部追认他为中共党员，批准为革命烈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共和国卫士”的荣誉称号。

刘艳坡同志从入伍到牺牲，只有短短的61天。他用自己鲜红的热血，染红了自己的金色年华，谱写了一曲悲壮豪迈的赞歌。

6月3日，首都北京到处笼罩在暴徒们制造的恐怖气氛中，他们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抢夺军用装备物资，殴打戒严部队和武警官兵，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晚9时30分，1中队奉命和兄弟部队一起开赴西单路口，担负了为解放军戒严部队进城疏通道路、维持秩序的艰巨任务。在这之前，中队领来40根电警棍，其中有一部分没有电池。出发时，刘艳坡领到一根带电的警棍，他得知有的战友的警棍没有电池时，便主动找到班长何刚说：“班长，我个子大，长得壮，跑得快，还时把带电的警棍交给小个的同志用吧！”说完就把警棍放在班长的手上。班长望着刘艳坡略显

稚气的面孔，没有说什么。作为班长他知道手中的警棍，那是打击敌人，保护自己的武器呀！而刘艳坡却毫不犹豫地把带电的警棍调换给了战友。

晚10时，中队准时赶到集结地，中队长白建光，副指导员李发壮，对部队作了短暂的战前动员后，带领部队开始向西单路口开进。为了保护新战友，几个带队的干部，提前就做了精心安排，新同志走在队伍的中间，干部和老兵在外边护卫着前进。部队刚走不远，暴徒们用提前准备好的砖头、石块、酒瓶，雨点般向部队袭击，并不时听到有人高喊："打倒法西斯"、"这伙武警是去天安门广场镇压学生的，不能放他们走。""打死他们"。面对严峻的形势，刘艳坡毫不畏惧，他一面举着盾牌抵挡砖头石块，一面用已经嘶哑的嗓子竭力呼喊："同学们，市民们！我们不是来镇压你们的，让我们过去。"

晚11时，1中队在西单路口被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冲散围打，有的战士的鞋被踩掉，光脚踩着砸碎的玻璃碴，留下一片片血迹；有的战士头被打伤，鲜血直流，浑身上下满是血污，干部战士的生命危在旦夕。四班新战士曹有，被暴徒们用自制的火枪击伤8处，鲜血染红了他的裤腿，曹有喊了一声，便昏倒在地。一伙暴徒仍不甘心，呼啦一下围上去，想将曹有置于死地，就在战友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时，刘艳坡发现后，边跑边喊，不顾一切冲了过去，将曹有救了出来。抢救时，气急败坏的暴徒，用砖头、石块猛朝刘艳坡砸来，他的头盔被砸的凹了进去，脚上腿上被打得鲜血直流，他硬是凭着一股冲劲，才脱离了险区。

由于刘艳坡和战士们的英勇奋战，把妄图在西单路口附近阻拦戒严部队的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吸引到自己这方面

来。凌晨1时许，解放军戒严部队顺利开过西单路口，这时，副指导员李发壮指挥伤员后撤。此刻，先撤一步，就多一分生的希望，迟退一秒，则多一分死的危胁。刘艳坡明白这一点，但在进与退，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他主动留下来，掩护战友撤退。就在部队刚撤到佟麟阁胡同口时，李副指导员跑过去喊"刘艳坡快撤，这里危险。"话音未落，只听"哐"一声，一个躲在平房顶上的暴徒，将一块方砖砸在刘艳坡的脖子上，他当即倒地，昏了过去，这时，一些暴徒还在拼命地一边向前追赶，一边投掷石块、砖头，李副指导员立即喊来了两名战士抢救。刘艳坡是一名一米八几的大个，长得也很壮实，他们几个费了很大劲，才抬着刘艳坡跑出胡同，又转移到民族宫内。刘艳坡因动脉被砸断，脖子左侧鼓起了一个拳头大的血泡。围在他身旁的战友，看到他昏迷不醒，焦急万分，这时，卫生队的救护车和医生及时赶来了，对刘艳坡进行了长达半个小时的人工呼吸，但丝毫不见好转。医生马上派人把刘艳坡和其它8名受伤较重的战士抬上救护车，送往人民医院抢救。

这个时候的刘艳坡，半卧半躺在右侧的座垫上，浑身是血，昏迷不醒，如果能够顺利救治，这个入伍两个月的小伙子也许会转危为安。可是，当救护车来到人民医院门口时，一件令人难以预料的事件发生了。一伙暴徒和不明真相的人，看到车上拉的是武警伤员时，呼啦一下将车团团围住，不让往里开。人民医院的5位医护人员出来解救，一位暴徒骂骂咧咧地说："你们敢接受武警伤员，我们就火烧医院。"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医院人员一次次恳求，救护车才勉强开进院内，而一伙暴徒也狂叫着冲进了院内，用砖头、石块将车上的玻璃全部砸碎，并吼叫要把救护车掀翻，浇上汽油，将

车上的伤员一个个活活烧死。医生和司机跳下车，将伤员向病房转移时，一名暴徒看到车上还躺着一个，便高喊道："车上还有一个伤员，打死他。"随着一名暴徒呼喊，其它几十名暴徒又蜂拥而上，他们用砖头、石块砸，用木棍打。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暴徒，举着一块水泥方砖，从打碎的玻璃窗伸进去，猛击刘艳坡的胸部，打了一阵，又用手指头伸进刘艳坡的鼻孔，确认断了气以后，才善罢甘休。刘艳坡就是这样被丧尽天良的暴徒们活活打死的。军委邓主席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中指出："战士们大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岁出头的娃娃，但他们仍然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同时，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当刘艳坡被残害的消息，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后，人民群众便纷纷向公安机关举报，凶手很快落入法网。

刘艳坡同志壮烈牺牲了，尽管他在部队只生活了短暂的61天，但他留给战友们的印象是难忘的。

在新兵班，刘艳坡是排头兵。开训的第一天，班长丁洪凯找他谈心时对他说："你是班里的排头兵，决不仅仅是你的个子大，而是要在训练中，做班里的表率。"班长的话不多，刘艳坡却感触很深，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

训练场上，争强好胜的刘艳坡，从不甘人后，尽管每天高强度训练，累得腰酸腿疼，可他在晚上还经常一个人偷偷出去练习。

5月1日，动乱的规模在逐步升级，首都的局势越来越紧，每一位共和国的公民，都在关心着事态的发展；每一位共和国的士兵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时上级通知，新训中队每个班抽两名新兵，由1名副班长带队到城里参加执勤。

车上的伤员一个个活活烧死。医生和司机跳下车，将伤员向病房转移时，一名暴徒看到车上还躺着一个，便高喊道："车上还有一个伤员，打死他。"随着一名暴徒呼喊，其它几十名暴徒又蜂拥而上，他们用砖头、石块砸，用木棍打。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暴徒，举着一块水泥方砖，从打碎的玻璃窗伸进去，猛击刘艳坡的胸部，打了一阵，又用手指头伸进刘艳坡的鼻孔，确认断了气以后，才善罢甘休。刘艳坡就是这样被丧尽天良的暴徒们活活打死的。军委邓主席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中指出："战士们大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岁出头的娃娃，但他们仍然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同时，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当刘艳坡被残害的消息，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后，人民群众便纷纷向公安机关举报，凶手很快落入法网。

刘艳坡同志壮烈牺牲了，尽管他在部队只生活了短暂的61天，但他留给战友们的印象是难忘的。

在新兵班，刘艳坡是排头兵。开训的第一天，班长丁洪凯找他谈心时对他说："你是班里的排头兵，决不仅仅是你的个子大，而是要在训练中，做班里的表率。"班长的话不多，刘艳坡却感触很深，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

训练场上，争强好胜的刘艳坡，从不甘人后，尽管每天高强度训练，累得腰酸腿疼，可他在晚上还经常一个人偷偷出去练习。

5月1日，动乱的规模在逐步升级，首都的局势越来越紧，每一位共和国的公民，都在关心着事态的发展；每一位共和国的士兵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时上级通知，新训中队每个班抽两名新兵，由1名副班长带队到城里参加执勤。

刘艳坡虽然刚刚穿上警服，但他已经懂得用一个军人的感恩之心来观察思考问题。动员会刚结束，刘艳坡便一次次找班长恳求，他说："让我去吧，决不会给班里丢脸的。"新训班长洪凯再三向他解释说："你是班里的排头兵，你走了班里的训练就要受影响，再说练好本领还愁以后没有机会吗？"没过几天，刘艳坡所在的新兵中队，全部开进了城里，先是在钓鱼台国宾馆担负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安全警卫任务，戒严之后，为了加强中央电视台的安全警卫任务，防止坏人冲击，刘艳坡又随队来到电台执勤。这期间，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刘艳坡没有半句怨言。

刘艳坡在部队的时间，的确太短暂了，父母亲友一次次来信，让他照一张照片给家里寄回去，连这点小小的要求他都没有能满足。一家个体照相馆在新兵训练住地照相时，刘艳坡花两元钱照了一张彩照，可惜这张彩照，他活着的时候连看一眼都没来得及，竟成了他的遗像。部队执行任务的当天中午，刘艳坡在短暂的空隙，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谁也不会想到，这封没有发出的信，也成了他留给父母的遗言。刘艳坡在信中写道：现在北京的局势很紧张，今晚很可能与暴乱分子交手，我有可能受伤，也有可能还有别的什么不幸，不过父母亲你的儿子是不会给你们丢脸的。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们都不要悲伤。

刘艳坡没有给父母丢脸，虽然他不能为父母养老送终，还没有尽一个儿子应尽的孝心，但父母不会责怪他，他们为有这样的儿子而感到自豪。

刘艳坡的曾祖父、祖父，都是早年参加革命，先后在战争中光荣牺牲。他的父亲刘镇林，50岁的生涯是在泪水和汗水的浸泡中度过的。他的母亲安群英，在村里当了十几年妇

联主任，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刘艳坡从小就养成了勤奋好学、乐于助人的好习惯。

我们到刘艳坡的家乡，找到刘艳坡的老师同学、乡亲们，了解刘艳坡的情况时，众口一词，刘艳坡死的太可惜了。刘艳坡从初中到高中，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喜欢绘画美术、擅长武术体育，并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县文化馆原馆长李英涛一直苦心培养刘艳坡，准备今年推荐他考石家庄美术学院。可刘艳坡没有别的考虑，就是想参军。父亲支持他，母亲支持他，才使他如愿以偿。可做父母的万万想不到，儿子离开他们只有短短的61天就光荣牺牲了。并且，他不是倒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而是在北京城里被那伙口口声声讲"民主"讲"人权"的反革命暴徒活活打死的！

6月10日上午，刘艳坡烈士的父母来到人民医院，当被暴徒残害的的面目全非的尸体，摆在两位老人的面前时，他们怎么也不相信这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母亲颤抖着双手，拨开裹着尸体的衣服，揉揉昏花的泪眼，一遍又一遍地看，从身上的一块黑痣，她才断定是自己的儿子。她跪在儿子的遗体旁，抚摸着伤痕累累，连自己都不敢辨认的亲骨肉，撕心裂肺地呼喊着："艳坡呀，艳坡，妈妈看你来啦，你睁眼看一看妈吧，你怎么就这样不声不响的走了……"清理烈士的遗物时，有一对新枕套，那是刘艳坡的未婚妻入伍前送给他的，可艳坡连一次也没枕过。母亲拿起枕套，又一次陷入悲痛之中。中队的干部战士得知刘艳坡烈士的母亲安群英要来中队看望大家时，有的戴着染有血迹的钢盔，有的带着身上未愈的伤口，列队欢迎。当深明大义，淌干了眼泪的安妈妈，和战士们一一握手时，每个战士都泣不成声。她对战士们说："孩子们，艳坡是我的儿子，也是人民的儿子，他

为了保卫祖国和首都安全光荣牺牲了，我很悲痛，但我更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当一名合格的武警战士。战士们拉着安妈妈的手说："艳坡虽然牺牲了，但我们都是你的儿子。

刘艳坡牺牲后，成千上万名不相识的男女老幼，各行各业的人们，从四面八方带着一颗颗沉重的心、悲痛的心，来到西单路口，悼念刘艳坡烈士，那一个个花圈，一幅幅挽幛，一束束小花，寄托着人民不尽的哀思，也是对暴徒们的种种控诉。北京西城区房管局一位职工在留言簿上写道：艳坡兄弟，面对你的遗像，那张年轻稚气的脸，使我感触很多。你那么年轻，就为党和人民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人民是会永远记住你的名字的。安息吧！小英雄。你用生命唤醒了千百万善良人们的觉悟，我们活着的人要继承你的遗志，誓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进行到底。

现在一个学习刘艳坡的活动正在整个武警部队兴起，作为他的战友，我们一定要继承艳坡的遗志，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发扬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
誓做党和祖国的忠诚卫士

——武警北京市总队1支队

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们武警北京总队1支队，长期担负中央和国家要害部门的警卫、城区巡逻及外宾来访时的路线警卫任务。在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我们一直处在第一线。6月3日晚，我支队奉命出动560名官兵赴西单路口，执行维持秩序、开辟通道，接应西线戒严部队进城的任务。提起“西单”，到过北京的人都知道，那是首都最繁华的地段之一。距中南海只有一箭之遥，又是通向天安门广场的 咽喉要道。可是 进入4月中旬以来，这里成了“无政 府主义”的“自由 世界”。就在6月3日白天，戒严部队某部的军 车被 阻拦在这里，暴徒们将部队的武器装备架在车顶上示众，气焰极为嚣张。

我支队执勤官兵，凭着对党、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在这里与反革命暴徒进行了一场殊死搏斗，付出了血的代价，胜利完成了任务，为戒严部队顺利通过西单路口创造了有利条件。下面就把我们到西单路口执行任务的情况和一些感受向领导和同志们作一汇报：

一、面对反革命暴徒的猖狂进攻，我执勤官兵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被迫奋力反击。

按照上级的命令，我执勤部队于3日晚11时15分到达指定位置——西单北大街南口，开进途中，部队受到暴乱分子的围堵，官兵们勇往直前，几十名同志头上身上已多处负伤。

部队开到西单路口，一下子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群，将部队团团包围起来。暴徒们猖狂叽叫：打死这些走狗，一个也别让跑了。他们举着早以准备好的钢筋棍、菜刀、钉满铁钉的"狼牙棒"，有的暴徒还端着自制的火枪，杀气腾腾。一时间砖头、石块、玻璃瓶象冰雹一样向我官兵砸来。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部队拉不开阵势，无法进行有效的还击。暴徒见我们没有带枪，也不还手，反动气焰更加嚣张，手持凶器一步步地向部队逼近。而这时，其它协同部队也分别在车公庄、天坛等地受阻没能到达位置，西线进城的戒严部队还远在5公里以外艰难向前推进。

怎么办？带队的几位首长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部队困在西单路口，不但完不成任务，甚至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负责指挥这次行动的支队长杨德安，经过反复思考，毅然决定把部队拉往路口西侧200米开外的民族文化宫。那里地域开阔，便于周旋，又有民族文化宫做依托（这里驻守着我支队一个警卫排）。部队冲出重围，拉到民族宫门前。暴徒们裹挟不明真相的群众尾随着蜂拥而上，又将部队三面包围起来，反革命暴行愈演愈烈。我部队官兵有的被暴徒用菜刀砍伤了腰部；有的被铁棍打断了手臂、腿脚。一个20来岁的暴徒，掀起马路沿子上的铺地方砖，残暴地砸在一战士头上，立时，头盔破裂，人昏倒在地。新战士曹有，被一暴徒用火枪击中，8颗铁砂钻进他的肉体，顿时昏倒在血泊中。

我部队官兵在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情况下，一面高声向不明真象的群众宣传，一面向袭击我们的暴徒反击。我们

排成一道道人墙，施放催泪弹后，呐喊着向东西两个方向冲击。暴徒们被赶得四处逃窜。但我们毕竟势单力薄、立足未稳，众多的暴徒又回头进逼过来，一些不明真象的群众又蜂涌而至，将部队压回到民族宫门前。就这样，反复"拉锯"达8次之多。

4日凌晨1时，浴血奋战了近两个小时的官兵们已经精疲力尽，伤员不断增多，带来的催泪弹已经用完，而暴徒们和失去理智的人群越聚越多，这时围攻的人群已近3万人。部队被迫退到民族宫门前铁栏杆一线固守。一部分官兵在混乱中被冲散。在生命危在旦夕，情况万分紧急的时刻，我执勤官兵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决心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大家把重伤员抬进民族宫院内救护，其余人员固守在门外，表示死也要死在火线上。因为我们明白，退守到民族宫大楼里面，虽然自己的人身安全有了保障，但无恶不做的暴徒们会将富丽堂皇的民族宫糟踏个稀吧烂，给国家财产带来严重损失。就这样部队在极端险恶的条件下，坚持着顽强的斗争，等待着大部队的到来。

凌晨1时10分，解放军戒严先头部队接近西单路口，我官兵乘势组织反击，冲出重围，与戒严部队一起向天安门进发，按预定计划参加了清场。

由于我们在民族宫一带牵制了众多的暴徒和大批不明真象的群众，减轻了西单路口的压力，为戒严部队开进天安门广场赢得了宝贵时间，上级首长称赞我们任务完成的非常好，为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立了大功！

在这次执勤中，我部队付出了巨大代价，伤亡人数占执勤官兵的三分之二，其中重伤员就过了半数。我们年轻的战友"共和国卫士"刘艳坡烈士，就是在这里献出了他宝贵的生

命。

刘艳坡是今年刚入伍的新战士，在与反革命暴徒的搏斗中，他无所畏惧，毫不怯阵，哪里有危险、哪里暴徒最猖狂他就往那里冲；自己的头被击中，腿被砸伤，鲜血直流，依然顽强坚持战斗。为掩护战友安全转移，他在队伍的最后面向扑过来的暴徒反击，不幸被暴徒从平房顶上砸下来的砖块击中左侧颈动脉，血管破裂，当场昏死过去。

为抢救他的生命，医护人员冒死把他送往市人民医院。可是到了医院门口，一伙暴徒见是武警救护车开来，马上又围了上来。奄奄一息的刘艳坡躺卧在救护车里，一个约四五十岁的暴徒搬来一块水泥方砖残暴地砸在他的胸口上。就这样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刘艳坡今年18岁，入伍才两个月。战斗结束后，我们在烈士的遗物里发现了一封没有发出的家信，这封信是他在部队出发前写的。信中对父母说：

我们今晚很可能与暴乱分子交手，
我可能负伤，也可能有别的不幸，
如果真的这样，儿子是不会给您们
丢脸的……

这是一个儿子给母亲的信，也是战士对祖国的誓言。他怀着一颗赤诚的忠心，慷慨赴死，实现了自己的生前誓言。

还有一位支队的卫生员王玉文同志，在这场战斗中永远失去了欢笑。4日凌晨，他和几名战友乘一辆面包车沿街查找失散的伤员。行至白塔寺路口被暴徒围攻。暴徒们将车掀翻，王玉文被撞昏了过去。暴徒将他从车里拖出来，残暴毒打，百般蹂躏。用绳子捆住他的双脚，胸上压了几十斤重的

水泥方砖，还掏出他衣袋里的饭票贴在他满是血迹的脸上，然后在马路上拖来拖去，惨不忍睹。后来，他被一家地方医院救去。经检查诊断，王玉文全身复合伤，大大小小的伤口103处，一只眼睛被砸瞎，一些牙齿被打掉，颅骨塌陷，严重脑振荡，生命垂危，在医院特级护理一个多月才脱离危险，但已是终身残废。

二、在血与火、生与死的斗争中，干部骨干身先士卒、团结奋战。

4日凌晨1点，当时部队伤亡过半，戒严部队还没来到，再拖下去部队处境十分危险。为了组织部队反冲击，支队长杨德安瞪着两只充血的眼睛 喊到："共产 党员站出来……"唿拉一下站出了黑压压的一片，他分不清谁是党员谁是群众，这里已经有很多同志负了重伤，他深情地看了看大家，再没说什么，就大喊一声：冲啊。把包围过来的 暴徒和上 万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又压了回去。当时 我们都 不知道，支队长已7处负伤，后来他是靠两名战士架着冲进天安门广场的。

中队长李志刚，参战时一直戴着肩章，战士们几次让他摘下来，他考虑到新兵补入连队不满一天，还不熟悉指导员，为了便于指挥，他坚决不肯。暴徒们见他是个"当官儿"的，就向他疯狂袭击。他的一条手臂、两根手指被打断，头上被暴徒用"狼牙棒"砸了6个血口，头皮翻卷，露出了颅骨，最长的一个伤口缝合了17针。

在这次执勤官兵中，干部骨干和党团员占80%多；战斗下来，11名团、营职干部中多半负伤，18名中队长、指导员中负伤了15人。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各级干部骨干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自我牺牲精神。

如果说，身先士卒是党员干部的本份，那么在处境十分

危险甚至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官兵党群之间相依相助、生死与共的精神就更加可贵。在民族饭店门前，几名新战士被冲散后围在一起一时不知所措。身着便衣的大队长任铁岭见此情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大声指挥这几名新战士快快冲出去。他的身份暴露，暴徒们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到他的身上。

“逮住这个当官的”，暴徒们狂叫着围过来，砖头棍棒劈头盖脸将他打倒。他艰难地在地上爬行了几步，猛一抬头，看到几名新战士还未脱离危险，又强忍剧痛站起身来，再次给新战士指点冲击方向。还不容他站稳，暴徒们又一次将他打倒在地上，他只觉得右小腿被一重物击中，想站起来，可再也站不起来了。这时，棍棒石块又劈头盖脸向他袭来，他拖着打断的右小腿，连爬的力量也没有了。残暴的歹徒还不放过他，举起一辆自行车向他猛砸过来，这时通信员院文贵奋不顾身冲上前来，一脚踢向该暴徒的裆部，又飞快扑倒在任大队长的身上，用胳膊紧紧地抱住了他的头部……任大队长的生命被挽救了，但他自己却被打成了重伤。

战斗中，官兵们同甘共苦，患难相助的事例很多，有的同志将手中的器械让给他人使用，自己赤手空拳与暴徒搏斗，有的将自己戴着的头盔摘下戴在伤员头上，自己承受了更大的危险；有的将自己唯一的一个急救包让给战友包扎伤口；一名战士开进时跑丢了鞋子，班长就把自己的鞋脱下穿在战士脚上……。官兵之间结下的这种赤诚情谊化作无穷的力量，激励着大家团结奋战，一往无前。

6月4日下午，我支队部分伤员住进人民医院后，该医院门口聚集了上百名暴徒。他们要求交出武警伤员，不然就火烧人民医院。在这种处境下，伤员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中

队长邵明亲在自己带血的背心上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如果今晚我牺牲了，请同志们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完成各项任务；武警决不当逃兵。也有不少伤员在参战血衣上录下了自己的誓言:“生为祖国生，死为祖国死；身居戒严地，捐躯为谁?为千家万户平安。”这一字字一句句，饱含着武警战士对党、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在某营地，我近200名受伤官兵被围困。缺医少药、缺吃少喝，外面又有暴徒们封锁。在这种情况下官兵们首先想到的是党、是党组织。大队长刘永胜把来自不同单位的党员召集在一起，成立了临时党委，带领伤员战胜重重困难，度过了难关，事实证明有党在，有党组织在，我们这个集体会产生出强大的战斗力，无往而不胜。

三、在我部队官兵危难之时，首都人民拚死相救，谱写了一曲曲人民武警人民爱的颂歌。

6月4日凌晨过后，我支队164名 负伤官 兵突破暴徒的重围，向安全地带转移。暴徒们穷追不舍，将他们逼进了西兴盛胡同。这是一条不足几米宽的死胡同，暴徒们觉得这是扎起“口袋”围打的好机会。他们开来一辆吉普车堵住胡同口，打开耀眼的车灯，直射胡同内，而后用砖头、石块向暴露在灯光下的我负伤官兵疯狂袭击。这时，伤员们大多精疲力竭，有的已昏倒在地，基本上失去了自卫能力，这种状况再持续下去，我负伤官兵就可能全部牺牲。

胡同内的居民被惊醒，他们不忍眼巴巴地看着子弟兵横遭残害。一时间，4个居民院的院门全部打开，164名危在旦夕的伤员统统被唤进了院内，在26号院，一位姓曲的大妈一下子拉进47名战士，而后死死地插紧了院门；在28号院，67岁的张大爷和老伴把十几名战士拉进院内，用木杠牢牢顶死了大门；在30号院，一家姓冀的夫妇俩，把11名伤员扶进了

家，同院的5位青年小伙子担心暴徒袭击，主动把守院门，放了一夜哨；在32号院，80多名官兵涌了进来。这个院子没有院门，不足20平方米，容纳不了这么多遇难官兵。一位叫乐凤玲的青年妇女，猛的一脚踹开商业部家属院设在这个胡同的后门，迅速将一部分官兵隐藏进去。

暴徒们把32号院看作主要目标，开始向院里冲击。院里的居民手挽手、肩并肩组成一道人墙，掩护住留在院内的51名伤员。辱骂、恐吓他们不怕，石头砸、棍棒打他们不动摇，全院5户人家18口人，除了3个幼小的孩子外，没有一个不上阵的。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暴徒们无可奈何地撤走了，但临走又甩下一句警告：天亮后不交出武警，扫平你们院子！善良的居民们在暴徒的淫威面前没有低头，接着他们又以急切的心情抢救起了子弟兵。有的将家中所有的药布、绷带、毛巾拿出给伤员包扎伤口；有的给伤员打开了汽水瓶，拿出了蜂王浆、熬了糖稀饭；有的将自家崭新的席梦思床让出来，叫满身尘土、血迹的伤员躺上去……。

一位叫靳国良的居民，他爱人是个医生，夫妇俩一连气给十几位重伤员清洗、包扎伤口。有个小战士包扎过程中突然昏了过去，夫妇俩就赶紧做人工呼吸，挽救了战士的生命。有1名战士腿部受重伤不能动弹，他实在憋不住大便了，院子里又没有公共厕所，年轻妇女乐凤玲，拿出一张牛皮纸放在战士跟前说：你什么也别顾忌了，到院子外上公共厕所太危险……。而后，她又将伤员的大便用牛皮纸包上送到院外的垃圾桶。为了不再给居民增添危险，伤员们决定赶快撤出胡同。在一个青年个体户的护送下，我一名排长赶回支队部报告了情况，确定了转移伤员的方案。在转移伤员中，居民们将自己所有能献出的衣服全部献了出来，给战士换上。有的

见战士头上的伤痕太明显，特地给战士戴上帽子，甚至用电吹风给战士改变发型。早晨5点30分，经过化妆后的164名伤员安全转移到了部队营地。

发生在西兴盛胡同的动人情景，是首都人民理解、爱护、支持人民子弟兵的其中一幕。此外，我支队官兵也不会忘记：在部队与反革命暴徒激烈搏斗时，民族宫、长话楼等机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给了我们莫大的帮助；在我们的官兵负伤、牺牲、暴尸街头的时候，人民医院、邮电医院、二龙路等医院抢救、保护了我们。我们不会忘记政协礼堂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为抢救我们的伤员而被暴徒打伤。我们更不会忘记，我们部队官兵的亲属们，冒着生命危险以母亲认子、姐姐认弟的关系，到地方医院认领回多名处在危险环境中的伤员。通过这场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又一次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

人民群众永远是子弟兵的坚强后盾！

百折不挠　一往无前

——武警北京总队5支队8中队

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们中队是一支担负为外宾进行军事表演和应付各种突发性事件的机动部队，近几年先后为外国元首和军事代表团进行了90多次军事表演，多次执行特殊任务。在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中，我们担负了为解放军戒严部队开路的任务。从八大处一直到天安门广场，行程约35华里，强行通过了43个大小路口，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这件事，北京城里传得很邪呼，说我们防暴队是刚从西德训练回来的，跟加利森敢死队一样，有秘密武器。还有的说，我们人人都会气功，砖头、瓶子打过来，我们手指一发功，就能把砖头、瓶子弹回去，而且谁打的还弹到谁的身上。其实，我们并没到什么西德去训练，也不象有人传得那么玄，我们只是凭着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凭着英勇顽强的作风，才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下面我来汇报一下我们中队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为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强行开路的战斗情况。

6月3日下午5时50分，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求我们中队组织50名防暴队员，带上头盔、盾牌和警棍、催泪弹，立即出发，到北京军区领受任务。我们立即挑选了素质好、作

风硬的50名干部和老兵，准备好了车辆和器材，进行了战前动员，在支队李副政委和丁参谋长带领下，火速向军区驻地出发。

在奔赴军区驻地的路上，我们看到军车一辆接一辆，部队一拨接一拨正在城区外围集结，气氛很紧张。我们预感到形势的严峻，有一场硬仗、恶仗在等待着我们。

晚8时30分，我们赶到了北京军区驻地。早已在这里等候我们的总队王副处长，立即把我们带到军区作战室。作战室里，大都是带着上将、中将军衔的首长。面对这么多将军亲自给我们布置任务，我们更感到这次任务非同小可。不一会儿，军区政委刘振华上将首先给我们讲话。他说："同志们，目前的形势很严峻，首都从学潮引起的动乱，现在已经发展成暴乱，他们烧军车、抢军火，伤害解放军官兵，性质已经变了。今天晚上，我们要开进天安门广场，占领天安门广场，要保卫党，保卫人民，保卫国家政权，保卫首都北京。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前边为大部队开路，实现党中央的决心"。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中将把手一挥接着说："没人阻挡要进，有人阻挡也要进，你们直接属军区前指指挥，今天一定要开到天安门广场"。听了首长的动员，我们顿时觉得肩上的担子很沉重。因为解放军戒严部队大都集中在西线，我们所要打通的这条通道，是大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必经之路，也是暴乱分子聚集最多，设置路障最严重的一条路。大家深深感到：今天能不能把这条路打通，不仅关系到作战指挥部和大部队能否按时到位，而且关系到整个平暴战斗的全局。大伙紧紧地握起了拳头，互相注视着，意思是：今天豁出去了，就是死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晚上9时10分，我们从军区大院出发了。我们首先承担的

任务，是护送军区前方指挥部安全到达军事博物馆。我们一共4辆车，两辆车在前边担任前卫，两辆车在后边担任后卫。不料刚出大院，我们后边的车出了故障。兵贵神速，军区首长立刻命令我们把这辆车推到路边，部队继续前进。这样一来我们50个人组成的防暴队，就剩下了27个人，换句话说，50个人的担子就压在了27个人的肩上。大家把腰带紧了又紧，鞋带结了死扣，每人脖子上扎了白毛巾，作好了殊死搏斗的准备。

在开始行进的一段路上，拦截的人群还不多，只是有个别人偶尔向我们扔石块、砖头，也有的要拦车盘查。我们都是采取先关灯缓行，尔后突然开灯加速的办法，一连闯过了十几个路口。

大约9时55分，当我们行至五棵松路口时，情况就不大一样了。在这里，整个路口被几十辆烧毁的军车和公共汽车堵死；车辆周围人山人海，只见车辆的一边是解放军战士，正用力推车，而另一边则是暴徒死死将车顶住。周围有上万人跟着起哄。这时，我们被迫停车，我们的车刚一停下，立即被人群团团围住。失去了理智的人们在暴徒的煽动下，有的用石块猛砸车窗玻璃和车灯，有的用铁棍乱捅油箱和发动机，还有的暴徒企图给轮胎放气。顿时，我们两辆车的车窗和挡风玻璃全部被砸碎，司机王勇刚的左脸受伤，防暴队员咸国坤也被砸得满脸流血。

面对这种情况，大家都非常着急。队员们虽然人人都有一手绝技，举枪百发百中，抡拳能砸碎一摞砖头，笔直的四层楼9秒钟就能窜到楼顶。要是在老山前线，越南鬼子胆敢用砖头、石块来拦击我们，就是凭我们这一双铁拳，也能揍扁他们，开出一条血路。可是现在情况却不同，我们的脚下不

是老山，而是人群密集的长安大街；我们的对面也不象老山前线那样都是清一色的敌人，在这骚乱不安的人群中，虽然有暴徒，但绝大多数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好人坏人混在一起，大家有劲也施展不开。

为了避免误伤群众，我们决定利用暴徒对我们存有的恐惧心理，采取震慑的办法冲过去。27名队员一手握盾牌，一手握警棍，突然跳下车，齐声呐喊，“冲啊——！”

这声音，震撼心魄，宏亮无比，立刻压倒了上万人嘈杂起哄的声音，压倒了石块、砖头击打盾牌的声音。暴徒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懵了，边跑边喊：“快跑啊，防暴队来了”。后边的人一听喊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也惊恐地纷纷向后逃散。我们乘机冲了过去。事后，有人和我们开玩笑说：“张飞大战长坂坡，横刀立马一声吼，震得三江水倒流；你们是五棵松下一声吼，吓跑了暴徒，喊出一条路。”军区首长称赞说：“过去，听说你们这些小伙子有三铁：铁头、铁臂、铁腿，现在看来，还得给你们加一铁：铁嗓子”。

就这样我们闯过了开道战斗中的第一道难关。在从五棵松到军事博物馆的开进途中，我们时而下车清除路障，时而驱散拦截的人群，时而登车前进，当我们到达军事博物馆时，已经是晚上10时15分。

到达军博后，我们看到已经有不少部队在这里集结。我们还看到，在军博门口东侧不远的地方，有几十辆公共汽车被暴徒横排在马路上，一场激烈的拉锯战在这里已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上千名手持木棒、石块的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躲在车后，解放军战士刚一接近，他们劈头盖脑就是一阵闷棍。有的战士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当场昏了过去，一些受伤官兵陆续被抬了下来。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解放军还是

没有开枪。但暴徒们却把部队极大的克制和忍让当做软弱可欺，他们砸碎隔离墩，运来成车的啤酒瓶和带钉子的木棒，妄图以此为武器，阻止戒严部队开进天安门广场。

面对这种情况，军区前指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各部队的协同，会上更加明确地指示我们，由我们负责正面将暴徒驱散，解放军300名先头部队随后负责两翼控制并排除路障，保证大部队开进。这样一来，我们就成了名符其实的“刀尖子”。怎么才能为大部队把路打开，怎样才能把眼前这道路障排除，看来只靠铁嗓子是不行了。带队领导决定强行通过，并简单地给我们规定了两条，一条是任何一个同志不得盲目冒进；一条是誓死不能后退一步。尔后，我们来到了离公共汽车约50米的地方，准备发起冲击。指挥员一声令下，我们27名防暴队员一声呐喊，几个箭步便接近了公共汽车。这时，砖头、瓦片、玻璃瓶象冰雹一样从车的另一侧砸了过来，顿时，我们有十几个同志腿部被打伤。战士关宏杰小腿砸得露出了骨头。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们第一次施放了催泪弹，并乘机向公共汽车东侧发起了冲击。暴徒们满以为我们不敢往他们这边冲，当我们突然冲过来时，骚动的人群象炸了窝，喊叫着四处逃跑。我们迅速穿过障碍物后，27块盾牌一个挨一个很快组成了一个半圆形，队员们都蹲在盾牌后面隐蔽起来，只有二十多个头盔在盾牌上方微微晃动。

惊魂未定的暴徒们跑出很远后才收住脚步，一个个都被这奇怪的阵势惊呆了，他们手持木棒、石块，眼睛直愣愣地瞅着，没有一个人敢靠前。的确，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没有见过这样的“秘密武器”。其实，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武器，不过是我们平时自编自练的一种警棍盾牌术。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发展，流动人口骤增，国际各种邪恶势力的渗

透，突发性的暴力事件突然增多。为了应付突发事件的发生，武警部队组建了机动部队；并在机动部队中开展警棍盾牌术专业训练。这种把警棍和盾牌的运用结合在一起的战术，可以更好地发挥群体的合力，起到震慑犯罪分子的作用。

就在人群发愣的时候，这半圆形的队形，瞬时间又化为三个三角形，犹如三把尖刀插入暴乱的人群。顿时，暴徒们连喊带叫，又惊恐地后退了十几米。转眼之间那三把尖刀又收在一起，变换成原来的半圆形队形。解放军先头部队也乘势清除掉用作路障的汽车，大部队紧跟着向前推进。

越向前开进，道路越加艰难，情况越加复杂。复兴门立交桥下聚集着从木樨地沿途退下来和原来就踞守在这里的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更是人山人海。在桥东侧，12辆公共汽车被点燃，横在马路上，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不时响起油箱爆炸声，随着嘭嘭的爆炸声，巨大的火球滚向天空。但是，无论前进的道路多么艰难，也难不倒我们这些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防暴队员。当我们驱散桥上的人群，来到正在燃烧的公共汽车跟前时，指挥员一声令下："冲过去"，战士们一涌而上，有的硬是从喷着烈火的两车之间挤过去。有的冒着熊熊烈火，从车窗爬过去，有的就势一滚从车下钻过去，一齐扑向暴徒。到这个时候，大家已经战斗了近4个小时，攻克了18个大路口，16个小路口，所有人员已全部受伤，27个盾牌的有机玻璃观察镜全部被打碎，27顶头盔绿漆全被打落，变成了花白色。但是，大家的士气仍然十分高昂。司机王永刚一手握盾牌挡住迎面袭来的石块，一手握住方向盘开车前进。战士咸国坤头部负伤后，半边脸肿得象发面馒头，同志们几次劝他到后面的车上去休息，他坚决不肯，坚持给战友运送催泪弹。代理排长孙鸿武

发现战友的盾牌被砸坏，主动把自己的盾牌让给战友，自己只拿着一根警棍坚持战斗。此时此刻，我们防暴队员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不到天安门，誓不罢休。

经过几次较量以后，一些暴徒也越来越狡猾，手段越来越隐蔽，越凶残。他们怕站在近处、明处吃亏，有的就爬到路旁树上，用木棍方砖猛往我们头上砸，有的从楼顶上端着花盆往下摔，我们的生命随时受到严重威胁。就在这时，从指挥车里又传出一个令人心焦的消息，在复兴门东边不远的民族文化宫，500多名担负卡口任务的武警官兵，已经被近3万人围攻了数小时，其中上百人已经受伤。战友的生命危在旦夕。防暴队员听到这个消息后，眼睛都红了。大家不顾居高临下的暴徒袭击，迅速冲向民族文化宫，及时援救了被围困在这里的战友。

4日凌晨1时30分，我们到达西单路口，这时的西单路口，已是一片火海。马路上的隔离墩、铁栏杆被弄得七扭八歪，上面搭着学生绝食时用过的棉被，棉被上又倒上汽油点燃，形成一道道火障。有的路面还撒了煤末，又在煤末上浇上汽油点燃，大火一片连一片。马路两侧，一辆辆军车在燃烧，还有一辆装满牛奶的130卡车玻璃被打碎，轮胎被放气，成瓶的牛奶也被暴徒用来袭击部队，玻璃渣满地都是，牛奶四处流淌。这时，只听到带队的李副政委高喊一声“同志们，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四华里了，冲过去就是胜利”！顿时，防暴队员群情激愤，一起高呼，“到了，冲啊”！高昂的情绪化作了无穷的力量。27名干部战士一齐冲进了火海，跨过暴徒们设置的一道道火障后，又迅速组成防护队形，等待大部队开进。这时，解放军清障队也调来了装甲车，不一会儿就推开了路碍，扑灭了烈火，为大部队打开了通路。

当我们到达府右街路口时，远远发现聚集在新华门前的暴徒，正在围攻和冲击执勤的解放军官兵。我们迅速用催泪弹驱散府右街路口的人群，快步冲向新华门。这时，只听新华门前有人高喊："防暴警察来了"。还没等我们赶到这里，新华门前的暴徒就已吓得四散而逃。在新华门前受了50多天窝囊气的警卫战士激动地流下了热泪，有的振臂高呼："向武警学习！向武警致敬！"我们也高呼："解放军万岁"！

6月4日凌晨1时48分，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我们27名队员，经过近5个小时的殊死搏斗，终于胜利地到达了天安门广场。我们到达广场不久，从军区大院出发时，因车熄火而落在后面的另外24名防暴队员，主动为其他戒严部队开路，也胜利地到达广场。当我们看到戒严部队的几路大军，冲破重重障障，终于在天安门前胜利会师，想到被暴乱分子占据了50多天的天安门广场，就要重新回到人民手中时，同志们忘记了疲劳，忘记了伤痛，激动地拥抱在一起，有的同志情不自禁地在金水桥前翻起了空心筋斗。军区首长一个一个地和我们的防暴队员握手，夸奖我们是一支过硬的部队，英雄的部队。

捍卫社会主义共和国尊严

——武警北京总队6支队11中队

我们中队长年担负着天安门地区的警卫任务。这次首都从4月中旬开始的政治动乱，以致发展到后来的反革命暴乱，天安门地区一直是这场斗争的中心；一直处于动乱与反动乱、暴乱与平息暴乱的最前哨阵地。在这黑云压城、形势险恶的50个日日夜夜里，我们天安门中队的全体官兵经受了一次极为严峻的考验，我们用我们对党忠贞不渝的言行，维护了国旗的尊严，维护了共和国的尊严。今天，我把我们中队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的经历，向各位首长和同志们作个汇报。

4月15日晚，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消息，纪念碑前出现了第一个花圈。我们哨兵协助把花圈放好、扶正，表示了对胡耀邦同志的哀思。可是，过了两天，纪念碑前的气氛变了。4月18日上午，一伙人抬着花圈到纪念碑前，他们在致悼词时说，胡耀邦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被气死的。19日，一个老太太领着几个年轻人来到广场，一些人呼地围上去，喊："耀邦夫人看望我们来了。"有个学生模样的人说："这下子，够李鹏受的了。"当时，在场的一位国家机关的同志对我们说："纯粹是胡说八道，她根本不是耀邦的夫人。"由此我们意识到，一些人已经不是悼念胡耀邦同志了，而是在借着悼

念活动制造事端。时间不长，一些人就在广场上打出了旗帜，演出了一场又一场向党和政府发难的闹剧。尤其是5月13日下午5点，部分高校大学生宣布绝食后，天安门广场更是被搞得乌七八糟。“高自联”在广场上架设了十几个高音喇叭，一天24小时不停地喧嚣；纪念碑前的汉白玉栏杆上，广场内的灯柱上，金水桥畔的华表上，地下通道的墙壁上，到处都张贴了散布谣言的反动传单和港台报纸的影印件；演讲的、声援的、募捐的，更是接连不断；旗帜、横幅、帐篷、垃圾一堆又一堆。从此，这里真正成了散布谣言的中心和煽动暴乱的前线指挥部。

那些日子，我们在广场站哨，对谣言不听也得听，不看也得看。但是，这些谣言丝毫没有动摇我们的信念，全中队152名官兵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对谣言自觉做到了见而不传，听而不信，闻而不议，并对要求哨兵签字、声援的行为保持了高度警惕。5月21日上午，当时正值国务院发布戒严令的第二天，班长王化玉在国旗下站哨，一名“高自联”的头头对他说：“我们刚刚收到38军108名官兵的声援信，你们国旗班很有名气，也写封信声援我们吧。”王化玉很干脆地说：“你们‘高自联’不是总爱讲自由、讲人权吗？写不写是我的自由，你们应当尊重我的人权！”那个“高自联”的头头学着外国人的动作，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走了。“高自联”头头正式请求声援遭到拒绝后，一些人还不甘心，就明的不来，来暗的；硬的不行，来软的。甚至有的女大学生还装出可怜巴巴的样子说：“你们当兵的尽义务没钱，哪怕捐献一分钱也行。”这些人心里清楚，向我们募捐，不在乎那点钱，而在于政治影响。我们心里更清楚，写信、签名、捐款是表明我们的政治态度，我们曾经给云南灾区捐过钱，曾经给老山将士在国

旗上签过名，还跟首都的小朋友在国旗下照过相。但是别有用心的人，在这个时候，想利用我们搞点什么，那是徒劳的。

由于我们的战士一次又一次识破了动乱分子的阴谋，也确实惹恼了他们。他们便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发泄到我们战士们身上，煽动一些不名真相的人，对哨兵围攻、侮辱、漫骂、推搡，妄图挑起事端，制造政治影响。处在这个极为敏感的环境之中，我们深深感到：为了大局，我们被误解，挨打受骂也认了，绝不能因为我们处事不慎而授人以柄。

委屈是比死亡更难受的刑罚。50多天来我们感受到了它的滋味。4月20日，新华门前清场的当天，极少数人制造了所谓"四。二〇"武警打人惨案的谣言。这时，天安门广场的建筑物上就张贴出所谓"惨案"真相。中午，有的人还拿着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所谓"血衣"，在纪念碑前声泪俱下地讲演。下午5点，战士张灿忠正在纪念碑下执勤，忽然从广场北侧跑来十几个人，边跑边喊："武警打人了！"霎时间，忽啦啦七、八千人把哨兵围在了中间，有的狂喊："臭当兵的，给他放血。"有的人推推搡搡；有的人偷偷地从背后就是一拳。不一会儿，张灿忠的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衣服上也痰迹斑斑。这个在家里都没有挨过父母一巴掌的战士，在祖国的首都，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却被人侮辱、打骂。当时他并不是不想反击，只是他意识到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挑衅事件。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借一直在现场拍照、录像的外国记者把事态扩大。因此，他只得保持着极大的克制。帽子打歪了，重新扶正；衣服弄乱了，一遍又一遍地整理。并坚持向不明真相的群众进行劝阻、疏导。就这样，他从纪念碑下被推搡到纪念堂的前侧，又从纪念堂前侧推搡到长安街上的地下通道，直到最后推搡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在长达50分钟的侮辱、围攻、殴

打中，他一直挺着腰板，没有还手。可是，回到宿舍以后，他就叭在床上呜呜地哭了。

我们的战士也是血气方刚的人呵，而且都是十七、八岁，穿上警服是战士，脱下警服还是半大的孩子。他们什么时候受过这么大的委屈？更何况，自动乱以来，他们的身心已经全部投入到哨位上，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比如在广场上哨，夏天气温高，往年一班哨都要送一、两次饮料，这次学生们占据了广场，一口水也送不进去，周围空气又混浊。所以，广场上的哨兵都得了鼻出血病，有个战士甚至一次鼻出血长达一个小时还止不住。上哨时，只好往鼻子里塞一团棉球。由于执勤任务重、兵力紧张，有的一班哨兵长达四、五个小时，长时间得不到休息，他们的身体十分虚弱，不少同志上哨后直冒虚汗。就是这样的战士，到头来得到的却是侮辱，却是谩骂。而广场上那些绝食的同龄人，花着国家的钱不上课，整天吆五喝六，倒成了"社会的精英"、"民主的先锋"，让人喊"万岁"，面对这些受委屈的战士，指导员只得说："哭吧，哭出来还痛快一些。"

随着动乱的升级，干部、战士遭到辱骂、围攻的次数越来越多。战士们说，哪一班哨下来挨十句骂是少的。有的骂出来的话不堪入耳，无法忍受，有的画了一条狗，戴着武警帽子，在我们哨兵面前晃来晃去。有的冲着哨兵喊："喂！你们是从哪个山沟里来的，象猴子一样圈在这里让人们欣赏。"有的把剩下的面包渣，用废纸包好，向哨兵边扔边喊："你们的李鹏主子管不了你了，还是我们喂你吧。"有的拿着软包装的果汁，"吱吱"地往战士脸上、身上射，哨兵下哨后，身上都没有干净地方。我们的战士血气方刚，难容人格侮辱；但他们为了顾全大局，只得忍辱负重。有的战士为了控制自己的

激愤情绪，在哨位上、在胳膊上写下了一个个醒目的“忍”字。这个时候，我们干部战士的血确实是在往心里流呵！

那些仇恨共产党、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在侮辱、谩骂我们哨兵的同时，还千方百计地在国旗上作文章，妄图损害祖国的形象，损害我们中华民族的形象。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整个广场几乎都在“高自联”、“工自联”的控制之下，唯有国旗下的17平方米的土地仍控制在我们国旗班战士的手中，他们把我们的哨兵叫做“雷子”、“钉子”、“探子”，总想把哨兵撵走，让这17平方米也成为他们的“天下”。他们往国旗下扔汽水瓶、果皮、废纸，企图污染这块神圣之地。我们的战士把扔进来的汽水瓶、果皮、废纸、面包渣一点一点地捡出去，掏出自己的手帕把留在地板上的果汁一点一点擦掉，保持了国旗四周的清洁。5月16日上午9时，一伙人吵吵嚷嚷簇拥着一面星条旗来到我国旗下边，气势汹汹地说：“这是高自联的会旗，高自联命令你们挂在旗杆上。”五星红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按动电钮，升起这面五星红旗时，不知有多少人激动地流下了热泪。我们长年执勤在国旗下，经常看到一些各族的妇幼老少和海外华侨来到首都，第一件事就是到天安门前瞻仰升旗仪式。然而今天，“高自联”却妄图把他们的旗帜悬挂在国旗旗杆上，取代五星红旗。他们的心目中哪里还有祖国，还有人民。他们对我们武警战士个人的辱骂，我们可以忍受。可是，国旗的尊严，共和国的尊严一点也不容玷污！哨兵韩仕平气愤地说：“这是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它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批准确定的，不是哪个人随便弄块布就可以挂的。”那些人恼羞成怒，就狂呼乱叫地向小韩投掷汽水瓶。小韩紧握钢枪，牢牢地守住了

国旗阵地。“高自联”的一伙人并不罢休，他们玷污国旗的行为越发猖狂。5月20日，是国务院宣布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一天，“高自联”的成员预先得到消息后，一大早就来到国旗下，叫嚣今天是“国耻日”，不能升国旗。他们的“纠察队”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上设置了一道道关卡，企图阻止国旗班来升国旗。中队指导员张根恒和二排长齐建华得知后，马上感到这件事很严重。五星红旗一天也不能消失，否则，将在全世界造成极大的政治影响。他们立即找到“纠察队”，严肃地说：“国旗必须同太阳同时升起，你们口口声声讲爱国，可国旗都不让升，怎能说明你们爱国？”“纠察队”的头头无话可说，只得讲：“这是我们“高自联”的头头定的，我们作不了主，你去找他们吧。”指导员说：“不管是谁定的，这样做都有损于国格，你们这样做首都人民不会答应，全国人民也绝不会答应。”在中队的干部的严正交涉下，国旗准时升起来了。“高自联”不甘心失败，又玩弄起新的花招，傍晚降旗时，他们指派一伙人把写有“邓小平下台，李鹏下台”的横幅，低低地挂在金水桥中桥上，这样手擎国旗的哨兵经过时，必须将国旗放倒，低头从他们的标语下钻过。一些人早早就架起相机，准备当场拍照。我们的战士一眼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气愤地说：“国旗从来没有向任何人为的障碍物低过头，国旗从底下钻过去，就意味着国家走向黑暗，你们办不到。”“高自联”的头头说：“你们不钻就绕过去。”战士们说：“国旗历来就是走这条正路，绕过去就是意味着国家走弯路。”这伙人见我们态度坚决、只好灰溜溜地将横幅撤去。我们的战士雄纠纠、气昂昂地将国旗护送回去了。

6月3日晚，盘踞在天安门广场的“高自联”、“工自联”等非法组织预感到末日来临，他们在广场进行了反革命暴乱的

总动员，进行了集体宣誓。举着菜刀、匕首、钢筋棍、带铁钉的木棒狂呼乱叫，还点燃了部分帐篷、被褥，烧毁了天安门东侧长安街上一辆戒严部队的装甲车，残害和绑架了车内意个头的6名官兵。反动气焰嚣张至极。这个时候，在国旗下的啥意味着什么，干部战士心里都很清楚。但是战士们这时已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想到的是国家的尊严、战士的职责。头可断、血可流，国旗阵地决不丢。大家纷纷请战，要求到国旗哨位上去，要求到战斗的第一线去。晚11点，副指导员张春宏和战士杨晓滨一起来到哨位。刚上哨不久，一伙坏人就从铁栏杆四周跳了进来，声称："这是人民的广场，谁都可以站。"妄图占领国旗阵地，当即被我们轰了出去。4日零时许，戒严部队已向广场挺进，广场上的暴徒也准备孤注一掷。这时有五个头戴钢盔手拿钢筋棍的歹徒又闯了进来，恶狠狠地说："枪里有没有子弹，让我们看看。"说着要就夺杨晓滨的枪，杨晓滨端起枪警告："你们胆敢夺枪，我们决不手软。"歹徒被震住了，没敢动他。我们的战士就是这样怀着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胆忠诚，对国旗的无限热爱，冒着被暴徒绑架、乃至杀害的危险，象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哨位上。4时30分，我们中队和戒严部队奉命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在清场中，我戒严部队面对凶残的暴徒，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一往无前，在没开一枪，没死一人，没轧一人的情况下，一举夺回了被非法组织盘踞几十天的天安门广场。当6月4日清晨，我们的国旗和太阳一起冉冉升起的时候，我们许多战士都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箭楼前的战斗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
报告人王景东

4月15日以后的一个多月里，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制造了一场政治动乱。他们制造谣言，蛊惑群众，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冲击国家机要机关，冲击公安部门，首都正常的工作秩序受到干扰。在那段日子里，我们执行公务的干警不能着警服，不能带工作证，否则会遭致围攻、辱骂；我们的警车，可以随意被头上戴着布条的学生和非法组织成员拦截、盘查，出现场的干警被强行搜身、警车轮胎被扎穿；维护治安秩序的执勤干警被推搡打骂，领章、臂章、肩襻被揪掉。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我们首都的公安干警在市委、市政府和公安部的直接领导下，坚定不移的在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恪守职责，忍辱负重，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随着事态的急剧恶化，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更加猖狂，非法组织“高自联”和“工自联”成员分发了菜刀、匕首、铁棍、铁链子和带尖的竹竿，声言“抓住军警就要往死里打”。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都的公安干警同戒严部队、武警官

兵，仍然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而少数暴徒却利用这种克制发动骇人听闻的打、砸、抢、烧、杀。

6月3日，首都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在这紧急关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定决心，采取果断措施，平息反革命暴乱。市公安局党组决定，由我们刑侦处组成200人的防暴机动力量，主要任务是对付随时可能发生的严重的打砸抢事件。处领导进行了战前动员，同志们满怀对暴徒的义愤，磨拳擦掌，严阵以待。

6月4日0点45分，市公安局接到举报：一伙暴徒正在抢砸西单商场。命令我处防暴机动队出动。此时的首都北京，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反革命暴乱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暴徒们狂呼反动口号，到处设置路障，阻拦军车，残害殴打解放军战士，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面对当时的险恶情况，参战干警无一人退缩，同志们士气高昂，斗志旺盛，在张良基处长率领下，立即赶赴现场。

根据当时的情况，天安门广场虽是近路，但根本无法通过，出现场的队伍只能绕道南二环。出动时，160名干警分乘14辆小型汽车，一辆大轿车。由于我们装备不足，只有部分干警佩带了钢盔、盾牌、警棍，没有携带一枪一弹。车队从市局北门出发，刚刚驶出正义路南口，向西拐上二环路时，就遭到了暴徒们用砖头、玻璃瓶的袭击。瞬间，有几部车的玻璃几乎全被砸碎，有些同志被砸伤，面部被玻璃划破。为了不影响预定任务的完成，同志们强压住对暴徒愤恨的怒火，继续向前行进。

其实，在我们受命出发之前，暴徒们早在市公安局附近设伏。"高自联"和"工自联"组织的敢死队也在前门西大街盘据。

当车队刚刚驶离市公安局时，路面上突然出现了一道道用铁栅栏组成的路障，14辆小车走“S”形路线，绕过路障，而大轿车却无法绕行。坐在车上的刘培善副处长沉着地命令司机：“冲过路障，赶上车队”。驾驶员汪新，紧握方向盘，猛踩油门，大轿车冲过了第一道路障，向西疾驶。接近前门箭楼东侧时，在大轿车的前面，又出现了第二道路障。驾驶员毫不畏惧，再次撞开路障，汽车拖着轮下的铁栅栏，冒着一串串火星前进。暴徒企图阻止车队行进的路障被冲破后，更加丧心病狂地向车队投掷砖头、汽水瓶。15辆车上的玻璃已全部被击碎，石块、瓶子和碎玻璃象雨点般飞进车内。不少干警的腰部被砸伤，脸上、手上流着鲜血。可是，大家都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干警们用盾牌堵住车窗，司机忍着伤痛开车，当时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决不能让打砸抢的暴徒逃脱法网。

“高自联”、“工自联”敢死队开出了三辆大通道公共汽车，横在前门西路口，将大轿车与前面小车隔断。司机驾车想从北侧便道冲过去，调过车头才发现，便道两边也被堵死。大轿车突然熄火，暴徒们蜂拥而上，把大轿车团团围住，跳起脚来向车里砸砖头，玻璃瓶、水泥墩碎块。更有甚者，有的暴徒用自行车内带制成的大弹弓向车内弹射石块，几块玻璃钢的盾牌当即被击碎。一时间，车身、钢盔、盾牌被砸的响声连成一片。暴徒们还恶毒地向车里投来汽油瓶、硫酸瓶，顿时，大轿车内撒下了很多汽油和硫酸，情况万分紧急。刘培善副处长见此状，下车向人群喊话，告诉他们：“我们是去执行任务，制止罪犯抢商店，不是镇压学生的。”残忍的暴徒哪里听得进去，他们向刘副处长投掷砖头。干警崔风歧不顾个人安危，一把将刘副处长拉回车上。

冲在前面的小车，发现大轿车受阻，开回一辆丰田吉普车救援。吉普车司机经过五次努力，才在障碍物狭窄的空间把吉普车掉过头来，向东朝着暴徒猛冲过去，救援大轿车。这时，躲藏在远处的暴徒突然向吉普车射来一梭子子弹，队长王军、驾驶员赵建伟的胳膊顿时被打断，鲜血渗透警服。暴徒使用武器杀伤干警，这是我们没有估计到的。吉普车上的干警没有被这枪声所吓倒。虽然他们没有带一枪一弹，但为了40多名战友的生命，仍与暴徒展开了生与死的搏斗。受伤的队长用一支胳膊举着盾牌，死死顶在汽车前面破碎的挡风玻璃上，保护着驾驶员，命令司机："冲过去。"小赵坚定地点点头，握住方向盘，但因右臂中弹骨折无法挂挡，这时，分队长舒建冒着随时有被子弹射中的危险，迅速靠近司机，用自己已经受了伤的手帮助操纵离合器，一下换到二挡，小赵猛踩油门，在两人紧密配合下，已经停下来的吉普车，一下子冲了出去。小赵用一支胳膊驾车在大轿车周围来回冲击，为大轿车上的干警下车，创造了时机。大轿车上，副队长张刚高喊："冲下去，死也要死在战场上。"接着，几乎是40多名干警异口同声的喊声："冲下去，和他们拚了。"张副队长和干警王大力看准时机，扒开紧闭的车门，率先冲下车，勇敢地阻击着围上来的暴徒。由于没有盾牌，左脸挨一砖头，几公分长的伤口血流不止，左眼被封，肿得看不清东西，他不顾这一切，用袖子抹去糊在眼前的鲜血，双手抓起一块暴徒砍过来的水泥砖，大吼一声，猛扑过去。近在咫尺的暴徒见状急忙转身而逃。密集的石块封锁着车门，不少人在冲下车时负了伤，但是大家都非常镇静，先下去的奋力反击，掩护后边的同志们下车。冲下车的同志们自动调整好一个扇面队形后，再也克制不住满腔的怒火，齐声高喊"冲啊"！向密密麻

麻围过来的暴徒奋勇冲击。几十名干警同仇敌忾，以一当十，一往无前，使队伍形成一支强有力的躯体，齐心协力冲出重围。

在大轿车和丰田吉普车勇敢拚搏的同时，另外13辆小车被暴徒分割在前门箭楼西侧。这时，向西的道路根本不能通过。面对多于我们几十倍的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围攻，面对燃烧瓶、酒瓶、砖头甚至子弹的袭击，面对前进路上一道道路障，我们没有畏惧，没有退却，只想着赶赴现场，保护国家财产，打击反革命暴乱分子。整个队伍还在强行向西前进。这时对讲机里传来市局领导的指示：西单被砸的是一个小五金商店，已得到处理。要求我们返回市局，执行新的任务，保护局机关。接到局领导的指示和市局告急的消息，处长张良基同志立即下令“车队迅速返回市局，迎接新的战斗”。可是，整个正阳门四周全是人群。张良基处长和两位副处长就四次带头下车率领干警与暴徒拚打。为了不伤害围观群众，王殿栋副处长大声劝告群众撤离，不断向不明真相的群众喊话：“不要上少数人的当，不要参与暴乱！”但是歹徒却恶狠狠地将一大块水泥砖砸向王副处长的钢盔，几乎将他打倒。见此情景，干警个个义愤填膺，在力量对比相当悬殊的情况下，大家聚在一起，形成一个拳头，多次反击，冲向四面八方围上来的暴徒，将他们打退。

小车队的干警在处长的带领下，就这样边打边向东前进。当冲到前门火车售票处东边时，干警突然发现一群穷凶极恶的暴徒，正在围打一名解放军战士，这名战士已奄奄一息，还紧紧抱住冲锋枪不放。为了抢救战士的生命，为了不让武器落入暴徒之手，干警们不顾个人安危，冲了上去，经过一场搏斗，驱散了暴徒。我们背起这个战士，向市局冲

去。途中，又将一名被暴徒围打、生命垂危的战士解救出来。干警们含着悲愤的眼泪，怀着无比的仇恨，举着盾牌，举着警棍，打开一条路，将两名受重伤的战士，送到市局医务室抢救。

从前门箭楼到市局的距离只有一站地，可是往返这一段路，我们拉锯式的战斗了一个多小时。返回市局只见一群暴徒正涌向局大门，投掷燃烧瓶、砖头，市局大楼前的地上已有一层砖头、石块；暴徒又开出一辆大轿车，用砖头压在油门上，用燃烧瓶点着后，轿车向局门口冲来，妄图烧毁市局机关大楼。我们目睹暴徒的野蛮行径，极为气愤。大家不顾疲劳和伤痛，又一次出击，冲向暴徒，将他们驱散，并同局机关护卫队一起，抓获几名带头围攻公安机关的暴乱分子，减轻了暴徒对市局的威胁。

我处防暴机动队在市局清点人数时，发现刘培善副处长等几名干警失踪。同志们呼喊着："冲出去，不能让我们的战友落入暴徒的手中，一定要把他们救回来"！此时，处长的心情比同志们更沉重，张良基处长果断下令："重伤员留下，其余干警杀出去迎救战友。"

才返回市局的干警，明知道出去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对战友的情，对暴徒的恨，使80名干警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张良基处长、王殿栋副处长的率领下，再次冲出了局大门，向前门箭楼冲去。此时的情况更加险峻，暴乱分子与天安门广场非法组织的指挥部紧密勾结，他们手持菜刀、铁棍、钢钎，要与我们决一死战。他们猖狂之极，竟站在距我们只有20米地方，狂喊着："你们这些狗腿子敢有几天蹦头了，敢过来吗？"面对反革命暴徒的嚣张气焰，张良基处长向80名干警发出命令："狠狠出击"。早已按捺不住愤怒心情的

干警们，三、五人一组，个个如同被激怒的雄狮，迎着雨点般的石块，向猖狂的暴徒冲去。不可一世的暴徒们惊慌失措，纷纷溃逃，有些没逃走的暴徒跪在地下向我们求饶。

当我们冲到箭楼前，发现兄弟单位外出执行任务的几十名干警，被暴徒围攻，我处80名干警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从外围驱赶着暴徒，策应了兄弟单位突围。与此同时，被围困在大轿车上的9名同志，正在与暴徒进行着艰苦、殊死的搏斗。原来这9名同志，有的负了伤，有的用身体护住摄像机等器材；司机还想把大轿车开回去，可是轮胎已经被破坏，不能行驶了。在这危急关头，车上的9名干警，首先想到的是摄像器材不能落入暴徒之手，他们和技术员张欣、武立彬一起，用衣服把器材包好，藏在后排座下，又用周围的石块堆好后，便冲下汽车与暴徒搏斗。分队长杨建国第一个冲下车，但因寡不敌众，很快被打掉钢盔，打倒在地。一名暴徒左手揪着小杨的头发，口中狂叫着："你们警察也有今天！"右手挥起水泥方砖，向小杨的脸部、头部猛拍。小杨的门牙当即被打飞，满脸是血，周围的暴徒呼喊："打死他"！干警王培元刚冲下车不远，就被身后的暴徒用钢筋棍打碎了钢盔。刘培善副处长明知不带钢盔有危险，却毫不犹豫地把配发给他的钢盔让给了干警，而自己的头部被暴徒的砖头、铁棍砸成重伤，腿也被暴徒的竹签刺伤。其他几名干警都被打得遍体鳞伤，面部血肉模糊。就在暴徒疯狂残害干警的时候，很多善良的群众站出来斥责暴徒，奋不顾身抢救我受伤干警。北京电力工业局的领导带领工人赶来了，他们发现被暴徒打得头部血流不止，昏死过去的干警张欣，不顾一切地冲入暴徒群，将小张抢了出来，背回供电局。一位女同志边哭边给小张擦血、上药。小张的伤势非常严重，由于失血过

多，血压急骤下降到40/60，脉搏几乎摸不到，生命危在旦夕。电力工业局领导马上通知电力医院全力抢救。院领导果断决定派出救护车。6月4日的北京街头，仍是暴徒嚣张的地方，暴徒见救护车就拦、就砸、就烧。为了抢救公安干警的生命，电力医院医护人员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在院长亲自带领下，驱车从六里桥火速赶到供电局，及时将小张送到广场，转乘直升飞机送医院抢救。而在解救张欣的过程中，供电局年过半百的局长被暴徒打伤。被暴徒打得面部血肉模糊的干警刘冬玉，被一位不知姓名的司机，伪装成和暴徒一伙的，巧妙的开车将生命垂危的小刘送到戒严部队。剩下的几名干警处境更加危险，这时，十五军的空降兵赶到了，他们驱散了暴徒，将几名受伤的干警救走。这一切表明：正义和真理是永远不可摧毁的。

箭楼前的反击，我处80名干警打出了人民警察的威风。前门一带的人传说："6月4日，公安局派出的防暴队，都是刚从西德训练回来的，一个个真厉害！"

两次出击，我处有152名干警受伤，其中28人重伤。车辆，除大轿车被烧外，其余14辆小车都开回局里。干警们经受了一次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在全局庆功表彰大会上，我处防暴机动队荣立集体二等功。

机智果敢斗暴徒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警队
报告人阎国璋

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汇报的题目是：机智果敢斗暴徒。

我叫阎国璋，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警队指导员。

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我和我的战友们始终战斗在第一线。当时，我们想的是：在党和共和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作为首都的公安战士，要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忠于党、忠于自己的祖国，以我们的赤胆忠心，用我们的热血和生命捍卫千千万万人民前赴后继开创建设的革命事业。为国徽增色，让盾牌闪光。在各级领导的正确指挥下，我们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考验和锻炼。

下面，向领导和同志们汇报我们在平息反革命暴乱斗争中的几次勇斗暴徒的战斗经过。

西单地区，是通往天安门广场的重要路口。街面繁华，人口稠密，是反革命暴乱的重点地区。6月3日，戒严部队的两辆装满武器弹药的军车，被一伙歹徒和上万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学生堵截在西单电报大楼附近。军车上只有5名解放军押车，一伙歹徒穷凶极恶地扎坏车胎，钻进车里。在夺枪械。他们将几支冲锋枪和钢盔，架在车顶上，向不明真相的

群众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打倒共产党，推翻现政府。有的歹徒居然强行扒下解放军官兵的军装，用竹杆挑着。得意地狂笑；有的往战士身上啐痰，指着战士的鼻子用污秽语言谩骂；有的边喊："打倒解放军"、边对战士拳打脚踢、更有甚者，几个歹徒把一名解放军军官推到车顶上，硬把钢盔扣在他头上，边打、边让他低头认罪、直到把这位军官折磨得心脏病复发昏了过去。官兵们在不停地受折磨，连上厕所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歹徒们还灭绝人性地狂呼："你们从早到现在没吃一口东西。没喝一口水，哪来那么多屎尿！"然而，为了保护人民，不误伤一个好人，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官兵以革命军人宽大的胸怀和铁的纪律，采取了极大的克制态度，冷静地、默默地忍受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始终没有还嘴还手。

从军车被围开始，我们刑警队侦察员就奉命在现场疏导群众，暗中保护解放军官兵和武器，大家亲眼目睹了歹徒的罪恶行径，怀着对歹徒愤恨的心情，对解放军的深厚情谊，纷纷向领导请战，坚决表示：我们豁出性命，也要救出被围的解放军指战员和军车！

但是，当时环境十分险恶，这些武器弹药如果被抢，后果不堪设想，一旦被烧，必将造成重大伤亡和损失，因此必须设法尽快转移。我们曾设想让身着警服的同志公开出击，但是又一想，寡不敌众，难以实现。后来，局领导认真研究制订了一个周密的作战方案，决定用智慧巧妙转移军车，确保枪支弹药和解放军官兵的安全。

局领导首先对参加拦截军车的大学生严正指出："任何劫持枪支弹药的行为都是违反宪法的犯罪行为，你们必须马上交出武器弹药！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义正词严的

警告震慑了大学生，他们在一片混乱之中也早已无法驾驭日趋严重的局势，迫不得已，有的表示愿意交出武器弹药。与此同时，西城区领导指派区卫生局长带两辆急救车支援我们，随后，由70名侦察员组成了两个战斗小组。由我带领身强力壮的刘振跃、张岩两位同志装扮成医务人员跟上一辆准备用作转移武器弹药的急救车。其余同志由局长带领便衣分散在人群中，靠近军车，外围保护，控制事态的发展，防止发生武器被抢或弹药爆炸等意外情况。70名同志接受任务后，马上行动，大家面对凶恶的歹徒和众多围观的群众，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的战斗。70个同志共同的信念，就是要分秒必争，尽快地将军车和武器弹药转移到安全地带。

在区卫生局装运武器弹药的急救车未到来之前，惊慌失措的大学生已擅自拦截了一辆轿车，开始搬运武器弹药。发现这一情况后，我们就顺水推舟，也跟着装起来。枪弹刚装完，区卫生局的两辆急救车也赶到了，我和戒严部队的赵少校简单碰头后商定：一辆救护车在前开道，一辆作后卫，把装着枪支弹药的轿车夹在中间。

开道非常关键，我和侦察员小刘、小张换上白大褂，跳上开道急救车，分别把好车门。为了减少路上的麻烦，我们让两个积极协助我们做工作的青年也一起上了车。在其他67名侦察员外围掩护下，做好了开车的准备。然而，就在急救车即将启动的时刻，几名歹徒突然发现苗头不对，便向急救车围拢过来。其中一个伸进胳膊揪住我质问："你们是哪儿的，搞什么名堂，演什么戏？"其他歹徒也跟着起哄叫嚷："拉下来，打！"当时，我非常沉着地答道："我们是卫生局的，准备帮高自联把武器运走搞展览"。车下的几个侦察员也随声附合道："他们是帮我们搞武器展览的。"但是这几名歹徒

不听这些，仍丧心病狂地嚎叫："不许把武器拉走，把枪当场烧掉。"另外两个歹徒也边喊边窜上急救车，冲着我说："要走也得让我们一齐走，看你能把武器照运到哪儿去！"情况急转直下，对我们非常不利，我当机立断，在歹徒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趁势一脚将他踹下车去，关上车门，叫司机赶快开车。急救车加大油门。开足马力，闪灯鸣笛，趁人群躲避之机，突出了重围。后面的军车和急救车也紧紧跟了上来。车下的侦察员们也积极配合，巧妙地拦截住要追车的歹徒。

车在行进中，我们让一同上车的两名青年不停地摇着小旗。用电喇叭喊话："我们是大学生，是抢救伤员的，请让开。"

当我们行至商业部大楼前时，弹药车掉队。我们在焦急中发现，弹药车没有制动一下熄了火，刹时间，又有许多人围了上来。我让司机用最快的速度修车，同时让那两个青年喊话，疏散人群，侦察员小张、小刘装扮成伤员躺下。车修好后，继续行进。一路上，我们多次变换喊话内容，一会说是搞展览的，一会又说是抢救伤员的，就这样，我们躲开了歹徒和不明真相群众的围、追、堵、截，快行至甘家口路口时，我们发现前方有一串军用卡车和解放军卡车和解放军官兵被阻，正遭围攻，有近千人围观。路口东西方向上，被用作路障的几辆公共汽车堵在路当中，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虽然我反复喊话，说我们是抢救伤员的，快让开：但也无济于事。路障和人群使装有武器的大轿车根本无法通过。如果往南开，走木樨地，那里路障多人也多，如果往北开，那里的情况不清楚，我们心急如焚。此时，我及时提醒自己："沉住气，想办法，一定要通过这个路口"。我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马上让大家下车，去观察地形和人群动向。我想：绝大多数群众是有良知的，要利用他来帮助，完成任务。"想

到这儿。我指着路障向人群喊到："我们抢救的伤员很危险，请大家帮忙推走横在马路上的汽车，让我们通过。"看到我焦急的面孔，有一群众跳上被用作路障的大汽车，把住方向盘，试着开起来。在我的鼓动下，一些群众也帮助用力推车，把车弄到了路边，腾出了一块地方，我乘机让车冲了过去。就这样，我们连闯六关，终于把枪支弹药运到了海军总医院。至此，这场转移军车和武器弹药的战斗结束了，在两个小时的战斗中，戒严部队的一百多支枪、四部电台和三万多发子弹完好无损。

我们把军车安全转移后，又从广播中听到首都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全队干警不顾疲劳，立即投入到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去。

6月6日，在西单一带肆虐的暴徒疯狂地进行垂死挣扎，他们乘混乱之机企图点燃在西单商场过街桥边用作路障的两辆装箱大拖车，制造更大的事端，他们的阴谋如果得逞，不仅将直接危及这一带居民和商场的安全，而且将会造成西城地区南北主要交通干线的瘫痪，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护国家财产的安全，我和张队长带领30名侦察员冒着被暴徒围攻袭击和随时被枪击中的危险，迅速赶到现场潜伏在人群中。12点左右，人群中有3个年轻人钻进了集装箱车驾驶室，行动诡秘。为了不打草惊蛇，张队长凑上前问他们："你们是哪儿的？"其中一人不耐烦地反问："你们是哪儿的？"张队长机智地答道："我们是高自联的"。听到"高自联"几个字，3个人中的一个兴奋地说："我们是市民敢死队的。张队长立刻机警地向侦察员们使了个眼色，同时用关心的口气对这3人说："这儿不安全，我给你们找个地方躲起来。"侦察员们分别肩挨肩硬靠着3人往回走。刚走不远，其中两个暴徒似乎

看出点名堂，突然挣脱我们的控制，撒腿就跑，边跑边喊："便衣抓人了，便衣抓人了"，南边有一群暴徒听到喊声后，手持匕首、砖头、木棍在不明真相的群众簇拥下，向我们扑来。他们疯狂的叫嚷："打死便衣"、"和他们算帐"。张队长见状同詹威副队长和几位侦察员立即把没跑掉的那个"敢死队"队员迅速挟持到二龙路派出所。为了保存力量，打击暴徒，我让其他侦察员隐蔽在附近一家招待所内，躲开这群暴徒的袭击。不一会儿，我突然看到有两个人影从南往北飞快跑来，我一眼认出这两个人就是刚才跑掉的两个"市民敢死队"暴徒，"决不能放过他们"我心里想着，于是我跟紧他们。这两个暴徒身强力壮，我上了岁数，他们跑得速度很快，累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我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一定要让罪恶的暴徒受到应有的惩罚，一定不能让他们漏网。我紧咬牙关，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们，边跑边装着关心地问："那边怎么了？"其中一个瘦子见我也死命地跑，以为是一伙的，便说："戒严部队来了，吓得我直哆嗦。"同时伸过手来让我摸，我顺手抓住他的手腕不放。另外一个小胖子只管跑，什么也不顾不上说，我用另一只手也死死抓住了小胖子的手腕，边跑边对他们说："别紧张，老哥给你们找个地方躲起来。"跑到侦察员们隐蔽的那家招待所门前时，我对门口的两位侦察员使了个眼色，几名侦察员立即明白了我的意图，迅速上来，趁两个暴徒毫无准备，把他们推进了招待所。经审查，3个人中有个叫王磊的，系非法组织"市民敢死队"的骨干分子。这3个人在天安门接受了"高自联"布置的设路障、烧军车等破坏任务。他们正准备去烧西单商场门前的集装箱车，没等得手就被我们抓住了。通过审查王磊，从中发现了残害刘国庚烈士的反革命暴徒张建忠的线索。同志们异常兴奋，因为我们在电

视中看到了刘国庚烈士被残害的惨状，如果不能把这个惨无人道的反革命暴徒抓捕归案，我们无法向人民交待，更对不起牺牲了的战友。大家忘却了疲劳，立即与有关科所联系，快将这个罪大恶极的暴徒辑拿归案。

同一天深夜零点，在西单路口一辆被当做路障的无轨电车内窜出一米多高的火舌。西单路口是长安街上的主要路口，东西南北连接着主要交通要道，路口四周商店林立。火势一旦蔓延，后果十分严重，30名侦察员冒着生命危险，又一次迅速赶到现场，接近起火车辆，当时车上已无人，案犯混入人群不见踪影。几名侦察员在群众的协助下迅速将火扑灭。副队长李宏伟这时冷静地判断着：起火的时间不长，罪犯不会走远，可这么多人，谁是罪犯呢？他灵机一动，靠近围观的人群着急地问："谁他妈的放的火，旁边纸店的后边就是我们家。这要着起来，非烧了我家不可。"一名群众见他十分着急的样子，便指着马路北边正在逃窜的一个高个子说："就是那小子点的。"李队长向另外两名侦察员使了一个眼色，3人一起追了上去，将纵火犯王连喜抓获。当侦察员将王带离现场行至白庙胡同时，忽然又遭到一伙人的围攻。有的说："没把你们家房子烧了就算了，把他带到派出所就没命了。"有的干脆指着李队长叫嚷："这几个是便衣，打他们，打死便衣。"在一片混乱中，我们想，必须立即离开现场，拖延时间，不仅侦察员的生命受到威胁，也很难将王犯带走。为了取得其他同志的配合，李队长当机立断，只好先同两位侦察员一起又将王犯带回西单路口。王犯见有围观的人替他说好话，怎么也不走了，李队长见其他侦察员也围在四周，又机智地对一名侦察员大喊："你快去叫我哥。"在场的张宪法队长听到喊声，领会了意图，随着喊到："算了吧"，

把他送回家，跟他家里人说一说就行了。”这时装成围观群众的陈荣副队长带领两名侦察员巧妙地替换了李宏伟等3名同志，搂着王的脖子说：“还不快跑，我们送你回家”，王见到不是刚才的人了，误以为得救，就顺从地跟着跑出人群直被送进了二龙路派出所，他才醒悟过来。但此时已晚，只得束手就范。

同志们，从学潮到动乱，从动乱到暴乱，我们刑警队的的全体同志，经受了考验。两个多月来，大家齐心协力。昼夜奋战，共出现场200次；出动各种勤务3000余人次；先后有40多位同志带病坚持工作。全体同志加班57900多小时，合7700多个工作日。抓获暴徒56名。由于工作完成的出色，全队111名干警职工，有2名同志荣立一等功，4人立三等功。28人受到嘉奖，68人受到通报表扬。为平息反革命暴乱，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北京，保卫共和国尽到了首都公安人员应尽的职责！

保卫天安门的特殊斗争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
天安门派出所　报告人武杰

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们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天安门派出所，位于天安门内西侧房。工作地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包括：天安门、大会堂、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等重要建筑。天安门地区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游人众多，日流量一般在五、六十万人，节假日达七、八十万人。警卫工作十分繁重。全所现有干警150人。主要任务是维护天安门地区的治安秩序；配合有关单位负责党和国家在本区内举行重大政治、外交活动的警卫工作，打击在区域内的各类犯罪活动；对辖区内各单位的内部安全保卫工作进行检查、督促、指导。上级要求我们对天安门地区实行全天候、全时空、全方位的不间断控制，确保万无一失。1988年全年共查处各类有碍社会治安人员17709人，抓获违法犯罪人员706人，预防各类滋事292件，有效地保证了天安门地区的安全。

这次发生在北京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天安门广场一直是斗争重要的地点，我们由于工作任务的需要，经历了由学潮到动乱，以至反革命暴乱的全过程。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在市局和分局的正确领导下，全所干警始终和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斗争第一线，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被公安部荣记集体一等功。现将我们的主要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不信谣言、坚信党

4月15日中央电视台播出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消息后，仅15分钟，纪念碑前的栏杆上就出现了第一朵白花。从这以后，庄严肃穆的天安门广场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尤其是4月18日冲击新华门事件后，学潮演变为动乱。天安门广场被占领，变成了全国动乱的一个指挥中心，谣言制造中心，外地学生来京串联的集合点，学潮、动乱向全国幅射的基地。这里流行的是香港报纸，播送的是美国之音，再加上舆论的错误导向，一时间谣言四起，真伪难辩。似乎“民主”的斗士，“反腐败”的精英，“忧国忧民”的勇士全部集中在天安门广场了。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亡好象全部集中在他们手中。我们派出所全体干警日夜坚守在天安门广场地区，生活在谣言之中。我们认为：要想使队伍坚定不移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认清斗争的性质，做到不信谣言、坚信党。我们除了组织干警认真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人民日报“4·26”社论外，还注意用天安门广场所谓学生领袖、高自联头头们的丑恶言行教育干警，揭露他们虚假面目。比如：他们嘴上高喊要民主、要自由，保障人权，却对参加绝食的学生实行法西斯专制。在绝食圈周围布置了由死硬分子组成的纠察队，只准进不准出，并声言：谁要退出“就整死谁。”5月15日，清华大学某学生家长因不同意儿子参加绝食，到广场想把孩子领回家，被他们打得满地乱滚，由于中央警卫团战士的救护，才免遭不测。6月2日上海一职工因不同意他们要打倒政府的观点，撕下了贴在历史博物馆西侧灯杆上的传单，被他们打得头破血流。

比如：他们高喊反腐败，反特权，让别人静坐、绝食，那些高自联常委们抽的是外国烟、喝的是罐啤酒，人参蜂王浆，到高级饭店，一餐就是上千元。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纪念碑先烈的英灵前，与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勾肩搭背，奸宿乱搞。再比如：他们自称是爱国主义者，而背地里却同支持动乱的外国记者打得火热，向他们出卖情报，摇尾乞怜。4月18日，他们在广场地区游行时，拒绝国内记者拍照采访，却用三轮车拉着日本通讯社的记者，又是录音，又是录相。无怪乎美国之音的记者说：想不到在共产党国度里的天安门广场竟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上述这些事实都是干警亲眼目睹的。事实胜于雄辩。派出所全体干警更加认清了这场斗争的性质，自觉地把思想统一到《人民日报》"4·26"社论精神上，坚定了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决心和信心。在50多天的斗争中，工作在谣言充斥的天安门广场，始终不信谣言，坚信党。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同动乱分子、暴乱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二、忍辱负重、恪尽职守

动乱开始后，社会沉渣泛起，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情况十分复杂。当时的天安门广场破旗乱舞、帐篷林立、垃圾成堆，熏得人睁不开眼。喘不过气。上级要求我们维护秩序，疏导交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能授人以柄。作为天安门卫士的人民警察，已无法正常履行自己的职责。周围投向我们的是敌视和不信任的目光。遭围攻受谩骂，他们拿出一些连他们自己都不一定相信的所谓"事实"威逼民警表态，支持他们，不表态就不让走。动乱开始后，我们的岗亭顶上站满了人，甚至有的把民警拽出岗亭，他们坐在里边。民警上岗时，要接受他们的检查。随着形势

的恶化，我们的处境更加困难，也更加危险。有的人当着我们的面公开骂我们，不堪入耳。5月4日游行时，副所长李杰在位于大会堂东北角的1号岗亭执行任务时，一伙人气汹汹地将他围在当中，指责谩骂说：什么时候了，你还替他们卖命，小心你的脑袋。5月20日戒严令公布后，他们更是肆无忌惮地给我们出难题，找岔子，企图扩大事端。5月19、20、21日连续三天中，他们们抓住一些无辜的群众在既无人证，又无物证，也无事主的情况下，硬是要交给我们按盗窃犯处理，如果拒绝受理，他们就骂：警察是干什么吃的，国家白养了一群废物；如果把人带离现场，他们又造谣警察抓学生了。还有的竟当着我们的面将精神病人打得血流满面，边打边高喊：他是警察，打死他。更有甚者，湖南沅阳县俞东岳等三名歹徒污损天安门毛主席画像后，高自联的头头们竟栽赃说是便衣警察干的，实际上这三名歹徒三天前就来到北京，一直吃住在高自联。就是在这样一种恶劣环境中，我们始终坚持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

坚守岗位，公开办公，依法办事。凡是送来需要处理的各类人员，我们坚持做访问、询问笔录，调查取证。自4月15日至6月4日凌晨，始终未间断对广场的控制，着装民警坚持按时上岗，维护秩序，疏导交通，受理各种治安问题。便衣民警化妆深入到广场的人群之中，搜集各种情报，掌握信息。他们冒着危险混到游行队伍中听，挤到有标语、条幅、大小字报、诗词处抄，爬在灯杆上用望远镜观察，躲在不显眼处用电台汇报情况，对重点人物进行跟踪监视，把大量信息源源不断地，及时准确地反映到指挥部，每一个信息的获得都充满了艰辛和危险。为了适应斗争需要，我们们组织了情报信息组，提出了快、准、细，重要情况一盯到底的工作要

求。50天中共为上级提供各类信息6186件，如4月18日零时43分，分队长武俊同志在纪念碑处获悉北京大学准备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取消四项基本原则，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彻底平反等7项条件，并已经方励之之妻李淑娴同意的消息后，迅速上报指挥部，为此日挫败他们的阴谋和掌握学潮背后面的操纵者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又如民警孙坤同志，头扎红色标志带，携带录像、照像设备，多次潜入高自联：工自联指挥部，将他们召开的记者招待会等拍录下来，为上级掌握情况提供了线索。再如：便衣民警张立强，独身跟到冲击市公安局、公安部、中南海的游行队伍中，随时通报情况，在尾随过程中，他被人发现了，冒雨在树丛中隐藏了一个多小时，才免遭不幸，就是这样，全所同志忍辱负重，强压住对动乱分子和暴乱分子的怒火，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始终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三、舍生忘死。机智果敢

在这次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斗争中，根据上级的指示，结合天安门地区的形势变化，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不断变换斗争策略，该忍的时候决不露声色，该出击时决不手软。4月27日21时30分，混杂于学生中的几个歹徒，将第二外国语学院女学生王小明等2人堵在纪念碑第一层平台的西北角下，推搡、搂抱、撕扯衣服，进行流氓活动。分队长武俊同志和负责在纪念碑观察情况的7名便衣民警密切注意着事态的发展，几分钟后，王小明被歹徒紧紧抱住，扒她的衣服，王高喊救命，眼看一场歹徒摧残女学生的严重事件既将发生，武俊同志带领7名便衣警察奋力冲进人群，救了王小明，抓获了为首犯罪分子，其余歹徒一边高喊警察抓人了一边对便衣民警推搡，踢打。广场上的人群不明真象，跟

着围观起哄，纪念碑西北角聚集了上千人。被挤得水泄不通。此时，王小明因惊吓，双腿瘫软，不能行走，犯罪分子想乘机逃脱。7名便衣被上千人围在中间，歹徒们拳打脚踢，用自行车撞，情况万分危急。幸亏增援的数十名着装民警及时赶到，方突出重围，到达安全地点。在这个过程中，民警有十几人遭到踢打，关德强同志右手被利器划开了一道40公分长的口子。事后，受害者感动地说：是人民警察救了我一命。6月3日下午广场的气氛更加紧张，“高自联”在纪念碑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展示了他们从戒严部队手中抢夺的枪支、弹药。这时有两辆卡车满载着砖头、木棒、铁棍、菜刀驶入广场。我们意识到一场更加严峻的斗争即将开始。于是集中了全所枪支弹药，准备了警棍、手铐、消防权、凳子腿等，并命令全所干警着装集结待命。6月4日凌晨1时许，反革命暴乱达到了高峰。暴乱分子砸、烧军车，围打解放军、警察，此时大会堂上的扩音器反复播送着戒严指挥部的通告。垂死挣扎的暴徒们，点燃了纪念碑周围中山公园南门外东侧的松树墙，折毁了广场周围和天安门前长安街上的隔离栏杆、隔离墩，文化宫南门外戒严部队的装甲车被点着了，位于西观礼台下的市局、分局指挥部被数百人堵住出入口，设在端门内西朝房的派出所门前他们布置了监视哨。一时间，天安门广场火光四起，浓烟笼罩，暴徒们挥舞着菜刀、匕首、铁棍、木棒，高喊喧嚣。1时30分，一辆17路通道式公共汽车被横堵在天安门前，并放火点燃。暴徒们企图烧毁天安门城楼，将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安门城楼毁于一旦。此时的天安门派出所，因保卫中南海调走了一部分同志，守卫西观礼台指挥部的干警仅有38人，守卫派出所的只有12人，为粉碎暴徒烧毁天安门城楼的阴谋，根据上级关于“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天

安门城楼”的指示，所长高德贤同志对仅有的警力进行编组分工，并做了简短的动员。他说：“谁要想破坏天安门城楼，我们就跟他拼了。”说完率先冲出指挥部。38名民警一声呐喊，冒着扑面而来的砖头、石块、汽水瓶，把天安门前的暴徒压至金水桥以南，面对几十倍于我的暴徒，干警毫无惧色，奋力冲打，新民警胡军同志手举消防权，挺立在金水桥上，高声喊道：“不怕死的就上来。”暴徒们被这大无畏的气势震慑住了，数百人只是在桥下原地鼓噪，投石块，扔砖头，竟无一人敢向前一步。借这个机会分局刑警队的一些同志和派出所的民警扑灭了车上的火，将车推离天安门。由于砖头、酒瓶大量砸来，为避免伤亡，民警暂时撤至西观礼台下。我们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又传来派出所被一百多名暴徒围攻的消息。当时在所内的12名同志肩负着保卫机要文件，保障通迅联络指挥的重任，面对疯狂的暴徒，他们除留两名同志守卫电台，保障通讯联络外，其余同志有的拿着灭火器，有的提着椅子腿，和暴徒仅隔一道高约一米的铁栅栏对恃着，没有一人退缩，没有一人畏惧。在这种紧急情况下，高德贤同志当机立断，命令副所长高小臣率领三十几名刚刚由金水桥撤下来的民警，跑步通过中山公园，迂回到午门前，不惜一切清除午门至天安门一线的暴徒，保证派出所和天安门城楼的安全。命令发出后，干警们如猛虎下山，将暴徒们驱赶得连滚带爬，从午门到金水桥全长500米，总共用了不到10分钟，被清理的干干净净。这时戒严部队的先头部队已进入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地区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6月4日以后，天安门地区交由戒严部队管理，根据上级指示，6月5日以后，高德贤同志率领我所60名同志参加分局组成的防暴队，又奔赴了追缉暴乱分子的第一线。在学潮至

平息暴乱的73天时间里，我们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全体干警吃住在所里。据不完全统计，有178人次带病坚持工作，244人次克服多种困难，全所义务加班加点近10万小时，合12500多个工作日。由于宿舍紧张，大家经常是两个人合睡一床，有的干脆睡在汽车里、草地上。由于没有食堂保证不了就餐，大家饥一顿饱一顿，有时整天只能吃上一顿饭，在动乱期间，广场上的动乱分子是白天睡觉晚上闹，一折腾就是一个通宵。我们的干警为了工作吃不上饭、睡不好觉。但是没有一人叫苦，没有一人动摇。副所长李训杰的家属因车祸卧床不起，他委托邻居和孩子照顾爱人，始终坚持战斗在第一线上。女民警孙燕平患子宫肌瘤，常常痛得直不起腰来，动乱前医院决定开刀探查，在伤口尚未愈合的情况下就上了班，致使刀口发炎，但她仍坚持不下火线。民警武金钟爱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一次昏倒在上班的路上，被过路的群众送到医院，他只是返回家中将爱人安顿一下，就又出现在工作岗位上。民警陈文涛同志家住通县，6月3日经领导多次催促回家看看，3日晚他得知反革命暴乱的消息，在交通断绝的情况下，硬是通过多道封锁线，从通县步行赶到单位。民警武杰的小孩尚未满月，由于动乱没有奶吃，爱人几次打电话催他想想办法，他却一次也顾不上回去。全体干警就是这样不畏艰苦，赤胆忠心地战斗在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第一线。

目前，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坚决拥护十三届四中全会所作出的各项决议，决心在保卫四化建设、维护首都良好的治安秩序、确保天安门地区的绝对安全工作中，做出新的贡献。

坚守在首都的南大门

北京市公安局崇文分局永外派出所
报告人高克芬

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来自北京市公安局崇文分局永外派出所。

永外派出所座落在北京城中轴线最南端的永定门外，紧靠护城河，这里公路、铁路河流相交错，是城南进入市中心的重要关卡，可称的上是首都的南大门。

在北京发生动乱、直至发展成反革命暴乱的日子里，永定门一带也同市内几个主要地区一样，发生设路障，烧砸军车、殴打解放军官兵的严重暴力事件。派出所坚定不移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上级单位的领导下，英勇出击，救军车、救战士，同一小撮反革命暴徒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度过了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

我们与一小撮不法之徒的首次交锋，是在今年的5月19日。

自从北京发生学潮，我们派出所便昼夜备勤维护治安秩序，以应付突发事件。那一时期，北京城的政治空气极不正常，“声援绝食”成了时髦字眼，跟派出所经常打交道的社会渣滓也整天往天安门广场跑，回来就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好象明天就要改朝换代，该向共产党出口闷气了。在舆论错

误导向下，一些群众对政府不理解，不支持，局势一天比一天严重。

5月19日晚上，一辆进京执行任务的军车，从永定门行至很生兵南珠市口时，由于汽油耗尽，被迫停在路边。军车周围聚了多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蛊惑煽动说："军车是来镇压学生的，"竟鼓动一些围观群众，推着这辆载有33名解放军官兵和枪械物资的大卡车，走了六、七里路。一直推到派出所南边的沙子口。在那里，人如蚁聚，很快堵塞了马路，断绝了交通。一些胆大妄为的不法之徒，往军车上砍砖头，并毁坏了汽车上的油路电路。另一辆军车前来救援，也遭围困。在这种情况下，车上的解放军官兵采取了忍耐克制态度，没有还手。但是，军车没汽油，又被严重毁坏，面对千人之众，官兵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现场不断有人演讲煽动，随时可能发生更严重的暴力事件。派出所得知这一消息后，所长朱连富立即率民警赶赴现场，围绕军车组成人墙，全力保护军车不被烧、车上官兵不被打、并动员围观群众离开现场。分局接到派出所的报告，立即抽调临近派出所的干警前去增援，一名副局长率领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备勤的几十名干警也速迅赶到。大家齐心协力，疏导群众，保护全体官兵转移上了分局的大轿车，艰难地驶离现场转移到了分局。尔后，干警们又将军车推到派出所楼后保护起来，终于使一场一触即发的严重暴力事件化险为夷。

这次战斗持续了5个多小时。干警们多人被踩伤、被砖头砍伤，受到的攻击谩骂更无法计算。甚至解放军官兵被救走后，一些人还围在派出所门前，让我们交出当兵的，长时间不散。

这次战斗，使我们感到工作的艰巨性。一小撮人的挑唆

动，使众多受蒙骗的群众对警察不理解，不支持，工作中我们必须严格地执行政策，执行纪律。既要完成援救解放军的任务，又不能扩大打击面伤害群众。其工作的难度，远比平常抓几个流氓小偷，调解一起民事纠纷困难的多！

然而，这件事还算不了什么，待到6月3日夜，北京发生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摆在人民警察面前的则是一场严正的考验！

那天，我们首次接到情况是晚上9点多钟。在派出所北面铁路桥附近，一些歹徒和200多名群众拦截一辆武警的四开门吉普车。所长朱连富马上派副所长王斌带5名民警穿便衣到了现场，一看，3名武警官兵正被人推推搡搡的遭受攻击。汽车左前轮胎被扎破，发动机被破坏，已经动不了了。而车里装着很多纸箱，后来才知道是电台等军用物资，这会有人不怀好意地望着。一两个附近的小痞子认出来了便衣，蹓溜躲开了，可仍有歹徒叫嚷："不管当兵的，当警察的，一块打！"怎么办？几人一商量，决定以围观者的身份接近汽车，分别守住车门，防止不法之徒伸手抢东西。当副所长王斌跟武警联系上，派出所又陆续来了几个人，并且认出了人群中有个会修汽车的小伙子。这样，派出所民警王毅加上那名会修汽车的小伙子，帮司机修理十多分钟，汽车终于能打着了火，然后王毅跳上去跟司机两人拽住方向盘，一踩油门向南开去。待用心不良的人明白过来再去追车，却被假装起哄的便衣民警挡在后面。就这样，这辆车一溜歪斜地开到街道办事处院里，后由那里的干部将人和车安全转移。

凌晨前后，只见大批的戒严部队路经派出所门前，徒步向天安门方向行进。这时，北京城已发生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街上到处是人，到处是路障，一小撮丧心病狂的暴徒，

夹杂在众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中，采用各种手段袭击战士。北侧的铁路桥，暴徒站在桥上向下砍路基的石块，水泥块；永定门桥头，一辆运砖的黄河大卡车被截住，一车红砖仅用十多分钟就被卸光，甚至一些民房都给折了。副食店堆放的几十箱啤酒瓶转眼荡然无存。我戒严部队在好人坏人混在一起的复杂情况下，为了不伤害群众，采取了容忍克制的态度，宁可自己受到伤亡。

凌晨一时，所里接到分局命令，立即派出警力，将永内大街纺织品批发部的一位解放军伤员抢回来。面对着危险，同志们纷纷要求："我去！""我去"！马上站出来19个，加上指导员王保旗，副所长成大江，21名同志立即奔赴现场。

21名便衣去救一名伤员，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如风浪中的一叶扁舟，如果街上有人喊一句：他们是警察！恐怕得到的"待遇"跟部队的同志一样。出去的同志没带武器，只有一身便装，两只空拳，而且只能三三两两地离开派出所。街上，满地是碎砖头、瓶子渣，走在上面都扎脚。路两旁有人在码瓶子、撂砖头，随时准备发起攻击。离现场老远，民警就发现纺织品批发部门外聚了几百人，有人冲里喊着："把当兵的交出来！"同志们挤进人群，由成江跟值班经理交涉，几个人冲进商店，到里一看，这名小战士叫孙铁焕，是位空降伞兵，已被打成重伤，怎么把他救出去？这可犯了难：连后门都是人，伤员走不了。没有汽车——即使有，路上也过不去……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从天安门方向来了一些骑自行车的，也聚在门前比比划划地侃什么见闻。成所长跟店里借了两辆自行车，让民警混出去隐蔽在对面的小胡同里，再由民警暗中组成商店到马路对面的通道，然后搀着换了便衣的伤员，趁歹徒不备过了马路，扶伤员上了自

行车，推起就走。大路不能走穿胡同。可不管怎么绕，还得经过护城河大桥，那里聚了不少暴徒，果然有人截住问："救的什么人？"同志们答："咱哥们受伤了，送医院。"蒙混过去。

这次行动，民警孙军之认出一个挑头打战士冲击商店的歹徒，后来给抓了。

凌晨两点，又有部队从门前通过，面对猖狂的袭击，部队在迫不得以的情况下一路向天鸣枪行进，但仍有胆大妄为的暴徒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投掷砖头。在派出所门前观察情况的干警突然发现不远处一位战士膝盖挨了一砖头。站立不稳，歹徒一拥而上，用砖头砍，用钢盔砸，转眼将战士打倒在地。情况就是命令。所长朱连富第一个冲上去，前任老所长，现分局干部蔡德润，也顾不得年高体弱，备力冲上去，护住解放军伤员。这时，一块砖头飞来，"啪"地拍在朱所长左手上，很快渗出鲜血。他全然不顾，同民警张宝财和一位中年妇女搭起战士向医院走去。就在这当口，先后又有5名官兵被暴徒围打，接连倒下，刚刚救战士回所的民警们再次出击，投入打暴徒，救战士的行动，而且这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意识，根本不用人提醒，动作也异常勇猛，不在现场的人很难想象那种感人的场面。不知谁喊了一句：枪！民警李信安抬头一看，3名暴徒从一伤员身上夺下一支冲锋枪，扭头就跑，小李拚命地追上去跑出一百多米，一把攥住枪管，奋力抢夺。歹徒把枪背带都拽断了，只要一抠板机，小李马上就有"光荣"的可能。可他只有一个念头：夺枪！决不留后患！这时旁边有人喊：他是警察！就是暴徒一愣神的当口，李信安用力一夺，将枪抢了回来。

干警们把伤员救到永外医院，这才发现医院是个动荡之

地，非常的混乱。有被暴徒的砖头石块砍伤的，也有的是流弹打伤的，伤员及家属哭着、喊着、骂着，连楼道走廊全挤满了人，这会儿将解放军伤员抬进来，无异于一石激千层浪。怨气全朝战士和救伤员的便衣民警发泄了："不给当兵的看！""把当兵的扔出去！"一些尾随而来的歹徒也在医院门前。煽动要冲击医院，打死伤员官兵。老民警赵为联系抢救那名伞兵伤员已提前来到医院，一见这阵势，敢紧换上医生的白大褂儿，以值班医生的身份作接应。时，有个男青年架着一名头部受伤的妇女，高喊着救命走来，一见伤员躺在那儿，他气冲冲地走过去骂道："全是你给打的！刽子手！我弄死你们！"赵铁一把揪住他："告诉你医院救死扶伤，不管是谁，都给看！捣乱就给我出去。"他吼一个，震慑了一批，情况略有好转。但伤员仍有二次被打的可能，身上的枪支随时可能被抢走。同志们一商议，决定先把枪支进行集中保管。这项工作进行的挺困难，受伤的解放军指战员一时不明情况，紧紧护着怀里的冲锋枪，任凭你怎么解释，不松手。一看这情况，赵铁、沈振欧等民警把闲杂人赶出去，掏出工作证讲明身份，讲清情况，这才做通了工作。长枪太显眼，赵铁就利用穿白大褂的方便，把枪掩在里面，一趟又一趟地往楼上保卫科转移。一会儿的工夫，干警们悄悄地隐避了四支冲锋枪、一支半自动、两只手枪和一把伞兵刀。为了伤员的安全，同志一面动员院方专门腾出病房与群众隔离，一面留下赵铁、田立东、费铁军3位民警守在医院。发誓要人在伤员在，绝不允许歹徒捅伤员一指头。安排妥当，其余的同志才回去继续投入战斗。

6月4日白天，市内受阻的军车大部分被烧毁，到处是浓烟、是火舌。上午10点多，一辆军用吉普在永定门铁路桥南

截，四名官兵被打，暴徒把吉普车推翻了，准备烧车。派所得到消息后，指导员王宝旗、副所长成大江带两歹民警到现场，先给官兵解围，派人送回派出所。这时，歹徒已把汽油放出来，流了一车一地，只要着明火，车子和里面物资就保不住了。有辆出租车驶过来，司机停下进行煽动："别处的军车都烧了，这车还不点喽。"民警陈世忠机警接过话茬儿："把你的车也留下一块点吧。"吓得这家伙赶溜了。面对车里的物资随时可能被抢，车被烧，成大江不个人安危，从破碎的挡风玻璃处钻进去，把里面两部军用台、一支冲锋枪、四顶钢盔等物资递出来，派出民警送往派出所。当他得知有个装有绝密文件夹子还在车里，他二次钻进车里，终于在座位底下找到了。而在这当中，汽油味非常浓烈，也许有个点燃的烟头，成所长就会和军车一起化成烈火……

怎样把军车救走？后去现场的副所长郭成以围观者身份说："这车躺着堵道，咱给它掀过来？""好！"有人响应。便衣民警夹在人群中一使劲，车子正了过来。还有人余兴未喊地喊："再翻一个儿。"郭成大喝一声："别翻了！"厉声震慑住暴徒，其他人也没人再敢伸手了。一见时机成熟，派出所司机刘卫东把住方向盘，民警们推车就走。有个暴徒不明戏，也上来帮助推，还问："这是推哪烧去？"成所长一抬脚把这家伙踹跑了。

自5月19日至6月4日，我们派出所70名干警就这样齐心协力，机智勇敢地援救了解放军官兵和武警战士共计47名，保护了军车7辆，从暴徒手中夺回枪支弹药、电台、绝密文件等一大批军用物资。6月5日，就在暴徒还十分猖獗的时候，我们为了安定民心，派民警堂堂正正地着装警服下责任

区，宣传发动群众，提供线索，抓获暴徒。6月8日，青年警田鑫泉宣传发动群众时得到这样一条线索：居民朱连义家经常有人提包打担地进出，手上、脸上沾有黑斑。这一情况引起我们注意：沾有黑斑具有两种可能，一是印刷的油墨，二是折卸机器的油污，结合朱连义前一阶段经常往天安门广场跑分析，他家有问题。我们报告了分局，并经过批准，由所长王斌率领民警连夜对朱家进行搜查，当场抓获了反锁门正在进行印刷的“工自联”成员郭亚雄，搜出了速印机、笔、蜡纸、钢盔、手提式话筒等物品，起获了油印的反动宣传品80多种，共7000多张，“工自联”会员证400多张。我们连夜对郭突审，根据交待又返往上百里到通县郊外抓获了主犯朱连义。在朱家蹲守抓捕了前来接头的王仲贤等3名“工自联”成员。经过调查核实，这次行动我们端掉的是“工自联”原设在天安门广场，后下落不明的地下印刷厂，为平息反革命暴乱拔掉了一颗毒刺。

紧接着，我们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利用举报线索和民警曾在暴乱中与暴徒面对面交锋的有利条件，深挖反革命暴徒，共拘捕各类违法犯罪分子103名，这个成绩，在分局名列首位，在全市也居前列。

由于我们派出所在动乱、暴乱中英勇无畏，奋力保护军车，保护解放军官兵，并在平息暴乱中成绩突出，经公安部批准，派出所荣立一等功，另有1人荣立二等功，2人荣立三等功，21人受到嘉奖。在永外派出所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回忆起来，胜利的取得也是来之不易的。自学潮开始，干警们每天吃住在所，有家不能回，有假不能休，没过一天踏实日子。在这种情况下，21人带病工作，17人执行任务中被打

，士气仍一丝不减。青年民警沈振欧同志，学潮开始时，母亲到了癌症晚期，他在医院用电话通知了哥哥姐姐，没他们到来，小沈就去天安门广场备勤去了，之后，他没请过天假，直到7月4日，他姐姐来到派出所对他说："咱妈不行了，你再去看她一眼吧！"所长、同志们督着，他才回去。了医院，老太太很费力地抬起眼皮看了儿子一眼，没多会就咽气了。小沈有位好友，近两天一直照顾老太太。他对小沈说："你至于那么忙吗？连亲妈都不要了。"小沈说："都是生父母养的，我也非常爱我母亲。但工作更需要我，忠孝不能两全了。"在我们派出所，象沈振欧这样克服家庭困难，履负重进行工作的同志不止一个。

是什么因素促使我们的同志这样忘我无私、忠心耿耿？除了公安机关严明的组织纪律，更主要的是人民警察出自对党、对人民一种朴素的感情。警察来自人民，是国家的专政力量，当一小撮儿别有用心的人挑起这场史无前例的暴乱，我们的国家政权面临被颠覆的危急关头，人民警察绝不能坐视无睹，放任人民群众遭受涂炭。我们要起来，用我们的身体和意志去抵抗暴徒的猖狂进攻，解救人民子弟兵出危难，维护社会的安宁和国家的稳定。过去我们这样做了，将来还会这样做！因为，这是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是人民寄予我们的光荣使命，义不容辞，

斗智斗勇　保护军车

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右安门派出所
报告人　姚建国

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们丰台分局右安门派出所共有干警39名，位于城近区结合部，分别与宣武、崇文两区交界。东邻永定门火车站北京上访接济站、最高人民法院接待站。每天都有大量的访和盲流人员，滞留在右安门地区。右安门大街和右安门桥是北京南郊进出北京的交通要道，治安情况较为复杂。

在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全所干警在戒严部军车受阻、战士被打、军车被烧的紧要关头，置个人安而不顾，冒着生命危险，亲临现场，机智、勇敢、果断地暴徒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为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做出应有的贡献。

仅6月3日至5日，41个小时中，就抓获疯狂进行砸、抢、烧的反革命暴徒16名。其中焚烧军车的2人、殴打解放军战士、设路障、砸军车、抢军用物资的14人。收缴军用物资48件，保护了两名受暴徒围打的解放军战士。并及时从军车中抢回军用电台2部，电台密码2册和机要文件等物品，防止了军事机密的泄露，还通过发动群众，使在右安门地区受阻的191辆军车中仅有4辆被烧，保护了187辆军车。粉碎

反革命暴徒烧毁军车、阻拦戒严部队进京的阴谋。通过对场拍照和跟踪，还发现线索14件，获取了证据，在以后的查反革命暴徒时，将这14名暴徒全部抓获，有力地打击了革命暴徒的嚣张气焰。

在这场血与火的斗争中，所领导坚决执行市政府和市、分局领导指示，始终以清醒的政治头脑和职业敏感，密注视和分析本地区的形势，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6月3日午5时30分，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某部191辆军车行至安门大桥时，桥头已被反革命暴徒用8辆大通道公共汽车得水泻不通，无法通过，我们立即派出便衣民警及时到现了解情况，随时掌握事态的发展。当时，所有被堵的军车乎都受到学生和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有的站在车上疯狂煽动群众，谩骂、推搡解放军，气氛十分紧张。4日凌晨，戒严部队放弃军车和物资，步行强行进京后，我们意识到车有被抢、被烧的危险，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在暴进行疯狂破坏活动的时候，不能在派出所坐等，要主动出，要千方百计避免军车在我们这里被烧、被抢，万一军车烧、被抢也要设法将暴徒抓获或查实，能抓的抓，不能抓也要获取证据，否则我们就愧对头顶上庄严的国徽，我们法向人民交待。于是，我们把全所干警分为五个战斗小组，三个便衣组、一个审查组、一个看守组。便衣组的任务是外出侦察抓获暴徒，发动群众保护军车。审查组负责对抓获的暴徒进行审查，看守组负责看管和向分局押送暴徒，随后，各组按照分工，在所领导的带领下，有条不紊地投入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

4日凌晨，当便衣组的18名民警，赶到右安门桥头时，围堵军车的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已达上万人，单靠我们的

民警来保护这一百多辆车是根本办不到的，在一些暴徒狂叫“烧了这些军车”的紧急关头，面对成千上万的人群，怎么办?带队的所领导当机立断，发扬我们公安机关的老传统，放手发动群众，讲明利害关系，让群众和我们一起保护军车，于是侦察组的同志，兵分两路：一组留在桥头监视，一组沿着停车路线发动公路两侧的住户。留在桥头的同志，他们在现场直接发动群众，制止暴徒烧车，如副所长石富胜，带领民警朱方明、赵宏岩等人，身穿便衣，混在暴徒和围观的群众中，随时掌握暴徒的动态。4日上午10时许，有一伙暴徒在右安门桥头将一辆军用救护车砸坏，汽油流了一地，这时有个暴徒煽动说，“烧了它!烧了它!”见此情景，石富胜、朱方明立即对着围观的群众和周围商店的职工喊：“不能烧！上面就是高压线，一着火，我们右安门就没电了，高压线要断了，搭在民用线上，彩电、冰箱就完了”。在民警的宣传下，周围的住户和商店的职工，也积极响应，一齐喊：不能在这烧!阻止了暴徒烧车的阴谋。但是，车上的汽油仍在往地上流，随时都有被烧的可能，石富胜等人立即到旁边的右安门综合商店，找到经理和保卫干部，对他们被：“你们组织些人，用沙土把地上的汽油埋上，你们穿白大褂出去，就说是保护自己的商店，人们可以理解”。商店立即组织职工，将流在地上的汽油用土埋住，避免了事态的发展，保护了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负责发动群众的小组，共走访53户，130多人。民警把保护军车与群众的切身利益相结合，耐心地向居民讲明：由于马路较窄，你们的住房离军车这么近，一旦军车被烧，国家财产受损失，你们的住房，也可能被烧，家庭财产将受到严重损失，生命也无法保障。通过宣传，居住在马路两侧的居民认识到了烧车将给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于是，

他们主动地在自己家门口看护着军车。4日晚上，当一伙暴徒叫嚷着前来准备烧军车时，沿街的群众都站出来反对，使暴徒沿途烧车的阴谋没有得逞。

6月4日凌晨，丧心疯狂的反革命暴徒聚集在右安门桥头，一边叫喊："城里的军车都烧了，这边的车也要烧，"一边抢戒严部队随车携带的军用物资。面对反革命暴徒的种种暴行，使我们的民警义愤填膺，大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抓获暴徒，为民除害。便衣侦察组的同志不顾随时被暴徒认出的危险，为了共和国的安危，为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抓获凶残的暴徒，他们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穿插在暴徒和围观的群众中，及时确准地发现暴徒，他们沉着机智，主动出击，在极其复杂危险的条件下，发现了暴徒便紧贴上去，紧紧盯住不放，采取灵活机动的方法将暴徒抓获，有的假冒熟人，诱使暴徒上当，将暴徒带离现场，将其抓获；有的以"痞子"面目出现，以分赃为借口，将暴徒带至偏僻处抓获；有的以招工为名将暴徒领入派出所大门；有的以事主的面目出现，取得群众的支持，在群众的协助下，将抢军用物资的暴徒抓获。如：6月4日晚10时许副所长周加林、赵为民带领民警赵宏岩、韩文广、路建国等人混在围观群众中观察情况，这时，只见从市区窜来10多个人，一边走、一边喊！"城里的军车都烧了，这还有军车，烧了它"因为群众阻拦，他们便将其中一辆军车推到右安门大桥上，围观的群众一下围了过来，便衣组的同志排成扇形，挤到最前边的人群中。这时只见一名上穿牛仔服，下穿短裤的暴徒围着汽车喊叫："烧呀，快烧呀"，他见没人上前烧便点燃了一张纸扔在了汽车前油箱内，因汽油少火势不旺，他又点燃了一张纸再次扔到油箱内，火势仍然不大，于是，他疯狂地爬上汽车，点燃了汽车上的棉被和衣

服，第三次扔到了油箱上，点燃了汽车，并从车上抢走一包军服。下车后，他挤出人群，靠在桥栏杆上，若无其事地观看。这时，火势越来越大，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几名民警迅速挤出人群，靠拢在烧车暴徒的周围，等待时机抓捕。火烧了半小时后，从桥南侧开过来一辆着大灯的汽车，这时有人喊："军车来啦"，围观的人就往前跑去围观。周加林同志见机行事，也一边喊着一边招呼周围的人快去看看，然后，迅速地返回，这时民警韩文广乘机上前对烧车的暴徒说："哥们儿，那边有人找你"并紧跟暴徒走到桥的南侧，暴徒走到副所长赵为民跟前一看，不认识，有点发毛，刚想动手，二名干警迅速将暴徒打倒在地，这时，副所长看到有人围过来观看，灵机一动，指着暴徒抢的军衣说："哥们儿分点、别独吞"，说完就和几个民警架着暴徒就走。一些围观的人以为这伙人是趁火打劫的，便尾随观看，暴徒此时一边走一边说："哥们儿有事好商量，我是个体户，放开我，给你们钱行不行？"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的趁机起哄，副所长周加林便从地上抄起两块砖头，对围观的人群说："这是我们哥们儿的事，跟你们没关系，谁再过来，我就拍了谁"，围观的人不动了。其他民警借机将烧车的暴徒押到了派出所。这个暴徒就是首批被处以极刑的反革命暴乱分子林昭荣，这名因打架斗殴被强劳三年但不思改悔，在反革命暴乱中丧心病狂地焚烧军车的罪犯；是我市第一个被抓获的焚烧军车的暴徒，他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晚10时许，副所长石富胜带领便衣组的同志在桥头发现一伙暴徒将一辆军用救护车推翻，只见有一个暴徒向周围的人群喊叫："当兵的是来镇压学生的，他们开枪打死2万多人啦，别处的军车都烧了，就右安门还没动静"，说完，就从地

上拿起一条毛巾，蘸上汽油，用火柴点燃，扔到汽车下边，随后又将几件军衣扔到车上，他见火烧了起来，就躲到一边装傻充楞地说："这火是谁点的，点的真棒"，边说边往南走，准备逃离现场。这时石富胜等人便紧跟不放，当走到右安门药店门口时，暴徒发现有人跟他，扭头就跑，民警马上追了上去，一直追出两公里，将其抓获。为防止这个暴徒喊叫引起来围观群众，民警对其提出警告后，令其嘴里哼哼小曲，这样，这名暴徒被反捆双手，披着衣服，嘴哼小曲，被我们几名便衣民警架着，穿过围观的人群，走进了派出所。这名暴徒就是首批被处决的反革命暴徒陈坚。

险恶的斗争环境，使民警学会了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4日上午10时，一名暴徒从军车上抢了一大包军衣准备逃走。所长安则久，民警赵宏岩等发现后，便跟了上去，在远离人群后，民警赵宏岩便上前搭话；"哥们儿，你是从哪来的？"暴徒说："我从四川来在房山干小工的。"赵问："一个月给你多少钱"。暴徒说："100元。"赵宏岩说："我开个体饭馆，现在正缺人，你要干，我给你每月150元，怎么样？要不，我先领你到我那小铺看看"。赵宏岩跟暴徒一边说，一边往派出所领，当走到派出所大门口时，暴徒发现有点不对；说，"兄弟，这不是派出所吗？"说着就要回头走，赵宏岩随口说："咱们先登个记，办个临时户口，省得日后麻烦"，赵宏岩连拉带拽，把暴徒领进派出所，当暴徒手上带上手铐，才恍然大悟。

4月上午11时，两名民警发现3个外地农民从一辆军车上抢了3大包军衣后溜走，便紧追不放。当走到菜蔬公司宿舍门口时，两名民警上前将他们拦住，这时有30多人围了上来，一些群众见这3个人抱着军衣就说："偷军衣怎么了，你们少管"。一时僵在那里；人越聚越多。这时民警朱方明想起这

一带最近发生多次有人扒女厕所耍流氓，始终未抓到人的事，便指着其中一人对围观的人说："这小子就是在这扒女厕所的流氓"。因为有人扒女厕所的事，周围群众都知道，就是没有抓住人，一听说面前偷军衣的人就是扒厕所的流氓，立即愤怒地说："这小子就是流氓，那可不能放了他们"。群众帮助民警将这3个暴徒抓住，任凭3人如何解释，群众也不相信，并帮助开道，将3人押回了派出所。由于采取了看的准，跟的紧，抓的巧的方法，仅在41小时内就抓获了16名暴徒，而我干警无一人受伤，同时，被抓获的暴徒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我们派出所90%以上是30岁左右的青年干警，在这场我们从未经历过的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我们以各种面目出现在暴徒和围观群众之中，站在平暴斗争第一线，依靠了人民群众及时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暴徒，同时也对本地区企图参与暴乱的人起了强大的震慑作用。在暴乱现场，有的刑满释放人员发现有便衣民警便悄悄地溜回家；有的跟着起哄，当场受到民警的警告，有的还借机表现自己，争取从宽处理。如：有一个保外就医人员开了个临街饭馆，他雇用的临时工正在军车上抢东西时，他发现民警正在不远处盯着他，他赶紧对那些抢东西的临时工喊："都他妈的给我下来，谁要再出门我立马辞了他"。

暴乱平息后，我们遵照市局的部署，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乘胜追击，根据已掌握的线索，一举打掉窝子11个，抓获参与打砸抢烧的反革命暴徒71名，收缴军用物资百余件。

在这场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我们履行了我们应尽的职责，受到了上级的表彰，全所荣立了集体一等功。我们深知，斗争并没有结束，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干劲努力工作，让金色盾牌永远闪光。

激战安河桥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

报告人郭志强

6月3日，北京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也就是在这天，首都公安干警与戒严部队、武警官兵一起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当日16时30分，为了实行戒严任务，北京军区某集团军部分官兵1500余人分乘137辆军车。风尘仆仆地从延庆八达岭地区向北京疾驶向来。19时30分，当车队进入海淀区香山地区时，突然接到命令，要求部队立即赶赴石景山老山地区集结。军令如山倒！车队缓缓掉头改道向石景山驶去……。

同日，晚19时许，海淀分局大楼内警铃骤响，正在待命的150名干警迅速来到大礼堂集合。分局付政委方桂山、付局长刘秀明做了临战前的动员，在两位局领导严肃的神情中看出，今天准有重要行动！

“同志们！”随着刘付局长坚定而平缓的话语，全场立刻鸦雀无声，静得似乎能听到那150颗跳动的心。

“今天，戒严部队奉命进城实行戒严任务，区委和分局党组要求我们。全力以赴保证军车安全通过北线的安河桥，对不听劝阻的要强行驱散，遇到危及生命安全的情况可以用

警械自卫。”

刘付局长的话音刚落，150名干警情不自禁地鼓掌欢呼起来。这欢呼声道出了我们公安干警一个多月来憋在心里的苦衷。

4月初闹学潮以来，海淀分局在北京大学“自由之声”和人民大学“北京之音”两个造谣广播站的夹击之中。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在谣言的煽动下，情绪越来越激动。民警下管界挨唾沫遭白眼，去买预定的付食品遭拒绝，劝阻学生非法游行，一去就是7、8个小时，又饥又渴，有时去一些单位喝口自来水都受到刁难。那些天，任何一群头上扎着布条的人都胆敢设卡拦阻正在执行公务的警车，检查民警的证件。就拿5月4日劝阻北京部分大学生非法游行来说，仅海淀分局就被打伤、踩伤、挤伤干警41人，踩掉鞋子丢失49双，被游行者扯掉丢失手表4块。每次执行任务回来，一支整齐威严的队伍被弄得不成样子：警帽被抢，臂章被扯掉，领章、警号、肩徽也被撕下来抛向空中，在分局附近的马路上，“打倒四千七百万党徒”的横幅招摇过市，在北京师范大学路口及土城路口，学生敢死队员抬着他们的领袖吾尔开希，用标枪、木棒开路冲向民警的劝阻线，付局长刘秀明、刘绍武及许多干警被撞倒踩伤，在白石桥路口，一伙学生围住了付分局级干部付一平同志，谩骂污辱。一个男青年用女式高跟鞋跟抽打着老付的脸颊，游行队伍叫喊着冲过来，又是一批干警被撞倒。在几个路口上，成千学生呼喊着口号踏着橄榄绿裹着的身躯而过。民警们从地上爬起来，强压怒火，继续劝说着学生们：“你们的热情是爱国的，但你们不能无视法律……！”回答这声音的，是游行队伍中“伪政府走狗”一类的叫骂和路边一些高举着两个指头的人的嘘声。

法律已经被践踏的不成样子，今天听了刘付局长的一番话，干警们能不欢呼吗?这欢呼声是干警们要求维护法律尊严的呐喊!

大伙的欢呼声刚停下来，分局副政委方桂山命令说："8点有大量军车通过我区红山口，第一梯队50人马上随我出发。"

红山口地处北京西北角，是出入北京的重要隘口，红山口的安河桥是从西北方向进京的必经之路。此处又距学潮策源地北京大学不远，这个政治因素比红山口的地理因素更令人担忧，5月20日戒严的第一天，这里就有几百辆军车和装甲车受阻。

晚上19时45分，第一梯队赶到了安河桥。刚刚勘察完地形就传来消息，一小时前，已有100多辆军车通过了红山口，在香山地区改道向南时，被几千群众拦阻在香山卧佛寺路口。方副政委随即带领第一梯队向现场赶去。

在距香山卧佛寺路口2公里的万安公墓，民警与军车车队尾部相遇。黑压压的车队寂静无声，只能偶然听见水壶与枪械相碰的声音。干警们下车徒步向车队前方开进。在军车蓬布间隙中，不时有战士探出头来观望，一个战士小声地问："他们是谁?"一位军官说"是警察"。许多战士立即齐声说："这下可好了。"

干警们顺着车队的方向往前望去，只见前方车队被阻在一侧是深沟，一侧是山坡的狭窄公路上。民警到来的消息，通过部队的通信系统传遍了整个车队，刚才还是静悄悄的车队突然全部发动了引擎，随着这一阵轰鸣，前方的人群立即骚动起来，成千的人们从山坡上涌下来围住了车队前部的十几辆军车。一个歹徒爬上车顶狂喊："他们带了枪和催泪瓦斯，进城是镇压学生的，不能让他们过啊!"几个歹徒把十

几根直径一米粗的水泥管子推到了路中央，一伙歹徒爬上军车，掀开蓬布谩骂污辱解放军指战员，他们狂叫着，煽动了4000多人将整个道路堵得水泄不通。

干警们在人群外停了下来，一个多月来，干警们都已经有了经验，如果不组织好力量，这50名干警在几千骚动的人群当中转眼就会看不见找不着了。大家自动围在局领导的身边，“要有气势，速战速决，后面的同志看着前面同志的行动灵活处置”。三言两语作战方案就定下了。“冲进去！”随着一声命令，就这50人的队伍，呐喊着冲进了人群，气势就如同是100人、500人。喧闹声一下子平息了下来，人群中有人喊到：“不是当兵的，是警察！”群众向路边退去，坐在路障和爬上军车的歹徒也一下子钻进了人群。趁着歹徒还未醒过味来，前面的干警迅速拆除路障，指挥军车通行，后面的干警积极疏导围观群众，担任警戒。就这样，137辆军车在被阻两个多小时后，终于通过了受阻地段，安全地驶向集结地。军车上的一些军人在驶过干警身边时，动情地敬礼，欢呼“警察万岁”。干警们此时的心情非常激动，为了保卫共和国，解放军官兵、武警、公安干警的心是相通的，大家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军车通过之后，第一梯队的干警们迅速撤了出来。又驱车沿着军车行驶的路线跟踪巡逻，以确保军车顺利通过我区。

这时，步话机中传来了分局指挥部急促的呼叫：“安河桥又有一批军车刚刚通过，执行疏导任务的海淀区委、区政府领导及分局第二梯队50名干警在军车通过后被几百名暴徒围困在桥边的街道办事处，你们迅速赶回北线增援。”

原来，正当第一梯队战斗在香山卧佛寺路口时，某集团军

坦克师的29辆军车被10名大学生设置的路障拦阻在安河桥，一些歹徒不住地煽动群众堵住军车，围观群众多达3000余人。晚21时30分，刘秀明付局长带领第二梯队50名干警赶赴现场，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强行将人群驱散。军车一辆接一辆地通过了民警开辟地通路，暴徒开始向干警投掷石块，在部分干警负伤的情况下，他们咬紧牙关守住防线，使军车全部通过了安河桥。这些人见拦堵军车的目的没有得逞，便把仇恨发泄在干警身上，一个歹徒煽动说："军队让警察放过去镇压学生和市民了，大家快准备砖头找他们算帐去。"人群中的暴徒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拿起砖头、石块、木棍追打干警，干警们一面自卫，一面退进了桥边的街道办事处。

第一梯队接到增援的命令后，立即掉转车头，呼啸着向安河桥驶去，这50名干警没有钢盔，没有武器，只有部分干警拿着胶木警棍，他们哪里想到，迎接他们的将是一场血战！

也就在此时，北京大学那个全天播放美国之音和散布谣言的"自由之声"广播站，突然中断了美国之音的转播，发布了一条"快讯"："安河桥告急，军队进城镇压学生，数百群众与军警发生激烈冲突，决不能让伪政府的阴谋得逞，快去支援呀！"紧接着，80多名身份不明的人组成了敢死队，扛着一面绿色大旗，煽动上百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向安河桥跑去。

第一梯队的一辆大轿车、三辆警车悄然停在距安河桥200米的荫蔽处。方副政委派出两名同志穿便衣前去侦察，不一会儿，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桥上桥下共有围观群众两三千人，有几百人围住了街道办事处，几个学生模样的人正在煽动。

现在，最需要的是尽快与被围困在办事处内的刘副局长取得联系。只见分局办公室的小付对着步话机焦急的呼叫着，

刚才还能勉强听见刘副局长的声音，可现在，步话机里却只有一片嘟嘟声。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街道办事处门口的人越聚越多，那面绿色大旗在人群中挥来舞去，暴徒开始冲击街道办事处大门了，情况十分危机，已经容不得半点犹豫了。第一梯队的干警们果断地乘车开上了安河桥。歹徒们扑过来围住了汽车，“是警察，打呀！”随着一声声嘶力竭的狂叫，一阵砖头石块就在近在咫尺的地方冰雹般地向车内砸来。一瞬间，所有车辆的玻璃全被砸碎，50名干警几乎人人负伤，鲜血染红了橄榄绿。

方桂山副政委从他乘坐的警车里一步跨了出来，一个暴徒窜到车前，用砖头砸伤了老方的右手，血立刻涌了出来。方付政委54岁了，但暴徒面前，他挺住了那清瘦的身躯，向民警下达了命令：“冲下车，反击！”

开路的大轿车的前挡风玻璃已经完全碎了，一群暴徒就围在四、五米远的地方疯狂地向车内投掷砖头、石块，一个暴徒丧心病狂地用气枪向车内射击。干警们被压的抬不起头。司机龚利旺听见车内的干警在喊：“快打开车门冲下去！”小龚以惊人的毅力迎着雨点般飞来的砖头、石块，挺起了身体，不顾身上多处被砸伤终于打开了车门。一伙暴徒见车门打开，便挥舞着木棒、铁棍、九节鞭、匕首等凶器堵住了车门口。政治处付科长郑玉明冲出车门，夺下一根木棒，一个暴徒过来就是一刀，利刃刺进了郑玉明的左大腿；青龙桥派出所民警王学平刚冲出二、三米，迎面袭来一块砖头打在他头上，帽徽都打变了形，右眼眶被砸裂，血流满面仰身倒下。在他身后的政治处干部张岩，这时右臂也被一块方砖击中不能动弹，他就用左臂夹住倒在地上的王学平把他放在安全地带，返身又向暴徒冲去；民警李小明，冲出去抓住一名暴

徒，那暴徒回身一板砖砸在他的前胸，他一阵晕眩坐在了地上，三个暴徒扑上来抓住小李就往人群中拉，小李警棍打飞了，就赤手空拳与三名暴徒搏斗，硬是击退了暴徒的进攻。

由于内外通信联络不通，街道办事处内的第二梯队的同志们还没有来得及冲出来接应，大门紧闭着，暴徒们这时发现民警只有50多人，又纠合到一块狂叫着从安河桥上居高临下地扎过来，干警们被压缩在一块狭小的地带。面对着疯狂的暴徒，干警们没有丝毫的畏惧，大家此时只有一个信念，击退暴徒，抢占安河桥解救被围困的战友和领导。

这时，街道办事处大门打开了，院内第二梯队刑警队、东升派出所50名干警也冲了出来。

在争夺安河桥的反复冲锋中，中关村派出所民警李乃丁的左大腿被暴徒射来的气枪子弹击中，气枪子弹嵌在翻开的皮肉内；花园路派出所民警张勃，上嘴唇被打豁，二颗门牙几乎脱落，但他俩仍然继续坚持战斗，分局团委书记罗庭海只身与四各暴徒搏斗，被打得头破血流，眼看就坚持不住了，刑警队付队长王惠强、民警王小民冲过去击退暴徒救回了小罗。东升派出所民警赵铁锁始终冲在第一方阵与暴徒展开了面对面的战斗，这时，窜上来一个暴徒，举着一块筑河堤用的花岗石，恶狠狠地向小赵砸来，小赵躲闪不及右小腿被当即砸断！他搭拉着晃动的小腿又坚持了一阵终于倒在安河桥上。民警们终因寡不敌众，慢慢地退下了安河桥。永定路派出所民警陈伟华在后撤时，听见桥上的暴徒在喊："拖回去，打死他！"小陈借着微弱的路灯光，看见桥上有四、五个暴徒正在逼近一个正向这面爬动着的黑影，暴徒一边喊着，一边又从地上捡起石块向地上的黑影砸去。"这一定是自己的同志，一定要把战友救回来！"小陈想到这里，怒吼一声扑向暴

徒，暴徒被小陈的气势所震慑，纷纷逃下安河桥，小陈冲上桥一看，倒在地上正是负重伤的赵铁锁，他迅速背着小赵返回到街道办事处邻近的一个四合院内，并与其他同志一道，守住院门口，保护着战友的安全。

第一梯队与第二梯队终于会合了，在街道办事处的会议室里躺满了伤员。第二梯队带队的刘秀明付局长脚踝骨被砸伤，行走困难，这是从动乱以来刘付局长第三次负伤。办公室干部李红勤在暴徒的袭击中，见刘付局长负伤，立即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着局领导的安全，结果自己的头部被砖头击中，翻开的皮肉中涌出的鲜血，染红了整个衣襟。会议室里，受伤的干警们在互相包扎，互相慰问，一碗白开水你传给了我，我又递给了他……。

这时，第二梯队携带的步话机又传来了分局指挥部的声音："北京大学那个广播站又煽动了近千人向安河桥跑去，形势更加严峻，分局派出增援的50人，由警卫科长赵希芝带领马上就到，一定要把区领导和干警营救出来！"

不久，就听见院子里有人在喊："局领导在哪儿？"只见治安科付科长郭志强、北太平庄派出所所长刘吉满脸是血的冲进来，原来是分局派来增援的第三梯队冲破北大广播站煽动来的一伙人的追打堵截，队伍冲散了，就人自为战地赶到了。第三梯队带来的消息说："分局张伟刚付局长带领南线的150名干警在复兴路战斗的也很艰苦，在有近百人负伤的情况下，已将270辆军车安全送过我区管界。"南线战友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北线全体同志们。

两位局领导和几位带队领导召开了紧急会议分析了形势：分局现有的机动力量已经全部投入了战斗，在只有篮球场大小的院子里，150名干警要坚守下去势必会带来更大的伤

亡，保卫区领导的安全，冲出安河桥就靠这150人了。这时，负责观察的同志进来报告："停在外围的车辆，有三辆被掀翻砸坏，有四辆被暴徒推到河里，外边的人越聚越多。"情况紧急，分局领导决定：立即组织冲围。由20几位刑警队员戴着仅有的20几顶钢盔组成了突击队，其余干警拿起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作为自卫武器，所有司机发动车辆，随着一声号令开始了突围。

刑警队付队长王惠强、魏克星带领着突击队首先冲了出去，钢盔被砖头石块打的叮铛乱响，人人身上都负了伤，但他们仍然顽强地向前冲去，其他同志捡起地上暴徒扔过来的石块反击着。经过反复冲击，一段200米长的真空地带出现了。但是由于7部车辆被毁，很多同志无法乘车转移。这时，北京钟山电子联合公司司机李振生同志驾驶的五十铃大卡车也被困在这里，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车队。

从局领导、科队所长到所有干警经过激烈战斗，安全护送走区领导之后，才登上汽车准备撤离。可暴徒又围了上来，砖头、石块再一次雨点般地砸过来。

海淀派出所民警贝少京此时驾驶着吉普车，戴着5名重伤员刚刚驶出街道办事处大门，一上公路，小贝从反光镜中看到局领导乘坐的警车还留在车队的最后面，车顶被砸得咚咚直响，小贝不由失声喊到："局领导的车怎么还不走！"躺在车上的几个重伤员支撑起身体向后观望着，喃喃地说："让局领导的车先走！"小贝立即换挡倒车让出道路，挥手示意局领导的车赶快开过去。他镇静地驾驶着汽车，暴徒越逼越近。重伤员们握紧了拳头准备进行殊死的搏斗。就在这关键时刻，有几十名干警跳下汽车，一边堵住暴徒，掩护车队，一边随车队跑步冲过安河桥，随后跳上了那辆五十铃大卡车。

凌晨1时，奋战了五个小时之后，所有干警终于全部安全撤离了。

这场安河桥之战，150名干警艰苦奋战，几乎人人挨了打，111名干警受伤，其中重伤26名，被毁、被损汽车21辆。但他们护送了240辆军车、2000余名戒严部队官兵和大量军用物资顺利地通过了安河桥，并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保护了区领导的安全。

1989年6月3日，在这个令人难忘的日子里，公安干警怀着忠于党、忠于祖国的赤诚之心。恪守职责，英勇战斗，与戒严部队、武警官兵一起保卫了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用自己的热血将共和国的五星红旗染得更加鲜红。

在血与火的平暴斗争中经受考验

北京市海淀区政府羊坊店街道办事处人武干部　韦培平

各位领导、同志们：

在今天的大会上，我的心情很不平静，因为，面对你们我感到自己非常的渺小。我不是什么英雄，假如在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有英雄的话，那么我想他们应该是你们信赖的人民子弟兵。

首先，我要感谢领导和同志们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把亲眼看到的人民子弟兵的光辉形象告诉你们。我要说，在平息北京这场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人民解放军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赢得了首都人民的理解和信任，他们无愧是80年代最可爱的人，首先应该歌颂他们，赞扬他们。

如果说，我在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做了一点工作的话，我想那是微不足道的。战士们称我韦老，我不是什么韦老，我只是一名31岁的共产党员；战士们说我是降落在他们身边的救星，我哪里是什么救星，我不过是繁星点点的天空中一颗普通的星，我还是我，普普通通的韦培平。

6月22日，当我和战士们别后重逢的时候，他们一个个紧紧地拥抱着我，哭着，叫着我老韦，韦老……，我想克制着自己的感情，然而，泪水也止不住地涌出了我的双眼。我和战

士们一起回忆着，诉说着，就好象又回到了那个晚上，那是一个多么令人难忘的夜晚啊，一切都发生在那个夜里。

6月3日，那天是个星期六，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我还想今天晚饭后应该好好洗个澡、刮刮胡子，我的胡子已经很长了，再不清理一下可真要变成老头了，但是没有能如愿，这可能就是后来战士们叫我韦老的原因吧。晚上7点多钟，我在家突然接到单位的紧急通知，让我马上赶到位于北京城西的翠微路路口处执勤，任务是劝说拦阻军车的群众，疏导交通，保证戒严部队的军车顺利通过。

晚上9点半以前，先后有三批军车由这个路口安全通过。9点半以后，又有一批军车由西向东驶来要在这里通过，当这批军车行至翠微路口以西时，遭到马路南北两侧暴徒砖头、石块的突然袭击，但军车仍在这疯狂的袭击中行驶；许多军车被砸。就在这时，一辆军车冒着雨点般的砖头、石块由西向东急驶而来，突然，这辆军车左右猛拐了几下，象喝醉了一样向路口冲来，汽车终因司机身负重伤而失去控制，冲入逆行道与一辆部队黑色小轿车对头相撞，被滞留在翠微路十字路口以西靠北约20米处。这辆车上载有12名解放军官兵和一批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等。

此时，一伙歹徒和成千上百名不明真相的群众蜂拥而上，包围了这辆军车。有的人在质问解放军；有的人呼喊着要烧掉军车，打死战士；有的人拚命向军车上投掷砖头、石块，顿时乱作一团，情况十分危急。当我挤到这辆军车旁时，只见一位中尉军官，事后才知道他是带队的副连长，叫梁振学，不顾个人安全和身上的阵阵伤痛只身下车，来到军车后面，他指示战士们坚守车上，保护好军用物资，要誓与武器共存亡。他立即被人们包围了，淹没在人群中。中尉军官被推来

推去，还有的人趁混乱之际举起拳头向他狠狠地打去。然而，他全然不顾，只见他钢盔下满脸汗水，张着干裂的嘴唇，用沙哑的声音不停地向人们解释着："我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进城是执行任务的，枪口绝不是对着广大学生和市民的，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

尽管他不停地向群众解释着，然而，没有人听他的，军车周围仍然混乱不堪。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就在距离这辆军车不远的西面，一辆军车在暴徒们疯狂袭击下翻车起火，巨大的火柱冲天而起，映红了大半个天空。

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军车和车上的解放军随时都可能遇险，不能再观望了，应该尽快帮助解放军离开这里，到安全的地方去。想到这里，我不顾一切地挤到中尉副连长身边，焦急地对他说："这儿不能久留，要马上离开这里，我可以给你们带路，帮你们联系单位"。当这位副连长知道我的身份后，向我询问了现在他们所处的具体位置，距天安门广场的路程还有多远等。我如实地告诉了他，并还向他介绍了一些情况，他听后很感动，但几十分焦急地对我说"我们的正司机负了伤，现在还在驾驶室里"。我听后便向他建议和要求说："让司机和我一起出去联系一下吧，这样目标小，好出去"。他同意了。我搀扶着负伤的司机忍受着人们对我俩的围攻和谩骂，挤出了人群，来到距翠微路十字路口不远的总参谋部通信兵部大院。

在大院门口，我们遇到了一位正在执班的中校军官，立即向他报告了这辆军车的情况。中校当即表示马上安排营救工作，同意让这辆军车及战士们撤到大院里来。负伤的司机要同我一起返回，我望着满脸是血，右手严重骨折的司机，感到他伤情较重，行动不便，劝他留下，他说什么也不肯，

他不停地说:“我是司机,我要去开车,我要去救我的战友”。我被他这种精神深深地感动着。但为了他的安全，在我的再三劝阻和中校的命令下，他终于留下了。

我自己返回军车旁，把情况向副连长作了汇报。在抢修军车过程中，我先后多次往返大院之间联系送信儿，当我第二次带一名叫郭建里的战士出去时，遭到一些人的围攻和辱骂，他们向我们俩投掷砖头、石块，要把我这个帮助解放军的“叛徒”、“内奸”与解放军战士一起砸死，多么残酷的语言啊，可我们谁都没有害怕，拚命冲出围攻殴打我们的人群，他保护着我，我保护着他，向大院奔去。

在通信兵部派出的救援军车的协助下,在我的同志,办事处干部周政华和另一位不知姓名的同志和解放军官兵的共同努力下，损坏的军车已分离。但由于军车前部损坏严重，被拖至翠微路口稍南处，再也无法行驶了，在迫不得已的危急时刻，副连长果断地做出丢掉汽车，把车上的一切物资转移到救援的军车上，乘车撤离的决定。战士们冒着远处飞来的石块，迅速将军车上的物资转移到救援的车上。大部分战士乘车走了，我和3位 战士每人身负着许多军用物资，最后徒步离开了那辆军车。后来我才知道那辆军车上有15支冲锋枪，4支手枪，2部电台，12个背包和全连同志的雨衣，水壶、食品等。当时，这12名解放军官兵手中没有一粒子弹。

到了通信兵大院后，副连长立即向指挥部报告了情况。指挥部命令，一定要把车牌摘下来。战士们知道后，明知去摘车牌有危险但都争着要去。当时，街上的情况很复杂，战士们出去十分危险，随时都有伤亡的可能。我是老百姓，穿老百姓的衣服，活动就更方便一些，在街上要比解放军安全得多。想到这些，我就向副连长提出由我来完成这个任务，

他见我态度很坚决，说的也在理，便决定派3名战士与我同去，并对3 位战士一再交待，“你们出去一定要保护好这位市民的安全，哪怕就是你们牺牲了……”。他的语气深沉但非常坚定有力。当我看到这3 位战士庄严地向副连长行军礼告别时心里热乎乎的，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味道。

当我们 4人再次回到那辆军车旁时，军车已被点燃了，油箱和发动机已经爆炸，大火几乎已经吞没了整个军车。我们迎着烈火的烧烤争着去摘那已经被火烤得发烫的车牌子。砖头石块还是不停地飞来，大火烧得我们又几乎无法靠近车头，巨大的火舌从车头内不断向我们扑来，在烈火面前，我们谁也没有犹豫害怕，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把车牌子摘下来，完成任务。

当我们好不容易摘下车牌要返回时，一伙暴徒和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围住了我们四个人，他们一边高喊“这里有3个当兵的，打死他们，别让他们跑了！”一边不断向我们紧紧地围过来，投砖头，扔石块。我身边的一位战士忙把钢盔带在我的头上，我又摘下来重新扣在战士的头上。就在这时，一个战士被一伙人围在了中间，我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来到这位战士面前，拉住他就往外冲，这伙暴徒疯狂地追打我们，与此同时砖头，石块雨点般地飞来，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身上的伤口在流血，但我们谁也没顾上看一下，我们互相保护着冲了出来。

当我们回到大院后，副连长和战士们立即围住了我们，有的搀扶我们，有的帮我们擦汗擦血，还有的拿来水和食品让我们吃、喝，尤其是对我，他们问长问短，表示了极大的关心和爱护。

许多战士负伤了，但此时他们都坐在院子里，谁也不肯

到已为他们腾出来的帐蓬里去休息。他们相互谦让着，副连长和战士们再三劝我进去休息，我望着眼前差不多比自己小十几岁的战士们，鼻子阵阵发酸，我怎么能进去休息哪？我恳求他们去好好休息，我要坚守在外面，替他们站岗。就这样，我与三位战士在一起坚守着全连的军用物资，在露天的院子里，度过了那个令人难忘的后半夜……。

6月21日，《北京晚报》头版，以醒目地标题刊登了部队写的《亲人啊，您在哪里》的"寻人启示"，第二天，《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也登出了这篇"寻人启事"。6月22日，我们又相见了。战士们紧紧地拥抱我，有的战士刚下哨，顾不上摘下钢盔和装备，急忙赶来。他们用无声的泪水诉说着感激之情。是我保护了他们吗？我说不是；是战士们保护了我吗？战士们也说不是，应该说是我们一起用鲜血共同保卫了党，保卫了首都，保卫了人民共和国。

在这场关系到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在那个我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夜晚，在生与死，血与火的面前，我们都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我的确没有含糊过，没有一丝的害怕。也许有人会问我，你当时帮助解放军安全转移的思想动机是什么？其实很简单，首先，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坚信我们伟大、光辉、正确的党；我坚信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所以，当解放军遇到危险时，我挺身而出，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其次，我对解放军有着深厚的感情。我父亲就是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军人，我从小就生活在部队的营区，与战士们朝夕相处。我也当过兵，现在又是专职人民武装干部。我了解我们的战士，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让我们理解他们信任他们呢，他们也是我们的兄弟，他们也是你们的孩子，让我们热爱他们吧！这个部队的

一位营长含着眼泪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是为了首都人民安定幸福、制止动乱而来执行戒严任务的,为此，我们负出了比在战场上还要惨重的代价。我希望,我们用生命和热血能够唤起首都人民对我们戒严部队的理解和信任”。他们没有怨恨过，他们也没有过高的要求，他们渴望得到的就是人民的理解和信任，难道我们还不能满足他们吗？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从入党那天起，我就把自己看做是党的人了。入党10年来，我时刻想着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当遇到外地深夜来京为孩子治病，而投亲有困难的农民夫妇及孩子时,我便主动帮他们找到亲属,把孩子送到医院；当我和爱人夜晚回家路遇呆傻女青年躺倒路边时，我就将她用自行车送至附近的派出所，当我得知单位的一位同志身患急性黄疸性肝炎，别人都不愿接近他时，我便背起他从一家医院跑到另一家医院；当我得知北京市将首次举行无偿献血活动时，我便自愿地加入了献血队伍……。

为此，组织上曾给了我很多的荣誉，我先后被评为北京市海淀区先进团干部、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人民武装干部。

领导和同志们：我决心今后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深刻领会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的精神，为建设具有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勇敢机智保护解放军

北京市一四〇中学　　马骁民

叔叔阿姨们，你们好：

我叫马骁民，是北京市140中学初三年级的学生，今年16岁。我的父亲是共产党员，在宣武区外贸公司工作。我的母亲也是共产党员，在永光西街幼儿园工作。受家庭的熏陶教育，我从小就特别热爱解放军，羡慕解放军，立志长大后，扛起枪，做一名解放军战士。

北京发生动乱以后，开始，我觉得大学生挺让人同情的，反官倒，反腐败，提的要求也合理。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以后，我和学校的同学还去为他们送水。回到家里，我激动地和母亲说："大学生和我握手了"，感到自己十分光荣。北京实行戒严以后，周围同学们议论纷纷。很多同学对解放军进城很不理解，说解放军进城是镇压学生的，是针对老百姓的，我当时也弄不清到底谁是谁非。

6月3日星期六，下午放学以后，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晚上从陶然亭公园出来，我送一个家住右安门附近的同学回家，返回途中，当走到右安门桥头时，看见某部奉命执行首都戒严任务的十几辆军车被密密麻麻的人群围着。有的暴徒往解放军队伍里扔石头、砖头、啤酒瓶，汽水瓶，象冰雹似

地砸在解放军身上、头上。路边有几个解放军战士已被打伤。解放军没一个还手的。有的暴徒还围攻漫骂解放军。见到这种情况，我当时心里非常气愤，心想，说解放军是来镇压群众、镇压学生的，这纯粹是造谣。

正在这时，由桥东永安门方向驶来一辆绿色面包车。车刚开到桥头，一伙人就蜂拥而上，把车团团围住。我也随着人群挤过去。这是一辆军用救护车，车上面坐着7名解放军官兵。一位解放军军官说："我们是送病号上医院的，请同志们让开。"只听人群中有人喊："车上没有伤员，拽下来，打死他们。"说着，一伙暴徒就用砖头砸汽车，用尖刀将车胎扎破。这位解放军军官看汽车再也无法开动了，就带着两个解放军病号冲出人群向西北方向走去。暴徒们仍不死心，继续围攻留下的4名解放军官兵，还企图掀翻汽车。一些人把车抬了起来，但没能掀翻。有个暴徒说："等天稍亮点，就把车烧了。"见到解放军处境十分危险，我心里很着急，心想，一定要把解放军救出去，怎么也不能让暴徒们伤害解放军，可救到哪呢？右安门离我同学家很近，把解放军送到他们家去，不行。我觉得没把握。最后想来想去，我决心还是把解放军带到自己家去。虽然远一点，但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共产党员。一定会保护他们的。

过了一会儿，有位解放军捂着肚子从车上下来。我赶紧凑到解放军跟前小声地问他："你怎么啦"？他说："不舒服"。我说："你们在这里呆着太危险了，他们会把你们打死的，你们跟我走吧。"这位解放军用惊奇、怀疑的目光看着我。我对他说："放心吧，我爸爸妈妈都是共产党员，绝对可靠。"他还是不放心地说："我去商量一下。"于是我和他返回车上。正巧，这时部队接到命令丢弃汽车徒步进城，人群呼啦一下又

都跑了过去追打大部队。乘此机会，我和解放军把两个背包，三个手提箱，一个水桶扛起来，沿着右安门向着胡同里跑去。一边跑，我一边对解放军说："你们有口音，路上如果有人问，你们千万别说话，听我的。"果然没走多远，就有一伙人问我们"干什么的?是不是当兵的"我当时心里也非常紧张急忙回答："这是我家亲戚刚下火车。"这伙人一听我是北京口音，又是个小孩，就没有再说什么让我们过去了。

从右安门到我家大约有半个小时路程，为了避免遇上暴徒阻拦。我带他们穿胡同，绕小巷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家。这时，时间已是4月4日凌晨5点钟了。

回到家后，我的父亲、母亲、大姨、大姨夫都急忙起床，热情地接待解放军同志。母亲和大姨在家做饭，大姨夫下楼放哨，父亲带着被救的解放军中校王怀正同志骑自行车来到右安门一看，他们那辆军用面包车已被烧成一堆废铁。为了尽快找到部队，他们又先后到马家堡、和平门、前门等地最后终于在29中同部队取得了联系、

为了让4位 解放军官兵返回部队，我父亲又及时地同街道办事处联系。白天无法出门，晚上10点多钟我和父亲分别用自行车把解放军战士一个个送到办事处。

事后，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这样做，我觉得这与学校老师和爸爸妈妈对我的影响、教育是分不开的。爸爸妈妈从小就教育我做人要有正义感，要尊老爱幼，他们不但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以前，我家在铁门胡同住时，父母就主动照顾邻居一位孤寡老人。搬家以后，每逢节假日爸爸妈妈都要做些可口的饭菜让我给老奶奶送去，至今坚持了很多年。所以当见到解放军遇到生命危险时，我才敢冒风险搭救他们，保护他们。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

最近几天来，部队首长先后几次到我家来表示感谢，还把我接到部队同战士们见面，合影留念。区里的领导和学校的老师也表扬了我。

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我觉得自己长大了，我懂得我们党采取的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果断措施是十分英明正确的。没有解放军迅速进城平息反革命暴乱，就决没有我们今天这种安定团结的局面。我懂得了极少数的阴谋分子、反革命分子和一小撮暴徒，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反对腐败、反官倒，而是打着反官倒反腐败的幌子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他们最十分仇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他们一伙才能如此凶暴、残忍地对待解放军，他们最可憎、最可恨。我懂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愧是伟大的人民军队。面对一伙暴徒的疯狂迫害，为了少误伤群众，他们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和忍耐，他们最可敬、最可爱。通过平息反革命暴乱这场斗争更加坚定了我要当一名解放军的信念，我要拿起枪保卫祖国、保卫党中央、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果，争取为祖国再立新功。

慈母心　骨肉情

北京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北空后家属委员会　陈喜珍

我叫陈喜珍，是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北空后家属委员会的妇代会主任。6月17日那天上午10点来钟，我从街道开会回来，刚进家门，就听见有人敲门，我把门打开，几个解放军官兵一下子扑了上来，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哭着喊着："陈妈妈，您的儿子们来看您了。"我仔细一看，认出他们就是6月3日凌晨我掩护、救助过的几位官兵，就象母亲见到久别重逢的儿子，我也忍不住哭了。我赶紧把这几位同志让进屋里的沙发上，他们把我团团围住，这个说："陈妈妈，谢谢您救了我们。"那个说："陈妈妈，我们永远也忘不了您。"一个连长流着泪说："陈妈妈，那天要是没有您的救护，我可能活不到今天"。我把这些孩子们紧紧地搂在怀里，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我说："孩子们，只要你们都平平安安的，陈妈妈也就放心了"。那天来看我的，还有一位记者，他把我救护解放军的那点事儿写了一篇《陈妈妈和他的"儿子"们》的报道，登在了北京日报上。报上说我救了74名解放军干部战士。其实，我一个普通的老太太，那有那么大的本事？我是和我们居委会的同志及北空后机关宿舍大院的同志一起保护了70多名干部战干。我自己只是把十几名官兵从歹徒们的手里夺出来，送

到安全地带，可是这些被救的官兵，不认识别人，就认识我，所以他们都来感谢我。这使我感到很不安。当初我抢救解放军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要让他们来感谢我，也没有想到让组织上来表扬我，更没有想到会登报纸。我只是凭着一颗作母亲的心，不忍心看着我们的子弟兵遭到暴徒们那样的残害。所以挺身而出。没想到登报以后，区委和市委的领导，千方百计地找到了我，让我给大家讲讲那天救护解放军的经过。要我说呀，功劳是我们居委会和我们宿舍大院全体同志的，我只不过是做了一个母亲、一个老军人应该做的一点事。

下面我把我那天救解放军的情况向大家汇报一下：6月3日凌晨3点来钟，我正带着小孙子睡觉。忽然听见儿媳妇在敲我的门，喊着，妈妈、妈妈，外面打起来了。”我一下惊醒了，以为是院里有人打架呢，穿着睡衣睡裤就往外走。一边走一边问：“谁跟谁打起来了”？儿媳妇着急地说：“是外面、外面。在街上，进城的解放军被打散了，一群一群的人围着打他们呢！”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我说：“我得去看看，不能让解放军吃亏。”我急忙换了双鞋就往街上跑，一直跑到台基厂北口的交通岗楼附近，就见一群一群的人围着一些解放军拳打脚踢，有的歹徒拿着砖头石块朝解放军身上猛砸猛砍，有的歹徒举着自行车朝解放军头上猛扔。这些赤手空拳的解放军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胳膊受了伤，有的腿受了伤，有的被打得都不能动了。看到这种情形，就象看到自己的儿女挨打一样，我的心都快碎了。我不顾一切地冲进人群，拉住一个战士，说：“孩子，你跟我走吧。”起初这个战士不敢跟我走，大概是因为不知道我的身份吧。我就一面使劲往外拉他。一面捏他的胳膊，暗示

他，我可以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去。人群中有人问我:“老太太，他是你什么人”?我说他是我的儿子。把这个战士拉出人群后，我趴在他的耳边悄悄对他说:“孩子，你别怕，我会把你送到安全地方去的。”战士问:“您要把我们带哪儿去?”我说，你们要去哪儿?他说去公安部。我说:“那好，你跟我走吧，保证让你们安全地到达公安部。”这时又有两三个战士被我拉出人群，我把这几个战士带到市委机关右侧的警卫那儿，说明情况，请那个警卫战士让这几位解放军战士进到市委大院里去。看到这几个战士安全有了保障，我又返回去搭救别的战士。这一次我又在人群中拉出两个战士，其中一个腿受伤了，伤得很厉害，另外一个战士背着他。我在一边搀扶着，领着他们往市委走。路上有两个女的要跟我夺这两个战士，其中一个推自行车的妇女说:“你让他坐我车吧。”旁边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老太太也对这两个战士说:“你们跟我走吧，我也是军人，是国防工办的。”我说，不用争了，还是跟我走吧，还没到市委门口，那个腿受伤的战士实在走不动了。我就鼓励他，孩子，你再坚持一下吧，马上就可以到安全地点了，你可千万不能让人再把你围起来了。这时有人问我:老太太，他是谁:他怎么了”我说，他是我的儿子，从车上摔下来，腿摔坏了，我带他去看病。我一边说着，一边搀着这个战士往市委走。就这样，我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一共往市委大院里送去十几位解放军官兵。有一次，我带着几个解放军往市委方向走的时候，有一个人老跟着我们，我说，你别老跟着我呀。那个人说:“老妈妈，让我也跟着您走吧，我也是解放军呀”他说了部队的番号，又拿出证明给我看，我就把他也给带到市委大院了。市委门口的警卫都认识我了，看见我往里送人就冲我笑。

天亮后，我又赶到居委会上班，把夜里的情况向街道办事处领导汇报了一下。办事处领导说："对被打散的解放军你们能救的就尽力去救，但你们都年纪大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了这话，我们居委会的4个人又商量着到东单公园去寻找寻找，看看有没有失散的解放军。我们4个人分头在东单公园里转了一大圈，结果找到了3个受伤的解放军。这3个人伤得都挺厉害的。我们就把他们送到我们机关大院。我们的后勤部长非常好，他说，只要是解放军我们都收。这时，我们机关大院已经收留救护了不少失散的解放军官兵。由于我们的救护行动，一下子引来了70多位官兵跑到我们家属院里来了。院里的同志们赶快把大门关上，后勤部那边也及时送来了面条给吃的。

我当时救护解放军时，没有太多的想法，我只是觉得我15岁参军，我老伴也是军人，我的7个孩子也都是军人，我们一家子都是当兵的，我们不爱护自己的子弟兵谁来爱护子弟兵呢？从我个人的感情上来说，那些20来岁的战士，就象自己的子女一样，看到他们遭到暴徒们那样残酷的毒打，我真受不了。打在战士们的身上，疼在我的心里。我觉得，当人民子弟兵遇到危难的时候，我们能多搭救出一个，心里也稍稍感到些安慰。我想起我当初当兵的时候，是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们，给我们吃，给我们穿的。今天，我们的子弟兵到北京来执行戒严任务，是为了平息暴乱，保卫我们的首都的安全而来的，可他们竟然遭到了那么大的侮辱和伤害。我想，我当时要是有枪，绝不会让崔国政、李国瑞等烈士那样惨地死掉。同时我也想，崔国政等烈士若不是坚决听党的话，严格遵守纪律，若不是怕伤害了首都的人民群众，极力地克制自己，他们早就会开枪了，绝不会被暴徒们残害成那个样

子。

最近几天，我学习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深刻地认识到了一小撮反革命暴徒搞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我们的党。做为一个十几岁就参军的老同志来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从自己几十年的经历中，深深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坚决拥护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坚决拥护镇压那些反革命暴徒。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对那些反革命暴徒绝不能心慈手软。更不能过一段时间后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门把他们放出来，给整个社会留下后患。前一阶段，首都北京已被他们一小撮人搅得够苦的了，人民生活不得安宁，好人上街都害怕，倒是那些地痞流氓直起了腰，仨一群俩一伙地进行反革命宣传，看着真让人憋气。有人说我这是极左，说你就不怕过若干年后给这次暴乱翻案吗？我说，我绝不相信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能翻案。退一万步说，如果共产党真的不执政了，那我就是死，也不愿苟且偷生地活着。

以上就是我向大家作的一个简单的汇报，有不妥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生死度外救亲人

北京西城区西兴盛胡同居民代表　赵绍武

我们是北京西城区二龙路地区西兴盛胡同的部份居民群众。在6月3日晚上发生反革命暴乱的严峻时刻，我们4个院的20多户人家，冒着生命危险，面对一伙手操棍棒、砖头、石块的歹徒袭击和几百人的围阻，引导、帮助武警官兵脱离危险，将164名官兵迎进院子，接进家中隐藏起来，使他们于第二天凌晨安全转移归队。事后有许多人问我们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们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在那样的危机时刻，我们这些年龄、职业、性别不同的人们只有一个念头：要救护解放军战士。救护解放军战士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家的子女、兄弟、姐妹中的哪个穿上军装就是解放军战士；同样，哪个解放军战士如果脱下军装就是我们中的一个，就是普通的工人、干部、教师，就是老百姓。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能见死不救。

6月3日晚上发生的那一幕幕情景，我们是怎么也不能忘记的。大约是晚上11点左右，有一队奉命执行戒严任务的武警战士，在行进中受阻，被一伙暴徒追进了我们住的这条死胡同里。当时我们中的有些人还在外边乘凉，突然听到胡同口传来嘈杂的脚步声、叫喊和谩骂声。住在胡同口的一位姓

向的老师第一个冲了出来，他迎着叫喊声紧走几步，便被眼前的情景惊住了，面前的武警战士，盔甲不整，一个个头破血流，周身血迹斑斑。后面“大兵来了”、“打死他”、“打死他”的喊声越来越大。他立即告诉战士们，前面是死胡同，不能往前走了，然后沉着坚定地迎上了围追的人群，立即受到这伙人的盘查和推搡，他与后面上来的十几个小青年在胡同口摆上了路障，劝说着围阻的人群，他们劝阻群众的喊声被嘈杂的叫骂声淹没了，靠着救战士就是救自己这样一种精神，他们巧妙地支走了黑鸦鸦的一街筒子人。与此同时，住在胡同里边的姜大妈的儿媳妇，一脚踹开了临近胡同的一个后门，为以后百余名武警兵官顺利脱险打开了一条通路。同时许多群众迅速将围阻在此的受伤官兵让进院子，搀扶进家中，院门马上被人们关上、顶住，并有人自动负责把守。已睡下的人们也被惊醒，你家两个、我家3个将武警官兵隐藏起来。一位3口之家、14平方米的小屋里就让进了11位军人；一位大妈打开了一间空闲屋子的房门；一个两户居民的小院里躲藏了47位官兵；一个院落的居民手拉手自动拦起一道人墙，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发狂的人群；一位姓记的家里新买的席梦思软床上躺了5位受伤战士，地下的折叠床上已熟睡的独生儿子被推醒，几位战士被让坐在床上，战士们疲惫地喘息着……不一会儿，云南白药、止痛片、止痛膏、消炎片，一古脑儿地被翻找出来，人们开始小心翼翼地为官兵们擦洗血迹，包扎伤口，送水喂药。一个战士在清理包扎伤口时，痛得浑身发抖；一个战士的一只眼睛被暴徒打得眼珠鼓了出来；一个军官的手指被砸得露了骨头，这一切、一切，都使人目不忍睹，许多人忍不住，流下了泪水。人们随后又拿来了自己的衣物，换下并藏起官兵们带血的军衣，拿来了鞋子

让赤脚的战士穿上，拿来了棉被、大衣、塑料布让战士们铺在地上隔湿防潮。仅一个院的3户人家就拿出近30件衣裤，10余双鞋让战士们换上。接着又送上了米粥、鸡蛋，递上了汽水、香烟，端上了热茶。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将自己丈夫养病服用的蜂王浆、血宝拿出来，一点点地喂到受伤战士的嘴里。在暴徒追打时不曾落泪的军人们这时淌下了泪水。

院里人们在紧张、轻声地忙碌着，院外不时传来叫喊、谩骂声，气氛紧张又有些沉闷、压抑，人们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尽管在这危机的时刻，战士们也没有忘掉部队的纪律。开始，有的战士还在推让居民们送来的食物，后被居民们一片真情实意所感动，含着热泪吃起来。还有的战士执意不肯进屋，坐在地下，靠在墙边，为的是想少给我们增添麻烦，为的是把进屋的机会让给重伤的战友。多么好的军人，多么好的战士啊！

外面的形势，使我们的官兵们坐不住，他们急着找部队。我们想，这么多的官兵，这么大的目标，如果时间长了，走漏了消息就不好办了，武警官兵要是在我们这儿有个三长两短可就没法交待了。得想办法帮助军人尽快与部队联系上。有两个小伙子不约而同地凑到一起，带着一个换了便装的排长，推开了一家的后窗，跳进一家工厂绕道向部队的指挥部急忙赶去。这两个带路的小伙子此刻心里十分明白，他们是处在一种什么情况下，晚上广播、电视里反反复复地播放的市政府、戒严部队不让上街的通告，他们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而为了164名武警官兵，为了这条胡同的老少群众，他们顾不得那么多了。同一时间，我们胡同里另外几个人也在紧张地行动着，有的接过军人提供的电话号码，有的骑上自行车到附近的派出所、公安局、医院去联系。一位姓

赵的中年人实在联系不上，就又向附近的“长话”骑去，在胡同转弯处还遇到四、五个手拿砖头、石块的人，但终于找到了武警的部队，报告了情况。

同排长一道找部队的两个小伙子，在把军人安全送到月坛附近的支队驻地后，连跑带颠地赶回来报告消息。天傍亮时，那个排长带来一些便装让战士们换上，把脱下的军衣及一些装备集中在一起，留在居民家中堆藏起来，官兵们开始从临近胡同的后门转移，武警同志终于得救人。人们提着心整整忙碌了一夜，除了几个老人和孩子，其余的人谁也没有合过一下眼，这时才感到了疲劳。3天以后，部队派人带着麻袋，来取留在居民家中的衣物，又是我们这里的人们七手八脚地帮助装了满满的4辆三轮车。

部队走后的几天里，我们这几个院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他们，惦念着他们，想着他们的处境怎样了，伤口痊愈了没有。一位在房管局工作的同志写了一封信，他写道：“几天来我每天都在仔细地看电视的新闻节目，希望能够看到我所熟悉的但不知姓名的两位受伤的武警战士的面容……”。部队领导派人捎话儿来了，转达了部队领导对我们的敬意和问候，带来了被救官兵的真诚谢意，他们现在一切都好。他们说：是西兴盛的居民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战士们在心里给我们记上了一功。我们觉得我们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这些天来，我们这儿的这些人家，心情都很不平静。当我们从最近的广播、电视、报纸中明白了3日晚上发生的事情，我们才知道我们所做的远远超过了我们当时所想的。说实话，当时我们想得十分简单，我们真怕这些红了眼的歹徒大打出手，不光军人的性命受到伤害，居住在这里的大人、

孩子的性命和财产也都没有保证，我们不愿让那可怕的场景发生，我们要过安宁的日子，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救护了武警官兵，就是保护了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值得炫耀的。

人心思安、人心思定。近两个月来发生的一切事情，使我们对这场斗争的性质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其中的极少数人就是打着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的幌子，企图推翻我们的党，推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此，我们绝对不能答应。我们坚决拥护党中央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英明决策，我们要与解放军官兵一道，和全国、全市人民一道为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为维护首都的社会秩序做出我们的新的贡献。

白衣战士和子弟兵心连心

——北京同仁医院党委书记　王适文

北京同仁医院具有103年的历史，它是以眼科和耳鼻喉科为重点的综合性教学医院。地处崇文门和东单路口之间，距天安门广场很近，是“七五”计划中国家重点改造的医院之一，正在进行扩建。在拆除了8,000多平方米原有医疗用房之后，仍担负着每日1000左右门诊人次和近600张病床的繁重任务，边施工、边工作，条件十分困难。今年5月，北京的动乱达到了高潮，在5月13日到20日的8天里，我院除正常的医疗任务外，接受了500多人次的绝食学生的诊治任务，约占全市抢救学生总数的16%。由于全院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使他们都康复离院。在这繁重而紧张的8天里，我院经受了在这场动乱中的第一次考验。

从6月份一开始，形势更加严峻。6月3日凌晨，一位解放军战士被歹徒打伤，3名战友将他护送到我院急诊室治疗后，在战士的请求下，当日总值班党委副书记张盼弟同志派救护车护送他们归队。当救护车行驶到北京饭店门前时，被一伙暴徒强行拦阻。暴徒们造谣说救护车是戒严部队的指挥车。对这辆标有红十字的救护车又打又砸。车胎被扎破，电源被击毁，车门被砸坏，使这辆曾经抢救过绝食学生的我院唯一的一辆

救护车无法开动。车里的解放军伤员被强行拉出来，对子弟兵和我院司机横推竖搡，威胁辱骂、凶狠至极。

张盼弟副书记接到报告，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她向上级报告后，立即带着保卫干部，冒着危险赶到了现场。由于人单力孤，面对嚣张的暴徒，无法采取行动。但她想到这是国家的财产，是危重病人的救命车，必须保住它。这位平时还有些腼腆的中年女同志就这样坚持守在救护车旁。

清晨，赶到医院的几名院领导紧急开会，决定派姚宏副院长带领总务处长和几名二人设法把车辆从坏人的手里夺回来。他们侦察好道路后，开出三辆面包车，绕过路障，躲过人群，到达了现场。姚宏同志和七、八个小伙子，理直气壮地和那些造谣煽动者据理力争。我们的几名司机，趁人群散开的时候，飞快地卸下车轮，送回医院修好。车总算是能推动了。我们又劝开围观的人群，听看一些人的辱骂，绕过一个个障碍，把这辆价值十几万元的救护车推回了医院。

子弟兵被围攻，救护车被砸，以及其他一些确切的事实，使我们感到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动乱，暴徒们要下毒手了。几位院级领导立即研究决定加强医院外科值班力量，其它相关科室做好准备，定出通讯联络办法，全院手术器械和敷料集中。保卫处、总务处同时加强力量，做好发生突发事件的一切准备。

当晚22时，在30多分钟的时间内，我院急诊室就接待各方送来的43名被暴徒砍伤、砸伤的解放军战士。有的战士身上被捅了四、五刀；有的眼睛被打得青紫，看不见东西；有的头部被砸，昏迷不醒。带班的刘淑玫、姚宏副院长，立即组织全院在班人员进行紧急抢救。4日凌晨，更多的伤员被送到我院，救治任务愈加繁重，据不完全统计，在8个小时内

共接待了275名伤员。此刻，一些外科、麻醉科医生及在我院学习的首都医学院八四级学生，冒着生命危险，绕过重重路障，赶来医院投入救护工作。在外学习的麻醉科医生王家和，不顾家人的极力劝阻，冒着危险赶来了。胸外科医生马山骑自行车平时只需十几分钟的路程，这次绕路障，穿小巷，用了一个多小时，才赶到医院。外科副主任崔志刚，骨科主任林鸿培，副主任贺仁诚，骨科医生郭成涛等医疗骨干，也克服种种困难，赶到医院。一时间在我院狭小拥挤的急诊室里，开设了17张简易手术台，没有手术台了，医生、护士们就跪在地上开胸、缝合。这么多的病人在短时间内送到急诊室，可能出现的混乱可想而知，但在急诊室里，看不到慌乱，听不到叫喊，见到的是紧张而有秩序的抢救。外科崔志刚副主任担任了抢救伤员的分诊指挥，他查看着拥进急诊室的每一位伤员，果断地命令在场的医护人员，为伤员止血、清创、备皮、缝合。护士们及时为病人输液、输血，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所有的医生、护士怀着对党、对子弟兵的热爱，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奋力地工作着。好象这一切还不够乱。一个自称是大学生的人，把一些催泪玻璃管摔碎在急诊室里。顿时，刺眼的气体熏得人睁不开眼，鼻涕与眼泪齐流，咳嗽声声不断。虽然把所有电扇全部打开了，一时间哪里管用。但就在这种环境下，手术台上的大夫，护士没有一个人离开岗位。他们只是互相擦擦眼泪，说句气话，手术却做得更快了。当缝完最后一针，才跑到外面呼吸上几口新鲜空气，就又回到抢救工作的岗位上去了。

十几个重伤员急需大手术，林鸿培主任和外科医生们又立即奔赴四楼手术室。正常情况下，做一例大手术需要几千毫升血，现在，没有血手术也要做，面对伤员失血性休克，

麻醉科医生采用代血浆和自家输血的办法，有的手术就是用这种办法先使伤员血压回升后再麻醉，挽救了伤员的生命。血就是生命。在伤员垂危之际，一位两个前月刚参加过无偿献血的护士毫不犹豫地伸出了自己的手臂。血源仍然不够，在医院门口响起了广播："市民同志们，现在伤员急需鲜血，同仁医院向你们求援"。当即就有14名市民献血。在两天内，共有29名市民无偿献出5800毫升鲜血。敷料不够，院总值班在供应室的配合下，调集各种敷料上百公斤；为了加快器械消毒，司机师付冒着危险，从外单位借来了手提式消毒锅；仍然供不应求，就采用浸泡和煮沸的办法，千方百计保证手术器械和敷料的供应。床位不够就调来被褥、椅子、垫子，甚至塑料布，开设了临时病床一百多张；氧气用完了，杜喜增同志和司机冒着危险，穿过正在燃烧着的军车从几十里外拉来了氧气。全院职工不分份内份外，不分科室界线，没有一个提困难，讲条件，大家为救治伤员竭尽全力。为救治和掩护解放军伤员，我们还建立了临时病房，成立了救治小组。各科派出最好的医生和护士，为解放军伤员进行了严格的治疗和护理。有的战士口腔损伤不能喝水，护士就找来吸管供战士饮水用；吃不了饭，营养科送上鸡蛋羹和牛奶，护士又一口一口地喂他们。护士们日夜守护在战士身边。夜深了，天凉了，他们为那些因伤重不能翻身的战士轻轻地盖上被单。为了让他们听到党中央的声音，还为战士找来了收音机。在这些难忘的日日夜夜里，医务人员与子弟兵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严重。当北京城上空响起了枪声时，院领导和保卫处长想到了在医院门外围观的几百人，一旦冲击医院，子弟兵的生命将遇到极大的危险。

便决定，秘密把伤员转移到病房五楼礼堂。几名保卫人员封锁住交通路口，轻伤员互相搀扶着，重伤员由医院保卫人员背着转移。保卫处马杰同志没顾上照看刚分娩的妻子，背着伤员，在一百多米的地下通道里跑了一趟又一趟。身上的衣服被自己的汗水和战士流出的血水浸湿了，他默默地全力以赴地奔跑着。终于赶在暴徒拿着凶器搜索伤员之前完成了任务。

当一些暴徒得知伤员转移到病房大楼后，三番五次向医院冲击。这些歹徒手持菜刀、匕首等狂叫："交出大兵"、"砸杀大兵"、"不交出大兵就把医院砸了"。为了保证解放军伤员的安全，我院保卫人员设置了三道封锁线，一次又一次地把冲进医院的人群挡回去。总务处的青年工人小纪急得坦诚地对冲进医院的人说："解放军也是人哪，再说病房里有几百个病人呢！象你们这样，吓也得吓死几口子。请你们出去吧！就这样，硬的、软的劝着，终于没使一个暴徒冲进医院住院区域，保住了解放军的安全。

为了医院、战士和武器的安全，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们把伤员随身携带的19支长短枪和一箱子弹集中保管起来。"武器是战士的第二生命"这句话，我们是在收集武器的过程中才深深理解的。有的战士上手术台时还紧紧抱着枪，保卫处的同志收枪不交，院长劝也不成，甚至一名上尉军官拿着军人证命令他交，他还是一句话："除非公安干部或者我的直接上级让我交枪，否则你们谁也甭想拿走。"就这样他还是抱着枪上了手术台。有的战士哭着要我们的院长、保卫处长出示工作证，并把姓名和工作证号码写在他们的背心上，说："我的枪一定在出院时还给我。"就这样，才把自己心爱的武器交给我们。医院的保卫干部，看着这一支支染着战士血和泪的枪

支，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保护好这批武器。但是医院地方小，屋子少啊。没有保管武器的良好条件，几个同志就用棉被、被套把枪支伪装起来，几次三番地秘密转移。保卫处派了责任心强的郭京平同志连续三天三夜守护枪支。当院领导问他有什么困难时，他说:“人在枪在，只要有我在，你就放心吧。”在大家的努力下，虽然暴徒多次打听，最后也未搞清枪支弹药藏在什么地方。

医院被一次次地冲击着。听到了这个消息，伤员临时党支部书记武建忠连长当即向医院表示:“我们不能连累医院，让我们自己找部队去。”我们也坚决表示:“子弟兵住到我们医院，我们就要负责到底。伤员何时出院，怎么出院都要听医院的指挥。”在武连长的协作下，医院刘江波副院长于5日凌晨终于与部队取得了联系。

6月5日晚，姚宏副院长和武连长一起到部队与部队领导研究了周密的转送计划，并且带着部队的两位参谋侦察了设满路障的大街小巷，确定了送转的路线。6月6日凌晨开始行动。医院保卫处干部封锁了交通要道，控制了电梯，组织好伤员队伍。这过程仅用了13分钟，顺利地把33名伤员和枪支弹药全部转送出了医院，部队首长和伤员们向共同战斗了三天三夜的医务人员久久行军礼告别，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医生们深情地握着伤员们的手说:“快上车吧，我们会去看你们的。”6月6日上午10时，经电话联系得知伤员已安全到达驻地，大家心上悬着的这块重石才算落了地。

伤员安全转移后，医务人员又提出：经我们治疗过的伤员，我们要负责到底。6日和7日，医院又连续派出由姚宏及眼科、神经内科两位副主任医师组成的医疗小分队到部队驻地为伤员随诊。眼科副主任李志辉发现一位外伤性眼内出血

绵发青光眼的战士，为避免失明，需要立即到我院手术。恰在这时，戒严巡逻队和歹徒在部队驻地附近发生激战。部队领导为了伤员和医务人员的安全，坚决不同意转我院。李主任当机立断，在简陋的房间里，仅用一只手电筒照明，一片消毒过的旧剃须刀片，成功地为伤员作了手术。次日，富有眼外伤治疗经验的宋维贤副主任又去为这名战士检查治疗，伤员的视力恢复了，眼睛得救了。

此后，我院院长赵相印和党委书记带队前往部队驻地探望、慰问了子弟兵。少将陈师长动情地说："感谢同仁医院领导和全体医护人员冒着极大危险救治、掩护了伤员。同仁医院的医术、医德都不愧是全国闻名的大医院"。接受医院治疗后归队的官兵，多次来到医院看望医护人员。有的战士给医护人员送来了充满热情的感谢信，有的战士带来压缩饼干给医护人员品尝。6月19日，当部队得知我们基建材料运输有困难时，派出两部军车和我院基建工作的同志一起，为夺回由于暴乱给医院新大楼建设造成的损失连夜奋战。6月30日，师政治部罗主任带领师宣传队及部分官兵来院和我们共庆"七一"，气氛之热烈、情感之亲切令人难忘。医院和部队还互赠了锦旗。赠给部队的锦旗上写着："白衣战士和人民子弟兵心连心"。赠给医院的锦旗上写着："情系京都"。戒严部队指挥部还给我们发来慰问信。所有这些，充分体现了军民深厚的鱼水情谊。

在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中，我们医院之所以能够救治大批伤员并保护了子弟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党中央和市委领导下，我院党委和院级领导始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敢于站在斗争第一线，加强思想教育，团结、带领全院职工明辨是非，坚守岗位。

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的当天，我们就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及时传达了党中央和市委领导同志的讲话，要求全体党员认真学习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就在党中央、国务院5月19日晚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后，5月20日上午9时，我们及时召开党委会，表示坚决拥护李鹏、杨尚昆同志的讲话，并立即召开中层以上干部会，表示了党委的态度，提出明确的要求。因此，在繁重艰巨的任务面前，院、科领导都能坚定、沉着地进行指挥，并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6月4日凌晨，一位外科医生来院参加救护的途中被误伤，一些在班的医护人员情绪激动，曾使工作一度受到干扰。刘淑玫副院长等同志反复劝导大家顾全大局，不忘医务人员的宗旨，发扬救死扶伤的精神，稳定了大家的情绪，保证了抢救工作的正常进行。6月4日清晨，在交通受阻、暴乱尚未平息的情况下，有三位院级领导绕道来院。各医疗、保卫、后勤岗位都没有脱岗现象。6月3日晚，一些未在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也都在各自的住家附近积极参加救护工作。共产党员、原眼科护士长赵志筠同志，得知解放军受伤后，主动参加了国防科工委大院对崔国政烈士战友的救治工作，在简陋的情况下，为全身八处受伤的连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清创、缝合，使这位子弟兵得到及时的救护。外科医生朱力由于交通困难，便参加了附近一家医院的抢救工作，做了一夜手术。我们大多数党团员和职工、不论是在医院内，还是在医院外，都积极投身到抢救伤员，保卫解放军官兵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事实证明，有了党的领导，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了党员和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有了同仁的优良传统和良好的医德医风，在关键时刻全院广大党员、干部、职工战胜各种困难，经受住了考验。今后，我们将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

周围，继续学好十三届四中全会文件，坚定不移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夺取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彻底胜利，为四化文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在平息暴乱中救护子弟兵

北京急救中心报告人　　韩陆

各位领导、同志们：

北京急救中心于去年4月新组建开业，去年10月各科工作正式投入运转，开院仅半年多时间，是一所以院外急救为主，少量收治内科、外科急、危重病人的急救医疗单位，现有职工600人，救护车60辆，病床48张。

急救中心自4月下旬学潮开始即进入紧急戒备状态，按照卫生局指示，中心各级领导带班，并制定了各种应急措施。5月13日学生绝食开始，我们按照市委、市政府“千方百计救治，不能死一个学生”的指示精神，全力以赴投入抢救学生的工作。5月13日至6月2日的20天中，共出车3500多次，转送病人近5000人次，救治病人950人次。6月3日、4日两天救治病人512人次，其中包括110名解放军伤员。

在这里，我仅向同志们汇报一下，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我们救治、保护解放军伤员的一些情况。

6月3日，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在平息暴乱过程中，一些解放军官兵被暴徒围攻、殴打，造成很大伤亡。为了保护、救治人民子弟兵，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急救中心的全体职工在卫生局救护指挥部及中心党委

的领导下，奋不顾身地保护、救治了解放军指战员181名，其中救治解放军伤员110名，（包括两名少将军官）、救治武警消防战士7名，转运解放军24名，保护解放军官兵40名。

6月3日、4日两天中，我们单位收治的伤员数目越过正常容纳量的10倍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同志们全力以赴地投入救治、保护、转运解放军伤员的工作，许多同志连续工作24小时、36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在交通阻塞的情况下，一些同志徒步几个小时赶来上班，还有许多同志干脆住在单位一个多星期没回家，坚守工作岗位。急救中心的各级干部，这些天也都工作在抢救伤员的第一线上。在抢救解放军伤员的过程中，我们的职工表现出了临危不惧、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

6月3日晚10点钟左右，大批解放军伤员被群众护送到急救中心，很多官兵伤情严重、血流满面，有些已处于昏迷状态。我们立即决定开放所有急诊抢救室，并在调车大厅及候诊厅内设了临时病床，中心领导动员、组织了所有在院职工约70多人全部投入救治工作。

当时外科十几名值班大夫、护士全部出动，仍感人手不够，值班的内科、急救科及行政科室的医护人员也都来支援。他们分别为伤员登记、伤情分类、检查、备皮、清创、缝合伤口、注射破伤风预防针、输液，拍X光片、化验等等……形成一条紧张有序的抢救流水线。

在收治的解放军伤员中多数为头部外伤，由于手术台有限，我们临时在地上为伤员设制了简易床垫，我们的大夫们就跪在地上，一个个为伤员检查缝合。护理部谭嗣芸主任组织护士为伤员输液、打针，安慰伤员，为不能自理的伤员喂饭、接大小便，许多战士感动得热泪盈眶。

外科一位大夫，最近因肝功能不正常全休在家，6月3日发生反革命暴乱后，他在家呆不住，来到急救中心参加救护工作，3日晚他负责伤员的分诊检查及初步处理工作，经他手检查包扎的伤员上百名。

伤员中有一位56岁的54集团军副政委张堃少将，他伤情很重，头部、躯干、四肢多处受伤，右第六肋骨及左小腿腓骨骨折，来时满头满脸是血，在大门口接伤员的医护人员为他初步处理伤口后，立即将他抢抬到二楼，医务人员给他做了全面细致的检查、治疗。次日，又请内科、外科、放射科主任为他会诊，制定进一步治疗方案，为张堃同志今后全面康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有个年轻的战士在和平门附近被歹徒浇了一身汽油，因当时暴徒没找到火柴，才免遭毒害。被群众送到急救中心后，医务人员赶紧把他带到二楼脱下浇满汽油的军装，换上病号服，将他保护起来。

6月3日至5日，由于交通严重阻塞，急救中心的粮、油、菜都已极度短缺。这些解放军同志是急行军几天几夜赶到来北京执行任务的，又负了伤，急需营养。我们及时把情况向市政府汇报，在有关部门帮助下，供给状况很快改善，给伤员们吃上了油条、豆浆，党委书记还派党委办公室几位同志下厨房帮助炒菜做饭，为解放军伤员送菜、送饭。

在这段平息反革命暴乱的非常时期，我们医务人员深知不仅要从医疗角度对他们进行治疗，更重要的是要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防止暴徒对他们的残害，以保证解放军官兵顺利完成任务。

3日上午，63军188师政委邵松高少将在六部口军车内，被歹徒殴打辱骂围攻达7小时后身体不支，被几位工人和学

生送到西单交通中队，西单交通中队的民警打电话给急救中心说："一位解放军干部病了，可能是个团政治处主任"，要求去车拉，我们立即派车将邵松高同志拉到急救中心检查治疗，当他向中心领导说明他真实身份并提出急需与部队联系的要求后，我们及时向上级汇报。为了他的安全，将他当做患严重心脏病的病人送进三楼临护病房，由专人监护起来，确保了他的安全。当天下午2点多钟，由急救中心领导把邵政委从后门送出急救中心，亲自护送邵政委乘救护车绕三环路隐蔽、安全转移到北京军区总医院，使他得以及时与部队取得了联系。

作为急救工作者，同志们深知自己是特殊战线的医务人员，在任何意外的情况下，都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越是有困难、有危险，党和人民越是需要我们。特别是在当前这紧张关头，同志们都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及责任感，主动要求工作，承担任务，表现出了忘我的工作态度。3日、4日，中心车管科司机同志的出勤率为95%以上，在遍布路障并有一些暴徒拦车堵截的情况下，我们的司机和大夫冒着生命危险采取各种方法，勇敢机智地转送了数十名解放军伤员。在转运过程中，急救中心五辆救护车被砸坏，数名司机、大夫挨打受伤，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是千方百计把解放军伤员安全送到了医院。

6月3日晚10多钟，一位值班司机驾车路过前门箭楼西侧，见有两位解放军伤员，立即停车由车上大夫万立东把伤员扶上车，准备送往医院，车刚行至路口，就被百余人围截，人群中有人喊："不许拉当兵的"！司机同志马上解释："他们受伤了，不管什么人我们都应该救啊"！话音刚落，一个歹徒说："别听他废话，连他一块打"！司机身上顿时挨了几

拳头，但他仍不顾一切再次高声对大家说："兄弟们！你们想想，你们家里人如果当兵，受了伤，该不该救呢"！一位围观的中年人被这番话感动了，他主动劝开人群，让出一条路，救护车才得以通过。因为当时大的路口都围了不少人，救护车只好被迫钻小胡同把解放军伤员送到友谊医院。此时友谊医院急诊室入口处也被几百人团团围住，车进不去，怎么办？司机同志急中生智，调转车头，从西门进去，同时找了两件白大衣盖在伤员身上，他心想--定要把伤员安全送进去，我就是豁上命也得干，他怕白大衣伪装不保险，还拿了木棍随时准备反击暴徒，保护车辆。终于在友谊医院医务人员的协助下，伤员安全进入病房。

还有一些司机、大夫在转送解放军伤员的过程中，也遇到歹徒堵截，他们狂叫"不许拉当兵的"，"把车给烧了"！同时用砖头、瓦块向车内扔去，车上的玻璃都被砸坏。为了不使解放军再次遭到暴徒袭击，车上的医生、护士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伤员。一些暴徒强行打开救护车后门，企图拉下车上的解放军伤员，司机趁暴徒涌向后门，车前暂时闪出一条路时，猛一加油门，才把车开走，混乱当中，司机的脸被暴徒的砖头打破，护士、大夫的身上也挨了重重的拳头，但为了保护解放军伤员，他们全然不顾这些，终于把伤员分别送到协和医院和北京医院。

6月3日下午，一位值班青年司机，在执行转运任务中，曾有一名外国记者要出高报酬搭乘他的车到南苑给戒严部队拍照，他毅然拒绝了这个记者的无理要求。也是这位司机同志晚上执行任务在路上受阻、遭围攻，不能返回中心，他经请示领导后，就地转送病人十几趟，几经周折，3天后才返回中心，当他把车开进中心大楼时，大家悬了几天的心才落

下来。

4日凌晨，我们见到一个被群众抬来的受伤战士，在中心门口再次受到暴徒围攻殴打，眼看着小战士再遭毒手，我们的医务人员冲出大门，在雨点般的拳打脚踢下，把小战士抢了进来。

4日凌晨，一楼大厅市民伤员急剧增加，多达400余人，门外暴徒及不明真相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约1000多人，有的暴徒扬言："打不过拿枪的，打不拿枪的"。并狂呼"不许救当兵的"！几次往急救中心猛冲，以致铝合金大门变形。一度，一些暴徒冲进大厅，由于不知道解放军伤员在什么地方，停顿下来，被我们职工奋力撵了出去，曾有一名歹徒手持木棒突然冲向解放军伤员所在地。当时急救科付主任奋勇冲上去夺下木棒，才化险为夷。在这关系到解放军伤员安危的关键时刻，市卫生局领导和急救中心党委紧急部署，采取有利措施，将解放军伤员全部集中到二楼，与市民伤员分开治疗处理，并组织现有力量设三道安全防线。第一道防线是组织人员对门外围观群众进行宣传劝说工作，讲明救死扶伤、抢救子弟兵是医务人员的天职，请广大正义市民帮助我们维持秩秩，防止坏人捣乱破坏。这些宣传打动了很大一部分围观群众、瓦解了坏人。第二道防线是增派由行政、保卫人员、后勤职工及卫生局指挥部部分人员共30多人，组成人墙，准备进行堵截、抵御暴徒冲击。第三道防线是封闭保护解放军伤员的二楼所有楼梯通道，并在门口设专人把守，规定除有关医务人员及领导外一律不准进入。我们还制定了万一发生意外时，转移解放军伤员的具体方案。这三道防线有效地阻挡了歹徒冲击，保护了人民的子弟兵。

4日凌晨，还有40余名解放军官兵被暴徒及不明真相的

群众围困在急救中心门前草地上。一些暴徒站在门前救护车顶上狂呼乱叫，眼看着解放军战士要挨打，急救中心的干部挺身而出，临危不惧，用扩音嗽叭几次向群众喊话，要求广大群众保护解放军。我们得知解放军同志都是跑步进城又渴又累时，立即给战士们送了四箱葡萄糖水解渴，并赶做了鸡蛋汤送给战士们喝，约2小时后，部队从这里经过，他们才安全随大部队而去。

在救治解放军官兵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他们身上许多光辉的思想品质，解放军也同时教育了我们广大职工。

为了保护好解放军伤员携带的武器、弹药和其他装备，防止暴徒万一冲入后抢走，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党委指派几位可靠的党员干部耐心说服战士将武器及挎包等物交给我们统一保管，我们共收藏保管了冲锋枪59支，手枪5支，电台3部，子弹两箱以及钢盔等军用物资。

在收藏解放军伤员武器时，我们看到他们的弹夹中没有一发子弹，而挎包里仅有的是少量的压缩饼干和方便面，水壶中没有一滴水，更令人感动的是有些伤员小战士的挎包带上用圆珠笔清晰地写着“忍”字，是啊，这些可爱的战士满怀着对人民的爱，流着血，咽着泪，不仅忍受疲劳和饥饿的折磨，还要忍受暴徒的殴打辱骂，真是忍辱负重！没有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没有严明的军纪，他们怎么能忍下去呢！

54军付政委张堃同志在伤情很重极度痛苦的情况下，始终想着部队的战士，想着党交给他的任务，向我们医务人员讲述部队“热爱首都、热爱人民、热爱学生”的宗旨及“军民鱼水情”的道理，而从不对医疗、护理、吃住提出任何要求，他惊人的毅力、高尚的品德和对人民的热爱深深地打动和教

育了我们。

更使我们感动的是当有些战士听说因我们收治保护解放军伤员，围在门外的暴徒及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要冲击急救中心时，他们坚决地说："我们已经给你们添了许多麻烦，不能再给你们新建的急救中心带来更大的损失了，如果他们要冲进来，我们就自己走下楼去和他们讲理！绝不连累你们"！他们的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医务人员。这些可爱的战士为了执行上级交给的任务，身负重伤，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仍然不顾自己的伤痛及生命安危，考虑的是如何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他们真是为人民想的太多太多，为自己想的太少太少，他们这种大无畏的精神，鼓舞和教育了我们的同志。当时大家都纷纷表示：救治伤病员是我们医务人员的责任 。在目前这种紧急的情况下，我们更要保护好解放军伤员的安全。有的医务人员流着泪激动地说："你们放心，有我们的生命在，就有你们的安全在"！

在这难忘的日日夜夜里，我们和解放军亲人结下了深厚的血肉情谊。6日凌晨，戒严部队安全地将全部解放军伤员接走，来接伤员的54集团军军长紧紧地握着医务人员的手说："非常感谢你们，你们辛苦了"。8日，当这支戒严部队路过急救中心门前时，这位军长高举双手频频向急救中心的同志们致意，一位带队的军官同志三次面对急救中心高呼："急救中心的同志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了，急救中心的同志们！"门前的医务人员看到队伍中的一些战士流着眼泪庄严的行军礼向我们致意！楼内楼外的职工在窗口、门口见到此情此景，热烈鼓掌，挥手致意，这时同志们感到军民之间的鱼水、血肉之情在心中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得到急救中心救治保护的解放军官兵返回部队后，纷纷

向有关领导反映，要求对急救中心提出表扬。

6月13日总参、总政、总后的首长专程到急救中心慰问并表示感谢。

54集团军和63集团军首长分别到急救中心赠送锦旗，表示感谢说："你们救人于危难之中，不愧为人民的白衣战士。"很多解放军伤员康复后也到急救中心来看望护理过他们的医护人员，畅谈战斗中结下的深厚友谊。这段日子里，我们深深感受到军民的鱼水情谊，对每一位职工都是一次生动的教育。

平暴英雄谱

——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英模事迹报告集

※ ※ ※

光明日报出版社编辑部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昌平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176千字

1989年9月第一版　1989年9月第一次印刷

1—20,500册　定价：2.95元

ISBN 7-80014-682-0/D·0062

ISBN 7-80014-682-0/D·0062

定　　价：　　2.95　元